

楚言權論

刘先枚 著

王孫壽鐘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孫壽(讀qiào)舉其吉金(壽部)，日乍(作)夬鐘(夬部)，中輸(輸)穀(日)揚(唐·東唐通韻)，元鳴礼湮(唐韻)，有嚴穆。敬事楚王(唐韻)。金不戢不差(戢部)，惠(慧)于政德，怒于威義(戢部)，圓(宥)鞞(恭)鞞(舒邊)(仄部)，戢忌趨。(當在仄部)，肅折啓(臧)武，聞于三國(德部)，鞞(畢)盟(明)祀，永受其福(德部)。武于戎攻，海(謀)慙(猷)不(不)伐(錫)德部，闌，夬鐘，用遷台(台)壽(昭部)，台樂楚王者(諸)侯嘉賓及我父親(兄)者(諸)士(昭部)。

楚言權論

刘先枚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言榷论/刘先枚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307-10233-0

I. 楚…

II. 刘…

III. 西南官话—方言研究—湖北省

IV. H1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317号

责任编辑: 陈 岱

责任印制: 人 弋

出 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发 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网 址: www.wdpbook.com
电 话: 010-63978987
传 真: 010-67397417
印 刷: 湖北民政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25
插 页: 1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3978987)

(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联系调换)

刘先枚教授传略

刘先枚（1914.5.23—2001.6.21），男，教授，湖北武汉新洲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先枚教授 1937 年于湖北省立第二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省立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满怀热情与理想投身祖国教育事业，曾任黄冈中心小学教员、团风小学教务主任、黄冈联合小学七部教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刘先枚教授又以民族大义为重，挺身而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任黄冈战时教育巡回辅导大队副队长、新湖北日报记者等职。1942 年，刘先枚教授考入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史地系学习，毕业时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留校担任助教、讲师。1949 年调任武汉三中教导主任、代理副校长，并兼任历史课教师，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1956 年调入武汉师范学院，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楚史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历史系和中文系副系主任、《汉语大辞典》编辑室顾问，兼任湖北省史学会、考古学会、楚国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或副理事长。1988 年，74 岁高龄的刘先枚教授退休之后，又被聘为琴园诗社社长。

刘先枚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潜心学术，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在古文字、《周易》、楚史、诗词等方面均有建树，主要代表作如下：

在甲骨金石研究方面有：《〈湖北金石志〉校注》（《杨守敬集》第 5 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安州六器考》，载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历史学报》22 号。

在《周易》研究方面有：《释震卦》，载《文史》1963 年第 2 期；《南方之学与北方之学的辩证发展》，载《周易纵横录》，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周易新证》，载《周易研究》1991 年第 1 期。

在楚史研究方面有：《楚官源流考察》，载《江汉论坛》1985 年第 8 期；《简论楚国语言》，《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在诗词研究方面有：主编《琴园诗汇》第一、二册，武汉出版社 1999 年版；《刘先枚诗选》（未刊稿）。

刘先枚教授自青年时代即追求进步，信仰马克思主义，自觉接受党的考验，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终于 1985 年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刘先枚教授甘贫乐道，淡泊名利，多次将晋升工资、职称的机会让给更需要的同志。他为人谦和，特别热心奖掖后学，不论校内、校外的青年学者来求教，他都不惮其烦地耐心指导，赢得了广大学人的尊敬。刘先枚教授还极为热心公益事业，救灾助残，从不后人，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成人之美的长者风范。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楚言榷论》和《〈周易〉经传注译解》是刘先枚同志晚年的著作。

方言研究，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素称绝学。楚国方言研究，迄今尚无专著问世，刘先枚同志长于甲骨文、金文研究，又精通楚史，晚年遂贾其余勇，潜心十余年研究楚国方言，且辅以实地调查所得，著成《楚言榷论》一书。

该书从楚国地理位置出发，指出楚国西北有秦晋，东北有齐鲁，极便汲取以周文化为基础的秦晋齐鲁文化，在汉语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发展过程中曾作出巨大贡献；论证时，强调古今会通、古今互证。所论均为“凿空”之学，所得实为嚆矢之论，后学如能积薪而上，则于中国学术善莫大焉。

刘先枚同志早年在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求学时，曾师从汪奠基校长学习《周易》数理逻辑，此后数十年，便以《周易》作为研究对象，不断有关于《周易》的科研成果问世，如《释震卦》（《文史》1963年第2期）、《南方之学与北方之学辩证发展》（载《周易纵横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周易新证》（《周易研究》1991年第1期），等等。在这些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先枚同志又完成了《〈周易〉经传注译解》一书。

《〈周易〉经传注译解》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的《易》学专著。

从全书内容来看，先枚同志对《周易》经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在揭示了经传彼此间矛盾的同时，又阐述了两者在内容上的一致性，有不少新颖的见解。

作为一部《易》学专著，此书在形式上也别出心裁，经传原文之后，用注译解三位一体的方式，疏通其文字，索解其奥隐，可谓别具一格，雅俗共赏。

在研究方法上，先枚同志运用“三重证据法”对《周易》进行研究，从而多有创获。自来对《周易》的解释，往往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使人有玄奥莫测之憾。先枚同志不是孤立地从《周易》本身去研究《周易》，而是广泛利用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民俗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去解释、印证《周易》，从而把《周易》的研究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揭开了笼罩在《周易》研究上的种种神秘面纱，恍如拨云见日。

《〈周易〉经传注译解》无疑是有功于《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一定有助于《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余与先枚同志共事多年，读其新著而想见其为人，故乐而为之序。

朱祖延

1998年10月24日

目 录

刘先枚教授传略·····	(1)
序·····	(1)

上卷 楚言权论

导论·····	(1)
一、楚言问题答客难·····	(15)
二、楚言的形成·····	(29)
三、论证楚言的原则与范畴·····	(39)
四、论语言问题与楚言·····	(48)
五、再论语言问题与楚言·····	(71)
六、楚言体现的共同文化心理·····	(91)
七、论楚言的今昔·····	(115)
八、论楚言之余·····	(185)
九、楚言典型调查·····	(194)
附录·····	(215)
(一) 简论楚国语言·····	(215)
(二) 虎方考·····	(226)
(三) 楚故拾考·····	(241)

下卷 《周易》经传注译解

导论	(247)
周易结构简介	(265)
上经	(266)
下经	(331)
系辞上传	(399)
系辞下传	(416)
说卦	(429)
序卦	(437)
杂卦	(442)
跋	彭忠德 (446)
怀念·感谢(代后记)	刘纯一 刘洪一 (447)
后记	(448)

上卷

楚言榷论

导 论

关于《楚言榷论》的出台，忆在十五年前我曾写过《简论楚国语言》，长时间不见回响，十年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环绕这一问题，积累资料，1995年上半年写成此稿。

此稿开始于“答客难”，它论辩楚地非楚人，楚人非楚言，楚言非楚国人民的语言等错误的观点，它论证今天以江陵为中心的土地，是楚国的土地；“食土之毛”（民）即楚族的远孙；而史籍留下的语言，亦即楚族先行者的语言。

民族与民族语言是一致的，楚族的语言，是华夏族统一的语言的组成部分，这种语言统一的形式，至迟在夏商周三代即成定局。楚族原来就分布极广，与华夏族呈错居形式。周灭商后，楚人西北有秦晋，东北有齐鲁，它得天独厚地处在在这个三角形的顶端，更好地吸收、熏染以周文化为基础的秦晋、齐鲁的语言文化。周楚（或者秦楚、齐楚）在政治上虽是对抗的，而语言文化的吸收、挹取，却是交流融合、不分畛域的。

中国语言文字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缺点），即它是单音缀的。将单词结合成词汇，这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趋势。中国辽阔的东方与西方，往往一事一物而分用不同的单音词，楚地的人们，将这些分用的单音词，结合而成词汇，如箠扇、坟墓、譙讓、镰刀、捎带，等等，在初都是东西方分用的，到了楚地，人们就把它结合成词汇了。当然，单音字结合成词汇，这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趋势，不徒楚人唯然。而楚地的人们，适应这种趋势，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中包括《楚辞》除文学价值而外，在语言方面所作的贡献），应该予以肯定。

有些楚人长期身处东方，吸收商文化早有渊源，加之更吸收了周文化，于是形成了商周文化合流的共同文化心理。

如何论证“楚言昔今”，我们认为凡属古代的楚言，必有以验之于今，如鸚鸟古称为鵙，今湖北人名之为恨虎，今日楚地人们尚

有读“虎”为“府”(即“服”音),恨虎之称为鹞,犹之乎“黠颀”(《史记·陈涉世家》)之称为“黠”(《汉书·陈胜项籍传》),这样鹞的古今称谓就可会通了。只有古今会证无误,我们才可确信其为今昔楚言。

古往今来,语言的变化是很大的。但在变之中却有不变者存,即使形变、声变、义变,但我们尚有方法还原其原始形式。经过还原,我们应视之为楚言的孑遗,它将更加深我们对楚言的认识。至于不变的楚言,它像语言的化石,正如老子所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史记·老子申韩列传》)这种通之古今的语言,确乎成为楚国的土地、楚国的人民、楚国的语言三位一体的确证。这就是我们以郢都所在地江陵为中心,北到方城,南到郴州,进行语言调查难得的瑰宝。由于它的出现,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是楚人的后裔,在楚国的土地上,研究楚国的语言。

由于楚国历史时间长(几与周王朝相始终),地域广(几半中国),而研究楚言需用的资料,如文字、声韵、训诂、考古、民俗、古文献又如此广博,前人作楚言研究者又阒其无人,愚学习研究及此,于学术领域,无异“凿空”;开发过程,无异嚆引与嚆矢。区区“初生之物”,容有讹误,就正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楚言榷论》各章简介如下:

(一) 楚言问题答客难

有客认为:自古以来,民族迁徙,人口移殖,怎能论证当今楚地语言,即往古楚人语言的孑遗?

余应之曰:楚族原住北方,分布极广。自熊绎封丹阳,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南发展,与苗蛮融合,中国至迟在夏商周三代即形成民族共同语言,此时楚人与苗蛮的语言关系,如“插队落户”的关系,如南北朝时期,南迁的人们以“吴语”为共同的语言那样,外来语言与通行语言只有小的歧异,没有隔绝不通的现象,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楚境,基本上是楚人的后代,使用楚国的语言(在这里,我们用明初移民的考古资料论证了这个问题)。

客又认为:你所说的楚言,实即是以诗歌散文形式保存到现在的楚国贵族语言。

对这个问题，我们列举了优孟所作的《孙叔敖之歌》等十三篇诗歌，这些诗歌确乎当时的代表作。但没有一篇是道地的贵族所作。而它的内容是富于人民性，使用的语言是人民大众的语言。

当时有无贵族语言？曰：“有。”如列举的《吴回铸》等八篇金文，都是离人民较远的贵族语言。但也有国家兴盛时和衰亡时期内容的不同。

不过语言也不能依人们的身份来区别，如“勒工名”的器物就是当时“工师”及“佐”的语言。至于《楚辞》语言，是出于屈原等贵族之口，却有深厚的人民情感，不能以身份作语言评价的依据。

（二）楚言的形成

1. 楚族是中华民族的一支。民族的形成是与民族语言的形成同步的。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东西交流与南北激荡的过程。南北激荡有着民族冲突与融合的性质，东西交流有着改朝换代的性质。南北激荡可以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尧舜禹征有苗、商周征荆楚为代表；东西交流可以舜代尧、禹代舜、汤武征诛为代表。由于交流与激荡，至迟在春秋战国之交，形成了语序一致、文字同源、语音及其变化规律相同、有着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积累的民族语言。楚言是共同民族语言的一支，其差异不过在方音、方言上微微之别。所以孔子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信乎有据。

2. 楚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屈原自称为高阳氏的苗裔，以后分为祝融八姓，也是代有传授的人，昆吾为夏代的侯伯，大彭豕韦为商代的侯伯。周成王时熊绎始封于楚，后有勤劳建国的熊绎、若敖、蚡冒等三后。到楚成王、庄王的时代，完成对周王朝尊周攘夷的对抗。

楚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积累，如吴回铸、鄂君启金节，特别是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帛书、帛画。这里面有司马迁没有看到的书。有的考古家说，在楚国的土地下，有一座地下图书馆，这一些考古资料，丰富了楚国的语言文字内容。

3. 楚族分布的地域是极广阔的，西尽关中，东到山东半岛，有那么多“荆山”、“楚水”、“荆鸪”、“楚雀”，再看祝融八姓，北起黄河中游，南到湖北北部，都有环处中原的八姓故址。楚人原处在东方，周公东征时，瓦解了殷、徐、楚的联盟，楚人被迫

南迁到淮河、长江流域，熊绎的被封丹阳，可以说是“因事就功”、“因人成事”，由是我们将看到，秦晋高原上的两周文化南下，黄河下游的殷商文化由东而来，所以楚国的语言文化兼有东西方的因素。这从地域方面，即从横的方面看亦是如此。

4. 再从纵的方面，即三代的历史方面看，更是这样。如屈原在《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译意为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自母分身。大岁在寅，即斗柄回寅，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这使用的是夏历。孔子曾说“行夏之时”，可见屈原与孔子的观点相同。据《尔雅》：“大岁在寅曰摄提格”，“正月为陬”，《尔雅》为周人所著，可见也吸取了周人的岁时称谓。庚寅为以干支纪日的表现，以甲支纪日是殷商卜辞习见的，可见楚人也吸收了殷商文化。

周克商后，在西方有两都，在东方封周公太公于齐鲁，在东方和西方形成文化重心。楚人在南方，以周文化继承者自命，所以吸收的周文化尤多，孔子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正是楚人在文化继承上的地位。但由于周楚在政治上是对抗的，所以表现在语言文化上存在一些歧异和“霸气”（吴宪斋语）。

（三）论证楚言的原则与范畴

1. 我们曾阅读了刘光汉的《新方言·后序》、丁惟汾的《方言音释·序》、章太炎的《新方言·序》，黄侃在《蕲春语》中所说，我们得到了两方面的认识：其一，人们说方言难懂，如果真的出于田夫野老“语不失方”者之口，反能与古书相合；其二，考古语的不能验之于今，考今语的不能原之于古，都不能算是到家的学问。

我们受到大师的启发，认为我们研究楚言：如果是古语，不能验之于楚地今人的语言，或者今言不能在楚人古语中找到根据（包括形、声、义的变化），都不能算是楚言。

这就是我们榘论楚言的原则。至于语言的涵量，多如牛毛，榘论所及，只其代表，“充类至义之尽”，有待来者。

2. 整理楚言的经籍与资料。在经籍方面，有《尔雅》（汉以前第一部字典）、《广雅》（《尔雅》的增补）、《诗经》与《楚辞》、《周礼》与《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淮南子》、《说文解

字》、郭璞注《方言》、丁惟汾著《方言音释》、周祖谟著《方言校笺》、章太炎著《新方言》、黄侃著《蕲春语》。

在资料方面，有各地的地方志，如《江陵县志》、《天门县志》、《方城县志》等，另外还参阅部分旧志；赵元任、丁树声著《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调查着重在语音，但也不失为榘论依据；以及笔者的调查资料。

（四）论语言问题与楚言

战国时人称楚言为“南蛮鴟舌”，是就其方音和方言而言，它仍是中国统一语言的一部分。主要原因是“语序”（或者曰“语法”）相同。

中国语言的最大问题，即一字单音（或者名单音缀），这同样是楚言问题。所以我们讨论这些问题，为了“思不出位”，多以楚言来论证。

1. 这个单音字，分析它的内容，又出现极为复杂的情况，此名单音字多用。

一字有相反的两义：如苦可释为快，乱可释为治，蝉（联）可释为未及。

一字有不同的两音：如勺有“一勺(sháo 韶)汤”和“一勺(diào 吊)酒”两种不同的读音，读“韶”为今音，读“吊”为古音。也有一字三音的，如人名“乐乐乐”，其读音为 lè ào yuè。

一名合两字的音：如《史记·封禅书》：“狸，一名不来。”

一词两字而字有主从：如“悉蟀之本为蟀，龟勉之本为勉”（张文澍）。

叠辞：在语言中的作用，为强调，加深印象，没有输入新的东西。

2. 楚国的方位，与西方的秦晋、东方的齐鲁，成犄角之势，把东西地区同义的单字结合成词，这是楚人的重要贡献。中国的古字书，如《尔雅》、《广雅》、《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都是以单字为主，单字读音，一掠而过，如将同义单字结合成词，其加深人们听觉印象，不止于成倍关系。现举例说明：

箒扇：郭注《方言》：“自关而东谓之箒，自关而西谓之扇。”

（卷五）

按：今湖北地区通名为箒（鬃）扇，或折扇。

坟墓：郭注《方言》：“冢，秦晋之间谓之坟……自关而东……凡葬而无坟者谓之墓（言不封也）……”（卷十三）

按：《史记·留侯世家》：“返其故旧坟墓。”

眇睇（或睇眇）：郭注《方言》：“陈楚之间，南楚之外曰睇……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眇。”（卷二）

按：梁武帝诗：“眇睇目增光。”王勃《滕王阁序》：“穷睇眇于中天。”梁武长镇荆襄，吸收楚人语言，王勃属文所在亦近南楚。

谯让：郭注《方言》：“谯（字或作消）……让也。齐楚宋卫陈之间曰谯，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言相责让曰消让。”（卷七）

按：《汉书·英布传》：项王“数使使者消让召布”。

箒杪：郭注《方言》：“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梁益之间……木细枝谓之杪（言杪稍也）。江淮陈楚之内谓之箒（箒，小貌也）。”（卷二）

按：今湖北新洲地区，俗传榜人戏万年茂公有诗句云：“蔑杪一小舟，𠂔（企）𠂔（哑）水中流，桶（tǒng）拍三下响，呵（ǎ）荷到黄州。”如能写得出，不要船钱。

上列五例，其考证均略去，还有“镰刀”、“蚊蚋”（蝇蚋）、“缝纫”、“怱怱”、“捎带”、“逢迎”、“訖漫”、“遑獠”（绰约）、“窈窕”等词汇，都是楚地人们结合不同地区的单字，或吸取别的地区的词汇而成。

3. 改造旧名，揭示新义。

举例如“海”字，《尔雅》释为蛮夷戎狄之地，楚人把它释为人民群众。

又如“火”字，秦晋高原读“燬”，如《诗经·七月》火与衣（古音读“煨”）相协，而楚人读如火。至今未变。现在字书亦均音 huǒ，从楚人读音。

4. 依据双音叠韵关系孳乳新辞，如荳囷、桓和、逮迨、孵菹、翻幢、跌踏……均是双声，滕、庞、丰，猪、彘、豚，步、浦、埠，

逞、承、骋，来、回、抵，洊，籓（bài）筏，均是叠韵，其考证从略，现仅举一例。

迨逌：郭注《方言》：“迨逌，及也。东齐曰迨（音殆），关之东西曰逌，或曰及。”（卷三）

按：今湖北地区云“捉住了”为“逮住了”（音殆），郭注：“今荆人皆云逌（古音读断，或殆）是也。逮迨均端母字。逌、逮字通，今读殆、第两音。”

（五）再论语言问题与楚言

在上一节里，我们讨论了我国的单音字与楚人对它的改造，即将不同地区的同义字结合成词，或者改造旧名，予以新意，等等。总之，文字的本义，就有孳乳浸多的意思，是既改造而又予以发展，是结合我国语言和楚言而言。

在本节里，我们将讨论楚人专用的名与词，即同属一事一物，楚人的命名、遣词与一般有什么不同。同上列范畴，我们还将讨论屈原、宋玉的著作，屈原爱国忧民的政治抱负，炳琅千古的文学著作，掩盖了他在语言方面的贡献，表而出之，确有必要，是属专论楚言。

1. 楚言中的专名：即同事而与别的地方命名不同。人们常用的无过于取土工具、容器、炊具，而楚人命名不同，现只举一例。

郭注《方言》：鍬（釜属也，音富）……江淮陈楚之间谓之鍬（或曰：三脚釜也，音枝）。（卷五）

按：鍬的古音读脚，脚、锅叠韵，今楚地通名为锅，鍬今音与鬲叠韵。故知鍬、鬲、锅同属一事。实即炊具容器，只有釜、锅两音。

2. 楚言中的专辞

《左传》、《国语》均载楚国的司法官名司败，其名只适用于楚、陈、唐较小范围之内。司败即司则，则败古通，司则即司法，法则为联绵字，可见司则即司法，亦即执法官司寇。

此外，还有“褻褻”、“离骚”、“骚离”、“弊檄”、“狡猾”、“狡狴”、“檻衄”、“恒慨”、“嬾台”、“脈蜴”、“忸怩”、“鮓包”（鮓巴）、“莫器”等，其考证从略。

3. 《楚辞》中的专名与专辞：《楚辞》中的辞语，约分三种：

第一种为楚国的方言土语，它只在楚地及其附近较小范围内流通，如谓乳为谷，谓渊为潭，谓泽为梦，谓住为僚，谓姊为媵，谓妹为媢，谓圆为团等。

在屈赋中也有欲僚、顛頔、鞶鞶、侘僚、纬纆、蓂茅、筵尊、灵、灵氛、灵琐、灵脩等约二十余事，约占全量十分之一。

第二种为当今楚地人们语言中有旺盛生命力的词汇，我们朝夕出口入耳，而不知其来自古雅的《楚辞》之中，如嫉妒、和调、先后、纯粹、耿介、清白、贪婪、忼慨（即慷慨）、嫌疑、省察、往日、虚伪、踊跃、逍遥、流亡、枯槁、往来、鬼怪、骄骜（即骄傲）、荒忽（即恍惚）、滑稽、伤悲、徼幸、心烦虑乱、廉洁、正直、时世等，约占全量三分之一而强。

第三种为研究《楚辞》主要部分，它流通于语言、文学当中，它已升格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不为荆楚地区所局限，如逍遥、委蛇（委移、透蛇、透迤）、颠越、先后、悻独（愴独）、苗裔、芜秽、缤纷、雲霓、成言、灼约（绰约）、攀援（攀缘）、零落、迟暮、崔嵬（嵬嵬）、惘惘（徘徊）、悲秋等。

上列词汇，多为楚人创造，但也有的是出自《诗》、《书》古籍，楚人将单音字组成词汇，是适应语言进化业绩。这类词汇，约占全量十分之六。

不仅如此，楚人还将词汇向成语故事发展，丰富了通俗语言，如《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即今楚语“天涯何处无芳草”所本。语云：“高枕无忧”，无疑来自《九辨》：“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十来条。我们认为语言由单音字结成词汇，再发展为成语故事，就看不到单音字问题，而与文学、历史故事接轨了。

（六）楚言反映物质文明、民俗、文化心理

1. 物质文明：虽然多取材于《招魂》、《大招》娱神的语言，但天上的神，是地上的人的投影，虽然多出于想象，但无因想象也无从产生。我们认为这种因果关系是可信的。

在衣着方面：有“秦篝”、“齐缕”、“郑绵络”；

在饮食方面：有“吴羹”、“吴楚甘酸”，有山珍（“蜜餌”）、海味（“蠃”），有“冻饮”（冷饮）；

在居住方面：有“突厦”与“夏室寒”（避暑宫）；

在行旅方面：有步有骑（“步骑罗些”），有卧车（輶輳车，别曰“軒輳”）；

在服御方面：有“九侯淑女”（“一娶九女”），代替侍宿；

在乐舞方面：楚有细腰宫。楚音乐比周人要高一个音阶，即所谓“激楚”。

2. 命名与文化心理。

楚人命名，符合古代语音变化规律，如熊逆即熊鄂，史籍中的“熊”即金文中的“𧀮”。

楚人的名与字，“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举例如：楚公子善字子元（楚语注）。

《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

按：余如“楚秦商字子丕”，“莫敖章字子华”，“鬥勃字子上”、“成得臣字子玉”、“公子比字子干”、“任不齐字选”、“唐蔑字子明”、“屈禦寇字子边”、“令尹舍字子发”、“公孙龙字子石”、“斗椒字伯棼”、“公子结字子綦”、“公子魴字子鱼”，屈平字原，或名正则，字灵均。“公子侧字子反”、“仲归字子家”、“公子黑肱字子皙”、“王子钩字发”、“蒯贾字伯嬴”、“伍员字胥”、“公子婴齐字子重”、“郤宛字子恶”。这些都说明名与字相应。

3. 楚国的民俗与文化心理，其来源有四：

楚人自视为中国历史的继承者，古史传说，依仍保存在楚人语言之中，如“燕人杼首”（长头），“楚谓之仔”。

楚人“好鬼尚巫”，商人“无日不祭，无事不卜”，即濡染商俗，受商殷文化的影响。

楚与周王朝在政治上虽然势如水火，但在文化上却以“继周”自居，如置柳、置翬的葬俗，系来自周人。

来自兄弟民族的传说，如“牛女相会”故事，“虎为李姓”等，前者为秦中“原产”，后者来自巴人（今称土家族）。

(七) 论楚言的今昔

本节要说明楚言古如何，今又如何，古今若合符契，始信为楚言。

排列秩序，略据《尔雅》、《广雅》，依辞性分类部居，共约五百余字，现举四例：

潭

王逸《楚辞·抽思·章句》：“楚人名渊曰潭。”

按：据王逸《楚辞章句》：“屈潭，屈原自沉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向凯然（平江不肖生）曾谓湘中某会门名“投水”为“沉潭”。湖北亦通称为潭，如李白诗：“桃花潭水深千尺”，白作此诗时在湖北安陆。但《老子·三十六章》谓：“鱼不可脱于渊”，陈楚语言多相通，但亦有别。

礲

黄侃《蕲春语》：“《一切经音义》十一引《说文》：‘礲，石礲也。’今《说文》无之。《广韵》：‘礲，柱下石也，苏朗切’。案此字即础、碣之对转。《一切经音义》十八引《淮南子》许《注》：‘楚人谓柱碣曰础’……今吾乡谓柱下石曰礲登，登读都旨切。”

按：称礲登不独蕲春，新洲地区有句口语：“刁起柱头把礲登借人”，谓极不合算。

膂

章太炎《新方言·岭外三州语》：“《说文》：‘膂，背肉也’、‘莫杯切’。三州谓夹脊肉为膂条。”

按：今湖北称膂条与膂子肉，两种称法都有，此即虞翻所谓“夹脊肉”（《周易集解·咸》）。这种古老称谓，不期保存于岭外三州。

蠡

郭注《方言》：“蠡（瓠勺也，音丽），陈楚宋卫之间，或谓之箪……或谓之瓢”（卷五）。

丁惟汾《方言音释》：“蠡……古音读洛，俗作螺。注云瓠勺者，蠡为瓠勺之初名也。上古挹水，以蠡为之，后世为之以瓠勺。”

按：丁氏释蠡，直指其朔，很有说服力。

（八）论楚言之余

1. 论政治区划与民俗语言

讨论政治区划不能作为民俗语言的界限。但也有例外，如果政治区划与自然形势一致，则能够产生“天限南北”的效果，如鄂东北的大小界岭即如此。界岭南北，显出豫鄂两省语言习惯的差别，鄂东与皖西，因为交通频繁，语言习惯大抵相通。在鄂东南与江西接壤，江西应属吴语系统，但方言却多相通。两湖共有洞庭湖平原，言语相通，所以屈原易于把“九歌”进行改写。鄂西为武陵山地，原住民为巴人（或曰彭人），此地为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粉本”，因为历来避乱者多，又有荆州遗民，地形遐阻但语言并不隔绝。在鄂北，有所谓“襄人劲悍决裂，兼秦楚之俗”。

因为榘论楚言，多以湖北方言为代表，补说与周边各地关系，借以防止片面性。

2. 楚言正字

古代字少，同音字往往被假借，久假不归，于是习非而以为是，便容易造成矛盾。如“楚人谓刃顿（钝）为铄”，今人不识侏字，只知猪是愚蠢的代表，骂了一声“猪”，就将矛盾升级了，由此可见正字工作的必要性。

这些字散见于各章中，现只录其一部分易于产生歧义的。

（九）楚言典型调查

我们调查楚言，无疑要借鉴赵元任等先生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他们分析第二区（今鄂东各县）方言时说：“这一区的东部……阳平调值是低调或降调，有‘下江话’的风味。”“如果要独立一种楚语的名目的话，这第二区可以算典型的楚语。”又说：“最特别的是竹溪、竹山，地理位置远在西北角上，而方言性质完全是属于第二区的。”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也说：“湖北省东北和西北这两块不连接的地方的方言历来被认为最具‘楚色楚香’，可以看作是同一个方言片。”（第47页）现在分析其历史原因。

旧二区以黄州为首县，黄州以古黄国得名，黄国兼有豫东光州之地。鄂东、豫东之地，秦汉以来属九江、庐江两郡，为扬州之域，

人民语言受其政治中心影响，逐渐扬州化，这就是其语言“有‘下江话’的风味”的根本原因。

竹溪、竹山等地为元末“流逋‘作乱’”之地，这“流逋”中有大量的鄂东移民，他们后来扎下了根，与故地乡亲商贩往来至今不绝，这就是他们成为“方言飞地”的根本原因（历史在此未详考）。

赵元任等分析第一区方言时说：“第一区是一种西南官话。”一区总面积约占湖北地区面积四分之三，语言重心在鄂中而奄有鄂西和鄂北。楚国享年约与周王朝相当，共约八百年。自熊绎始封于丹阳到楚文王迁郢都，共十八代，不到四百年。文王迁郢到秦白起拔郢为 411 年。都郢以前是荦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历史，拔郢以后是时衰运去、苟延残喘的历史。只有都郢的四百余年间，是楚国据地占半个中国，问鼎周室，称霸中原，表演得有声有色的辉煌历史。我们以楚郢都为中心，根据楚国的语言文献、考古资料来研究楚言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合适的，要说“楚色楚香”，非此莫属。

至于我们研究现在楚地语言，其做法是以现在郢都为中心，选择湘、鄂、豫的七个县进行典型调查，北边到方城，因为方城是楚国的北大门；南边到郴州，因民谚“船到郴州止”，以新刊《江陵县志·方言》为纲（兼及新刊《沙市志》），以方城天门、新洲（由黄冈分出新县）、沔阳、涟源（由湘乡等县分出新县）、郴州等地方言对照调查，会证以皖西、河南罗山、江西南城等地方言，在江陵 367 条辞条中，辞意全同的约占 20%，意同而言异的约占 60%，由此可见语言的凝聚力（二者共占 80%）。有的词语来自夏代（如“行”，或“行货”）；有的来自周代（如“不服档”、“不服头”）；有的来自少数民族（如“老巴子”，来自土家族）。

（十）附文

1. 《简论楚国语言》，载《楚文化言新探》，主要论证楚言与当时中国语言的区别，在于方言和方音。

2. 《虎方考》（未刊稿），主要论证彭人即巴人。

3. 《楚故拾考》，载《史志文萃》，主要论证“老巴子”一词，来自土家族。

一、楚言问题答客难

愚作《简论楚国语言》^①既成：

(一)客有难之者曰：楚地人民从古到今，民族迁徙，人口移殖，都会造成语言的分歧与隔绝，怎能论证当今楚地语言即往古楚人的语言？

愚应之曰：回想古代人口的流动，大概有虞夏商周和春秋（东周）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元末丧乱以后移殖人口时期。唐虞三代和春秋时期的民族错居，只能促进语言的相互融合，却不能改变民族语言的本来面貌（下面讨论楚国语言的形成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民南迁，流寓者众，如湖北襄阳，宋齐梁三代侨置雍州，迁入者与原居民的语言关系，像今天移家落户的关系，即以原居民的语言为通行的语言^②。所以东晋的元帝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的感叹（《世说新语·言语》）。桓玄深怪“共重吴声”（同上）。刘真长讥王丞相（导），“唯闻作吴语”、“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世说新语·排调》）。准此以观，南北朝人民的迁徙流寓，并未改变当地夷夏语言的本来面目。

元末人民反元起义，大难而后，使黄河、长江流域“田地荒芜”、

① 见《楚文化新探》一书，原文附拙稿卒章。

② 中国古代的王朝与列国，凭其政治优势，对民族国家的语言，采取开放政策，以利于统一，至少西周与列国及继周的楚人，都是如此。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即有少数民族，在民族处于动荡、迁徙时期，为了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对民族语言采取封闭政策，拒绝与外族同化，如称为“河洛人”的客家人，他们于汉代南迁南方各地，没有与当地入融合，他们自称为“纯汉人”（《文史知识》1994.3）。在四川荣昌县有至今尚讲200年前广东话的“广东人”（《重庆日报》1996.2.7）。至清代1764年西趋守伊犁的锡伯族人，至今仍保留着锡伯族语和满语（《深圳商报》1994.6.19），这种情况虽非时代主流，但是主流之外的特例。我们拥护主张开放的主流，但也应注意到封闭的另一种情况。

“居民鲜少”（《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而山西却连年丰收，人丁兴旺。在明洪武初年，把洪洞县居民，经八次迁徙，迁往现在的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中国旅游报》1994.5.21）。还有在长江流域有所谓“由江西过籍”，即“以江西实湖广，以湖广实四川”（在湖北省实指鄂西南），现在鄂东、鄂中各县的居民，很多是由江西移来；而今恩施等地的居民，不少是由荆州移殖，经调查访问：如蕲春有老张（原住民）复有新张（过籍民），在新洲有老胡复有新胡，在云梦有老方复有新方，在荆门有老刘姓复有陕西迁来的新刘姓。可见移民区是以原有居民为基础，有新迁户也有原居民，有新户也有老户。古籍所载“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孟子·万章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集·蒿里》），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此，原住老户与新来移民相结合成为新的居民，这一现象，不仅是口头传说，而且是被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所证实了的。

据考古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由山西泽州移民河南汲县的《明初移民碑》，在汲县的郭全屯发现，它的原文是：“卫辉府汲县、山西泽州建新乡大阳都为迁民事，系汲县西城南社双兰屯居住”。其后为里长“郭全”（即前书郭全屯的由来），下“人户一百一十户”，其后为“甲首朱五”等十人，每甲后系人户十一个。组织相当严密（高心华：《明初移民碑》，《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我们在新洲移民地区，有的乡人抨击管理严峻往往说“你像甲头一样”，其不同的是改“首”为“头”而已。另据史载：明王朝初年，据户部郎中刘九皋建言：“狭乡之民，可迁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明史·食货志一》）这是明初移民的决策。由此可见，“无论从考古资料或历史记载，足证明初移民是不虚的。”

春秋时楚族与华夏族错居，楚国正值兼并扩张时期，暂置不论。以后南北朝的民族迁徙，都不是“倾巢而出”，也不是如人无人之境。中原世族南下侨置州郡，即使带着家族，“部曲客”，对于广阔的南方居民来说，总是少数。主客的关系一经确定，对于所使用的语言，不得不“舍己以从人”；就其促进语言变化的形势而言，

成了“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孟子·滕文公下》），被迫而成“舍汝所学而从我”（《孟子·梁惠王下》）的现象，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共重吴声”。这一现象的形成，南北朝时期是如此，明初移民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今天，我们如果为湖北地区历史上的移民寻根，大多数会说是“由江西过籍”而来（有的还会说得更具体：是由江西饶州瓦西坝筷子街迁来），但既成为移民，过籍无异于“过继”（民间收养别人之子为嗣子称作“过继”），迁入地区的历史、民俗和通行的语言，都被“过继”者继承下来，如端午节划龙船、重九登高，这都是富于楚地特点的民俗节日，都当成是自己的节日，而江西的文化名人，如临川的王安石，庐陵的欧阳修，南城的曾子固……也只是作为一般文化名人了解，没有谁追溯他们的历史与地缘关系，显然这种乡土观念逐渐淡化了。我们知道江西是属于吴语系统的，而现在过籍民使用的语言，还有吴语的特点没有？完全没有，信然是早已楚化了。

（二）客又有难之者曰：闻之楚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屈原自称为高阳氏的后裔（据《楚辞·离骚》），又曾为高辛氏的火正（郑玄《毛诗谱·桧谱》）。后来迁徙到南方，与苗族错居，特别是殷商末世以后，它的后代衰微了，有时在中国，有时在蛮夷，连世系都说不清楚（原文是：“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弗能纪其世”《史记·楚世家》），楚族与蛮夷（或者说“苗蛮”），应有语言上的区别，特别是有的少数民族，至今尚没有文字（如苗族），你所说的楚国语言，由古文献保存下来的，实即楚贵族的语言，以诗歌、散文的形式流传到现在。

愚应之曰：你说的这一番话，有一定的根据，如屈原自己也说过：“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涉江》），这说明当时的楚贵族与南方少数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但这只在认识水平方面。我们应知：高阳与高辛，楚族与蛮夷，在民族一再迁徙，语言一再融合，至迟在殷周之际，语言大体趋于一致了，特别是进入夏商周三代以后，其所形成的语言和文字，尽管有方言和方音的不同，但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基本上一致，这就是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成为交流工具的根本原因。

楚人南下中原，与蛮夷土著结合而成为新的楚族，即使少数民

族至今尚没有文字，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表现得后进了一些，但也不能以偏概全，任“一叶障目”而不计其余。

问题的关键，在于楚人留下的诗歌、散文是否确为少数贵族所垄断，或者为广大平民百姓所利用来说明问题。现在用一些实例来论证这个问题。

据《史记·滑稽列传》载：楚相孙叔敖一生廉洁，但身后萧条。优孟受叔敖生前的委托，作了首歌来警醒楚庄王，歌词说：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歌韵），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叶）。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庚韵）；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叶）。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叶）；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负薪（真韵）。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叶），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叶）^①

优孟在古代属“弄臣”之列，司马迁说：“‘倡优’之所弄，主上之所畜”，都属于这一类。他们虽在“弄臣”、“佞幸”之列，但也有一吐胸中块垒的时机，即所谓“劳者歌其事”。我们能把“歌吟”的、被奴役的人，划入贵族之列吗？当然不能。

《滑稽列传》还记载优孟另一首歌，也达到了促使楚庄王醒悟的效果，这件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楚庄王的爱马死了，打算用棺椁以大夫之礼葬它。优孟说：礼薄了，要用葬人君之礼葬它。庄王感到有问题。优孟说：要么；只有用葬六畜之礼对待它。那应是：以垄灶为椁，铜历为棺（寒韵），赍以姜枣，荐以木兰（叶），祭以粮稻，衣以火光（阳韵），葬之于人腹肠（叶）。

又据《说苑·至公》载：楚国令尹子文（斗谷於菟）的族人犯了法，廷理（司法官）将开脱他，令尹子文责备廷理道：你的责任在执行法令，不折不扣。对于我，也不能把人民与我的族人区别对待。如果我以私心著名，生不如死。结果，廷理也只得依法惩治他的族人。于是国人歌颂道：

子文之族，犯国法程（青韵）。廷理释之，子文不听（叶），
恤顾怨萌（？），方正和平（按：萌应为泯之借字或误字，

^① 本文故事据《史记》，歌词据马骥《绎史》卷五十七《孙叔敖碑》。因为韵文，故注明叶韵以便韵读，其余仿此。

程，听、平、泯同在青部)。

按：作此歌者为国人，则为一般群众而非贵族可知。

又据《说苑·辨物》载：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竟搞到舟上来了。昭王感到很奇怪，使人去问孔子。孔子说：此物名“萍实”，可将它剖开吃掉，只有霸主才能得到它。可奇怪的是儿歌已谣传这件事，这个儿歌是：

“楚王渡江得萍实（质韵），大如拳，赤如日（叶），剖而食之美如蜜（叶）。”

显而易见，这是用楚言歌楚事，歌者为乡里平民的孩子，并不是贵族。

又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受楚国的聘请，在陈国与蔡国之间遭到围困，楚昭王兴兵来迎孔子，才得解围。这时，楚国的狂人名叫接舆的唱出这样一首歌来讥刺他，世名为《楚狂接舆歌》，这个歌词是这样的：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灰韵），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叶）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叶）而！（按《论语·微子》与此所载略同。“已而”成词，重点在“已”，“而”为语词无意义，已，灰相叶，为特殊的叶韵法）。

另据《庄子·人间世》载，歌词内容更为详尽，其内容是：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灰韵）也！来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叶）也！天下有道，圣人成（庚韵）焉；天下无道，圣人生（叶）焉，方今之时，仅免刑（叶）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哈韵），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哈韵）乎已乎，临人以德。殆（叶）乎殆乎，亘地而趋。迷阳（阳韵）迷阳，无伤吾行（叶），吾行却曲（屋韵），无伤吾足（叶）（句首谐韵，与《论语》《史记》同。“避”字出韵，如改“避”为“负”。负之古音读“避”，即同在哈韵，疑传写有误）。

本文较长，试译于后：

凤啊凤啊，谁像你这样倒霉！将来不可等待，过去的

追之不及！政治清明，圣人“因人成事”；政治混乱，就出现所谓圣人，当今世界，仅免刑杀就不容易。福比羽毛还轻，不知如何运载；祸比大地还重，不知如何才背得起。算了算了，枉叫作以德待人，危险危险，莫在船头跑马。佯狂吗，行为并没有过失；是在走弯路么，但不要伤了自己的脚趾。

这个狂人当然不是真狂，即所谓“佯狂”，亦即现代所谓“装疯”，疯人即使是贵族也降低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箕子佯狂为奴”即其确证。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今世界仅免刑杀就不容易”，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狂人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楚狂绝不是个贵族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上的孔丘，是德高望重无与伦比的，但楚狂“狂歌笑孔丘”（李白），说他“叹凤嗟身鄙”（唐明皇），这不是当时尊师重道者“为尊者讳”的语言。

又据《孟子·离娄上》载：有孺子歌“沧浪之水”，孔子听到了，于是慨乎言之。沧浪之水在湖北境内，为汉水的一部分（《尚书·禹贡》），其时间大概是在孔子适楚时。歌词是：

“沧浪之水清（庚韵）兮，可以濯我缨（叶）。沧浪之水浊（屋韵）兮，可以濯我足（叶）。”

这首歌说明存亡祸福，都由自招，取舍不当，只有自取灭亡。这个“引吭唱山歌”，“濯足万里流”的孺子，可能是个牧童，决不是贵族。

又《说苑·善说》载：越泛舟女爱上了楚鄂君子皙，唱出了用越语作的情歌，名为《越人歌》，子皙命人用楚言译出^①，原译的歌词是这样的（歌词参考《玉台新咏》文）：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萧韵），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叶）。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纸韵），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叶）。山有木兮，木有枝（齐韵），心悦君兮君不知（叶）。”

① 鄂君子皙据郭沫若先生说，即鄂君启，因启与皙名字义相关。据鄂君启节推测，此事当发生在公元前323年。又据陈士林教授言，原《越语歌》听记词，为古壮族语言。

按：“顽”当为“刊”的借字，刊，敝也。作《越人歌》的泛舟女显然不是贵族，至于用楚语译述的人，则可能是贵族。

又《史记·项羽本纪》载：楚项王兵败垓下，意甚不平，于是作了《垓下帐中之歌》（据朱熹命名），歌词是：

“力拔山兮，气盖世（没韵），时不利兮，骓不逝（叶），
骓不逝兮，可奈何（歌韵），虞兮虞兮奈若何（叶）！”

按：项羽幼年弃学，学书学剑都不成，是一个半文盲。

又《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还乡过沛，召故人父老纵酒，自为歌诗，即今所传《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阳韵），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叶），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叶）。”

按：刘邦出身于社会基层，随他起兵的也都出身微贱，所以赵翼称之为“布衣卿相之局”（《廿二史劄记》）。

又《史记·留侯世家》载：刘邦欲易太子盈，立赵王如意，因太子得到商山四皓的支持，高祖认为其羽翼已成，无可挽回，因之作了悲凉的《鸿鹄歌》，其词云：

鸿雁高飞，一举千里（纸韵），羽翻已就，横绝四海（叶）。

横绝四海，当可奈何（歌韵）！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叶）。

刘邦、项羽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出身也不是贵族，而能作出如此悲壮雄奇的歌来，可见文生于情，一发即成天籁，而且是合乎韵律和文章结构原则的。

又《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吕氏当权，刘氏虽为诸王也遭到监视，因之产生了悲愤的赵王友之歌。歌词是：

“诸王用事兮，刘氏危（灰韵），迫协王侯兮疆授我妃（叶）。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模韵），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叶）。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叶），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赵王友为刘邦八子之一，在汉朝草创时期，诸侯王由平民上升为贵族，照理应保留较多的民间语言。

以上共十三例，有的即劳动人民的语言（如优孟，子文族人，

萍实儿歌，楚狂接舆，孺子之歌，赵榜人歌等），有的为文盲或半文盲的作品（如汉高祖、楚项羽等），有的虽身为贵族，但却出自民间（如赵王友等），无疑他们所使用的是民间流行语言。这些作品，是能与人们起共鸣的。从时间和空间来讲：这些语言流通在中原广大的土地上，其时间由公元前七世纪（从楚庄王在位公元前 615—公元前 592 年算起）到公元前二世纪（汉吕后在位公元前 188—公元前 180 年为止），长达五百余年，当时平民的代表作，怕要算这些作品了。

沈约曾说：“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高言妙语，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非由思致。”（《谢灵运传论》）中国古代人们“脱口而出”的韵文，非必如现在由韵生情，由情属文。后人汇集一代的诗歌用韵而成“韵书”，因之成为诗歌创作的典范，这种倒因为果的关系，成为古体诗歌创作的“桎梏”，而发乎天籁的作品就不可多得了。

由这些记载，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贵族与人民之间流通的语言，即楚国的语言，战国时期七强分立，在语言文化方面曾产生“异化”，但并没有改变它的本质。

以上所论十三首诗歌，确乎是出于楚国人民之口无疑了，但是否有贵族的语言呢？我们认为：贵族离人民较远的某种特殊语言也是存在的，它就是金文。我们可转录以与人民的语言相比较。当然，楚国人民也有留下金文的，这就是《礼记·月令》所说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他们的名字是著录在制器之上以备考核的。我们也将后面著录一些，但主要是著录贵族所铸的金文，它将使我们认识到：在内容与形式上，如何地与人民的语言不同。

楚国贵族用金文著录的语言，它也和人民的诗歌一样，是用韵的。考韵读的楚国金文，在王国维《两周金石韵读》（《王国维遗书》六册）中只有王孙遗者钟一器。郭沫若《金文韵读补遗》（《金文丛考》册三），亦只有与楚相关的曾伯陈壶一器。陈邦怀《两周金文韵读辑遗》与楚有关的也只有曾伯从宠鼎、荆公孙钟^鐘两器，楚国可韵读金文，主要见缪荃孙、杨守敬两氏的《湖北金石志》当中，现按时间顺序著录，予以韵读，并略加改证，简注。

吴回罍^①

唯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吴回罍，卬铭曰：溥和八荒（唐部），□□纯公（东部、东唐古通韵），逆其万年寿（萧部），□市与韦，子孙其永宝（萧部）。

按：此铭经多人之接力，才能通读。孙治让论定为楚公逆（即熊罍），丁山论定“夜雨雷”应为“吴回”。阮元识得“罍”字，郭沫若识“卬”字，钱献之识“铭曰”二字，愚认为“铭曰”下应为“巴”字，系倒书，在此借为“罍”，巴、溥同属邦母字，可互借^②。又郭沫若释“荒”字、“纯”字，王复斋释“公”字，阮元释“市”（赧）、“韦”两字，愚按：“市”，古为避膝，韦，为“围”之初文，现今俗称围腰，二者为“猿猴狃狃”时代之古人起码蔽体工具。

熊逆（罍）在位（公元前800—公元前790年）为周宣王时代。楚器铭文，无有更早于此的。

王孙真钟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孙真（读 gào 诰）罍其吉金（覃部），自乍（作）夤钟（东部），翰（翰）馭（且）杨（唐·东唐通韵），元鸣孔湟（唐部），有严穆穆，敬事楚王（唐部）。余不斲不差（歌部），惠（慧）于政德，怒于威义（歌部），酋（宏）弊（恭）馱迟（舒迟）（灰部），斲忌趯趯（当在灰部），肃折泮（臧）武，闻于三国（德部），弊卬盟（明）祀，永受其福（德部）。武于戎攻，悔（谋）慙（猷）不（丕）夤（饬，德部）阑阑和钟，用匱台（吕）喜（哈部），台乐楚王者（诸）侯嘉宾及我父况（兄）者（诸）士（哈部）。

按：此铭经简释，可窥其大意了。王孙真钟，王孙遗者钟，王子午鼎均为楚器，铸造时间亦相近，属于楚康王时期，也即郭沫若曾经论定的“与鲁襄公同时”（鲁襄公在位年代为公元前572—公元前542年）。

① 本文参考：《湖北通志·金石志》、《两周全文辞大系》、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古文字研究》第九辑）。此器铭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郭沫若《韵读补遗》、陈邦怀《两周金文韵读辑遗》、《古文字研究》第九辑均不载。

② 刘先枚《父乙甗考释》，《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又《吴回罍补证》，《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1期。

王子午（令尹子庚）鬲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午罍其吉金，自作罍彝罍（晉）鼎，用享（享）以孝（箫部）于我皇且（祖）父考（箫部），用祈眉壽（箫部）。卣弊 耆屏（舒迟，灰部），放其黜黜（灰部），敬卣盟祀（哈、灰），永受其福（德部），余不威不麥（差，歌部），惠于政德（德部），忠（淑）于威义（歌部），阡阡兽兽（狩），令尹子庚，毆（繫）民之所敬（青部），万年无諶（哈部），子孙是制（应与哈相叶）。

按：此鼎自名“令尹子庚”，即公子午，楚共王卅年为司马、康王二年为令尹，系庄王之子，康王之弟，死于康王七年，此鼎绝对年代当为楚康王二年至七年。即公元前 557 年—公元前 552 年。

另据赵世纲等《王子午鼎铭文试释》（《文物》1980 年第 10 期）。王孙遗者钟^①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孙遗者择其吉金（覃部），自作罍钟（东部），中翰馭杨（唐部），元鸣孔煌（唐部，金、钟、皇古通韵）。用享以孝（箫部）、于我皇祖文考（箫部），用薪眉寿（箫部）。余 卣恭猷遲（舒迟，灰部），畏忌黜黜（灰部），肃哲圣武，惠（慧）于政德（德部），怒于威仪，海（谋）懋（猷）不（丕）飭（饬，德部）。阡阡和钟（东部），用匱以喜（哈部），用乐嘉宾父兄（东部），及我朋友（哈部）。余恁的（予）心，延永余德（德部），和 泯民人，余尊昫予国（德部）。煌煌起起，万年无諶（哈部），罍（即桀，亿）万子孙，永保鼓之（哈部）。

按：此钟之文体、字体与浙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王孙诰钟相同。为楚器无疑。孙启康力证遗者为子南，子南名追舒，与遗者音近。其时间当在公元前 552 年左右。王国维《韵读》只此一器。

楚良臣余义钟^②

佳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孙 僂儿，余迹斯干之子，余兹 路之元孙。曰：“於嘽，敬哉！余义楚之良臣，而 僂之慈父（鱼

① 参孙启康：《楚器王孙遗者钟考辨》，《江汉考古》1983 年第 4 期。

② 本文参：《湖北通志·金石志》。

部)余万^僖儿择其吉金罍吕(鱼部),台(目)鑄和钟(东部),台追孝先祖(鱼部),乐我父兄(唐部·古通东),饮食歌舞(鱼部),子子孙孙,后民是语(鱼部)”。

按:本铭释^僖为仆是也,仆由叵得音。为形声字。阮元谓迹字作^僖,又作^僖,于省吾名之为“余万^僖儿编钟”。^①本文字形与王孙诰钟等相近。

附:余氏三代人名号对照表

祖	名	余义	孟子:“义人路也”
	号	兹 ^路	^路 即路
父	名	余迹(^僖)	迹与所如,如亦为于,即足
	号	斯于	迹所到
孙	名	万	左传:万盈数也
	号	(仆儿)	^僖 字从叵,叵有大义 ^②

楚曾侯钟

唯王五十有六祀,返自西阳(庚部),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阳(庚部),其永时用享(庚部)。穆、商、商。

按:释“熊”源于钱献之,他以为古熊字省变,通熊(据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楚惠王在位五十六年,其自西阳返郢之年为公元前四三三年。穆为律名,在楚为穆钟,在应钟与宣钟之间(宣钟即圜钟音位,相当夹钟律)。商,第一商字为调名,第二商字为阶名^③。

曾姬无卹壶铭

唯王廿年,圣赳之夫人曾姬无卹,望安兹漾睡蒿间之无吗(匹,屑部),用作宗彝尊壶。后嗣用之(哈部),职在王室(屑部)。

按:刘节先生认为,“圣赳之夫人……必为声王之夫人”(《寿

① 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

② 如以声训,叵、颇、博、廓、阔、漠均有大义。

③ 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

县所出楚器考释》，《古史考存》），并推定此器为楚宣王廿六年（公元前三四四年）铸器。

我郢陵君王王子申鑑铭^①

我郢陵君王王子申（先部），攸^𠄎（兹）攸（造）金鑑（先部），攸立（莅）岁^崇（唐部），以祀皇祖，以会父^𠄎（兄，唐部），漾（永）用之，官攸无疆（唐部）。

按：此器 1973 年出土于江苏无锡，富战国晚期铜器特征，铭文字与楚幽王墓出土铜器字体相同，时间约在被秦灭之前（公元前 223 年灭于秦）。

工师盘野勒铭

以上著录楚贵族所铸金文共九器，以下再著录铸工及其掌管的官佐铸器二，以资比较。右铭——盖工师为职称，盘野为名，秦下为工人名，佐为辅佐，动词。此器郭氏《金文丛考》之《寿县所出楚器之年代》曾经著录。

但
平
野
望
望
秦
下
秦
志
力
之

工
师
盤
野
勒
銘

（鑄楚元初所鑄楚器用銘也）

如右铭：工师史为工师的领导，其姓秦，逸其名。苛臚乃工人名。此器郭氏《金文丛考》之《寿县所出楚器之年代》曾经著录。楚器文字每多增笔，且多复体和异文，这一些先辈学者已多言及。如阮元云：

“铭中多古异文，如和为𠄎，調为河，先为𠄎，楚为^楚皆是”（《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释《楚良吕义余钟》）。

于省吾先生亦云：

工师史秦勒铭

“古文字之结体，单体字每与复体字同用，如王子嬰次庐，嬰即嬰，近世寿州所出楚器，楚字每作^楚，室字每作^室，录伯^𠄎𠄎字作^𠄎……诎楚文宣字作^宣。”（《双剑謔易经新证》）

但
平
野
望
望
秦
下
秦
志
力
之

工
师
史
秦
勒
銘

（鑄楚元初所鑄楚器用銘也）

我们如果早有思想准备，就不会以之为怪了。

我们著录的楚器，由开国到接近亡国，都有代表，对它们的评价是不同的，如阮元评价吴回罇说：“此钟文字雄奇，不类齐鲁，可觐荆南霸气矣。”（《积

① 参考刘彬徽《楚有铭铜器编年概述》。

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当然,这说的是楚国兴起时期的情况。

到了春秋晚期,楚国走趋下坡路的时候,没有什么新的精神食粮,充塞空虚的脑袋。于是空泛的、千篇一律的、僵化的语言充满铭文当中,如所谓“中翰馥扬,元鸣孔煌”、“鹵恭馥遲,畏忌趣趨”、“用薪眉寿”、“万年无期”等,不仅国内贵族陈陈相因,而且徐楚邻邦也依样画葫芦。这倒不如工人在用器上的勒铭,记事勒名,成为后代可信的史料。

这就是当时贵族语言的实际,这类语言不仅不能与高妙的屈宋文章相比,即与我们在前面所著录的、约五百年间的清新活泼,发乎天籁的十三首诗歌,也觉瞠乎其后者远矣。

(三)客又有难之者曰:你说楚言属于楚地人们,已可以理解了。但在古代楚人住地,原来就是与苗蛮相杂,他们有的也曾有自己的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论证楚言问题?

愚应之曰:古代所谓蛮夷戎狄,早就与楚人杂居,但至迟自西周以来,即采取严峻的民族政策,一切用《周礼》为标准来衡量,叫作“严夷夏之防”。它的主旨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人狄则夷狄之”。如《左传·僖公廿七年》载:杞桓公朝鲁,用夷礼。所谓夷礼,据杜注即“言语衣服,有时而夷”。鲁国史官于是贬其爵位,称之为“子”。《华阳国志·巴志》说:“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杞国地处中原,不是边远地区的蛮夷戎狄之国,特别是杞为夏禹的后裔,不能视为蛮夷戎狄,仅因其“言语衣服,有时而夷”,即把其当作蛮夷,可见《周礼》原则立场的严峻了。

而楚人与苗蛮错居,不仅不予歧视,而且吸收其语言。如虎,“陈魏宋楚之间谓之李父”(《方言》卷八),如泉,至今湖北新洲犹称为“恨虎”,但这两种称谓均见于《容美纪游》,容美今为鹤峰县,即鄂西土司制以前的武陵蛮。至于楚人继承的历史:楚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三年》),他从不“自外生存”,把自己的历史当作别人的历史。他与各族人民的交流挹注的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据《宋玉对楚王问》),是采取兼收

并蓄的态度的。

到了汉代，对周王朝的民族政策，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表现在舆论上，而且反映在王朝政令当中。据《礼记·王制三》载：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什么是“教”和“政”，朱彬《礼记训纂注》：教谓礼义，政谓刑禁，而且是“教”先于“政”的，不是“不教而诛”的。以教育为先导，人们就不至“铤而走险”，久之其言行规范就趋于统一了。这样宽容的民族政策，很显然不是来自严峻的“春秋大义”，而是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楚国民族政策的成果。再加之错居的所谓蛮夷戎狄总是少数，原居民楚人总是多数，这里用得上《孟子·滕文公下》所谓“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这样一句话，少数久之必被融合于多数。所以《隋书·地理志下》说楚地的情况是：“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①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这里所说的华夏，即谓楚地的居民，所谓与华夏不别，即彼此互相融合了。

根据《长阳县志》道光版和同治版，曾说长阳地区的人们，“早沐二南之化”，湖北位于河南之南，是承受周南、召南的教化最直接的地方。

另据《容美纪游》载：顾彩想游容美，在“思沐以中原文化”。而容美土司田九峰答书云：“舜年（田九峰名）荒徼武吏，见闻寡陋，尝愿得交游海内大君子。”“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内因是什么？即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向化之心。楚地的少数民族其所以融合无间，就在于他们主动的、积极的向化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才能有趋向进步，奔赴光明的正确行动。

① 夷陵（今宜昌）、竟陵（今天门）、清江（今恩施东）、春陵（今枣阳）、汉东（今随州）、永安（今新洲东北）、义阳（今信阳）、江夏（今武昌）。

二、楚言的形成

自从《左传·庄公廿八年》载：“郑国悬门不发，楚言而出。”于是始有“楚言”一词。论民族语言，离不开民族历史。论到楚国历史，确乎是源远流长，而分布的地区又是非常广阔的。

（一）楚族起源和语言的形成

远古中国历史，从民族生活来说有庖牺（伏牺）氏与神农氏，前者显然是以渔猎或畜牧为生，后者是以农业为生。从民族领袖相代的关系来说，有后起的黄帝代替神农氏。炎黄两族由黄土高原向黄河流域发展，即产生高阳氏的颛顼，高辛氏的帝喾。楚族（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他本是高阳氏的后代，而作高辛氏的火正。以后世代作管火（祝融）的官，显示出他作为南方民族的特点^①。

民族融合与形成的过程，是一条痛苦的、充满血与泪的道路，楚族形成的历史，就是编织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形成，是通过东西交流与南北激荡的两种形式的。前者突出地表现在唐虞及三代，后者则延续到近现代。东西交流，带有改朝换代的性质，南北激荡则带有民族矛盾的性质。举例如黄帝取代神农，虞夏商周之于苗蛮，五胡之于两晋，契丹、蒙古之于两宋，两两之间的矛盾，呈南北激荡的形式，而且往往是以游牧民族进逼农耕民族。至于东西交流历史的剖析，由孟轲开其端，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自孟子开其端，继起者则续有增益，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蒙文通的《古史甄微》，根据孟子揭示的方向而推衍这一规律，如“尧都平阳”（《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在今山西，地位偏西。“舜生于诸冯”，在今山东，地位偏东。禹生石纽（《史记·夏本纪·正义》），发迹于平阳（《史记·集解》），终都于阳城（《孟子·万章上》），地位偏西。商的先祖契，始迁于商丘（《荀子·成相篇》），地位偏东。“文王生于周”（《孟子·离娄下》），以关中为根据地，地位偏西。

^① 据《史记·楚世家》之《集解》、《索隐》。

像这样西尽秦晋黄土高原，东到山东半岛，形成东西交流的历史舞台，而以改朝换代为一轮的结局。当然民族的南北激荡与东西交流有时也结合在一起，这是另一问题，在此就不详说了。虞夏商周的四代，奄有中原地区，高据政治重心，统治时期长达二千余年，其声音教化所及，有强大的号召、推动和示范作用，所以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文字同源，语序一致，语音及其变化规律相同，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共同的文化积累的民族语言，所以春秋末年的孔子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

中国的地域如此辽阔。民族形成的过程，如此长久。而能形成统一的语言文化，正依赖交流与激荡的历史演进过程，楚国奄有的地域，几乎半个中国，而其历史的久远，几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同步，在下面我们详论这个问题。

（二）荆楚历史语言与文化积累

楚国兴起于周代，它的历史几乎与周王朝相终始，它曾被周人称为荆（夔篿、過伯篿），或称为楚（《今本竹书纪年》），或称为楚荆（夔取篿、《古本竹书纪年》），或称为荆楚（《诗经·殷武》）。看来荆楚并称，是没有区别的。到了尊周攘夷的春秋时期，如周人称为囿，说明周原是“米粮川”，秦人称为秦，上为双手捧杵，下从禾，为使谷脱壳形象，而楚人独称为荆。老子说“师之所在，荆棘生焉”（《道德经·三十章》）。确乎不是一个好字眼。老子是陈人，陈楚有很多心理是相通的，所以楚人自称为楚，很少自称荆，如楚人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礼记·大学》引《楚书》），而含有敌意的则称之为荆，按楚字本义，在甲骨文为林中之国，以止为声符，这与楚国“筓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的兴国史相合。所以《左传》所载：除桓公二年一称为楚外，其余如庄十年、十四年、二十三年、二十八年《春秋经》皆称为荆，到僖公元年以下经文才称楚。（《谷梁传·庄公十年》）载：“荆者楚也。何以谓之荆，狄之也。”由此可见：称之为荆是含有敌意的。

楚族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代有传人。自由颛顼高阳氏分支为楚族，其后代重黎为高辛氏火正，名曰祝融。祝融八姓的得名就由

此开始（据《史记·楚世家》），其后“尧以楚伯受命”（《竹书纪年义证》卷四），祝融八姓的昆吾为夏代的侯伯（“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代的侯伯（“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国语·郑语》）。到周文王时，鬻熊为文王师（《史记·楚世家》、《汉书·艺文志》），成王时，熊绎始封于楚，夷王时，熊渠自称为王，在西周与东周之际，有若敖、蚘冒，勤劳建国。屈原《离骚》，艳称“三后”，戴震以为即熊绎、若敖、蚘冒（据《屈原赋注》）是可取的。到了楚成王、庄王之世，完成对周王朝尊周攘夷的对抗，公然成了中原的霸主了。

楚国这些彪炳历史的人物，虽然成了古人，但他们留下的语言，以金石竹帛的形式保存到现在，如传世的吴回罇，吴回即第一代祝融之子。作罇为熊鄂，罇的铭文忒“雄奇”，“可觐荆南霸气”（积古斋语）。还有寿县发现的鄂君启金节。这个鄂君启字子皙，即与越女发恋情的人。这个金节史料价值极高，通过它“研究古代用节方法，制度和楚国地理、水陆交通及政治经济状况，提供宝贵资料”。内涵更为丰富的是埋在地下的竹简和帛书，如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竹简，为研究服饰的重要资料。江陵望山和沙冢出土的竹简，内容为“卜筮记录”与遣策，为研究“楚易”的重要资料。江陵九店砖瓦厂楚墓，出土的竹简，有“内容类似秦简《日书》的楚简”。荆门包山大墓出土一批记事简，为研究社会经济史重要资料。又荆门郭店出土我国最早（战国中期）竹简，为先秦时期《老子》、《周礼》、《五行》（即仁、义、礼、智、信）等书。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内容为“竹书”，所记似为邹鲁文化思想，另为“遣册”，可研究当时物质文化。有的考古学者说：楚地存在着用竹简和帛书记载的、庞大的地下图书馆，这并非夸大之词。我们再看帛书和帛画：在解放前，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战国中期的楚月令（已流入美国），其最为丰富的是长沙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出土的（1）《老子》和附写的佚书；（2）《易经》和附写的佚书；（3）战国策书和其它史籍；（4）天文书、相马书、医书、导引图、地图等。这些书如《老子》乙本的前佚书可能是《汉书·艺文志》道家类的《黄帝四经》，有《易传》的《说卦》文字见于帛书，可见《说卦》成书较早。其

它佚书佚事，首见的书（如相马书），价值都很高，这一些都是形成楚人语言知识、文化思想的积淀。还有帛画，如长沙陈家大山人物龙凤帛画，又子弹库人物御龙帛画^①，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绘画是一种形象语言，特别是一号汉墓帛画，把《楚词·天问、九歌、招魂、大招》里的神奇传说、意想世界，以绘画的形式展现出来。

（三）楚族的分布与语言

楚族的据地是极为广阔的，其范围西尽关中，东到山东半岛，都有楚人足迹。古代一般来讲，荆与楚是同名的，雍州也有荆山，如《尚书·禹贡》：“导岍及岐，至于荆山”。又皇甫谧云：“楚山亦名漓山，鄂县之南山也。”（《战国策·魏二》注）终南山名楚山（见《括地志》）。商山亦名楚山（见《一统志》引《帝王世纪》）。左冯翊（今西安市）有荆山（《淮南子·墜形训》）。有鸟在关东名仓庚，在关西名楚雀（《方言》卷八），复有荆鸠（同上鸠字条注）。在“今陕西商县附近的丹江上游有那么多以‘楚’和‘荆’命名的山和水”^②。在豫州，有所谓“苗山之铤”（《淮南子·脩务训》）注：“苗山，楚山”，由此也可见楚与苗之关系。豫州也有荆山，《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明一统志》：山“在阆乡县南二十五里”。当塗县东五里之白紵山，原名楚山，因桓温游此，“奏白紵之歌”，因改今名（据《读史方輿纪要》卷廿七）。

我们再探讨早期楚人活动中心中原地区，“祝融八姓的早期分布，北起黄河中游，南至湖北北部，可以说是环处中原。”（李学勤：《谈祝融八姓》）他们的活动中心“祝融之墟”（《左传·昭公七年》），就在郑国。八姓的魁首昆吾，为巳姓，原住地“旧许”在今许昌。后迁“昆吾之观”（《左传·哀公七年》），在今濮阳。昆吾的后裔别封为四国，以顾为最重要，顾国在山东鄆城东北，亡于灭夏之时。还有苏国，即是温，在今河南温县西南（此指周司寇苏忿生封地而言。原苏国所在不一其说，从略），还有董国，失考。

① 上引考古资料，据《楚国文化考古大事记》并加以补充。

② 石泉：《楚都丹阳地望新探》，见《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董姓的颺叔安，裔子称豢龙氏，其后为豷夷。灭于夏。

彭姓彭祖始封于大彭，古彭城，今徐州，为商人所灭。大彭别封豷韦，简称韦，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亦为商所灭。据《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一。“彭山县……彭亡山县东十里，郡国志：周末彭祖家于此而亡，因名。”有别封诸稽，在南方。

秃姓，彭祖之别支舟人，其国当在河南新郑一带，为周所灭。

妘姓求言，封于桼（郟），在今河南密县东北五十里。别封有郟，在新郑一带，偃阳在山东旧峯县南五十里，路则失考。

曹姓安，“封于邠”（《国语·郑语》韦注），据《水经注》：“江水又东经邾县故城南。楚宣王灭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邠、邾两字古音通。是安先封于邠，后迁于邾^①。莒在山东（今县）。

斟姓，久亡无后。

芈姓季连，封丹阳，在今秭归，其别封为夔、越，夔即熊挚自弃于夔而立国。越应即《史记·楚世家》称周夷王时熊渠伐扬粤（越），立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之越。越章王在周厉王时自行撤消。夔为楚所灭。

由此可见，祝融八姓的故国，即楚人脚趾践履的地方，亦即楚言与其它各族人民进行交流，使中国语言渐趋统一。楚族在发展的过程，曾部分地被灭亡。反之。它也灭掉了不少的国家。

祝融八姓始地示意图



我们由中州向东看，卫国的政治中心名曰“楚丘”（《诗经·定之方中》），在曹州曹县东南，也有“楚丘”（《读史方輿纪要》卷三），

① 李学勤谓“曹姓由湖北北部北迁”，恐不确。

在周公东征前，合伙叛周的有徐、商、奄、薄姑等十七国，也有楚人“熊盈族”（《逸周书·作雒解》）。周公与楚的关系，有“周公奔楚”的记载（《史记·鲁周公世家》），又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①，周公方且膺之”（《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可见伐楚是周公东征时打击的一个重点。周公东征以前，楚国的力量集中在东方，所以“矢令簋”有“唯天于伐楚伯，在炎”的记载。郭沫若以为炎即郟，在今山东郟城西，为少昊之墟。周公东征时，瓦解了殷、徐、楚的联盟，殷被迫向南建立了宋国，徐被迫迁到江西。而在东边的楚人，则南迁到淮河、长江流域。当熊绎被封丹阳后，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在周人，有所谓“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的说法，楚国的政治重心由此转移到鄂西北了。楚族的分布如此广阔，先后东到山东，西到湖北西北部，建立政治重心，而又以据中州的祝融八姓国家的遗民为纽带，所以楚国语言既有与山东半岛相通的地方，又有秦晋高原的因素，现在各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在秦晋高原上，古代有许多民俗故事，和楚人相通，如《诗经·大东》，记载有“牵牛”、“织女”。^②《大东》为周幽王时诗，所反映的是关中民间故事，又如《楚词·七谏·谬谏》记载姜太公以直钩垂钓的故事^③，姜太公钓璜于渭水，终遇文王，这当然也是关中的故事。但这两个故事，现在都风行于湖北地区，并形成一句谚语，即“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称夫妻分居为“牛郎织女”。

在山东半岛上，有齐威王时发生的故事：

齐威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百官荒乱，诸侯并侵”、“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史记·滑稽列传》）”。

① 《诗经·鲁颂·閟宫》文，孟轲借颂鲁绥公文，说明周公伐楚事，是断章取义的。

② 原文是：“皖彼牵牛，不可以服箱”、“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③ 原文是：“以直鍼而为钓兮又何鱼之能得”。

再看楚庄王时所发生的事情：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居数月，淫益甚”。苏从又谏，“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史记·楚世家》）

楚国与齐国相距千里，时间相隔二百余年，而两王都用隐语，以退为进，颠倒豪杰，察奸任贤，甚至所使用的语言，如出一辙。而其结果都以喜剧告终。赫格尔曾说：天下的事情，往往出现过两次，第一次以悲剧终，第二次以喜剧终。他尚没预计到两次都是以喜剧告终的。从时间关系说，齐国戏剧性的行事，实则是楚王行事的反馈。但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行为、精神感通如此，倒是值得深思的。

由是我们初步得到这样的认识：秦晋高原语言文化的积淀，沿着武关而南下南阳，沿着伊洛而东趋淮泗，一股力量由西往东，又一股力量由东往西，两股力量交叉于中原地区，原来祝融八姓错居的地方，互相交流、挹注。中国疆域如此其辽阔，民族形成过程问题如此复杂。楚人崛起于南方，而在语言文化知识上能与华夏各族人民分庭抗礼，有所因袭，更有所创造，这与其民族发展的地缘关系有着深远的根源。

（四）楚族继承三代文化而加以发展

楚族继承的、因袭的是什么？即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它是建立统一的中国的基础，所以孔孟称道古代文化^①，即以三代为代表，是有深远的意义的。如他们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又说：

① 如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离娄上》）

“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什么是“礼”？“礼”是古代学术与文化的总称（不仅止于行为规范）。钱穆先生说：古代的学者只有一个史，古代的学说只有一个礼，是合乎实际的。这个礼，当然也包括了语言，孔门把“言语”作为四科之一（《论语·先进》），“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廿五年》），可见古人对语言的重视。古代的交际，常以词令判断一个使臣水平，如孔子称赞蘧伯玉的来人为“使乎！使乎”（《论语·宪问》）。意为：这才像个使臣啊！即是一个具体例子。

由于古人重视语言，于是产生了一部解释词语的书，叫作《尔雅》，这是在中国的西方，以周公的名义，形成的第一部字典，它所载的“雅言”，也就是“夏言”。例如黄侃在《尔雅略说》中说：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荀子·荣辱篇》）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篇》）

黄氏因此判定“雅”即“夏”。按黄氏断言是正确的。另据（《左传·昭公三年》）载：齐公孙灶，字子雅。而《韩非子·外储说》作子夏，可以直解。

一部《尔雅》是起到政治作用的。史载鲁哀公问孔子道：“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乎政，其可乎”（《大戴礼记·孔子三朝记》），意思是说：不才想通过学习小学以观古代的政事，能行吗？孔子答道：

“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意思是说：认真地体味《诗经·大雅、小雅》，足以辨别语言的褒贬倾向了。《大雅》和《小雅》是当时反映西周政治的诗歌，它是以关中地区为政治舞台的。“尔雅”一词虽然不一定是书名，但它反映了西周王朝这部政治典范的内容和作用则是事实；另一方面，《尔雅》确乎是后人读懂经书的梯航，这也是事实。

“雅”，亦即“夏”，有一定的地域、历史概念，大禹家族发迹于雍、梁二州，经过关中地区，就引“夏”为其朝代的名称。在

后来随着“禹迹”的扩大，再加上华山之名便成华夏的族名了。隔一个王朝而后起的周王朝，往往自称继承夏禹的事业，就是因了这种地域关系。

三代的文化遗产，代代相因，楚人是善于学习的。举如夏代的精神文明，在于夏禹的尽瘁国事，孔子称他“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论语·泰伯》），周代的精神文明，在于“后稷教民稼穡”，从事“艰食”（即艰苦的原始农业），而楚人的格言是“筚路褴褛，以启山林”，“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可见楚族的精神文明，是继承夏周两代的，这种精神，实则为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建立了基础。在具体文化知识方面，如屈原《离骚》开始就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据《尔雅》：“大岁在寅曰摄提格，正月为陬。”译意为：“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有趣的是：太岁在寅，即斗柄回寅，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所使用的即是夏历，据云梦睡虎地所发现的秦简《日书》，“秦以建亥之月为正”（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楚国同。而屈原记自己的生辰不用楚历而用建寅的夏历，这与孔子所谓“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正合，又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书，“边文记十二目，即《尔雅·释天》的十二月名”。可见周人所著的《尔雅》，楚人即视同圭臬。又楚人对商文化的学习也是突出的，如楚人使用的金文，文体雄肆，即可概见。这些文字不一定承袭于周，吸取于周人，早在东方时就与徐人熏沐商文化了。还有楚人信鬼尚巫（见于《汉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于是形成所谓“巫文化”，屈原作《离骚》，一再称道“灵”（《云中君》）与“灵氛”（《离骚》）。王逸注《楚词》，直陈其“信鬼”、“好祠”，也不讳言这一点。其根源何在，《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这种风气应是来自商代。商人无事不卜，无时不祭，这是人所共知的。而《国语·楚语上》说：“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类亦祭）、岁祀”。这恰是殷王朝统治者的写照。楚在文化上，较多地是继承周代的，所以孔子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也是合乎实际的。

《礼记·表记》说：“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这是对虞夏商周四代的比较说法。周人的文，是有过于殷的，其原因是周人更借重政治的推动作用，得到显著的效果。

周克商后，在西方有两都，形成政治重心，在东方，将开国元勋太公望和周公旦分封在齐鲁，对鲁国的待遇很特殊，其封土建君的规格仅次于周天子；对齐国也不弱，特许它“得专征伐”，作为周王朝在东方的重镇。在政治上成为强藩，在文化上也成为“群瞻马首”的一面旗帜。

楚国在南方，隐然以周文化继承者自命，虽然在商周之际，周楚呈对抗形势，但对文化的吸收，楚人周人在东西方早有错居的渊源，对它的吸取与发展是不遗余力的，现以文学与音乐为例。周代文学的代表为风诗，楚人则继风诗而加以发展。如《离骚·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这“窈窕”一词无疑来自《诗经·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求。”《离骚》使用的语气词有“兮”有“只”，而《诗经·缁衣》：“缁衣之宜兮。”《诗经·柏舟》：“母也天只”，确乎为楚词准备了词语。在西周初年，渐趋于僵化的金文，到战国时期，变为活泼雄辩的散文；与之同步的，四字句的《诗经》，确乎有变成长短句的《楚辞》的必要。以上尚不过就形式而言，关于《诗经》的根本精神，在于“兴、观、群、怨”（《论语·阳货》），司马迁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是对《楚辞》发展了《诗经》的极好评价。关于音乐，楚作“南音”（《左传·成公九年》），什么叫作“南音”，由古文献是难以说清的，如杜注：“南音，楚声”，“以涂附涂”，“以水济水”，解决不了问题。自曾侯乙墓编钟出土后，经学者研究，得认清南音的本质。楚国音乐的律、吕，只有律，没有吕，律后的吕不名吕，而名为上一律的浊。“以‘浊’字称‘六吕’，来自楚制。”^①由此可见楚国音乐的特点，那就是《楚辞·招魂》所称的“激楚”，也就是高音，因为六律与“浊六律”是相间的，六

① 据黄翔鹏：《曾侯乙钟、馨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

律与浊六律是“还（旋）相为宫”（轮流称宫）的，既以称之为浊，那正宫音就得高八度了（加变征与变宫，合称为一个音阶）。

由此可见，楚国被视为蛮夷的反传统精神，在文化上合乎时代潮流的独创性格；孔子对周文化的推许，确非过誉；而楚人对商周文化的吸收也是不遗余力的。

三、论证楚言的原则与范畴

（一）论证楚言的理论问题

仪征刘光汉在《新方言·后序》中说：

“子云（按：杨雄号）以降，载逾千百，语言迁变，罔可诘穷。惟僻壤遐陬之间，田夫野老，宥（囿）于乡音，而语不失方，转与雅记故书相合。或其音稍稍异古，亦与古音为双声；虽韵部变迁，而不逾其大剂，可以得其会通者，往往而有，通都大邑，类此者亦众焉。”

日照丁惟汾在《方言音释》序中说：

“四方之言，通为一贯之语，但音有流变耳。以今语证古语，古今无不吻合，即妇人孺子之琐语猥言，与古亦无稍异。夫乃叹今日语，与古人亦无少异。”

余杭章太炎在《新方言序》中说：

“考方言者在求其难通之语，笔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声音条贯，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斂（斂音皎，义同，作者注）然如析符之复合，斯为贵也。”

蕲春黄侃在《蕲春语》中说：

“固知三古遗言，散存方国，考古语者不能不讎（验）之于今；考今语者不能不原之于古。古人或徒慕艰深而多书古字，或号称通俗而昧于今言，其皆未为懿也。”

上列四人的主张，刘、丁两人是偏重字音，章、黄两人所说则包括文字、声韵、训诂三方面，他们所说，我们认为并没有错。今日的语言，是由古代发展变化而来，如果今不同于古，必然是文字、声韵、训诂等方面发生了某些变化，这应属学者所应详究的了。董

仲舒曾说：善言古者必以验之于今（《天人三对》）。反之，善言今者必以验之于古。逆定理也是正确的。经典作家曾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就把古今依存关系，不可分割的道理说清楚了。

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章太炎等氏一定要把“笔札常言所不能悉”的词语，在《尔雅》、《说文》里求得本字，硬要证明“‘今之殊言不违姬汉’，那就未免拘泥固执，没有发展观念了”（罗常培《方言校笺》序）。我们认为：说“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是在研究一定范围内的祖国语言才是真理；如果逾越这个范围，就成了谬误。这样的逻辑是个两面刃。如果说我们研究原子能的时候，根据的是《尔雅》、《说文》的理论，是绝顶的荒谬；如果说是研究古代语言，又是真理了。还是荀子说得全面，他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正名篇》），忽视前者，则一切语言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沦为民族语言文化的虚无主义者（非历史主义者）；忽视后者，则成了故步自封，“杀掉了现在，也将杀掉了将来”，都是对民族文化的犯罪。

这一原则应用到整理楚言的实践中，必须推求古代楚言的本义，承认现代楚言的新意，根据语言、文字变化的规律与理论，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诗经》、《楚辞》使用的“兮”字，即现代语言的“啊”字，这是清代孔广森的发现，根据这一原则可解释一些字。又如作为生肖的猪（亥属猪），豕、豚、猪三字都不同音，但都是猪的名称。假如将三字读古音，那都属于端母的字，就统一了。现在崇阳仍称猪为“都子”，所使用的即是古音。

有的学者曾经说：原来所说某地通行的语言，现在却不之见，而在别的地方却保留着，我们研究楚言，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们接触到古代楚言的时候，必须在现代楚言中得到印证，才能确信是楚言。因为任何被移入的人们的语言，必被融合于原住地人们的语言（这一点我们在“答客难”中已论及）。举例如荆州曾移民于恩施，现在他们使用的乃是鄂西话。与之相反，我们接触到现在通行的楚地语言，也必须古已有之，才能确信为楚言。如今鄂东的人们称箬

皮为箬叶，《说文》：“箬，楚谓竹皮曰箬（而勺切）。”可见古已有这种称谓，读音相同。

上列原则，是纵向看楚言，还有横向看楚言，即我们整理楚言时，罗列资料，须分清哪一些是华夏通行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族在华夏民族中有着与生俱来的共同纽带，才不至“被外生存”或“自外生存”，谬称为蛮夷戎狄；哪一些是楚人与其他几国人共同的语言，杨雄《方言》所称陈楚、南楚之类，这虽是共同语言，但范围有限；哪一些是楚人专用的语言，其他各国则无有，必须是这样，才能认识楚言的通性所不能掩盖的个性，才不至张冠李戴，人云亦云。

根据这一目的，我们把楚言分为古代的和近现代的两大类。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论证。

（二）整理楚言的经籍与资料

《尔雅》：《尔雅》在经籍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在前面论楚人继承三代文化时已讨论过了。至于《尔雅》作者问题，大概是孔门后学所作而托之周公。《淮南子·脩务训》曾言：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

这就是托古者的心态。至于其书的成因与作用，当如张心澄所说：

“尔雅一书，当系汉及汉以前的字典，陆续有增益，非成于一手，故《汉志》亦无主名。《汲冢书》中有《名》三篇，似《尔雅》，亦当时字典之一也。”（《伪书通考》上册第471~472页）

《广雅》：魏博士张揖撰。它是增补《尔雅》的书。仍用《尔雅》的书目。到隋代曹宪为作音释，因避炀帝讳改名《博雅》。因考证时常用，故附《尔雅》之后。

《诗经》与《楚辞》：在前面我们已从文学的角度给以介绍。现据语言与思想问题，加以补充。从语言讲，明人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顾亭林《音学五书》和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

注》附后的《六书音韵表》，都是以《诗经》、《楚辞》的用韵奠定音韵学基础的。再《诗》中有“美刺”，有“怨”，有“雅”，有“变雅”，也即是《诗》作应有是非、善恶和爱什么、恨什么的正确立场，这一点《诗经》和《离骚》是相通的。至于专门研究楚言，对《离骚》则应加具体分析，如《离骚》载：屈原名平，其别构是：“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王注》：“正，平也”，《洪补》：“屈原名平”，“正则以释名平之义”，这是当时各国的通义，众所熟知的，至于“灵均”为字，有一般通义，也有楚地特点，均与平为连语，两字叠韵，声近义通，可以释“原”，这是通义、通语。至于“灵”，据《逸周书·谥法解》：“极知鬼神曰灵”，“好祭鬼神曰灵。”《王注》“灵”字，“楚人名巫为灵子”（见《云中君》）。此正显示楚人“好祠”、“信鬼”的特点。这正是荆楚“巫文化”的个性。我们研究“楚言”，重点在揭示这一些个性。至于地区语言特点，也应摆在重要位置，如陈楚地区名司法官为“司败”，唐国亦然，其他地区则未见（以后详考这一问题）。我们同样应突出这一问题。

《诗经》用书为陈奂《诗毛氏传疏》，参考《郑笺》。《楚辞》用书为《王逸章句·洪兴补注楚辞》，简称为《王注》、《洪补》，参考朱熹《楚辞集注》，简称《朱注》。

《周礼》与《周易》：先说《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朱熹语），它大概是周初史官撰集的。它以商周之际的历史为背景，以秦晋高原为舞台，它所使用的语言，反映当时的历史、社会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实际，有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料，春秋时期，晋国的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由于东有邹鲁，西有秦晋，于是更增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作用。孔子生于鲁国，由于政治上不得意，于是以整理文化遗产为己任，隐然成为东方重镇。

《周礼》有六官（详下），这就是后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雏形。这样完全的六官，在周代的政制中，并没有看到它完整地实行过，但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这一些官称

在两周的典籍中，确是常见的，由此可见，《周礼》这部书，虽然不一定是周公所作，但它确乎是将东周官职性质加以系统化，朱熹说它“盛水不漏”，确非过誉。《周易》用孔颖达《周易正义》，《周礼》用孙诒让《周礼正义》。

《左传》与《杜注》：《左传》记载楚国的历史语言相当丰富，如楚人称虎为“於菟”，称母为“妳”（芋），称百结鹑衣为“褴缕”，这一些极有代表性的语言，只见于《左传》。杜元凯嗜《左传》成癖，他的注文有不少对楚言的正解。

《左传》用书为《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杜预注，孔颖达疏，简称为《杜注》、《孔疏》。

《国语》与《战国策》：有辅翼《左传》的作用。如“离骚”一词，在《楚语》中释为“骚离”，丰富了它的含义。楚有名将昭滑，见于《楚策》，近来据考古资料，证明即昭固，可见滑字之从骨，是符合语言变化规律的。韦昭曾注《国语》，高诱曾注《战国策》。

《国语》用《韦注》，《战国策》用《高注》。

《淮南子》：淮南昔为楚地，淮南王为楚人后代，宾客又多为楚人，故其著作多含楚国语言。高诱作注，也多以楚国语言资料作解，如“隕陷”一词，高注为“楚人读蹟为隕”，“楚人谓蹟为隕”是其证。

《说文解字》：著者许慎，为汝南召陵人，出生在楚境，也是周南、召南文化广被的地方。许慎有渊博的古学知识，所以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称。他把古学与楚国语言结合得很好，例如《说文》释“逞”字：“楚谓疾行为逞，《春秋传》曰：何所不逞欲”，这是结合楚言与经籍的典型。他还有《淮南子注》，现已亡佚，但可考见于惠琳《一切经音义》中，这一些都标志着他对楚学的贡献。

《方言》：它是一部作者成问题的书，幸而有应劭《风俗通义序》给我们留下较客观的记载：

“周秦常常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未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间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杨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

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发明犹未若《尔雅》之闳丽也，张竦以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这确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它把《方言》产生的过程、杨雄与《方言》的关系讲清楚了。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当时特殊的事件和论断，以为世俗治本清源的圭臬；而特别把这件事记载在序言中，可见对它的重视了。

《方言》记载的内容，大约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楚地的方言，如“某地语”，“某地与某地之间语”，我们论证楚言，就是这类语言。

一种是通行的区域较广的语言，如说“某地与某地之间通语”，这种语言似方言但通行的区域较广；似通语但有一定的区域局限。

一种是普通话，他称为“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或“四方之通语”，都属于这一类。

我们研究楚言，分别重点与一般，曾参考杨雄这种分类。

这份材料比起《尔雅》来当然是显得粗疏，林间翁孺大概依《尔雅》的体例加以分类（即所谓“梗概之法”），杨雄在这个基础上，再工作二十七年，无论规模的大小、部居的清楚，都赶不上先行的《尔雅》，我们看《方言》的结构，似乎是想仿照《尔雅》的分释，但分部的界限不清，同一事而分见于两章；同一内容而说了又说。如关于“褴褛”一词，有关说明材料达十余起之多，终究是周祖谟的《方言校笺》根据原本《玉篇》才把它说清楚。

郭璞在注《尔雅》的同时，又注《方言》，有它的一贯性，这就说明读《方言》须参考《尔雅》，他博物洽闻，至今日尚经得起考验（如释虎）。他以语言掌故、民俗来注《方言》，做到释疑解惑。郭璞注《方言》，称得是《方言》功臣。

《方言》引文括弧内的为郭璞注文。

《方言音释》：丁惟汾著。丁氏“以今言求古语，为俚语证古”，与章太炎、黄季刚有相通的地方，丁氏娴于音韵，“任举一字，即知古隶何部，读何音，脱口而出”。他的“精力萃于《毛诗》、《尔雅》、《方言》三书，而其结穴则在俚语证古”。如《毛诗》“言告

师氏”，《毛传》训言为我，《尔雅》亦同，言，即今方言之俺。读俺，则三尺童子亦知为我矣（以上引文，均据王献唐《诂雅堂治学记》）。丁氏以俚语证古，大率此类。丁氏《方言音释》，大约有四个方面：（1）古音与今音互证；（2）以双声和叠韵来考证它的音转；（3）吸收清人音韵学方面的成果；（4）清人整理《方言》的成果。观丁氏的《音释》，如谓蠡为螺、屨鞋之为草鞋，党之为懂（说同章太炎），与音韵学、民俗学合，为当今学者所公认。丁氏注此书，将各字分属韵部，探求其古音，特详于释文和书证，“实为《方言》一书别开生面的新注本”（齐鲁书社《出版说明》），它和周祖谟的《方言校笺》，章太炎的《新方言》，都是很有特点的书（可惜刊本校印不善，引用须查原始资料）。

本书引文简称《方言音释》，齐鲁书社版。

《方言校笺》：全称为《方言校笺及通检》，周祖谟校，吴晓铃编。周氏这个校本，以宋李文授本作底本，而参证清代戴震的《方言疏证》，卢文弨的《重校方言》，刘台拱的《方言补校》，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广雅疏证》，钱绎的《方言笺疏》，论其是非，加以刊定。旁征的论著达三十三种，其中的《原本玉篇残卷》、《玉烛宝典》、慧琳《一切经音义》、《倭名类聚钞》、王仁煦《切韵》、《唐韵残卷》，都是清人没有看到的（以上略据罗常培序）。周氏用力颇勤，所得亦多，不愧为“后出转精”之作。

周君之作不仅于罗列材料，亦不乏独到之见识，如谓（1）“政治文化上有力量的语言，也可成为普通语”。（2）“秦晋语在汉代的政治文化上所有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汉代的普通语恐怕是以秦晋语为主的”。（3）方言保存了大量语汇，如“慧谓之鬼”，“歛物而细谓之擘”，“器破而未离谓之璽”，“子曰崽”……由这些文字我们可以认识语言的连续性。（4）在实践上重视语言的民俗因素，如“眎”字不从戴本的改字，而校曰“案眎为古文视字，今北人谓小儿慧黠为鬼视，今不从戴本改（卷一虔、僮、慧也条）”，这种不随声附和，体现了求真求是精神。

《方言校笺》引文简称《周校》。

《新方言》为章太炎所著，他在这部书里运用古今音转的规律来整理语言，他用渊博的语言知识，常常发人所未发。如释鰼为矜，即今口语之光棍。荆州枝江呼生女为“也巴”，结合文字、语音、民俗予以正解，这一些皆“石破天惊”之作。

章氏著《新方言》，多以湖北语为例，湖北为楚文化辐射的核心，对于研究楚国语言尤为重要。章氏并及岭外三州（惠、嘉应、潮）之语言，如三州谓“肥大为庞壮”，今湖北地区称胖子为“庞子”，是湖北语言与客家有相通的地方。

《新方言》引文简称《新方言》。据《章氏丛书》本。

《蕲春语》：为《黄侃论学杂著》之一，它的旨趣与章太炎、丁惟汾有相通的地方。如丁氏云：“夫乃叹今日言语，仍是原之古初无少变更”，而章、黄亦是“以俚语证古”。又章太炎所谓湖北语，有不少的是楚地通语，其范围不止于湖北；而黄侃所谓《蕲春语》，实乃湖北通语，其范围不止于蕲春，如所谓“猪崽子”、“牛崽子”、“胸条肉”、“里脊肉”等名称。又“谓蹲为跼（即居）”，实古代湖北鄂东通语，而现在仍保存于口语中。

《蕲春语》引文简称为《蕲春语》。

以上所列，为整理楚言的经籍资料，以下再陈敷现代的语言资料，主要有下列两种：

（1）新中国的方志之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中国的地方志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而且多记载各地方言。

旧的地方志，于方言多付阙如，本来方言应寓于民俗之中，而旧方志只载民俗，不列方言，间有一二编纂偶尔记载方言，如戴昌言纂《黄冈县志》，光绪癸卯年纂《孝感县志》，均择要载入方言，但其部居也不合，如《黄冈县志》将方言附于地理（湖南黄文琛所纂《零陵县志》亦然），这些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到 1947 年京山李廉芳先生拟的《新修京山县志草例》，将志书分为三部，而于社会目下列第三部方言，谓方言者如歌谣，戏本成文可诵者划入文艺；（1）音乐，（2）土称及土语，划入方言。自李氏倡于先，现所见新修方志，大多有方言的内容，这应说是新方志、

新史学的一大特色。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料。

楚国历史长达八百年，据地几半中国，对于楚国语言资料该如何着手？《孟子·尽心上》曾说过：“观海有术，必观其澜”，楚国的历史虽长，可从其辉煌历史，即都郢的四百年（公元前 689—公元前 278 年）着手。因为楚言尚未具论，关于以郢都（今江陵与沙市）为中心，北到方城，南到郴州的调查方言资料，留在附录里讨论，在此就不赘述。

（2）近现代通过调查所得的方言资料，首推赵元任、丁树声等五先生于 20 世纪上半叶进行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以后简称《调查》），不过我们研究楚言和赵元任先生等调查湖北方言的目的是不同的。《调查》是根据音韵学的系统与框架，“分析汉字或汉语所含的‘声’、‘韵’、‘调’三种元素，而讲明它们的发音和类别，并推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古今流变的”（《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我们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所谓“方言调查”，实际是方音调查，它只限于语音的“声”、“韵”、“调”三个方面，其他方面虽然也偶尔触及，但不是它研究的本身。如果不是在楚地湖北，它与楚言是不大相关的。但我们研究的楚言，须利用文字、声韵、训诂、考古、民俗、古文献等六个方面，凡是可供我们说明楚言问题的，都在取给与研究之列，范围的广狭、偏与全的关系，主攻的目的，一望而判然各别。

但同属研究语言，它也有搭界与交叉的地方，初识约有两个方面，须辨析清楚。其一，《调查》分析各地语言时，必列《与古音比较》，由此而追溯到《唐韵》，岂不缘此而进入楚宫的堂陛？其二，《调查》在其开始，将《总理遗嘱》、《狐假虎威故事》，用今日语言进行朗读，特别是《狐假虎威故事》，为确切的当时楚国语言，似应为今天研究楚言的依据，但仔细寻思起来，也是似是而非的。我们认为《广韵》虽是古韵，但不能认为即是与它相距千余年前的楚言音韵。若肯定它等同楚言音韵，尚须有具体的资料作证。《狐假虎威故事》，虽然属于楚言，但今日的音读，亦不能认为等同往昔楚言的“音”、“韵”和“调”，不能遽然在二者之间画一等号。

不过《调查》提供我们的一些语言资料，还是可贵的。第一，通过《会话》、《故事》、《遗嘱》，提供给我们不少的方言、方音，可以进一步论证与楚言的关系（如“虎”，在湖北读 hu、fu 两音，可据以论证古今语音）。第二，认识了一些新的词汇，如鹤峰称跼、蹲为“嘻墩”，可据以论证即古楚言。第三，认识一些特殊称谓，可研究古今称谓的变化，如武汉称祖母为 tǎi，调查者译读妳为奶。此外，我们通过鄂东南语音的了解，可以认识一些古音与古字，如“赵”读“道”，“萧”读“休”。这些资料，虽然是《调查》的附产品，但也是难得可贵的资料。

四、论语言问题与楚言

中国语言存在的问题，也即是楚言问题，在下面依次推论这一些问题。

（一）语序是语言的灵魂

语序问题，也即是语法问题，它是划分语序的尺度。由于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动，使方言、方音发生变化，但语序则始终不变。吕思勉先生曾说：

语言可由分歧而至统一；亦可由统一而至分歧。由分歧而至统一，系由各分立的部族，互相同化；由统一而至分歧，则由交通不便，语音逐渐讹变，新发生的事物，各自创造新名。旧事物也有创造新名的。所以①语音，②词类，都可以逐渐分歧，只有语法是不容易变化的。中国语言，即在此等状态下统一，亦即在此等状态下分歧。所以语音、词类，各地方互有不同，语法则无问题（《中国通史》第一册，第 292~293 页）。

吕氏这个概括是有科学根据的，如经夏、商、周三代的民族融合，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就概括当年的语言文字情况说：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

这是高度赞许中国语言、文字的统一情况。但由于列强分立，到了战国末年，其情况是：

“四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

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序》）

仅隔战国二百余年，与春秋末年相比较，产生了这样大的分歧。然而七国语言文字即使产生了歧异，但共同的纽带未变，不能视为异族语言，原因就在于语序未变。即以楚国而论，若比较楚国早期金文，与战国时期文字，如信阳长台关、长沙仰天湖所见，有人曾说能认识到一半就算不错（唐兰先生言），但毕竟在可以认识之列。反观与楚人相邻的土家族，虽然也用汉字（如新名词等），但有其自己的语言，至今语言仍与汉族不相通，原因是他们的语序和汉族不相同（它们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由此可见语序确乎是语言的灵魂。

（二）单音问题

单音问题，即各自分立的方块字，由于每个字的单音、孤立，于是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却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如何增进、推衍单音字的作用。

（1）一字往往有相反两义：如苦可释为快，乱可释为治，蝉（联）可释为未及，意义完全相反。如《方言》逞苦 3 条：“逞、苦、了、快也。自山而东，或曰逞，楚曰苦。”郭注：“苦而为快者，犹以臭为香，乱为治、徂为存，此训义之反覆用之是也。”（卷二）

《方言音释》：“逞畅双声音转，逞快俗谓之畅快，苦快双声。”（卷二，第 35 页）

按：楚曰苦，亦曰快，如《楚辞·天问》：“胡嗜不同味而快鼃饱”，即猛食早点，不留余地。它与“快恩仇”、“逞干戈”语构相同。

又如黄侃《春秋名字解诂补谊》：“乱者治也，《礼记·大传》注曰：治，（犹）正也。《商书》：‘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按：见《微子》）。乱、正盖一谊。”（《黄侃论学杂著》）

按：此例在屈原《离骚》中，可得印证，如《离骚》、《九章》等篇，往往在文尾缀以《乱曰》，如《离骚》的《乱曰》：“已哉！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未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治，

理为连语。

又如《方言》嫫蝉条：“嫫，蝉（火全反）……续也。楚曰嫫……楚曰蝉，或曰：未及也。”（卷一）

《周校》：“火全反”应在“嫫”字下。

《方言音释》：“嫫、蝉叠韵，蝉本音读缠联之缠，续断谓之蝉。”（卷二，第20页）

按：嫫、嫫同字，亦作嫫，与原叠韵。《尔雅·释言》：原，再也。所以有蝉联之意，但另有相反的一义，所以蝉有蝉联的一义，另又有未及之一义，成为一字兼义之例。

又如《方言》党晓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党，朗也，解寤貌），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卷一）

《周校》：案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五、卷十引《方言》云：“齐宋之间谓智为哲。”

《方言音释》：“钱绎曰：今人谓知为懂，懂即党之转音”是也。章太炎亦谓懂即党之音转。（卷一，第1页）

按：谓懂为党，有晓谕之意，为正义。但亦有反义，即愚人也为懂（东字读第二声为 dǒng）。如说：那是 dǒng 你的，鄂东新洲、鄂中天河都有这种说法。意思是：那是骗你的。新洲有句俗谚：“大鼻孔，信人懂。”

又如《方言》予赖条：“予、赖，讎也，南楚之外曰赖（赖亦恶名），秦晋曰讎。”（卷二）

《方言音释》：“按讎为对头之合声，今俗谓仇家为对头。予与同声通用。卷六：‘诬讎与也（按：讎，乙剑反）’与，《广雅》作予，予为诬讎而讎怼，故予谓之讎，又《谷梁·僖公十年传》：‘吾与女未有过切，何与我之深也，与我即讎我。赖为厉之同声假借，《诗·小雅·正月·传》历，恶也’，恶，厉亦作无赖，《史记·高帝本纪》‘始大人常以臣无赖’。”

《新方言》：“古厉赖相通。《左传》·春秋经：‘灭赖’，《公羊传》作‘灭厉’。”《论语》：“则以厉己也。郑读厉为赖是其证。”

按：厉赖双声，一字两音，而用作名词、动词、形容词均含正

反两义，名词如烈山，或名厉山、雷山，厉烈双声，厉雷叠韵。此山在湖北京山，传为神农栖息之所在。则得此称于秦陇神农发迹之地，起源甚古。予、与、讎可释为对头，亦可释为伙伴。赖可释为祸害，亦可释为依靠，如今口语谓：不赖、装赖、赖克，是反义词。如用作依赖、依靠，则为正义词。《十六国春秋·石勒》载：石勒“常令儒生读《春秋》、《史》、《汉》诸传而听之。闻酈食其（音异基）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以得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这个赖就是正义词”，是正是反，依其使用的语言环境而定。

其他如鬼（与慧），臭（与香）、宛（与婉、冤）、夷（平安与诛灭），都有正反两义，有人说：中国的字义体现了一分为二的辩证精神，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当然，还有些多义字（如德、辟等字），与推衍单字的作用相同，就不具体再论了。

（2）一字一音是基本的，但也有的字有两个音，这也是增进单音字的作用的一种方式。一字两音，主要是起源于古今音的变化。

古代一字两音，以菽（Shū）字为最典型。其初文为叔，从未从又，未字上为萌甲，下为根须，为豆莛形，此为豆之本字。古代是读不出舌上音的菽字的音的。菽的古音同舌头音的吊字，吊即弔，甲骨文为，弔字从弓从人，本为带弓为人守灵之形，这个行动倾注了友好的感情，有淑善之谊（据《急就篇》），由于它代替了淑（菽）字，菽字便完全失掉了豆字的本义，而成为贤淑的语义了（以上略据吴大澂《陶斋字说》）。如《诗经·瞻仰》：“不吊不祥”，是用它的本义的。《诗经·鸛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是用吊字的借字的，《战国策·韩策一》：“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注：“续云：古语只称菽，汉以后方呼豆。”现在湖北地区，菽（文）豆（白）两字并用，我在此不惮烦地说明菽、豆两字音义的变化，是较复杂的一例，其余只一字两音，现在结合湖北地区方音，举几个例子。

戴昌言说：黄冈（旧称，包括今黄冈、新洲）“土气厚重，其声少清，其土音如呼须近西，去近弃，水近暑，眼近闇之类”（《黄冈县志·地理·方言》，光绪七年版）。按戴氏所说四句话，就古今

音分类，只得两组，一组为“须近西，去近弃，水近暑”，另一组为“眼近闇”。现在先研究第一组，再研究第二组。

第一组先列三例，次以枝江方言韵语作比较，殿后据《中华全国风俗志》所载《临潼县志》所罗列的当地方音，探讨语音源流。

黄冈、枝江、临潼方音比较

黄冈三例			枝江俗声			临潼方言		
须	去	暑	女	驴	雨	御	戏	徐
⋮	⋮	⋮	⋮	⋮	⋮	⋮	⋮	⋮
⋮	⋮	⋮	⋮	⋮	⋮	⋮	⋮	⋮
西	弃	水	以	累	以	韦	惠	睢

据黄冈三例，西、弃、水为古音，须、去、暑为今音，它是据“圩于”通韵来分组的。圩字由于得音，但现在没有读于为圩的。但其叠韵字却有“欺之倒之”将它互换的，如浠水有句笑话：“老‘水’（鼠）吊到‘鼠’（水）缸里去了。”这样古今音互换的，在湖北也不止一例，在巴东呼虎为府，呼府为虎，又呼富为互，呼互为富都是。无疑，虎、互为古音，府、富为今音。

枝江有个俗谚：“一个女伢子，提个篮伢子，骑个驴伢子，落起雨来打，竭力竭力跑。”在枝江，读女近以，读驴近累，读雨近以。读以、累为古音，读女、驴、雨为今音。与驴同音的字如江西庐山，也相应地读累山。其实何止驴、累两音，还可读“娄山”，一字三音也是常见的。

在陕西临潼县，“韦姓为御，惠姓为戏，睢姓为徐”，韦、惠、睢为古音，御、戏、徐为今音，我们在前面曾说：楚国的语源，来自西方的秦晋高原，东方的齐鲁，而秦晋高原尤为重要，在此又一次得到例证。

第二组为“眼近闇”，按眼字从艮，与音为叠韵字，史载“殷高宗亮阴”，郭沫若认为“亮阴”即失言症，即“万马齐瘖”的瘖，瘖可读为古音哑，亦犹“有莘”可书为“有姪”，深圳本名圳字由川得音，但川不读“川流不息”的“川”，而读若“春”，是同样的道理。由此可见，广东尚保存了这个古音。按湖北鄂东也有这样的

例子，如说“天阴了”，不说阴而说“天暗了”，阴暗为连语，暗字即由阴字得音而读若“按”。

湖北像这样古今两音的字是很多的，如天门、阳新读萧为修，读绍为受，前者为今音，后者为古音。孝感、沙洋读天为丁，面为命，前者为今音，后者为古音，汉川的系马口方音读醉，沙洋的杨家湾方言读洪，你如读今音系、降，并不算错，但就是人家听不懂，读醉、洪是方言保存的古音。

萧韵的字，还有其他的转变，例如：

《方言》脩骏条：“脩……长也，陈楚之间曰脩”（卷一），《方言音释》：“脩为條（古音读梯由切）之叠韵音转。《诗·唐风·椒聊篇》：‘远條且’。《传》云：‘條长也’。”條双声音转为籊（古音读窕），《卫风·竹竿篇》：“籊籊竹竿”《传》云，籊籊，长而杀也。（卷一，十六页）

按：條与脩皆从攸。攸，长远也。故二字同义。滌读为“迪”，即证條有调、迪两音，而籊又与滌叠韵，如结合條滌两音，有词汇“迢遞”《正韵》：“迢遞。远也。”今湖北地区称人修长曰苗条、单条，音义相同。

萧肃通韵，萧由肃得音，可证肃为古音。但也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如湖南武冈称叔为椒，似乎是一种趋新的现象。

（3）古今音混用与依声起名、新旧杂用。

在今湖北地区，古今音往往是混用的，如“勺”字，在文、白两方面，读古音 diào、今音 sháo 的两方面都有，如打酒，只说打一 diào 酒，绝对没有说打一 sháo 酒，至于汤 sháo 子，说法又相反，只说喝一 sháo 汤，绝对没有说喝一 diào 子汤的，古今音混用，于是更加丰富了语言表达内容。也有一字三音，同时使用的，据说有个秀才，他的名字叫“乐乐乐”，有个大主考很有语言知识水平，一上眼读道“lè ào yuè”。

现在谈谈古今音变化和混用。

“齐人有冯谖（按：《史记·孟尝君列传》作冯讎）者……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居

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
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战国策·齐四》）

按：鱼、车、家同在古韵模部。这是齐国的读音，怎见得与楚国是一致的呢？楚国有个熊渠，但在金文书名为“家”、渠、家、姑等字都在模部，家姑双声，同属见母字，可知家古音读姑。在东汉，家还是读姑，如班昭当时人称为曹大家（家读姑音），到唐宋时期，始读为家（今音）。如今平水韵六麻中家、车的读音（只有鱼字音变为遗，如今枝江的读音），但家、车的读音是鱼、麻混用，如家字音变为嘎，且文白殊途，如文读家而白读嘎，如新洲的李家（嘎）集。一副象棋子也是文白两读，文读车（jū）而白读 chē。新洲有句贯通古今的成语，用以称道妇女们，为“家家（读姑）家家（jià）”，隐含有“闹不清关系”的意思。

再谈谈依声起名，新旧杂用之类：

任昉《述异记》卷下：“水际谓之步。”“瓜步在吴中。吴人卖瓜于江畔，用以名焉。”“吴中又有鱼步，龟步，湘中有灵妃步。”“昉按：吴楚间谓浦为步，语之讹耳。”

柳宗元《永州铁炉步记》：“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

赵元任等《调查》上册：“‘商埠’，读同‘步’。”《正字通》云：“‘埠同步，船舶埠头’。”唐宋诗用“步”字。

按：浦、步、埠，浦为原生字。《文选·别赋》“送君南浦”注“《楚词》曰：送美人兮南浦。”可证浦之用为最古，其余皆后起字，盖依声而取名。凡浦、步、埠所在，必是临水，行船者便于停泊。这三种名称，在今吴楚之地仍在用，即以湖北新洲一县之地，就有仓（子）埠、孔家埠、界埠等名称，都是在河湖和江岸便于停泊之地。在南京对岸有江浦、瓜步，均在吴楚交往区域之内。现三种名称都杂用。

这三种名称也有一个共同点，即均属邦母字，由此可见，古代依声为训也确有所本。

（4）结合主从两字成词。如“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史

记·陈涉世家》)。据《索隐》：“楚人谓多为伙”。“颐者，助声之词也。”怎样证明颐为“助声之词”呢？《诗经》有两段叶韵的诗，可作比较：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为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柏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君子偕老》）

根据《柏舟》、《君子偕老》河、仪，河、宜相叶的原理（即孔广森所揭示的），则“伙颐”的关系与“河仪”、“河宜”相当，颐字与夥字形成叠韵关系，才能调谐，则此字非“哟”或“呵”莫属。

章太炎说：“远溯造字之初，必有一文而兼二音，故不必别作彼字，如《说文》虫部有悉蟀，蟀本字也，悉则借音字（按：即谓蟀中有悉音，悉蟀为双声）。何以不造蟋？则知蟀中兼有悉蟀二音也。如《说文》人部有焦饶，饶本字也，焦则借音字（按即谓饶中有焦音，焦饶为叠韵），何以不兼造焦，则知饶字兼有焦饶二音也。”（转引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上，第42页）章氏又曰：“《说文》：

𠄎，古器也，呼骨切，今人谓古器为骨董，相承已久，其实骨即𠄎字，董乃余音，凡术物等部字，余多以东部字为余音，如窟言窟笼是其例也。”（《新方言·释器》），又曰：“今人谓地有空窟为窟笼，笼者收声也。或曰窟笼，合音为空。”（《新方言·释地》）

张文澍《论双声叠韵》，说得更完备，他说：“双声叠韵，亦无二本，故悉𠄎之本为𠄎，黽勉之本为勉，椒聊之本为椒，般桓之本为般，本则一音，迤而为二；合读二音，还归于一。大章双声之本在下，叠韵之本在上，以其衍一为二，理同反切。以双声为切语读之，则音同下字，故悉𠄎，𠄎也；黽勉，勉也；燕婉，婉也；……以叠韵为切语读之，则音同上字；故椒聊，椒也；般桓，般也，童蒙，童也；……故此二者，一字为主，一字为从；主必有字，从则或造专文，或凭假借，上所取证，以假借为明。若蛞蝓……嵯峨……则从亦有专文，假借为正，专文为变，以其取用唯在一字故也。”（《中国音韵学史》上，第112页）

这个以一字为主，一主一从的关系，也即伙颐一词，以伙字为主，以颐为助声，命之为“哟”或“呵”的关系，（在《汉书·陈胜传》只有一个“夥”（伙）字）古今楚地类似的语言是屈指可数的。如《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此即今日负重时前呼后应 hai he!ya he!劝力之歌。梁武帝饿死台城，呼“荷荷”而歿，唯失其助声耳。今湖北新洲地区，守夜示警，或劳动鼓劲劝力，喜打“呵荷”，一人夜呼，闻者四应，都是一音为主（主音为 a 从 huó），一音为从，主从相配，使语言更富于节奏感。

（5）合两音为一字。一字有正反两义，古今两音，一词有主从两字，这都在增进推衍单音字的用途，而合两字为一音，其作用当亦不外乎此。《史记·封禅书》载：

“是时莒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莒弘乃明鬼神事，说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集解》：“徐广曰：‘狸’一名‘不来’。”

这说明狸为“不来”的合音。“不”与“狸”同属邦母字，以双声的关系，由此得音。这样合二字为一，分一音为二的方法，也见于楚人的命名。据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载：

楚斗成然字子旗。（昭十三年《左传》）

成然，旃也。疾言之为旃，徐言之为成然。成然之合音为旃，犹终葵之合音为椎也（《说文》：椎，“齐谓之终葵”），成与旃，终与椎，今韵俱不同位，而呼旃为成然，呼椎为终葵者，古音宽缓，依类相从，非若后世之槁牵破碎也。《左传》宋元公太子栾，《史记·宋世家》作头曼，董道《广川书跋》云：孙炎以栾为头曼合声。《史记·货殖传》董子计然，徐广注云：“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亦计然之合声。计与研，头与栾，俱不同位也。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通帛为旃”，旃与旃同，《尔雅》曰：“因章曰旃”，《说文》：“旃，旗柄也，所以旃表士众。”

按：成然的合声为旃，终葵之合声为椎，头曼之合声为栾，计然之合声为研，速读之即得。

(6) 语言中的叠词。叠词也是丰富语言内容的一种构词方式。“涉之为王沈沈者”，沈沈即是叠词。沈沈的本义是沈而又沈，与单言沈字意义不殊，但加重了语气，如《诗经》：“杨柳依依”、“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增加一个“依”字，“灼”字，并没有加进什么新的东西，但加重了语气，成为依而又依，灼而又灼，非同寻常。屈原的《离骚》，承《诗经》的传统，也多用叠词，如一篇《山鬼》，其中就有七个叠词，使人有清新、活泼之感。现在楚地人们继承这种做法，在语言中如“沸沸扬扬”、“静静悄悄”不胜枚举，它确乎增进了语言的韵味。古籍《尔雅》和继起的《广雅》在《释训》之中收入叠词，这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

(三) 楚人对单音字问题的因应与变化

关于语言的单音问题，楚人因应包括三方面：其一是楚人继承的夏、商、周（特别是周）三代的语言文字发展历史；其二是与楚地互为犄角的东有齐鲁、西有秦晋（特别是秦晋），它们对楚地语言文字的影响；其三是楚人面对文字语言方面的严峻现实。这三方面的问题，就是楚言因应和变化的依据。

(1) 把不同地区使用的单字结合成词，这是首要的任务。中国的古字书，如《尔雅》、《广雅》、《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都是以单字为主，单字读音，一掠而过，使听者难有深刻的印象，使用叠词是一个补救的办法，但叠词仅能增加语气，并不能输入新的意义，且“期期艾艾”增多，反显现语言病态，于是结合单字成词便应运而生。

由于楚人对三代历史、东西地域，有着深厚的根源与关系，楚人更容易将东西地区使用的单词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词语便产生了。

这些由楚人结合而成的新词，是与以前提到的以主辅音构成的词语有区别的，结合词语与《尔雅·释诂、释言》结合同义字相当，其不同的是仅为两字的结合，此其一；结合的两字，字音各不相谋，无主辅关系，此其二；两字可分立，也可颠倒，各不失原意，如睇眄一词，可用作眄睇，也可单用，两无主辅关系，而且仅只两字结成一词，此其三；它似乎是联绵字，但也有区别，联绵字往往仅表

一义，如玻璃、玳瑁等词，两字结合较紧，而新结合的词语，分合较为自由，此其四。现举例如下：

箒扇

“扇，自关而东谓之箒（今江东亦通名扇为箒，音箒），自关而西谓之扇。”（郭注《方言》卷五）

《周校》：箒，《说文》为箒之或体，箒，盖当作箒。

《言方音释》：“按箒，古音读𦏧，为𦏧之同声假借。《尔雅·释木》：‘枫𦏧𦏧’，《说文》：𦏧，本‘木摇白（俗作摆）’也”又云：枫“厚叶弱枝，善摇，一名𦏧。𦏧𦏧为枫摇白声……箒扇双声，扇之本名起于箒，而箒之名又谓之扇，扇箒二字实循而名也。”（卷五，第96页）。

按：丁氏引《说文》“箒莆”文，今不见，实出于《宋书·苻瑞志》说尧时：“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箒，摇动则风生，食物寒而不臭，名箒脯。”白居易诗：“枫叶芦花秋瑟瑟。”聂，《说文》之涉切，与瑟正同音。箒、扇古代单独成词，到近现代，湖北地区人民称之为箒扇，把两字结合成词。

墳墓

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取名于大防也）……自关而东……凡葬而无墳者谓之墓（言不封也，墓犹墓也，郭注《方言》卷十三）。

《周校》：“墓犹墓也”，后“墓”字应为“慕”。

《方言音释》：“冢，腫同声假借。《释名》：冢，腫也，像山顶之高腫起也。墳，古音读民，与瑾同声，《诗·小雅·小弁》篇：‘行有死人，尚或瑾之’，《传》云：‘瑾，路冢也……墓为平’芜之合声，不封则为平芜，故谓之墓，塋墓同声。”（卷十三，第276~277页）

按：古代墳、墓分用，《礼记·檀弓》云：“古也墓而不坟。”《王制》云：“墓地不请。”到后来始将墳、墓结合成词而用之，如《史记·留侯世家》：“反其故旧墳墓。”今为楚地通用。

镰刀

“刈鉤，江淮陈楚之间谓之鉤（音召）……自关而西，或谓之鉤，或谓之镰。”（郭注《方言》卷五）

《周校》：刈鉤应作刈劬。

《方言音释》：刈，古音读赖，与镰（古音读林）双声。《齐语》：“挟其枪刈耨耨。”韦昭注：“刈，镰也……劬，初文作刀，俗谓刈鉤为镰刀，刀即劬也。”《说文》：“劬，大镰也。”（卷五，第101页）

按：劬，古音读端母，即刀。今湖北单称为镰，亦合称为镰刀，实兼收东西之称谓而成词。

蚊蚋（蝇蚋）

《说文》：“秦晋谓之蚋，楚谓之蚊，从虫蚋声。”

按：《孟子·滕文公上》：“蝇蚋姑嘬之”，是将蝇蚋结合成词（按：蚋即蚊），又《大戴礼·夏小正》：“白鸟者，谓蚊蚋也”，是将蚊蚋结合成词。蝇即蚊，荆州人、恩施人称蝇为饭蚊子，称蚊为夜蚊子，可见蚊蚋是将秦晋和楚地单音字结合成词，蝇（蚊）蚋是将楚地和邹鲁单音字结合而成词。结合单音字成词，为单音字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做法不专在荆楚，不过楚国在全盛时，居秦晋、邹鲁、荆楚三角的顶点，“因利乘便”，得天独厚而已。

眇睇（或睇眇）

“陈楚之间，南楚之外曰睇……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眇。”（郭注《方言》卷二）

《方言音释》：“眇，古音读闵……今俗谓眼半开为眇眇（读古音）”夏小正《传》：“睇者眇也。”《内则》郑注：“睇，倾视也。”（卷二，第38页）

按：《周易·明夷》：“夷于左股”，《释文》：“旁视曰睇，与眇通。”《集韵》：“睇，或从眇。”《周易》为以关中为背景而成之书，可见秦人不仅称眇，亦称睇，不过和陈楚之间一样，只作单音字，如《楚词·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陶潜《归去来兮辞》：“眇庭柯以怡颜”均是。到了梁武帝，其诗句有云：“朱颜色已兴，眇睇目增光。”（《玉台新咏》卷七《捣衣》）梁武帝发迹于湖北荆襄，长期在本地区生活过，又王勃《滕王阁序》：“穷睇眇于中天”，王勃出生于绛州龙门（在今秦晋高原），南游吴楚，他们将“睇眇”

一词，颠之倒之，是符合他们的经历的。由此可见，睥、眄先是以单字通行，到后来在吴楚之地结合而成词。由于它结合的时间较晚，所以颠倒使用，不失原意。

缝纫

《诗经·魏·葛屨》：“掺掺女手，可以缝裳”，“魏，今山西解州芮城县，是其地也”（陈奂《诗毛氏传疏》），古魏国在秦晋高原之上，是在西方，单音字为缝。《楚辞·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纫，据郭注《方言》，续，“楚谓之纫”，郭注：“今亦以线贯针为纫。”但《楚辞·天问》谓：“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又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是“缝”与“纫”在东南方的楚国是两用，但均为单音字，没有结合成词。到现在缝字可单用，而纫字未见有单用的，缝纫结合成词，为楚地通行的语言（如××缝纫学校等）。

耸恚，奖

“耸、奖”，欲也（皆强欲也，山顶也），荆吴之间曰耸，晋赵曰奖，自关而西秦晋之间相劝曰耸，或曰奖。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劝语，亦曰耸，凡相被饰亦曰奖。（郭注《方言》卷六）

《周校》：~~猴~~奖一字。

《方言音释》：“耸为耸恚之合声。卷十‘恚恚，劝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悦之；己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谓之恚恚’。注：‘山顶也’之‘也’字，戴校为‘反’字之譌……~~豎~~，戴校作‘奖’，云：《说文》‘奖，嗾犬厉之也’；嗾犬厉之为奖，嗾人怒之亦为奖，奖读去声。相被饰之奖，俗读上声。”（卷六，第111页）

按：今湖北地区鼓动人“为非作歹”为恚恚，为劝勉、鼓励的反义词，或单言之为耸，义同。“奖”在新洲地区叠韵变为“赏”，义与“耸”同（但语义中带黠狡）。恚恚叠韵，奖、赏、恚亦为叠韵语音，成为结合纽带。

捎带

按：今河南方言称“捎”，如“请你捎个信”，湖北方言称带，如“请你带个信”，但亦称“捎带”。如谓小偷小摸为“顺手捎

带”。

逢迎

“逢、逆，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郭注《方言》卷一）”

《方言音释》：逢“古音读蓬，俗读去声，面相近为逢。故逢谓之迎。逆，古音读遇，与迎（古读羊）双声。”（卷一，第22页）

按：孟子曾言：“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孟子·告子下》），孟子为关东人，也用“逢”字，可见逢、迎两个单词，为关东关西通语，不过在初以单词出现，到后来结合成为逢迎一词。如唐人诗：“知君到处有逢迎。”在现在，湖北地区通行“逢迎”一词，如说“逢迎巴结”。

谯 讪

谯（字或作谯），讪（火袁反），讪也，齐楚宋卫陈之间曰谯。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言相责讪曰谯讪，北燕曰讪。（郭注《方言》卷七）

《方言音释》：“谯，俗作吵，大声斥责谓之谯，讪为责讪，以言相责讪谓之谯（谯）讪。（卷七，第135页）”

按：《书经·金縢》：“王亦未敢谯公”，《传》：“谯，讪也”，是谯字单用于关中之证。（《左传·僖公五年》），“夷吾诉之，公使讪之”，杜注：“遣讪之”，是讪字单用于晋地之证。《汉书·黥布传》：项王“数使使者谯讪召布”，是袭用秦晋词语的楚人结合谯讪而成为词。

訖漫

“虔、僂，慧也（谓慧了，音翺），秦谓之漫（言漫訖也。訖，大和反，漫，莫钱反，又亡山反）……宋楚之间谓之僂（言便捷也），楚或谓之谿（他和反，亦今通语）。”（郭注《方言》卷一）

《方言音释》：“卷十二：虔，漫也，注云：谓慧黠也。僂为覩（古有僂音）之同声假借，《诗·小雅·何人斯》篇：‘有覩面目’，传云：‘覩，姑也’，姑古音读坏，俗亦作坏。覩姑双声，《荀子·非相篇》：‘乡曲之僂子’。僂子，即俗所云之‘坏小子’是也。”“慧：

注云‘谓慧了’，按注非也。慧，古音读鬼，当读谲诈之谲（古音亦读鬼），卷三云：‘谲，诈也’。”“漫，俗作瞞，曹孟德世呼为曹瞞，以其慧黠多智也。”“捷，注云：言便捷者，慧者多便捷，故谓之捷。瞞为随之异文，长言为诡随，《大雅·民劳》篇，‘无纵诡随’，传云：‘诡随，诡人之善随人之恶者’。”

按：本文所引例字，多一字有正反两义，如慧（鬼）、捷（捷），所以郭注有“慧了”为“鬼”之说。

按《楚词·惜往日》：“或忠信而死节兮，或弛漫而不疑”，王念孙《方言疏证》：“詒字即正文 瞞字。《广韵》弛、瞞并土和切。”但《楚词》“弛”字下《洪补》：“音移”、瞞（音妥）弛（弛，音移）古同韵，洪、王两氏所证殊途同归。弛、瞞即弛。据《周校》：弛漫亦作漫弛。

篋杪

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梁益之间凡物之小者谓之私小……木细枝谓之杪（言杪稍也），江淮陈楚之内谓之篋（篋，小貌也）（郭注《方言》卷二）。又“此、杪小也（树细枝为杪也）。（同上，卷一十二）”

《方言音释》：“疋，戴氏据《广雅》订为疋字之譌，按曹宪音释子列反，按子列反与篋字音义同，是疋为篋之异文。卷二：‘木细枝谓之杪’，疋杪双声，合声为小。”（卷二，第210~211页）

《新方言》：“篋，本训小，《方言》云：‘木细枝’，江淮陈楚之内谓之篋，麻亦训小，古字作^𦉳，_𦉳，《汉书·叙传》曰：‘又况么^𦉳尚不及数子’。郑氏曰：‘^𦉳（按：音麼，小也）’。”（《释动物》）

按：《方言》没有指明“杪”为关中语音，但可据文献推论。《周易·履·六三》，《归妹·九二》“眇能视”（《谷梁传》：成公元年）：“晋郤克眇”，眇，小也，一目小也。《周易》为以关中为背景所成之书，晋国位于秦晋高原之上，可以证明其地望，秦晋之杪、眇、小，与江淮陈楚之篋，同属邦母字，成双声关系，而篋杪，或篋蒂（按蒂亦小者），在今新洲地区成通行语汇，俗传有这样的故事：说是万年茂公（俗称万太师）因纠弹陈邦彦，落职回籍，路过武昌，

船人戏弄他，说有诗一首，如能写得出，送你回黄州，不要船资，其诗云：

箴杪（亦说为蔑蒂）一小舟，𠂔（企）𠂔（哑）水中流，桶（tǒng）拍三下响，呵（ā）荷到黄州。

按：𠂔、𠂔为俗字，𠂔实为户即𠂔，见甲骨文，𠂔则字书未见。

遑𧈧（绰约）

遑（勃略反）、𧈧（音铄）、透（式六反），惊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蹇者谓之遑（行略遑也）……宋卫南楚，凡相惊曰𧈧，或曰透。（皆惊貌也，郭注《方言》卷二）

《方言音释》：“𧈧，古音读苏，《说文》：‘𧈧，犬𧈧𧈧不附人也’。‘南楚谓相惊曰𧈧，读若愬’。按𧈧为愬之同声假借，《易·履卦》，‘震愬愬’。”《释文》引何休《公羊传》注：“愬愬，惊愕也。”（卷二，第33页）

按：卓为遑之初文，有卓、悼两音，如“震铄古今”的铄字，为光明、休美之意，铄，《集韵》或作耀，亦可证铄有铄（叶悼）、耀（叶悼）两音，遑叶愬，为秦音；𧈧叶铄，为宋卫南楚之音。关西秦晋、南楚宋卫，于卓、悼各取其一，是实一字两音，按“卓铄”当即“卓约”，白居易《长恨歌》，“其中绰约多仙子”，卓即遑，约即耀，全词意为轻盈之状，实即结合东西遑𧈧两字成词。

窈窕

“陈楚周南之间曰窈。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窈。……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言娥娥也），美状谓之窈（言闲都也），美色为艳（言光艳也），美心为窈（言幽静也）。”（郭注《方言》卷二）

《方言音释》：“窈与籀通《卫风·竹竿》篇：‘籀籀竹竿’，《传》云：‘籀籀，长而杀也’，籀字亦作耀，《说文》：‘耀，直好貌’。下云‘美状曰窈’，美状即长杀之状，所谓直好也。窈叠韵音转为敖，《硕人》篇，‘硕人敖敖’，《传》云：‘敖敖’长貌，‘敖敖’，为‘籀籀’，亦即‘嫋嫋’，古诗卓文君《白头吟》：‘竹竿何嫋嫋’，‘嫋嫋’即‘籀籀’，皆取以比容状之美也。……美心为窈，注云：‘言幽静也’。窈，古

音读米由切，与幽叠韵音转，《尔雅·释言》，‘幽，深也’，幽静为深静，俗谓之沉静。”（卷二，第26~27页）

按：“窈窕”一词，始见于《诗经·关雎》，又见于《楚辞·山鬼》，系结合秦晋之间与陈楚周南的语言而成词。可见楚人文化远承周人，而陈楚、秦晋，为语言的结合提供素材。

以上所列十四例，主要是指楚国语言，结合关东关西或者秦楚之间使用的单字成词，它接受了三代（特别是周代）语言文化的积累，更加显示楚言的特点。

由这些单词结合的语言，可以看出它的规律，或为叠韵（如窈窕、怱怱、卓约等），或为双声（如箠扇、箴杪等），或平起仄落、仄起平落（如缝纫、蚊蚋、墳墓、捎带等），这些都起着美化语音和语调的作用。

语言是传递和运载的工具，它和中夏的语言相同，这是基本的，但也有差异，如荀子所谓：“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即夏，《荀子·荣辱篇》），颜之推也说：“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颜氏家训·音词篇》），其异与不同从何而来，语言的形式是最直接的现实。当然，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深及老、庄的高妙思想，屈、宋的炳琅文章，这留后具论。

以上所论，尚不过楚人接受往昔语言文化的影响所作的反应。推究楚国的历史，在它的极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北近河洛，西北到武关，西南到鄂西，南到湖南、江西，东南到申浦，东到昭关，东北到邹鲁，几乎席卷半个中国。而其统治时期长达八百年，几乎与周王朝相终始。由于其政治的威权，决定了它的语言的涵盖性，产生了用楚言改造中夏语言，或以楚言代替中夏语言的事实，与这个现象相反，即楚国的语言，碰上了周秦强大、持久的政治影响，在一定时期，也出现了被替代而逐渐消失的现象。可见，历史上任何强大的力量，总是一分为二的。现在先说明第一种情况。

（2）改造旧名，揭示新名。荀况曾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荀子·正名篇》），他必须如此，才有利于表达他的政治思想与号令，这里举楚人对“海”的解释与中夏的区

别为例。孟轲曾说：

“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离娄上》）

什么是海？据《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简言之，所谓海，是指蛮、夷、戎、狄，即今少数民族弟兄。所以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他的潜台词是：四海之外，是蛮夷戎狄，那就不在兄弟之列。

同是一个海字，但到楚人口里就变质了，如楚人在责问齐国时说道：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左传·僖公四年》）

这个“海”确乎是用得很奇妙：如果说是指蛮夷戎狄，则齐国也是蛮夷戎狄；如果说不是指蛮夷戎狄，则楚国也不是蛮夷戎狄。反观楚人，常常自称：“我蛮夷也”，这确是撇着一肚子闷气的发泄之词。

孟子曾说：“孙叔敖，举于海。”（《孟子·告子下》）但楚昭王在吴人郢后说：“寡人且用此人海矣”（《谷梁传·定公四年》），这两个海字的含义不同，孟子所说指在蛮夷群众之中，而昭王所指系在人民群众之内。

经楚人这一改造，以后只把海称人民群众（而不是指蛮夷戎狄），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王朝末叶，都成为“多士南奔，吴为人海”之势，现在的“白领族”，和以前的票友、客串一样，凡是下基层自谋职业的，都称为“下海”，追本溯源，应自“入海”的楚昭王始。

再举如“火”字的读音问题。

“燂，火也（呼隗反），楚转语也，犹齐人之言焜，火也（音毁）。”（郭注《方言》卷十）

《方言音释》：火，古音读燂。注云：‘呼隗反’，此读火之本音

也。《诗·周南·汝墳》篇，‘毀，火也’。《释文》：‘齐谓火曰燬’。燬，古音读货，与火双声。读火为货，为楚之转音。按楚人读火为燬（货），犹之读块之为堞也。《淮南子·说山训》“‘上食晞堞’，高注：‘堞，尘土也。楚人谓之堞’，按堞字本当作块，楚人读块为堞音，因之易块字为堞字。故高氏云：‘楚人谓之堞，焜为毀之异文，今中原语火，悉变楚音为堞，无读燬音者。盖雅音之失也久矣’。”

按：楚读燬为燬（火），犹之读块为堞（课），这种因变关系值得注意。《诗·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受衣”，衣，古音读如燬，正与燬相叶。《白虎通·五行》：“火之为言委随也”，燬委是叠韵的。楚国势力及邹鲁和齐国，是政治势力促进语言变化的典型。

楚人语言亦有被别人改造的，其例如下：

拔、擢

擢、摧、拂、戎，拔也（今呼拔草心为擢，乌拔反），自关而西或曰拔，或曰擢。自关而东、江淮南楚之间，或曰戎，东齐海岱之间曰擢。（郭注《方言》卷三）

《方言音释》：“《孟子·公孙丑》篇：‘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擢之者’。赵注：‘擢，挺拔也’……戎擢双声。”（卷三，第53页）

按：关西称拔，如《周易》：“拔茅茹，以其汇”，秦白起拔郢等是。关东称擢，如孟子称：“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擢之者”是。江淮南楚称为戎，戎与擢双声而音变。擢拔叠韵，拔至今湖北地区为通行语言。由《方言》产生的时代，可知在西汉楚人尚称为戎，但由于“秦拔郢”、“拔宜阳”等强大政治推动力，于是关中的政治优势覆盖了荆楚的通行语言，犹之乎胜利者剥夺了失败者，呈“一边倒”的形势。

总之，单音孤立，是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也是它带来的问题。楚人后起，将它结合成词。这确是语言文字发展之一大突破。它不仅结合旧的单词，更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这些特别表现在屈原、宋玉的词赋中，后面再行具论。楚人依据其政治地位，改造旧的语义（如释海），改变华夏的语音，如读火（原读燬）为堞（读货），

直到现在，在中原地区音读相同。秦人继起，在政治上成一统之局，也有置换楚地语言为秦人语音的事实（如用“戎”为“拔”）。但语言不过是交流的工具，倡导的不足以自鸣得意，接受的也不用心里怀惭，因语言是双边关系，彼此是均等的。

（3）由双声叠韵滋生新字。尽管楚言与华夏有所不同，但在语音变化方面，楚言已组合于语音变化的链条中，随着变化的规律运转，我们易于在变化的环节中，找到楚言的地位，这就是循着语音的变化的规律，而能论证古往今来楚言的原因。

语言文字变化多端，撮其大要，在于双声与叠韵。如荳圂、桓和、逮迨、孵拖、翻幢、跌路……均是双声，滕庞丰、猪彘豚、步浦埠、逞承骋、来回抵、洊籐筏均是叠韵，分别说明于下：

荳圂

荳，圂也（谓栏圂也，音荳）。（郭注《方言》卷三）

《方言音释》：“荳栏双声音转。《孟子·尽心》篇，‘既入其荳’，赵注：‘荳，栏也’。《众经音义》卷九，‘圂，豕所居也……圂字亦作圈’。《汉书·王莽传》：‘与牛马同栏’，颜师古注：‘栏谓遮栏之若牛马栏圈也’。今俗谓豕豕处为栏，亦谓之圈（读倦音）。”（卷三，第63页）

按：湖北地区称牛栏。栏即兰。猪圈，圈即圂，圂音豕，与栏叠韵，栏、圈、圂皆叠韵字。圂为象形，圈为形声字。

桓和

章太炎：“《正俗》云：如淳《汉书音义》曰：陈留之俗言桓声如和。”（《新方言·释宫》）

又曰：“《吕氏春秋·开春》：‘栾水鬻其墓，见棺之前和’，高诱曰：‘棺头曰和’。今浙江犹谓棺之前端曰前和头，音如华。淮南谓题字于棺前端曰题和，音如壶。”（同上，《释器》）

按：今新洲正读和如桓，如称头桓，脚桓。《吕氏春秋》所记为王季历葬关中时事，关中为楚言渊府，宜其相通。

孵拖

黄侃：“《说文》爪部：孚，卵孚也。后出字为孵，为拖。《广韵》

上平声十虞：‘孵，卵化’；芳无切。玄应《成实论音义》，引《通俗文》。‘鸡伏卵，北燕谓之菹’。《广韵》去声三十七号：‘菹，鸟伏卵’，薄把切，今吾乡谓鸟伏卵，曰菹，正同《广韵》音；亦曰匍，读若捕，皆一声之转也。”（《蕲春语》）

按：《说文》云：“，古文孚，从，，古文保”。保，据唐兰先生引甲骨文为，意为人以手抱其子，则无疑孚古应读菹。菹、伏、孵、孚，均为邦母字，只轻重唇之不同。今湖北地区或称菹，或称孚，在鄂东称菹，在武汉则称孚。

翻幢

翻（音涛）、幢（徒江反），翳也（舞者所以自蔽翳也），楚曰翻，关西、关东皆曰幢。（郭注《方言》卷二）

《方言音释》：“翻为覆幬，以羽覆幬为翻，所谓羽葆幢是也。”（卷二，第41页）

按：谓“楚名之为翻”是也，《楚词·招魂》：“罗幬张些”，幬即翻。从巾者为幬，从羽者为翻。在楚人生活中也是有据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于雨雪时，“皮冠、秦复陶以出”，杜注：复陶“秦所遗羽衣也”，《礼记·中庸》：“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幬，可见复陶即覆幬。清贵族着朝珠铺套”，“顶戴铺套荣身”，套即幬，至现犹称大衣为外套，不过现在这样称谓的渐少了。又谓“关西关东皆曰幢”亦确，如楚北襄阳有石幢诗，谓诗幄为幢（见《湖北通志·金石志》），翻与幢是叠韵的关系，同属吐母字。

猪豨

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豨（犹云豨斗也），关东西谓之彘，或谓之豨。南楚谓之豨。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豨（音奚），吴扬之间谓之猪子（郭注《方言》卷八）。

《周校》：豨斗疑为豨牛之误，豨应为彘。

按：猪，古音读都，《尚书·禹贡》孟诸，《周礼·夏官·职方氏》作望诸，《史记·夏本纪》，作明都可证。其实，除豚而外，其余猪、豨等字，如读古音，皆与都字音近，湖北崇阳正读猪如都。而豚与都均为端系字。

泝、箠、筏

泝谓之箠（音敷），箠谓之筏（音伐），筏，秦晋之通语也。（郭注《方言》卷九）

《周校》：箠，亦作箠，同。“音敷”，应为“泝音敷”。戴本是也。

《方言音释》：“泝、箠、筏三字俱双声，皆为方音之转。”《诗·广汉·传》：“方，泝也。”《说文》：“方，併船也。”“泝，编木以渡也。”方、併同声，併船为併木为船，即“编木以渡也”。日照谓小船为箠（读古音为波）子，又谓之筏（读古音为摆）子。《楚词·九章·王逸注》（按：指《惜往日》：“乘汜泝以下流兮”注文）：“编竹木曰泝，楚人曰泝，齐人曰拨。”拨为伐之异文，拨筏古同声也。（卷九，第167~168页）

按：今两湖之地通称为箠，如料（竹木）箠是也。还有齐鲁古称为桴，《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即筏之异文，泝、箠、筏、桴均为邦母字。

跌宕

溼……忧也……陈楚或曰溼……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或曰怒，或曰溼。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志而不得，欲而不获，高而有坠，得而中亡，谓之溼（溼者失意潜沮之名。沮亦作阻）。或谓之怒（郭注。《方言》卷一）

《周校》：溼作湿为长。

《方言音释》：“溼叠韵音转为嗒（古音读跌），《庄子·齐物论》：‘嗒焉似丧其偶’，《释文》：‘嗒焉：解体貌’。解体貌即失意潜沮之貌。”（卷一，第9页）

按：溼为失之借字，如患得患失，为楚地通语。又谓人们遭挫折为跌（音答）交子，-答迭双声，同属端母字。

迨逌

迨、逌，及也。东齐曰迨（音殆），关之东西曰逌，或曰及。（郭注《方言》卷三）

《周校》：逌、逮字通。

《方言音释》：“迨，古音读第，与隶（古音读对）双声通用。《诗·豳风·鸛鸣》篇：‘迨天之未阴雨’，《传》云：‘迨，及’……今俗谓捕鸟为‘歹’，歹即隶之音转。逌，古音读断，与隶双声。隶字亦作逮，《尔雅·释言》：‘逮、逌也’，郭注：今荆人皆云逌。迨、逌与及皆双声。”（卷三，第55页）

按：今湖北地区云“捉住了”为“逮住了”（读殆），郭注：“今荆人皆云逌”（古音读断、或殆）是也。

来回抵

“假（音笃）、各（古格字）、怀、摧、詹、戾……至也。邠、唐、冀、兖之间曰假，或曰各（邠今在始平漆县，唐，今在太原晋阳县），齐鲁之会郊（两境之间），或曰怀。摧、詹、戾，楚语也。《诗》曰：‘于先祖摧’、‘六日不詹’、‘鲁侯戾止’之谓也。此亦六国之语，不专在楚也。”（郭注《方言》卷一）

《周校》：假，王氏疏证补改作假，假，至也。

《方言音释》：假、各异文同字。古读鼓、胡二音，读古音则与归为双声，读胡音则与回为双声，回即怀（古音读回）也……《释名》：“怀、回也”……又卷二云：“各来也，自关而东，周郑之交，齐鲁之间，或谓各曰怀”。摧为底（古读得之上声）之叠韵音转，《诗·小雅·祁父》篇：“靡所底止”，《传》云：“底，至也”，底至（古音读的）双声。詹，古音读詹，与至亦双声。戾为来（古音读厘）之双声音转，《鲁颂·泮水》篇：“鲁侯戾止”，“戾止”即“来至”。《尔雅·释诂》：“来，至也。”（卷一，第12页）

按：来、回、抵（底），今为湖北地区通语。

朦 厖 丰

朦（忙红反）、厖（鸛鷖），丰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貌谓之朦，或谓之厖，丰其通语也（郭注《方言》卷二）。

《周校》：鸛鷖应作鸛鷖。

《方言音释》：“朦，初文作蒙，字亦作厖，《诗·邶风》篇：‘狐裘蒙戎’，蒙，《左传》作厖（按，在僖公五年，作‘厖茸’），朦，厖同声，与丰（古音读崩）叠韵。《易》曰：‘丰者大也’，故大貌谓之

滕，或谓之厖。”（卷二，第25页）

按：湖北地区谓大曰厖，如厖头鱼，似鲢而头特大，其价略贵于鲢，正因其头大多肉。又谓肿胀亦为厖。

五、再论语言问题与楚言

在上一节里，我们曾讨论我国单音的语言问题，和楚言相应的补救办法，其如结合不同地区使用的同义单词成词汇，是其犖犖大者。其实，回顾一下楚人常用的单词，再检讨楚人常用的词汇，突出它在楚地的特点，还是必要的。

将单词结合成词汇，这并不是楚人自我作古，在先秦时期的《尔雅》，曹魏时期的《广雅》，就有词汇入典，如《广雅》在《释训》中的翱翔、从容、盘桓，《尔雅》在《释训》中的戚施、婆娑，《释亲》中的“昆弟”、“宗族”都是词汇。我们还可上溯到殷商，如《盘庚》篇的“婚友”、“勿亵”（旻旻），以及《说命上》篇的“亮阴”，都是词汇，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自有单音词语出现，就有初生的词汇产生，它应是和单音字“生与俱来”的。而“踵事增华”，却待来者。

所谓词汇，必须是结合紧密，单词分离，即失原意的，如“无谓”、“牢骚”、“一股脑”、“贡巴郎”之类，一经分离，即失原意。反之，如结合不紧，可以分散另行结合成词的，如湖北方言，喜欢将“发”、“巴”、“儿”、“子”、“打”、“了”与另一些字结合成词，如“发娄”，“发呆”，“发窠”；睥巴，哑巴，戳巴；棹儿，凳儿（黄州一带）；棹子，凳子（除语言儿化区外皆称子）；了，达副词语尾^①，儿、子^②配搭词。都是可以拆散再组合的。这一些应属于解决单音字问题的“临时添加剂”，它应属于楚言别构，而不能称为词汇。

① 加“达”字语尾，除《调查》所列钟祥、京山、公安、石首、荆门外，还应加江陵、监利。

② 以钟祥为中心，旁及荆门、江陵，如裤子、褂子等均为弹舌音，就是由舌上音变舌头音的音变。此《调查》不载。

我们认为往昔楚言中的词汇，如果今日不通行于楚境（如论证其为变形者例外），或者通行于今日而于古无征，是不足取的，这个道理在上一章已说明，在此就不重复了。

历来论文学的有《诗》《骚》并称，论思想的以《庄》《骚》同列。特别是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心，确乎是炳琅千古，但他的思想和文学是通过语言，尤其是语言中的词汇表达的。所以再论楚言时专列楚词中词汇，似属必要。

（一）同事不同名（同出一事而名称不同）的楚人常用字

在古人生活中，凡盖臧的容器，无非把它叫作缸、瓮；启土的工具，一般把它叫作铤、锄，烹饪的工具，一般把它叫作釜锅，人们互相交往，无非把它叫作来、回、抵。谚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路隔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这说明在一个大国之中，人们生产、生活各方面，由于文化的共同心理，其工具作用可能相同，其工具的名称则可能不同（语言也应视为工具），犹之乎大国之中，有许多的陶人制陶器，某种陶器的功用相同，但其名称则不一定相同，这就给我们语言文字之学开拓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关于名物之辨、同异之辨便油然而生，现在探讨同事不同名问题。

启土用的耒耨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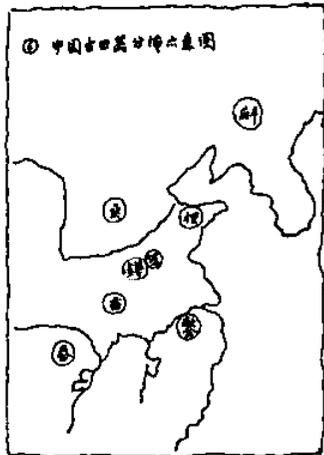
耒，燕之东北，朝鲜溯水之间谓之𦵑（汤料反，此亦耨声转也）。宋魏之间谓之铍，或谓之𦵑（音韦），江西南楚之间谓之耒，沅湘之间谓之耒，赵魏之间谓之耒（字亦作耨也），东齐谓之耒（音骸，江东又呼耒刃为耒，普蔑反）。（郭注《方言》卷五）

《方言音释》：“耒为耨之异文，《尔雅·释器》：‘耒谓之耨’，《说文》：‘耨，耒也，古田器也’。耒耨双声，耨为耒之异文，《诗·周颂·臣工》传：‘钱，耨也’，钱耨为双声连绵字，钱耨倒言为耨钱，俗语谓之耨（七腰切），耨，耨即钱之叠韵音转也，今汉画像大禹手中所执器，与今之耨，耨同形。又今裁堡器，俗谓之耨（亦读七腰切），其形与耨、耨同，但后方多一横枋耳。铍，古音读胡……铍为割（古音读枯）之叠韵假借，《释名》：‘铍，割也，割地为坎也’。耒为割地器，故又谓之铍也。《诗·臣工·释文》云：‘耒’垂作耨铍’。

鍤，今俗语双声音转为刈，《史记·淮阴侯传》：‘印刈敝忍弗能予’。

鍤亦亩之异名，畚（古音读奔）、鍤双声。注云：‘字亦作锹’，按槩锹双声，《集韵》（按：四〇宵）以槩为铍之或体，是也。耜为侶之异文，又为耒之双声音转，耒，俗作犁，今俗谓锹刃为犁，注云：‘江东又呼耜刃为耜者，耜为耒之叠韵音转。’（卷五，第99-100页）。

按：古田器之得名，盖出田器之功能，兹说明如下：



亩：为楚地的典型田器：如所谓“陈胜辍亩”（《龙文鞭影》）是。亩为插之初文，其启土的最初动作为插，因以得名。耒、耜、铍、钱、镰、槩、锹皆亩属。不过铍形象其动作为翘，取义有所不同。

耒：为耨的借字，耨为斧属，其初文为奔，盖形象其功能土崩之状。

铍：形象其功能为剝（铍古音读胡，剝胡叠韵），剝即挖，又与铍叠韵，为今犁铍。

鍤：鍤为古音，今音读于，大别山里黄冈人谓餒猪为“于”猪，实即“茹”猪，可知鍤即读于，于入叠韵，人言入土。与挖义近，是铍、鍤也义近之证。

耒：即耒，耒，《诗经·匏有苦叶》：“深则厉”，厉、耒、耒叠韵，取其入土深也。耜仿此，作容器的甕罍之类。

甕（音冈），甕（都感反）……瓮（作江反）……瓮……甕（于庚反）。灵桂之郊谓之甕（今江东通名，大瓮为甕），其小者谓之甕……江湘之间谓之瓮……自关而东，赵卫之交谓之瓮，或谓之甕……甕其通语也。（郭注《方言》卷五）。

《方言音释》：“甕，《玉篇》云：‘大瓮也’。今俗谓大甕为甕（读冈音）。甕，俗作罍，甕细小者谓之甕，字亦作甕（按：应为甕），《玉篇》：‘甕，小甕也’……瓮为瓮之叠韵音转，瓮俗谓之翁

(读去声),大甗谓之翁,翁即瓮也,《玉篇》:‘瓮,大甗也’。”
(卷五,第92页)

又“甗为瓮之异文,说详上瓮,甗。”(郭注《方言》卷五)

按:甗,古韵在东部,与翁同部,翁的去声为瓮(瓮、甗、甗),是甗(俗作缸)甗一字。甗,古韵在魂部,与春、川同部,可知甗、甗与甗一字。由此可见甗、甗或甗、甗,系各以其音近命名。甗、甗同属东、冬部字,甗、甗双声。可见这些容器,名虽不同,其实不过字音的变化。今湖北地区名缸、甗(翁读去声)、甗的都有,不只江湘之间。

作炊具的鬲釜之类

“鍤(釜属也,音富)……江淮陈楚之间谓之鍤(或曰:三脚釜也,音枝),或谓之鍤。吴扬之间谓之鬲(音历)。”(郭注《方言》卷五)

《方言音释》:“鍤釜双声,《说文》:鍤如釜而大口(原文:‘釜大口者’)……鍤,古音读脚。《诗·召南·采芣传》:‘有足曰鍤,无足曰釜’……鍤鍤叠韵,鬲,古音读戈,为敲之初文,《说文》,‘敲,三足釜’,敲鍤叠韵,《广雅》:‘敲,鍤也’。”(卷五,第87页)

按:今楚地通用之锅,与戈音同,锅脚叠韵,鍤的古音正读脚。楚曾侯乙墓有匝鼎,具三脚,即鍤(锅)之类(见《随县曾侯乙墓》图册),古代中国的鬲,北至辽吉,南至交广,西至河湟,东至海岱,考古均有发现。在楚地还有矮足矮裆的楚式鬲,“大致从春秋晚期开始,鬲在中原地区已渐趋消失”,但“矮足矮裆式楚鬲……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①

(二) 楚人常用词汇

司败

按楚国名司寇为司败。

《左传》宣公四年:箴尹克黄使于齐,“复命而自拘于司败”。

《左传》文公十年:子西谓:“臣归死于司败也。”

《国语·楚语下》:蓝尹亶曰:“君实有国而不爱,臣何有于死,

① 见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第241页。

口口死在司败矣。”《注》：“楚谓司寇为司败。”

不仅楚国称司败，陈、唐等国亦称司败，如《论语·述而》：“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是陈之司败。又《左传》定公三年，唐国从人窃唐侯的肃爽马献于楚国的令尹子常，窃马者“自拘于司败”，是唐国的司败。盖陈、唐和楚都是关东之国，其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多相通，是以楚称司败，陈、唐等国亦称司败；陈戴“南冠”（《国语·周语中》），楚亦戴“南冠”（《左传》成公九年），可为例证。

然则司寇和司败之间是否有相通的意义呢？据于省吾先生云：“则、败古通，徐丹鉦：‘勿丧勿𠄎’，与《说文》𠄎，籀文败同。《庄子·庚商楚》：‘天钧败之’，《释文》：‘𠄎，元嘉本作则’，《魏三体五经·春秋》古文败字屡见，并作𠄎，即则字。”（据《双剑谿诗经新证》卷二）

我们再探讨则字的语源。《诗经·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毛传》：“烝，众；物，事；则，法。”《鹿鸣》：“君子是则是效。”《毛传》：“言也法效也。”由此可见：败、则为一字，而法、则也为一字，则字首见。《烝民》、《鹿鸣》，二篇均关西产物。法字首见，字出关西文献，而事在关东，大孟鼎为关西文献，其中即见法字，书为𠄎（为废的借字），其初文为𠄎，《说文》：“𠄎，刑也，𠄎所以触不直者，去之。”𠄎的利用，传起于东方夷族的皋陶氏，即所谓触不直者。法、则两字，在初只见单用，到东周末，结合法则为一词，分见于《荀子·臣道》：“而一可以为法则。”《尔雅·释训》：“宪宪泄泄，制法则也。”《大戴礼记·朝事》：“同数器，制法则也。”这是结合单词而成词汇，亦即融铸东西文化而为一体。

不过东方称司败，而西方的周礼则名为司寇，二者又将何说？于省吾先生考释曰：《说文》：“贼，败也”，后隶定为贼，贼字“从戈则声”，由是知败、则古字通，而则又借为贼。王国维《散氏盘考释》也认为“盘铭贼字从戈从则，故贼则二字可通假”。由是知“败祸奸宄”即“贼祸奸宄”。

按：古代寇贼为连语，所谓司寇，亦即司贼，它和汉代的贼曹、司户都是以职司为官名的。司贼即司则，亦即司法、司败，到现在

司法部门这个名词，为楚地甚至中华大地的通语，而实由关东西败、贼、则等单词缀合、演变而成。

褴缕

褴裂、须捷、挟斯，败也。南楚凡人贫衣被丑弊，谓之须捷（须捷，狎翼也），或谓之褴裂（裂，衣坏貌，音缕），或谓之褴褛，故《左传》曰：革路褴褛，以启山林（革路柴车），殆谓此也。或谓之挟斯（挟斯犹挟燹也），器物弊亦谓之挟斯。（郭注《方言》卷三）

《周校》：弊应为敝，“裂，衣坏貌”，应为“褴裂衣坏貌”。“褴褛”应为“褴缕”。

按：《方言》极为重视褴一词，有关解说达十余条，现录校于后。

“褴谓之衽（衣襟也，或曰裳际也）”（郭注《方言》卷四），
“褴谓之緼”（褴褛缀结也）。（郭注《方言》卷四）

《周校》：褴应为“缕”。

按：说详下“其敝者谓之緼”。

“褴谓之褴（祇褴弊衣，亦谓褴褛）。”（郭注《方言》卷四）

《周校》：祇应为“祇”。

按：“无缘之衣谓之褴”，说详下：

“褴谓之衽（即衣衽也）。”（郭注《方言》卷四）

按：衽、褴叠韵，说详上“褴谓之衽”。

“楚谓无缘之衣曰褴，紩衣谓之褴，秦谓之緼。”（郭注《方言》卷四）

《周校》：褴应为“缕”。

“无缘之衣谓之褴。”（郭注《方言》卷四）

“以布而无缘，敝而紩之，谓之褴褛。自关而西谓之梳樛，其敝者谓之緼。”（郭注《方言》卷四）

《周校》：褴应为“缕”。

以上周氏据古本《玉篇》校订，褴褛应为褴缕。

褴为衣无缘，褴谓衣衽（即衣衽也），而缕则谓衣敝，谓之緼，从而紩之，改变其缕缕然之状，本与褴之义无关，只以同声，褴借为蓝，缕借为褴，遂失其本义，周氏据《玉篇》还其本来面貌，是

一贡献。

按：据丁氏《音释》，褴褛即褴褛，裂缕即缕裂，词性变而本意不失。古代“卑贱”者皆衣褐，即粗麻布。鲁国“季文子相宣、成，无衣帛之妾”（《国语·鲁语上》），不衣帛，即衣褐也，子服受到他的感召，“自是子服之妾衣不过七升之布”。《韦注》：“八十缕为一升”，即560缕，今极粗棉布如以宽一尺四寸计算，缕数略约相当，得644缕，相形之下，可见麻布的缕是极粗的，再加麻缕本身极易缕裂（缕褴），裂后经线缕缕，即今楚地俗言“经吊经”，或如古语“鹑衣百结”。于是加以刺纳补缀，即所谓紕或緻（今人误为织），紕，緻同，在古韵之部，可同声相借。唯古服褐而今着棉衣，感受不同，但古义犹有存者，如崇阳称衣破为烂，实即缕，缕褴双声，新洲称补衣为织，实即紕或緻，生活条件虽变，尚余古谊。

骚离 离骚

“遑（勅落反），骚（先劳反）、棹，蹇也（跛者行踈蹀也）。吴楚偏蹇曰骚，齐楚晋曰遑（行略遑也）。”（郭注《方言》卷六）

《周校》：“跛者行 蹀也”一作“跛者行跳蹀不前也”。

《方言音释》：“蹇，《说文》云：‘跛也’。按蹇为颠连之合声。跛得行颠连，故谓之蹇。……遑，长言为略遑，故注云：行略遑也，略遑今俗谓之潦倒……骚，古音读洩，为媯之叠韵音转。下文云：人不静曰媯，秦晋曰蹇，按：《诗·小雅·鼓钟传》：‘媯，动也’。偏蹇者行，身体频频抽动，故谓之骚。枹为遑之舛文。”（卷六，第115页）

按：根据骚字的释义，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骚”之所自来，由于颠连潦倒，动荡不安，至于“离”字，《方言》卷七已作解释：“罗谓之离，离谓之罗”，离也就是罹，遭遇的意思。离骚两字结合起来，就正如司马迁所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诤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然而离骚一词，实由骚离改造而来。

“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迕者骚离而远者

距违。”（《国语·楚语上》）

按：上面这一席话，是伍举对刚愎自用的楚灵王说的，灵王的悲剧性的结局，对于后起的楚王说是“殷鉴不远”。由此可见，“离骚”一词，绝不止一层意思，它涵盖容纳了多方面的意思。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使楚王醒悟。离、牢双声，离骚今音变为牢骚，离骚现在口语中不常用，而牢骚则为楚人通语。

弊楛

《淮南子·俶真训》：“不与物相弊楛。”《注》：弊楛犹杂糅。弊音跋涉之跋，楛读楚人言杀。

按：弊楛为结合较紧的词汇，不能把它分割。其本意与“阑干”词意相同。左思《吴都赋》：“珠琲阑干。”《注》：“阑干犹纵横也。”白居易《琵琶行》：“梦啼妆泪红阑干。”鲁迅《亥年残秋偶作》：“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是说珠宝纵横，涕泪交错，星斗横斜。忆吾乡新洲有“眼泪巴煞”一句俗语，这四字常是母亲对其小儿女啼泣之状而言，听到累千百次，但不知其写法，也不甚了解其语意，今比较阑干一词，结合杂糅、纵横、交错等释义，于是憬然而悟（弊楛即巴煞）。

狡猾 狡狴

“剽（雀潦反，又子了反）、蹶（音厥）、狴（古狡狴字）也。秦晋之间曰狴，楚谓之剽，或曰蹶（言蹶蹶也），楚郑曰菑（音指捣亦或声之转也），或曰媯（言黠媯也，今建平郡人呼狡为媯，胡刮反）。”（郭注《方言》卷二）

《周校》：“音厥”二字戴本删，将下文“或曰蹶”之注文“言蹶蹶也”四字改为“音蹶蹶”三字移置此处。“亦或声之转也”之“或”字，戴本改为狴。又狡应为狡。

《方言音释》：“狴，古音读鬼，注云‘古狡狴字’者，狴，古音读怪，与狴双声，《诗·桧风·隰有长楚小序》：‘疾，恣也’。笺云：‘恣为狡狴淫戏’，《释文》：‘狴，古快反，字亦作桧’。剽、狡叠韵，蹶狴同声，剽蹶即狡狴，故云狴也。狴字亦作慧，俗作鬼，卷一：慧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鬼……菑，古音读货，与化

同声。卷三：鳧，化也。狡狴者善变化，故谓之鳧也，又鳧为诡随之合声。”（卷二，第44页）

按：今湖北鄂东通称为狡猾，狡、剝叠韵，猾、话、媧、化、鳧、会亦叠韵，所以《禹贡》“栝柏”（《史记·夏本纪》同），栝，《广韵》谓“与桧同，拍叶松身”。《集韵》：“古外切，音桧，义同”。栝、桧与快、决、鬼、狴、慧音近，可见狡猾一词其来甚久。举如今有地名“会稽”，义为“会计”，也可说明这个问题。新洲称两人对话为“搭话”（读“达刮”）。如果两人闹翻了，横眉冷对为“不搭话”（读不达刮），搭话即两人对话，在大别山里称“搭嘴儿”。新洲保存了许多古音，与岭外三州多有相通。

𦉳𦉳

“揄铺（音敷）、𦉳（音蓝）𦉳……𦉳也（音脆），皆谓物之行蔽也。荆扬江湖之间曰揄铺，楚曰𦉳𦉳。”（郭注《方言》卷二）

《周校》：“蔽作‘敝’或‘弊’，并引《淮南子·缪称训》：‘夏政行’，《注》：‘行，尚粗也’。物以攻緻为贵，故敝者曰行；物以精细为贵，故粗者曰行，行犹敝也，故曰行敝。”

《方言音释》：“𦉳、脆同声通用。《荀子·议兵篇》杨倞注：𦉳读为脆。《诗·小雅·采薇笺》‘柔谓脆晚之时’。注云：‘行蔽’者，行读行苦之行，蔽，初文作敝。《周官·地官》注：‘物行苦’（见《司市》注），《淮南·时则训》高《注》：‘苦，恶也’……揄铺为𦉳拮之叠韵假借，𦉳拮古音偷胡，《史记·五帝纪》，舜陶于河滨，器不𦉳拮苦。𦉳𦉳为滥恶之同声假借，《荀子·议兵篇》‘𦉳拮不便利者弱’杨倞注：‘拮、滥恶，谓不坚固也’。”（卷二，第40页）

按：今湖北谓行为不当为揄铺，俗误为迂腐。武汉谓以劣充优为“粗滥污”（𦉳之音变）。

恒慨

荆扬之间，凡言广大者谓之恒慨（郭注《方言》卷二）。

《方言音释》：“‘恒广（古音读黄）双声’，慨读转音为愷，与大（古音读泰）双声，恒慨音义为广大。”（郭注《方言》卷二，第43页）

按：今湖北言心境开阔，乐善好施为“大概”，反之则为小气；言开朗者为爽垲，穷促者为闭气。

嬾台 脈蜴

章太炎：“《说文》：‘怠，慢也’，古台声、司声通（‘不嗣’作‘不台’可证），三州谓慢曰嬾怠，怠音如司。”（《新方言·岭外三州语》）

按：“不嗣”，即据《虞书》：“舜讓于德弗嗣”（按：不、弗同义），《五帝本纪》作“舜浪于德不恠”。《集解》：徐广曰：“音亦，《今文尚书》作‘不怡’。怡，恠也”。《索隐》：“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恠也。”台、司叠韵，同在上古韵之部。嬾台即《集韵》“楚谓欺慢为脈蜴”，嬾（即懒）脈叠韵、台蜴亦叠韵，今新洲骂人疏嬾慢为“嬾（懒）尸”，显然是“嬾台”的字误。

忸怩

忸怩，慙慙也（慙犹苦者），楚郢江湘之间谓之忸怩。（郭注《方言》卷十）

《周校》：“者”疑为“也”。

按：忸怩为湖北区通行语，今音变为扭掇（俗作捏），或曰“扭扭捏捏”（因尼掇双声而音变），谓人“乍前乍却”，欲言还羞，欲行还止，不果决的心态。

鲊包（俗称鲊巴）

《湖北通志》：“插禾时，主人采木叶裹肉鱼，每人一份以相饷，名曰鲊包子，彭淑《秋潭集·长阳竹枝词》：‘口唱山歌骑秧马，晚来还带鲊包归’。”《长阳县·风俗》

按：今武汉一带亦有此俗，名别为“鲊巴”。

莫器

《淮南子·修务训》：“吴与楚战，莫器大心抚其御之手。”（注）：“莫，大也。器，众也，主大众之官。”

按：莫，勿。器，喧哗。莫器盖警蹕之官，楚官可顾名知职司，如箴尹主进言，司败即司则（司法），高注恐不甚确。

（三）楚词与词汇

当今所存屈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有由《离骚》至《渔父》二十五篇，又宋玉所作《招魂》、《大招》及《九辩》等三篇。至于《七谏》、《九叹》、《九怀》、《九思》诸作，朱熹早就以为“平缓而不深切，尽删去之”（据毛表《楚词跋》），而戴震《屈原赋注》亦只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现余所录词汇除屈赋二十五篇外，并益以宋玉赋《招魂》、《大招》、《九辩》三篇。

屈原公忠体国，伤时忧民，其哲学思想、政治道路、成仁取义的爱国行藏，与其杰出的文学创作，同样彪炳千古。宋玉于屈原有从游之雅，其词赋亦文章之雄，故并列其代表作以供研讨。

这里对词汇的讨论，像《尔雅》、《广雅》在《释训》之后，涉及词汇而产生的，词汇的产生，能救单音之穷，符合语言发展的需要，但为了避免重复，其已见于其他章节者，在此也不能俱录。在楚词当中，词汇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概括起来，约分为下列三类：

第一类是近乎消失或半消失的词语、词汇，它们产生于楚境的方言土语，只是在楚地的较小范围内流通，它们像“谓乳为谷”、“谓渊为潭”、“谓草泽为梦”，谓住为僚，谓姊为嫫，谓妹为媚，谓圆为团（古写为搏）之类，它们再与其它词语结合，就成了生僻的词汇了，现举“欲僚”一词为例。

宋玉《九辩》：“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欲僚而沈藏。”

王逸章句：欲即坎，“楚人谓住曰僚”，谓“民无驻足，窜岩穴也”。可见“欲僚”即指穴居野处。词汇为结合楚地方言而成。全文意为：在盛长的孟夏、反而穴居野处潜藏起来。其余如：

顛頡，《离骚》：“虽顛頡亦何伤。”王注：“顛頡不饱貌。”

鞿羈：见《离骚》、《悲回风》。王注：“在口曰鞿，革络头曰羈。”

侘僚：见《离骚》、《惜诵》、《涉江》、《哀郢》。王注：“失志貌。”

纬繻：见《离骚》。王注：“乖戾也。”

闾阖：见《离骚》、《远游》。王注：“天门。”亦见《吴越春秋》，名西风为“闾阖风”。

葺茅、筵箨：见《离骚》。王注：“葺茅，灵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箨。”

上列词汇，不见于先秦古籍，也不见通行于周秦、邹鲁及中原地区，楚人的后裔也难乎其为继，由于我们在今天检讨这一些词汇，只见使用于屈、宋的著作，而不见引用于汉赋中，可以推断这种情况。后人学习了屈、宋著作，偶尔在作品中引用，如王维《和寅舍人早朝诗》，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之句，晁说之《打球图》诗：有“阊阖千门万户开”之句，在夙昔王朝时代，借喻为天门的阊阖，在当时还有它的市场，对其它的词汇，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由此我们可推许王逸章句洵为楚词功臣，他生于楚境（湖北南漳），及时为之作注，使这些词汇不至溘然终古，真是难能可贵的。

这些消失或半消失的词汇，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楚国民俗所形成的语言。《汉书·地理志》言：“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在《九歌章句》前言中亦言：“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所以楚人重巫鬼的思想，也反映在词语和词汇当中。如：

灵：《云中君》：“灵连蜷兮既留。”王注：“楚人名巫为灵子。”

灵氛：《离骚》：“命灵氛为余占之”，又“欲从灵氛之吉占兮”。王注：“灵氛古明占吉凶者。”

灵琐：《离骚》：“欲少留此灵琐兮。”《洪补》：“灵琐，神之所在也。”

灵脩：《离骚》：“夫唯灵脩之故也”，又“伤灵脩之数化”。按灵字原从雨从巫，意在以最好的言词神灵喻其君，亦欲其君的神灵化。

按上列用“灵”的构词，在今天交流的语言中完全消失。所谓“灵明”、“灵效”，只在疏状人的禀赋和物质效用，完全摆脱巫鬼的作用了。在上列屈、宋著作中，这一类的词汇只有二十多条，约占全（三类）词汇的十分之一。

第二类是当今楚地人民语言中，富于旺盛的生命力的词汇，我们通过当代流通词汇的研究，竟发现我们朝夕出于口、入于耳的许多词汇，却来自古雅的《楚词》当中，举例如下：

嫉妒、和调、先后、纯粹、耿介、清白、贪婪等词汇均出自《离骚》。

伉慨（即慷慨），出自《哀郢》、《九辩》；

嫌疑、省察、往日，出自《惜往日》；

虚伪、踊跃、髣髴（亦见《九辩》、《远游》），逍遥（亦见《九辩》），流亡（亦见《离骚》），均见《悲回风》；

枯槁、往来、鬼怪，均见《远游》；

驕骜（即骄傲），见《离骚》、《远游》；

荒忽（即恍惚），见《湘夫人》；

滑稽、心烦虑乱，见《卜居》；

伤悲、徼幸，见《九辩》。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时值战国，语言发展，愈趋精确。不时创造准确的新词，以代表含混不清的旧词，在楚词当中表现得更突出。现举几个典型的词进行分析：

廉洁——《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

古代对“贪脏枉法”的概念是不清楚的。在商代有所谓“总于货宝”（《尚书·盘庚》），在周代有所谓“屯其膏”（《周易·屯》），它们似乎都是反对“积聚财富”，这就使人有点困惑了，难道国家不纳税，不聚积财富？还有一个使人闹不清的概念，即古代的廉字，是方正的概念，这就很容易使一个齟啖国富的罪犯，以行为不端正的道德问题而受到指责，这无异于为罪犯开脱，屈赋首先提出廉洁一词，包括了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画开了公私界线，对反对腐败、提倡廉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时世——“窃美申包胥之气盛兮，恐时势之不固。”（《九辩》）

古代对时间、空间的概念是不明确的。人们往往以时代空，以时包举了空。如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夫子时然后言”（《论语·宪问》），这个时，指的是时机，包括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而非单指时间。又如《周易·革》卦，“革之时大矣哉”，也是说：革命的时机（包举时空）是伟大的。如果将时机、时空置换为时世，那就得对时、空作具体分析，同时对它作具体的要求，即“分析的方法”，可以条分而缕析之，“计万世而成一纯”（王船山语），那就比含混的一个“时”字清楚得多了。

清白——《离骚》：“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清白一词，也是首见于《离骚》，只有伟大的忠臣义士、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才能“内省不疚”（《论语·颜渊》），对天可表，才能创造出这样的词语，自文学上出现了这个词，使历史上多少的“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使他们洁身自好，矗立于人群之中；与之相反，古往今来，一切败类坏人，只有在这词语面前废然变色。明于廉咏石灰诗：“粉骨碎身原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我们读过《离骚》，知道这个名句的来历；而这个名句，又该教育了多少人！

这一类的词，约占全（三类）词汇十分之一强。

第三类词汇是关于楚词词汇研究的主要部分，它们流通于语言、文学当中，对它的研究已突破了楚言古今互证的范畴，因为这些语言、文学和物质文化生活的词语，已升格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不是荆楚有限区域所能局限的。当时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样突破了荆楚的地理区划，只有与当时列国接轨，才能说明这些问题。

怎样认识语言、词汇的重要性呢？首先认识它的本原，其次认识它的作用。

论到楚词的渊源，它植根于先秦文学、语言，渊源是非常深厚的。其如：

《离骚》说：“聊浮游以逍遥”，《悲回风》说：“聊逍遥以自恃”，《九辩》说：“聊逍遥以相羊”，而“逍遥”一词，实先见于《诗经·清人》：“河上乎逍遥。”

“委蛇”一词，诸多或体，计作“委移”、“透蛇”，《释文》引《韩诗》又作“透迤”。《离骚》曰：“载云旗之委蛇”，《思美人》曰：“驰透蛇之焉止”，《远游》曰：“载云旗之透蛇”，“形嫫虬而透蛇”，实屈赋之多用词。而这一词先见于《诗经·羔裘》：“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郑笺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颠越一词，首见于《书经·盘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而屈原在《惜诵》中说：“行不群以颠越兮。”

《离骚》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按“奔走”、

“先后”等词，实出自《诗经·豳》：“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四者称为周文王的“四臣”（按《毛诗传疏》奏又作走）。

《楚词·抽思》：“既惻独而不群兮”，惻独，亦作“莪独”，这个词首见于《诗经·正月》，“苟矣富人，哀此莪独”。

由上列《楚词》引文，可见无一字无来历，而主要集中在《诗经》和《尚书》当中。我们再看《楚辞》对后来文学语言的影响如何。

《离骚》：“朕高阳之苗裔兮”，而西汉王朝对王国的盟誓说：“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之永存，爰及苗裔。”

《离骚》：“哀众芳之芜秽，《九辩》：‘思田野之芜秽’，而汉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彼南山，芜秽不治’。”，芜秽一词，出自楚赋。

《离骚》：“佩缤纷其繁饰兮”，又《思美人》：“佩缤纷以缭转兮”，而西晋人陶渊明《桃花源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离骚》：“率云霓而来御”，又“扬云霓之晻蔼兮”，屈原著作中富于游仙思想和浪漫色彩，李白诗与之完全相同，李白的《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显然是受到《离骚》有关“云霓”诗句的启发而投入想象。

《离骚》：“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又《九章·抽思》：“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洪补》曰：“成言谓诚信之言，一成而不易也，《九章》作诚言。”按洪补是也。《易经·说卦》：“成言乎艮”，“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近来学者怀疑《说卦》成书较晚，由此更得一证，即《说卦》成书当在屈原前后。

《大司命》：“外承欢之约约兮。”又《远游》：“质销铄以约约兮”，按“约约”即“绰约”。约、绰均有两个音，约如读“吊”，则绰因变当读为掉或棹；约如读“索”，同样绰当因变读卓或棹。约约，轻盈柔媚貌。白居易《长恨歌》：“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

约多仙子。”无疑绰约一词来自屈赋。

《远游》：“轩辕不可攀援兮。”李白《蜀道难》：“猿猱欲度愁攀缘。”按援即缘。《孟子·梁惠王上》：“犹缘木而求鱼也”，即以缘代援。

《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汉武帝《秋风词》：“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零落兮雁南归”，零落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词，至今湖北地区人们，谓行伍不整为“零零落落”，复据字音创造新词曰“七菱八落”，即谓菱七月尚在枝，八月即坠入泥中，不便采摘。

《离骚》：“恐美人之迟暮”，为历代知识分子习用之词，但多折射其意，很少直言，如王勃《滕王阁宴集序》：“冯唐已老，李广难封”以下连接十几句，都是环绕“迟暮”在遣词、抒情，如近人李钧简诗：“文章价涌刘蕡老”，即寓此意。

《涉江》：“冠切云之崔嵬。”而《古乐府·艳歌行》：“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闻一多《注》：“嵬嵬犹崔嵬也。”又宋之问《扈从登封途中作》：“帐殿郁崔嵬。”

《思美人》：“吾且儂徊以娱忧兮”，王注：“儂徊一作徘徊”。《远游》：“步徙倚而遥思兮”，按徘徊、徙倚意相近，如近人胡崇如先生《留别》诗：“徘徊祖帐风前笛，徙倚梅花月下簷”，以两词相对。

《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杜甫《九日兰田崔氏庄》：“老去悲秋强自宽。”这个“悲秋”一词，无疑来自“悲哉，秋之为气也”。

由上引文对勘，可见楚词对后代的影响，是何等深远，无论在语言、词汇以及文章内容等方面，对后代的启发、诱导以及立论依据与素材，其作用是难以一言而尽的，特别是在继承和创造的关系上，不仅只在资料与形式，而且深入到内容。举如由单词结合成词汇，并不就此止步，为了取得更为完整的概念，更向成语故事发展，举例如下：

俗谚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实出自《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孔丛子》亦云：“夫子曰：‘三折肱为良医’，所传盖古谚而《屈赋·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此盖古代所传内容相似谚语，而屈原所引的系其别传。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曰：“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而《屈赋·惜诵》亦曰：“故众口其铄金兮，福若是而逢殆。”按由是可信屈原所引古谚，都有所本，不过有的另见，有的则已失传。屈氏“或作之，或述之”，功劳俱不可没。

《洪补》云：“广志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而《屈赋·哀郢》云：“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乃借《志》以言志。

俗语有云：“黄牛尺八，水牛也尺八。”而《屈赋·怀沙》云：“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言人贤愚杂厕，忠佞不别。

犹豫与狐疑：《离骚》：“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洪补》云：“《颜氏家训》曰：《尸子》云：‘五尺犬为犹’，《说文》：‘陇西谓犬子为犹’，吾以为人将犬行，犬好像在人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此乃豫之所以为未定也，故谓不决曰犹豫。”又“按《风俗通》云：里语称‘狐欲流河，无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有狐疑之说。”

俗语云：“忧能伤人。”《九辩》：“独悲愁其伤人兮。”为俗语之所本。

俗语云：“高枕无忧。”《九辩》：“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意为尧舜鸣琴垂拱，形不劳而事理，实由其举贤任能，付托得人。

我们检讨为补救我国单音字的缺失，楚国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以不同的形式，将单音字结成词汇，更出现了成语故事，在这时音单字的缺失将如何？应该说是得到挽救了，问题不像以前那样严重了。我国的语言、文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尔雅》、《说文》、《康熙字典》等字书，发展为《词源》、《词海》、《词通》等词书。另一条线是《诗经》、《楚词》、《汉赋》、唐宋诗文。本文所讨论的就是第一条线问题。

（四）楚词中反映的物质文化生活

楚词中有不少的词汇，反映当时的物质文化生活，它标志着劳动者的创造，以及人民对文化生活的向往，这类的词，集中地反映在《招魂》与《大招》当中。

有人这样讲，《招魂》与《大招》，文章多出于想象，想象的语言岂能验之实际，岂可信之为历史陈迹。

余应之曰：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曾说过“无因无想”，也即是说：想象也有事实作根据，人们从不曾梦见“驱车入鼠穴”（《世说新语·文学》）。为什么，在客观上没有这样的事实作根据，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想象和梦境。《招魂》之类的作品，虽然是一种期待和希望，但在客观上，却有事实作依据，这是一层意思。还有另一层意思，一种物质文化水平，也像一个里程碑。我们是准此类推及其它方面的，这据《孟子·万章下》的说法，叫作“充类至义之尽”。在这里我们以一件楚国上层生活器物为例证，《战国策·齐策三》载：“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以象牙装饰床，准此类推，其它陪衬、配套的装饰，必须与牙床相当，由此可以反证，楚人用以引诱魂魄归来的，关于衣、食、住、行以及游乐各方面，就不是出之想象，而是有事实作根据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天上神的生活，是地下人的生活的投影，天上有怎样的神，地下就有怎样的人。下面我们看一看想象中的神（死者魂魄）和现实中的人对应关系。

在衣着服饰方面，为神准备的，有“秦篝”、“齐缕”、“郑绵络”，有“翡翠珠被”、“罗袴”、“纂组绮縠”，而上缀“琦璜”。现实生活中的楚灵王，在雨雪天的时候，是“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左传》昭公十二年），意为戴上毛皮冠，罩上秦国大氅，披上翡翠披风，穿上豹皮靴子。这不仅翠被相同，而且都是由秦国输入的舶来品。

在饮食方面，为神准备的，有“大苦鹹（同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臄，膈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脍鳖炮羔，有柘（蔗）浆些”，还有“醢蠃”、“蜜餌”与“冻饮”。按甜酸苦辣咸，五味要求调和，特别“吴楚甘酸”，为一个地区的风尚，毫无例外地

也用以待神。最能反映生活水平的，无过于酒醴、冷饮之类，而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温凉器，可温酒，也可制冷饮，这可以说明：对神对人都是一样。

在居住方面，为神准备的，有“高屋邃宇，层台累榭”。“冬有突（于叫反）厦，夏室寒些”。“砥室翠翘，桂曲琼些，翡翠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采芰荷些”。意思是说：有高深的屋宇，高台和复榭，冬有向阳室屋，夏有避暑深宫，磨光的室壁，翠尾般的兽头，挂着曲琼式的铁马（按：这一联的旧注，如王逸、洪兴祖、朱熹均似未确），翠帐饰高堂，红壁沙版玄玉梁，刻桷画龙蛇，曲池伏槛拥坐堂，芙蓉始发芰荷香。《新书》载：楚灵王章华台，高须“三休乃至”。《史记·春申君列传》：司马迁曾叹他“宫室盛矣哉”。比较说明，《招魂》、《大招》并没有夸张。

在行的方面，为神准备的，有“轩轅既底，步骑罗些”。轩为高车，与轻对称，在此与轅不能配搭成词。轩在此当为借字。轩，古音读“新”，与轅叠韵。为轅之借字。轅：《说文》：“卧车也”，与《洪补》合，颜师古曰：“轅本安车以卧息……轅者密闭，轅者旁开。”孟康曰：“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轅，开之则轅。”《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死，“棺载轅凉（即轅）车中”。秦与楚时间相当，都是可能同时存在并使用的交通工具，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工具，在这里却是神人共享。

在游乐服御方面，有“二八侍宿，射递代些”，王注：“十六人侍君宴宿，意有厌倦，则使更相代也。”还有“九侯淑女，多迅众些”。按古代天子一娶九女，有主有媵，迅众者，谓有人急于求代也。这一些准服御的嫔妃，是“娥眉曼睩，目腾光些，靡颜膩理，遗视矚些”。意思是：流睩谨搗，岩电流光；美容细肤，偷眼含情。

他们的歌舞场面，有“吴歆蔡讴”，“郑舞”。“宫庭震惊，发激楚些”；“激楚之结，独秀先些”。按楚乐突出了激楚，是为说明南音的风貌和特点。所谓激，急也，激清是对缓浊而言。结，是交会在一起。清声促节，应是楚乐的特点，我们由曾侯乙墓所反

映的楚国律吕，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律、吕是反映中国乐律可“还（旋）相为宫”（据《礼记·礼运》孔疏：再加变宫，变徵为七音阶）的自然规律，律吕的名称虽不同，但规律却是相同的，楚国是“以‘浊’字称六吕”，如“它不是‘浊吕钟’，而是‘浊割肆’。”^②它是就高音不就低音，着意要使音拔高。我们比较律长就可知道。清、楚为连语。楚与清可以互相解释，激楚之结就是激清之结，即激与清结合在一起，如《论衡·率性篇》所谓“楚促疾”，成为高亢、促疾的音乐风格。

由是对楚国的物质文化得到了下列概念：

其一，无论是衣服、食用、歌舞，显示出国际化的特点，甚至吸收当时外国的东西（《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可见楚灵王好细腰，也有外国文化的因素）。可见楚文化是开放的，兼收并蓄的；

其二，楚人吸收外来文化，但保存在本地区的领先地位，其如“南音”的特点就是如此（如《招魂》所说：“激楚之结，先行独秀”）；

其三，游乐活动是多方面的，做到动静结合，与各国文化并行在独特的轨道上。

秦昭王曾说：楚“剑利倡优拙”。看来楚国剑利诚有之，但倡优也不拙。

周楚律吕比较表^①

图例 音名	周	楚
B	黄钟	11
[#] A ≈ ^b B	大蕤	12
A	大吕	13
[#] G ≈ ^b A	黄钟	14
G	应钟	15
[#] F ≈ ^b G	无射	16
F	夹钟	17
E	夷则	18
[#] D ≈ ^b E	夹钟	19
D	姑洗	20
[#] C ≈ ^b D	中吕	21
C	姑洗	22

楚
字

楚
字
楚
字
楚
字
楚
字

楚
字
楚
字
楚
字
楚
字

楚
字

楚
字

① 据《国语·周语下》及韦《注》。

② 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

六、楚言体现的共同文化心理

(一) 由楚人命名看共同文化心理

楚人命名资料保存在现在的，分为考古与文献两方面。

先说名字考古：楚贵族命名，据考古资料，可考的有熊渠、熊鄂和楚王禽肯等，现在讨论熊渠的命名。

据《三代吉金文存》卷一及郭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名为楚公罇钟者共有四器。同铭者三器。其楚公名篆，篆字左上角（或右上角）夺“爪”字，除异名者不计外，兹摹录所载同铭原文（见右图：据《湖北通志·金石志》，缩印积古斋本），以见一斑。

钟铭文易识，但各家聚讼的唯一“篆”字，有些释读是可商榷的，唯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同志释为家，张亚初同志亦释为家，熊家即熊渠，我认为释家是正确的。^①家字古音读吐母，读音为猪（都），猪字从者得音，古读如堵，正与渠字音近。《长沙楚帛书月令篇》，“不可以篆女”，正读“篆”为嫁，嫁、家、姑、渠同在上古韵鱼部，可证“篆”即渠，能篆即熊渠。

其次是熊鄂，逆鄂可以说是古代的一字双音。鄂可代逆，逆可代鄂。由于遏逆两字同义，也可说是同音同义。准此以观：古代的仪，也即是吡。《诗经·无羊》：“或寝或吡”，《毛传》：“吡，动也”，《尚书·皋陶谟下》“箫韶九成，凤皇来仪”，《注》郑



楚公罇钟铭



吴回罇铭(部分)

^① 见拙稿《〈湖北金石志〉周楚重器铭文拾考》，《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康成曰：“谓致得雄曰凤，雌曰皇，来，止巢而乘匹。”古代仪吡同音义，这是清人孔广森的发现。楚国的熊鄂，即是熊逆。熊逆之名见于吴回罇，在此罇中孙治让认识了逆字，找到了铸罇的主人。丁山订正“夜雨雷”三字为“吴回”的误释。“逆”、“吴回”三字均见右摹录文，本文采自《湖北通志·金石志》。

论证逆为鄂，由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更得佐证。如“楚项籍字子羽（《史记·项羽本纪》），籍读为鹊，古音籍与鹊相近（详见《广韵正》），（楚项）籍亦鹊之假借，鹊，鸟名也，故字羽”。可见仪吡同字这个规律，为楚人共识，项羽得取以自名。

还有熊𧈧，为楚国的末代君主，楚国君主，据古器物及古籍所载：或曰熊，或曰羸，刘节先生在他的《释羸》一文（《古史考存》）中说：“古金文，《左传》、《史记》所见之楚先公先王，大多以熊为名……其本皆作羸，或写为熊，其后声演为禽，故楚器中大都作𧈧，例如禽章即熊章……楚人本姓羸，故史传楚王皆以熊为号，更姓改物，则名𧈧，史传又作𧈧，禽字，金文作𧈧。”^①

按问题的关键，在于熊、羸的混用。王国维曾说：“《春秋左氏宣八年经》：夫人羸氏薨，葬我小君敬羸，《公》、《谷》并作熊”（据刘节文转引），但羸、熊为什么相混？据今湘北读东为登，毛泽东读成毛泽“登”。东叶熊、登叶羸、叶𧈧、叶禽，这不仅湘北南楚之地是如此，在我们最熟悉的陕北民歌《东方红》中，它是以红、升、东、星相叶，由此也可证明秦晋高原在语音上与楚境的关系。

由考古资料不难看出：楚人命名，如熊家即熊渠，熊逆即熊鄂，熊的得姓由于它音与羸同，符合古代中国语言变化的规律。

以下我们再从文献资料、研究古人名与字的关系，来看楚人对民族文化的共识。

古人名字相应：《白虎通德论·姓名篇》曰：“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此为古人之一般习惯，至于楚人如何？我们曾考察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经义述闻》卷二十二、二十三），俞樾

^① 右摹文据刘节先生释：𧈧为𧈧，𧈧为有流的鼎，全文应为：“楚王熊𧈧（负芻）作铸𧈧鼎𧈧供𧈧（𧈧）尝”。

《春秋名字解诂补义》(《皇清经解续编》卷一八九),胡元玉《駁春秋名字解诂》(同上卷二百八),以及黄侃《春秋名字解诂补谊》(《黄侃论学近著》),其中有关楚人的名与字,其所得结论,即楚人与当时列国、其名字的相应关系,殆无二致,在这里选录若干条,以供论证。至于名与字之沟通渠道与论据,见仁见智,难期合辙。固有后出转精之作,亦有立异名高,其实是画蛇添足。聚讼的作品,于本文显得漫漶支离,作为附录附载本文之后。现在由《春秋名字解诂》录起。

楚“秦商字子丕。”(《史记·仲尼弟子传》)

“商与章古字通。(《费誓》:‘我商賚示’。《释文》曰:商,‘徐音章’。《吕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韩子·外储说左下》作弦商。)商之言章盛也,大也。《吕氏春秋·审时篇》:‘得时之稼’,‘其气章’,高诱注曰:‘章,盛也’。《孝经内事图》,‘帝座章而光’。宋均注曰:‘章,大也’(孙穀《古微书》引)。商有盛大之义,故字子丕。《尔雅》曰:丕,大也。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汉书·儒林传》:许商字伯长(按:儒林传作长伯)。《汉繁阳令碑阴》:张商字伯玮(与亿同),夏也,长也,玮也,皆大也。”

楚公子善字子元。(《楚语》注)

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尧典》曰:“惇德允元。”(按:《尧典》应作《舜典》)

楚莫敖章字子华《楚策》。

《广雅》:“章,章采也。《玉篇》:章,采也。引《书》曰:‘五服,五章哉’。华亦采:《顾命·传》曰:‘华,采色’。《楚词·九歌》:‘华采衣兮若英’。”

楚斗勃字子上。(《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勃,奋起而上也。勃、淳古字通。《尔雅》:“淳,‘作也’。”郭璞注曰:“淳然兴作貌。”《左传》庄公十一年:“其兴也淳焉。”勃然兴起,故字子上。干宝注《需·象传》:云上于天曰上升也(见《释文》)。《后汉书·儒林传》:“汉兴,字君上。”《汉繁阳令碑阴》:“樊兴,字子上。”与此同。

齐公孙鼃字子雅（《左传》昭公三年、《韩子·外储说篇》）作子夏。

雅读为寤，寤雅古同声（雅古音伍，说见《唐韵正》），故寤通作雅，《玉篇》引《仓颉篇》曰：楚人语鼃为寤。（按：王氏系意引）

按：鼃盖象意字，故下从鼃，即蛙，为了它的造形能说明与雅叠韵，不能省作灶。

楚公子比字子干。（《左传》昭公十三年）

《牧誓》：“比尔干。”《传》云：“干，楯也。”《正义》曰：“并以捍敌，故言比。”

楚成得臣字子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

《春秋》定公九年夏，“得宝玉大弓”。《左传》曰：“阳虎归宝玉大弓。书曰：得器用也。凡获器用曰得”，案物用之美者英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读为德，古字德与得通，《易·升象传》：“君子以顺德”，《释文》：姚本德作得。《玉藻》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聘义》曰：“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管子·水地篇》：“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

楚任不齐字选《仲尼弟子传》。

“不，语词，不齐，齐也。《齐风·猗嗟》篇：‘舞则选兮’，《毛传》曰：‘选，齐也’。《史记·平准书》：‘吏道益杂，不选’，谓杂出不齐也。字亦作撰，《贾子·等齐》篇曰：‘撰然齐等’。”

楚唐蔑（《荀子·议兵篇》作唐蔑，《史记·楚世家》作唐昧）字子明（《赵策》）。

“《说文》：‘蔑，劳目无精也’。《檀弓》郑注曰：‘明目精’也。名蔑，故字明也。蔑，莫声同而义近（《玉篇》：莫，莫结切），《说文》：‘莫，火不明也’，字通作昧，《说文》：‘目不明也，从目末声’，《玉篇》作莫盖切。”

楚屈禦寇字子边。（《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边，境也，《左传》哀公十一年曰：齐“国书，高无丕帅师伐我”，冉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禦诸竟”，是其义也。

楚令尹舍字子发。（《荀子·强国篇》）

发读为拔，古字发与拔通（郑注《檀弓》曰：公叔文子名拔，或作发），《秦风·驺铁》篇：“舍拔则获”，《传》云：“拔，矢末也。”《笺》云：“拔，括也”，《缁衣》引《太甲》曰：“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乃释”。释亦舍也。或曰：发，发矢也，与舍同义。

楚公孙龙字子石（《仲尼弟子传》）。

龙读为砉，砉亦厉石也。《说文》：“砉，礪也，从石砉声。”《晋语》：“赵文子为室，斲其椽而砉之”，贾逵注云：“砉，磨也”（见枚乘《谏吴王书》注），《荀子·性恶篇》：“纯金心待砉厉然后利。”杨注云：“砉、厉皆磨也。”

楚斗椒字伯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一字子越。（《左传》文公九年、十六年）

棼，芬古字通。《说文》：“芬，草初生其香分布也。”“芬或从草”作芬。又曰：“枌，香木也”《荀子·礼论》：“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韦昭《晋语》注曰：“越，发闻也。”宋玉《高唐赋》曰：“越香掩掩。”司马相如《上林赋》曰：“众香发越”是也。故又字子越。

楚公子结（定公十四年《春秋》），字子綦（《庄子·让王》篇、《贾子·淮难》篇、《史记·楚世家》，皆作綦，本字也。定公四年《左传》及《楚语》作期，《吕氏春秋·高义》篇作旗，借字也）。綦、结双声，其义相近。

楚公子魴字子鱼（《左传》昭公十七年）。

《尔雅》：“魴，魴。”郭注云：“江东呼魴鱼为魴。”案，今人犹谓之魴鱼。

楚屈平字原（《史记·屈原传》、《楚词·离骚》）注。《尔雅》：“广平曰原。”昭元年（《公羊传》）：“上平曰原。”

由上列九例，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楚人的名和字，是互相说明，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与当时中国人民的风习是一致的。

有人也许这样提出问题：楚人的名字相应的关系，诚然不虚，但与其他国家民族的人们形成相通的文化心理吗？

愚应之曰：据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所载：楚公子侧字子反

(《左传》宣公十二年),鲁孟之侧字反(《左传》哀公十一年、杜注,《论语·雍也》篇,孔注)。

《洪范》曰:“无反无侧。”

按:这说明反侧相关联,是楚人与鲁人的共识。

又,楚仲归字子家(《左传》文公五年)。郑公子归生字子家(《左传》宣四年)。鲁公孙归父字子家(《左传》宣公十四年)。齐析归父字子家(《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蔡公子归生字子家(《左传》昭元年)。

《鲁颂·桓》篇《正义》曰:“家者承世之词。”

按:归家于词语为动宾结构,它的意义是很深长的,意思是说回家去传宗接代。根据此例,说明它已成为楚、郑、鲁、齐、蔡各国人们的共识。又《鲁颂》应为《周颂》。

楚公子黑肱字子皙(《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公孙黑字子皙(《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狄黑字子皙(《仲尼弟子传》)。

《说文》:皙,人色白也。皙与黑相对为文。

按:取黑白相对之义为名与字,不仅通行于楚、郑、卫等国,而且与少数民族狄人取得共识(皙,《左传》均作星历反)。

由此可知:楚人的取名,和名与字相应的关系,它已与中原各国的人们,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所以能做到如影随形,桴鼓相应,通行于各国,也若合符节,甚至与当时的狄人也形成共识。

或者有人这样提出问题:既是说当时各国、各族人们,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但为什么在王氏《解诂》之后,又有俞氏《补义》、胡氏《駁论》、黄氏《补谊》呢?

愚应之曰:所问溢出问题本身,说详下论。

中国文化,“含宏光大”(《易传》,意为含容广大),对它的认识,一次是不能完成的。所以继起者有补充、有接力、有别裁(后出转精),甚至匡谬都有可能,而且都有必要。如王氏认为:

楚王子鉤字发(《左传》成公十六年)。

王氏《解诂》曰:“成十六年《左传》:囚公子莜。《正义》曰:‘《晋语》谓之王子发鉤,盖一名一字也’。案莜,发古同声,莜

即发之假借。发，字也。鉤，名也。古人名字并称，皆先字而后名，故谓之王子发鉤。鉤读为彀。《说文》：‘彀，张弩也’；‘发，矢发也’。樾谓王氏谓鉤名而发字是也，读鉤为彀非也。鉤仍读如本字，发当读为伐，发伐声近义通。《周颂·噫嘻》篇：《郑笺》曰：‘发，伐也。’《考工记·匠人》，《郑注》曰：‘伐之言发也。’《左传》作伐，亦伐之假字。《诗·泂水》篇：‘其旂伐伐’《释文》作伐伐，云本又作伐伐；是古字通用之证。《大雅·皇矣》篇曰：‘从尔鉤援，以尔临街，以伐崇墉’。名鉤字伐，即取《诗》义尔。……句读为鉤兵，器曲者谓之句，直者谓之援。”

楚蔦贾字伯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宣公四年）。

王氏《解诂》曰：“羸，当读为羸，《说文》：羸，贾有余也。《左传》昭公元年，“贾而欲羸，而恶器乎”？樾谓王说非也。贾当读为夏，齐东郭贾字子方，王氏曰：贾、夏古字通，《史记·赵世家》：“北登夏屋”，《汉书·地理志》作“贾屋”。今按蔦贾之贾，亦当作夏，与郭贾同名，王氏偶未照耳。《尔雅·释木》：“槲，山槲”，《释文》曰：槲，本作檟，然则贾之为夏，亦犹檟之为槲也。《尔雅·释天》曰：“夏为长羸”，正取此义。

按：由上推认，可知古人对前人创作，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有所“是”，更有所“正”，突出的是用你自己的论点，论证你存在的问题，更富于说服力。以上属“补充”、“接力”之例，以下再陈“别裁”（后出转精）之例。

楚伍员，字子胥（《左传》昭公二十年注）。

樾案：员，当作覲，《说文》见部：“覲，外博众多视也。从见，员声，读若运。”伍员之员，亦读若运，可知其为覲字矣。《尔雅·释诂》曰：“胥，相也”，胥与相古亦通用，《书·大诰》篇：“诞邻胥伐于厥室”，《汉书·翟方进传》：作“欲相伐于厥室”。《诗·公刘》篇：“聿来胥宇”、《新序·杂事》篇：引作“聿来相宇”，并相、胥通用之证。相，视也；胥，亦视也。《管子·枢言》篇：“与人相胥”《君臣》篇：“胥令而动者”，尹知章《注》并曰：“胥，视也”。名员字胥，义正相应矣。世知伍员之员，当读如运，而不知其本字当

为覘，则不特子胥之义不见，并所谓读如运者，亦终莫知其何故也。
（《春秋名字解诂补义》）

侃谨案：“俞君说是也。或曰：员，物数也。《说文》：胥与疋通，‘疋，记也’。《说文》：又与疏通，《汉书·苏武传》集注：‘疏，谓条录之’。”（《春秋名字解诂补谊》）

楚公子婴齐，字子重。（《左传》宣公十一年注）

侃谨案：“《说文》，‘𦣻，颈饰也，从二贝’，‘婴，颈饰也，从女𦣻。𦣻，连贝也’。‘齐者，整也’（《周语》注）。列也（《淮南子·原道训》）。命名之谊在斯。重者，《广雅·释言》：‘重，再也’。《说文》：‘𦣻，增益也’。重，𦣻通。”

按：旧传伍员，员读“云”，何以故，却不知所由然，俞氏员为覘说，胥、相通用说，词至义尽，直可与古人共话矣。黄氏释重为“从”，一破颈饰婴齐在重字上兜圈子的窠臼，都应视为后来居上之作。以下再看“纠谬”之例。

楚郤宛字子恶。（《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王氏《解诂》曰：“宛当读为怨，怨恶义相近，故名怨，字子恶”。榘谓如王说，则非令（按：令，善）名也。宛读如宛丘之宛，《毛传》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是也。恶读为亚，《说文》曰：“亚，丑也，像人局背之形”。楚郤宛盖局背者，故名宛，字亚，皆肖其形，所谓以类名也。恶与亚古字通，《尚书大传》“钟鼓恶”，注曰：“恶当为亚”。《易·系辞》：“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苟本恶作亚，并其证矣。

胡元玉《駁》曰：宛，古婉字。《管子·五行篇》“然则天为粤宛”。注：“宛，顺也”，即假宛为婉。《说文》：“婉，顺也。”恶者，儿丑陋之称。《左氏襄二十六年传》：‘生佐，恶而婉’。服注：“佐儿恶而心顺”……儿恶则欲其性婉，盖郤宛儿陋，故名婉字恶以警之，左氏称郤宛直而和，可知其克副令名之意矣。以怨恶为名字，恐未必然。

按：王氏直解宛字，理由不足。于其全作，盖千虑之一失，俞榘以怨非令名，其实，古人不避恶名，但释宛音读如冤，亚为恶则

甚是，刘原父言：周亚父印文为“周恶父”是其证。^①胡氏驳论凿凿有据，且符合古人不避恶名之习。盖古人命名，曾多方面考虑，应有多解，不只一解，俞、胡两氏说可并存。以下再看古人“接力”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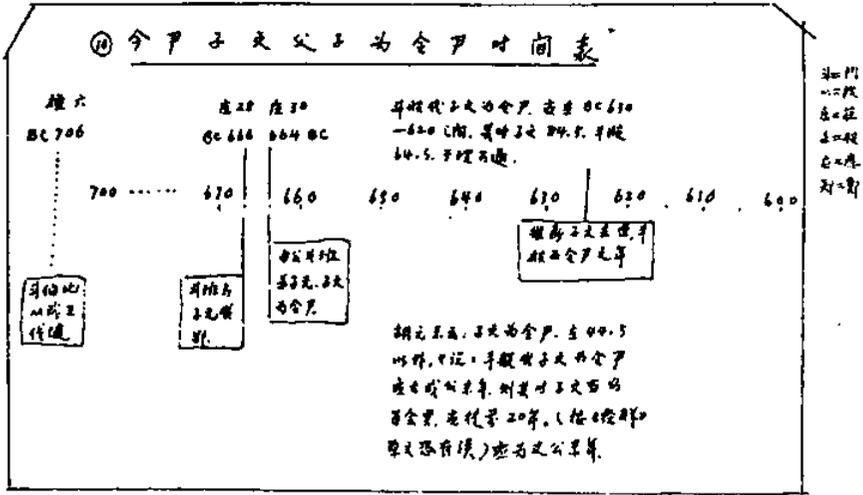
楚斗般字子扬。（《左传》宣公四年）

“王氏《解诂》曰：《汉书·叙传》曰：‘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子文初生弃于菑^音中，而虎乳之。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师古曰：‘子文之子斗班，亦为楚尹’，胡三省曰：‘《左传》庄三十年申公斗班杀令尹子元而斗谷乌菟为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案子文之子为令尹者斗般也，般与班虽同音，而般字子扬，则非为虎也。孟坚之说，殆不可信。般与播古字通，般即播之假借也。《春官》‘大师皆播之以八音’，郑注曰：播犹扬也。樾谓王说非也。般班古通用，成十三年《左传》郑公子般，襄三十年《谷梁传》蔡世子般，《释文》并云般本作班，《礼记·檀弓》公输般，《孟子·离娄》篇注作鲁班，《汉书·扬雄传》：‘般偃弃其剗^音兮。’颜注曰：‘般读与般同。’然则斗般之即斗班，犹鲁般之即鲁班，王氏以为二人，误矣。杨当读为阳，楚斗班字子杨，犹郑解阳字子虎也。并取虎为阳物之义……《左传》晚出之书，不尽可据，班氏叙述先世，自当不误，不得转据左以疑班也。”

胡元玉《驳》云：“考左氏《传》桓公六年（按元前 706 年）斗伯比从楚武王侵随，始见于《传》，越四十三年，当庄公三十年（按元前 664 年）而子文为令尹，据子文生于伯比从母畜^音时，其为仕楚侵随以前事无疑。子文为令尹时，其年当在四十四、五以外。斗班以庄二十八年（按：公元前 666 年）始见于《传》，宣四年（按：公元前 605 年）斗椒作乱而死，其代子文为令尹当在成公（？）末年，上距庄二十八年不过五十余年，尔时子扬大约不过二十岁，合计前后亦不过七十余岁，其为一人明矣。按之子文之年，其为子文之子又明矣。班、般同音通假字，犹公输般、鲁班也。楚人虽称虎为乌菟，容或又谓虎为般，俗语一物数名，本不足异，观杨雄《方言》，自见孟坚之言，必非无据，司马相如《封禅文》，称驩虞为‘般’

① 见薛尚功《钟鼎款识》。

般之兽’，亦以駟虞本虎类故耳（《诗·駟虞》传，《说文》皆云：駟，白虎，虞，黑文），般为楚人呼虎之方言，则其字子扬也，与解扬之字子虎同矣。胡身之（按：三省字）未细考其年，因疑班非子文子，此又分班、般为二人，均失之。”（《駁春秋名字解诂》）



按：胡元玉接踵前人，力证斗班即斗般，并根据推定年代，证明子文与斗班（般）为父子关系，回答了王引之、胡三省（身之）所提出的问题，深入俞曲园的驳论，接力之功不可没。胡氏主要贡献：证明“班氏与楚同姓”，为令尹子文之后，而把与虎有关的概念，如班、斑同音，若充其类，斑斓即为虎的文章；又证扬、阳与虎的关系，駟虞为虎与虎身文彩，为充其类，则班氏之为般，班固之父名班彪，字叔皮，也算是数典不忘祖。而最重要的是将点滴的概念，连缀成一个整齐的故事与掌故（后面讨论乌菟与有关问题时还要申论），一点突破，一关打通，全局也就生机流畅，“怡然而理顺”了，由此可证真理愈辩愈明。一件复杂的事物，一次是难以完成认识的。但胡氏也有小的失误，他说：斗般代子文为令尹，当在成公末年（按：即公元 575 年），距其为令尹时为九十年，子文其时约一百三十余岁，斗般也有一百一十余岁。在春秋时代，只有一个高寿的卫武公，在九十五岁时还在位（《国语·楚语上》，岂有父子两人俱得此高寿之理，这个“成”字可能是“文”字误书）。我认为

斗般代子文为令尹，应在公元前 630—620 年，其时子文约 85 岁，斗般约 65 岁，较为合理。当然，子文在令尹任中，三上三下（《论语·公冶长》），是个长寿人，这点应该肯定。

（二）楚国的民俗所反映的共同文化心理

在楚言当中所反映的民俗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民俗问题反映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罄竹难书，但揭示其麟角凤毛，也可概见其大略了。这些反映民俗的语言何所自来，是我们来讨论的。

首先，我们认为，这些富于民俗内容的语言，在于楚国人民的历史感，其如：

远古的传说：像“燕人仔首”（长脑袋）一词，原于古代的防风氏；奇偶的观念，来之于伏牺氏制的媵皮嫁娶之礼；参商弟兄不相见，来之于与高阳氏并称的高辛氏。这确是值得注意的事情：楚常非常愤慨地自称：“我蛮夷也”。正统的姬姓诸侯、王，更是这样称待他，称之为蛮夷（如晋国即是如此），但楚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历史，并不自外生存，自信中国的古代史即其远祖的历史，这与屈原的《离骚》开宗明义就说：“联高阳之苗裔兮”，理直气壮地向天下人宣告，具有同等意义。

殷商的文化：楚人与商人长期错居在中国的东方，早先就接受商文化的熏陶，如以鸟为图腾的意识、信鬼尚巫的习俗、甲骨文字的运用、五行阴阳学说的流传等，具体说来，如生日天干命名，戴辛压胜的风俗都标志着殷商文化的印记。

两周的文化：周楚原为对抗形势，周灭商后，楚在名义上虽为属国，但在文化上并不是一步一趋，较多地表现为推陈出新（如音乐等方面）的形势。当然，表现为继承周文化亦自不少，如启闾的军事编制、置柳、置~~筭~~的葬俗等。

民族兄弟的交流：藏于民间、交流挹注于民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作用的，那就民俗问题。如牛女相会的故事、齧疣的作用、曹布治疮、喜母亲客、虎为李姓等。

其次，在于趋时的时代思潮。自商周以来，五行、阴阳学说，逐渐萌芽、发展，这一类思想，逐渐反映在人们的语言和生活当中，

如在春秋中晚期之交的楚公子壬夫，字子辛，由他的命名，就知道他通晓五行生克的道理（辛金生壬水），楚公子午，字子庚，他比壬夫生得晚一些，因为他接受了刚日柔日的规定（庚午为刚日），适逢他的生日为庚午，故以为名。日干有刚柔，这就是阴阳学说的体现。《周易·说卦》说：“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爻有阴阳，即谓阳爻为刚，阴爻为柔，由刚柔相待，于是演变为天与地、父与母、夫与妻、上与下、主与从等一系列关系。再兼五行相生、相克，就成了五行、阴阳的学说。这种学说形成有个过程，直到战国时期，邹衍才集其大成。由他们命名的时间来看，他们确乎是早期阴阳五行学说的激流扬波者。

下面依次分别说明：

豐人

“赵魏之交，燕之北都，凡大人谓之豐人。燕记曰：豐人杼首。杼首，长首也。楚谓之仔（音序），燕谓之杼，燕赵之间，言围大谓之豐（谓度围物也）。”（郭注《方言》卷二）

《周校》：“度围物”应作“度物围”。

《方言音释》：“大人谓之豐人者，豐人为防风氏人。《鲁语》：‘仲尼曰：防风氏，汪芒氏之君也。在虞夏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韦《注》：‘周世其国北迁为长狄也’，《注》又云：‘今，孔子时也’。《燕记》所以纪丰人，盖燕为防风迁居之地。《燕记》为纪载土风之书，故特裁之……赵魏邻于幽燕，以习知大人為豐人，故凡大人谓之豐人也，又豐而记其杼首者，以其首特异，故详为标也。考《左传》文公十一年《传》：鄭瞞伐我，叔孙得臣率师败于咸，获长狄侨如，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杜《注》：‘鄭瞞狄国名，防风之后，漆姓’。‘侨如，鄭瞞国之君，盖长三丈’……《传》又云：‘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又按防风与汪芒为双声音转，汪芒即防风，族名即君名也。又汪芒合声为长，故谓之长狄也。《汉书》载王莽时有长人巨无霸，为燕赵间人，殆其苗裔欤，又前清北京贝子公园门者有巨长人，其人为河北定县产。定县古中山地，为狄人国，

其人亦巨无霸之流也。仔为杼之异文。”（卷二，第25~26页）

按：《谷梁传》曰：“长狄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射其目，身横九畝。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谷梁传》虽有些夸张的说法，但其人长大则系事实。据《五灯会元》载：“赵州矮子”，因一部分人长大，显得另一部份人矮小，可为旁证。仔（音序）与杼（chǔ 处）同出古鱼摸韵，《书经·多士》：“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维字读如于，亦犹“仔”之读“杼”，绎、奕之读如玉。

奇偶

“倚（于寄反）、踦（郤奇反），奇也（奇偶），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全物而体不具谓之倚。梁楚之间谓之踦。雍梁之西郊，凡兽支体不具者谓之踦。”（郭注《方言》卷二）

《周校》：于寄反应为丘奇反。

《方言音释》：“双数为偶，单数为奇，《楚词·招魂》：‘丽而不奇些’。卷三：‘**儷**，数也’。注云：‘偶物为丽’，丽偶义同，奇为倚、踦之初文，下倚、踦二字，皆亏之同声假借。虧，古音亦读缺。”（卷二，第32页）

儷，数也（偶物为儷，故云数也）。（郭注《方言》卷三）

《方言音释》：“儷，初文作丽，不奇谓之丽，《楚词·招魂》：‘被纹服纤，丽而不奇些’。”（卷三，第61页）

按：古代传“伏牺制以儷皮嫁娶之礼”（《世本》），又“伏牺制嫁娶，以儷皮为礼”（《古史考》）。“好事成双”的概念，已深入于楚人的著作中，即所谓“丽而不奇些”，不仅肯定了丽，而且否定了奇，在概念上是非分明，丝毫没有含糊的余地。这个概念一经形成，于是认为倒楣的事，总是与奇数相关，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以为李广老，数奇”。怎样为数奇，《集解》：“如淳曰：奇为不偶也”。《索隐》“优虔云：作事数不偶也”。如淳说明它在数字上的特性，伏虔说明它“所如不合”（按：偶合为连语）的本质。唐人的诗句：“李广无功原数奇”，这正是唐人对“李广无功”的认识。循此以往，面对偶数，则把它和“好事成双”、“百福骈臻”、“百年偕老”等概念联系起来，面对奇数，则和“形单影支”、“孤立无援”、

“离群索居”等概念联系起来。俗语说：“若要发，不离八”，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久而久之，“好事成双”的概念，不仅成为楚人的共识，而且成多数人的共同心理。

参、商；辰、商

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楚公子辰字子商。”（《左传》成公十年）

“昭元年《左传》：‘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闾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闾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杜注曰：‘商丘宋地（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汤先相土，封商丘。因闾伯故国，祀辰星’。”

按：与商相对的有参，《左传》：“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参与商相对为参商，辰与商相关为辰商，楚人承认、熟悉这段历史渊源，故以辰商为名字。

解豸 解廌

《左传》成公九年：“南冠而縶者谁也。”杜注：“南冠，楚冠”。《正义》曰：“应劭《汉官仪》云：法冠一曰柱后冠，《左传》南冠而縶，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冠赐近臣御史服之，即今解豸冠也。古有解豸兽触不直者，故执宪以其用形为冠，令触人也。”

按：《说文》：廌部：‘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凡廌之属皆从廌（宅买切）’。黄侃曰：‘廌，豸同字，故薦（荐）从廌而作齿音’（《说文笺识四种·字通》），湖北民间俗传：解豸为独角兽，能食虎豹，故农民耕田，为叱牛督耕，口呼解豸，作为劝力信号。又谓小儿顽劣为解荐，则为反义词，或曰：‘此为解缙谐音，盖俗传解缙戏弄其塾师，因以得名’。”

巫、覡、灵与神

《国语·楚语下》：“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斋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征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按：这就是楚大夫观射父对巫的赞歌。他确乎是把巫神描绘得很神灵。它的大意是说作为一个巫神，必须是：与众不同，思想专一，态度严肃，聪明智慧能知道一切的事、解决一切问题，于是天神才附他们的体，男名覡而女名巫。这是对巫覡的要求。至于对神又怎样呢？

《国语·楚语下》说：“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类亦祀）岁祀，诸侯舍日，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时……择其令辰（好日好时），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糞除，慎其采服，禋（洁也）其酒醴……肃肃济济，如或临之。……天子禘郊之事，心自射其牲……况其下之人，其谁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

按：这就把人与神的关系说得淋漓尽致了。王逸在《九歌章句》序录里说：“昔楚国……其俗信鬼而好祠。”注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上列《楚语》引文，是王逸概述的最好注脚。楚人这种习俗从何而来？楚人先世在东方长期与商人杂居，这种习俗无疑来自“尚鬼”的商人。

桃弧棘矢与桃弓柳箭

《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筭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

按：这是楚灵王说熊绎始封时，他和周王朝的贡纳关系，因楚地荒僻，没有多的东西上贡，而只有“桃弧棘矢”。但“《典术》云：桃乃西方之木，五木之精，仙木也……能压伐邪气，制百鬼，今人门上以桃符辟邪，以此也”（《本草·桃符·集解》），所以《左传》昭公四年说：“桃弧棘矢，以除其灾。”《注》：“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将御至尊故也”，桃弓即桃弧，“将御至尊”即派上高贵的用场。湖北民俗在过去利用“桃弧”或者桃木避邪，如：

其一，在病虐疾时，用桃茆（苕帚）压身除虐鬼；

其二，用桃橛、桃杙（即削桃木为钉）钉于地上，以镇家宅；或对人门宇埋桃弓柳箭，为压胜之具（柳箭起源待考）；

其三，据《荆楚岁时记》：“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按，桃符今变为门神、春联。

戴胜 花胜

“华胜起于晋代，见贾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图全胜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胜也。”（《荆楚岁时记》）

按：戴胜为动宾结构，花胜为用花压胜，花为修饰胜之词。关键在于“胜”字。古人以某一种力量势太强，气大盛，于是以另一种力量压服、限制它，是谓压胜。如在商代，以龙和风势强、气盛，于是造作龙𠄎字和风𠄎字，头上的𠄎或𠄎为辛字，即劓刑的工具。对于被统治者，为了镇压其反抗，也是用这种工具来压胜，如仆𠄎妾𠄎等字，头上所戴的也是种工具。然而古事也有出人意表的，如郭璞注《穆天子传》：“天子宾于西王母”注：“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戴胜即戴𠄎形象。这也许是历来少数统治者的心态，明明是帝王、诸侯统治者，而编要自称为“孤、寡、不谷”。戴胜为鸟名，“头上毛冠如戴花胜，戴胜之名以此”。到晋代变成花胜，唐宋状元帽上的簪花，却由铁蒺藜变成橄榄枝了。

玄黓 横艾

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楚蒍艾猎字叔敖（《左传》宣公十一年）。”

艾读为弋，艾猎即弋猎也。古声艾与弋通，《尔雅》“大岁在……壬曰玄黓”（音弋），《史记·历书》作横艾是其例也。弋猎者游田之事，故字曰敖，《说文》：敖，出游也。（引《说文》文有误）

按：艾之为弋，犹暗之为音也，古声同。可证楚国古音读同于《尔雅》。

启 闾

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楚公子启字子闾（哀六年）《说文》：‘闾’，里门也，名启字闾，取启门之义。王氏南陔曰：启与闾皆行（间杭）阵之名。左氏襄二十三年《传》：言齐侯伐卫，其军有启、有胙，孔疏以左翼曰启，为贾逵说。《逸周书·武顺篇》：‘一卒居前曰开，一卒居后曰敦，左、右一卒曰闾’。孔晁注：‘开犹启，皆阵名’。”

按：王氏南陔说，于义为长。由是可见：楚兵制亦多袭西周，

而寄于内政。

风车、杨柳、柳翼及其他

《礼记·檀弓上》：“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堊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翼”。

按《檀弓》所言均关虞夏商周四代之丧制，楚人承袭商周，故考略将并及。说是“有虞氏瓦棺”，据考古资料陕西半坡即有瓦棺，以葬儿童，并特别瘞于居室之内，以示亲子之关怀。说是“夏后氏堊周”，考古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发现，其时人们半豎穴居室，用沙姜土筑固后，再用火焚烧，所谓“红烧土”与“白灰面”，都是为了防潮，这种工艺就是经解家所谓“火熟曰堊（音次）”。殷周木椁，为考古所常见。楚地大墓亦然。《礼记》说：“周人尚文”，葬仪注重文饰，这是不同于前三代的，然则柳翼的作用为何？孔颖达：

“案《丧大记》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则以帷荒之内木材为柳，其实帷荒及木材总名为柳，故《缝人》云：‘衣翼柳之材’。但又有谓柳为车的，如‘服虔曰：东郡谓广辙车为柳’。‘李奇曰：大牛车也。车上覆为柳’。‘邓展曰：皆棺饰也’（《史记·季布传集解》）。”说法虽不同，但都是在柳字上找论据。由“周末弥文”特点，可以设想他们希望死者再生像杨柳那样容易。关于用笱，《方言》云：“扇，自关而东谓之箒”（卷五）。箒即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四翼”，孔疏：“郑玄云：汉礼翼汉以木为筐，广三尺四寸^①，方两角，高衣以白布，画者画云气，其余各如其象，柄长五尺，车行使人持之而从，即窆，树干圻中，《檀弓》曰：‘周人墙置翼’是也。是说翼之制也。”为何须在棺旁置翼，在后来虽为装饰，在往昔必有实用价值，此实用即在散热驱蚊蝇，以防尸坏，吾乡有死者，邻里亲属必为之轮流“守夜”、“打扇”。《释名·释丧制》：“象翼扇，为清凉也”，正得此意。《吕氏春秋·有度》有个反证说：“冬不用翼，非爱翼也，清有余也”，说明这个问题。新洲死者灵屋前置风车（折纸如扇形）杨柳（卷剪纸如柳条），即古柳翼之子遗，此楚人因袭周制。

^① 据阮勣：“四上有‘高二尺’三字”。

齧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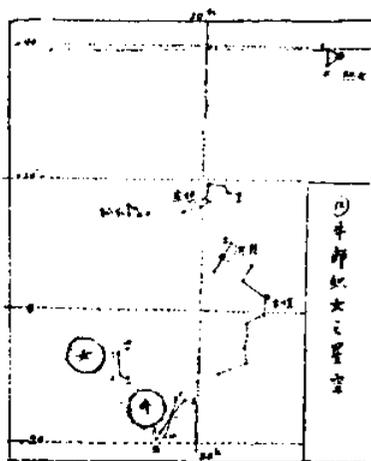
《吕氏春秋·仲夏纪》：“仲夏之月、小暑至，螳螂生。”高诱注：“小暑，夏至后六月节也。螳螂于是生，一曰天马，一曰齧疣。”毕注：“齧疣，《月令·正义》：郑荅王瓚问作食疣……《初学记》引此注正作齧疣。”

按：疣乃痣之类，俗传疣（或痣）于人所生之部位不利，亦会带来祸灾，如俗谚云：“头休（乡音疣为休）父母脚休妻，手休自己。”又云：“一痣志手，馱棍打狗”，即只有当叫（乡音读告）花子。如果疣（或痣）部位不利则将如何？令螳螂齧啮之，据说可愈。这种风俗与秦中相通，由上《吕氏春秋》记载及注可证，不过齧疣一词古奥，乡人遗其齧字，传其故事，而简称螳螂为疣子，盖以其“能”称。

蠨蛸

《诗·毛氏传疏·东山》：“蠨蛸长踦，《释虫》文，郭注云：小蜘蛛长脚者，俗呼为喜子，义疏云：荆州河内人谓之喜母，此虫来著人衣，当有亲客至，有喜也。”

按：蠨蛸双声。蛸，古音读姆，姆、母叠韵，蠨蛸变为喜母，殆音转耳。后人以为物占，预兆客至，或远人归，如唐人诗云：“昨夜裙带解，今朝蟾子飞（蟾即喜）。”今鄂东人们也有这种心态。



曹

《淮南子·说林》：“曹氏之裂布，蛛者贵之”。注：“楚人名布为曹，今俗间以始织布系着其旁，谓之曹布，烧之以傅蝮蛛（音诸仇）疮，则愈，故蛛者贵之。”

按：此为掌故之半失传者。古代布为麻织物，方今布为棉织物，但现在尚有烧棉絮以傅疮液者，此亦烧曹布以已蛛之子遗。据《周

礼正义·秋官·赤发》引张华《博物志》云：“蛛蝮溺影，随所著生疮。”《证类本草》引陈藏器云：“……虫如小蜈蚣，色青黑长足是也。”今俗名蝮蛛，即蛛蝮（音仇搜），多脚虫，或名查巴子，如着人皮肤则生疮，此乃古代传闻。此由一曹字而牵及民俗问题，故兼及之。

何鼓 担鼓 黄姑 扁担星

《尔雅·释天》：“何鼓谓之牵牛。”郭注：“今荆楚人呼牵牛星为担鼓，担者荷也。”

按：《史记·天官书》：“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是分牵牛、河鼓为二。《索引》引孙炎曰：“或名河鼓为牵牛也”，与《尔雅》同，是合二者为一。今湖北地区呼河鼓为扁担星，由是而得三种释义。

其一，担者荷也，担鼓即荷鼓，亦即河鼓，据《玉台新咏》卷九《歌词二首》注引《潘子真诗话》之《古乐府》：“‘东飞白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予初不晓黄姑为何等语。因读杜公瞻所注宗懔撰《岁时记》，乃知黄姑即河鼓也。亦犹桑落之语转为索郎也。”

其二，湖北地区人们名之为扁担星，遗其二鼓而突出其扁担的作用，名虽变而荷、担之本义犹存。

其三，《尔雅》记载何鼓，《诗·小雅·大东》记载牵牛、织女。可见楚人所传牛、女故事，与关中相同（或即来自关中）。另外，在河鼓的西北，还有瓠瓜星（又名天鸡星），在这个星中含有梭子星，传为织女掷向牵牛没有命中者^①。所以西周的人们，向瓠瓜星祈祷，希望它降下来，参与戡商的战斗。如《周易·姤》：“以杞（即杞）包瓜（瓠瓜），含章（即戡商，据高亨说），有陨自天。”即寄托这个愿望^②。又据《西京杂记》：传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这是周公袭用天子礼的反馈。总之《尔雅》对楚人的影响，无论来自西周或来自邹鲁，其渊源是深厚的。

雄虹 雌霓

① 参考张颌：《瓠形壶与瓠瓜星》，《光明日报·文物与考古》第109期。

② 见拙稿《周易新证》，《周易研究》1991年第1期。

《楚词·远游》：“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杂而炫耀”，又“雌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朱熹《集注》：“便，毗连反，娟，于缘反，《尔雅疏》引作媿媿，音同。”《洪补》：“便娟，清丽貌。”《尔雅疏》云：“虹双出，鲜盛者为雄，雄曰虹，暗者为雌，雌曰媿。”

按：吾乡谓双出的虹，红橙黄绿青蓝紫，颜色俱备鲜明者为公虹（读岗），在公虹之下颜色不鲜明，且不具备五色者为母虹。虹出现能预报晴雨，俗谚：“东虹（读岗）日头西虹雨。”

点 点心

“饘（音非），飠（音昨），食也。陈楚之内，相谒而食麦饘谓之饘（饘、糜也，音旃），楚曰飠。凡陈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谒而飧（画饭为飧。谒，请也）或曰飠，或曰飠（音黏）。”（郭注《方言》卷一）

《周校》：“陈楚之内”应为“陈楚之间”。

《方言音释》：“饘为小食，俗谓之点心，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饘为粉饘之合声，《周礼·籩人》：‘羞籩之实，饘饵粉饘’，麦饘以麦之粉饘所为饘，即饘粥也，麦饘为饘，相谒而食麦饘亦即谓之饘……飧为小食之名’，《史记·韩信传》：‘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集解》云：‘小饭曰飧’（按：《史记》作“飧”），按飧字从夕从食，故又谓之夕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传：‘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不夕食，即言未有飧也。飠为饘之异文，亦为点心之合声。”

按：今鄂东民俗，朝食粥，午食饭，晚则食粥食饭不尽相同，盖沿袭朝食饘粥之习。“楚曰飠”，古读不出“昨”音，应读为端母，音如“夺”，与“点”音近。点，“古音低因切”（见《音释》第三十二页），名之为点或者点心，亦突出其不能过饱之意。所以《楚词》说：“胡维嗜不同味，而快鼃饱。”鼃即晁，又作朝，古常通用。意为为什么嗜好的口味不同，在朝（早）上猛食早点。楚词在这里所说的是大禹的事，由此可见楚人食早点的习惯，是接受“西方之人”的影响所形成。

李父、於 及其他

“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触其讳故），或谓之於虺（於音鸟，今江南山夷呼虎为虺，音狗窠），自关东西谓之伯都（俗曰伯都事抑虎说）（郭注《方言》卷八）。”

《周校》：“事抑虎说”，《戴本》谓当作“事见神虎说”。《方言音释》：“虎为於虺之合声，於虺《左传》作於菟。《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虎曰於菟，於菟叠韵音转为伯都，又为李父，李父又音转为耳。”（卷八，第147页）。

按：丁氏谓虎为於菟合声，其说甚是，唯谓李父亦由音转，恐不尽然。无已，只有另求解说。郭注把流传的和时人研究的关于虎的各种说法，揭示了大纲。其如：

其一，关于李父的传说。《方言》说陈魏宋楚之间称虎为李父，而今湖北长阳土家族称为李爸，父与爸同属古邦母字，斯二者不过古今音区别而已。他们称公虎为李爸，称母虎则为李嘎^①，嘎即家，亦即姑，此为今鄂东通语，然而虎为兽类，何以竟从人姓？《容美纪游》曾直接为我们说明了这个问题。据载，容美（即今鄂西鹤峰）过去曾为土司据地，其地有名为李虎坡的，相传“昔有虎化为人，自称姓李居此，故名”^②，杨雄所写《方言》距今二千余年，对照调查资料若合符节，由此可见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史学是何等重要，又可见《方言》一书的学术价值，信是“悬日月不刊”之书。

其二，虎为於虺合音说。刘师培《正名隅论》谓古人名物有合声：“合声者，所以比方字音也。恐世人不识此字之正音，乃以彼二字之音，证明此一字之音，即后世反切之祖也，韦昭谓茅菟为鞅字之合音，夫鞅字从韦，自为正字，则茅菟非正字也。”推之不聿为笔，於菟为虎，亦笔字虎字为正字，而於菟，不聿非正字也。按《说文》，於菟作“鸟虺”。《汉书·叙传》作“於櫟”，故知虺即菟。《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即刘师培之所据，看来刘氏的推论是

① “李爸”、“李嘎”的称谓，系据刘自斌调查。

② 《容美纪游》系1942年李书城馆长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翻印。原书藏北京图书馆。

正确的，所谓正字，即是通名，其例倡自《尔雅》、《广雅》之类字书，如称父、称母，即为正字通名，而名为爸、爹、大、爷……则是其别名。其实，别名何止于此，即以虎的别名而言除上所列而外，在湖北地区，还名为山猫、爬山子、老巴子……何可悉数？但为人们所公认，生命力最强的，还在它的正字通名，如楚宣王时，传世的“狐假虎威”的故事，全文均称为虎，并不称为于菟。《左传》宣公四年：谓楚人谓乳为“谷”，但现在楚人只称奶。像虎的别称伯都，虽然见于《方言》，但久而久之，只存空名，失掉其得名的故实，就没有流传的生命力。

其三，关于虎的属性问题。中国古代正统思想，对于虎的属性，只有凶猛、残暴的概念，绝对没有温和、仁爱的属性，如《诗经·小雅·巷伯》：“投畀豺虎”，意思是说：“把那个坏透了顶的谗言者投给豺与虎蹂躏去。它的潜意识是恶人一定遭恶报。以恶物对恶人。”在楚国，这两两对立的观念就不是像周人那样尖锐，如“斗谷於菟”，意为虎乳之子，虎可以乳人，那就失掉了它的残暴属性了^①。至于鄂西的土家族，则完全大异其趣，当今的土家族，即古代的巴人，他们对虎则是另一种感情^②，淳于上铸的是虎钮，在剑和带钩上饰的是虎纹，老人去世后盖的是虎毯，小儿带的是虎头帽，民间传说“白虎当堂坐，当堂坐是家神”。他们把老虎当作仁义化身，在史籍上称之为“义兽”、“仁兽”。传说有《老巴子求医》，说的是老稳婆应老巴子请求为母虎接生的故事；有《虎媒庙》，说的是虎神破坏土司“初夜权”，新婚夫妇感恩为之建庙的故事；有《义虎》，讲的是一个漆匠救了老虎的命，老虎感恩图报的故事。由这一些故事所得到的认识：它与传统对老虎的认识，何其大相径庭（至于“老巴子”一词，以后讨论地区典型调查时再行申论。）

其四，由于斗谷於菟的神奇传说，于是滋生出一系列的故事：

①《汉书·叙传》：“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
（按：今尹子文即斗谷於菟）；

① 这并不是说楚人完全改变了对虎的属性的看法。我们在《虎方考》中申论这一问题。

② 据刘自斌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湖北卷）。

②《汉书·叙传》：“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师古曰：“子文之子斗班，亦为楚令尹”）；

③《后汉书·班彪传》：“班彪字叔皮。”《说文》：“彪，虎文也，从虎，彡象其文也。”虎文在皮，故字叔皮；

④斗班即斗般。《左传》庄三十年：“申公斗班杀子元，斗谷於菟为令尹。”又《左传》宣公四年：“及令尹子文卒，斗般为令尹。”《杜注》：“般，子文之子子扬。”按斗般即斗班，斗班即子文之子。《左传》成十三年：“郑公子班”，《杜注》：“班，本亦作般”。《谷梁传》襄三十年：“蔡世子般”，《释文》并云：“般，本或作班”。《礼记·檀弓》“公输般”。《孟子·离娄》注作“鲁班”（由此可信班、般古通用）。

⑤古阳、扬、杨通用，楚斗班字子扬，犹晋解阳字子虎，并取虎为阳物之义。《礼记·月令》：仲冬之月“虎始交”，注家朱彬、孙希旦并云：“虎乃阳中之阴，阴气盛以类发也。”（据《皇朝五经汇解·礼记》）

⑥司马相如《封禅文》称驺虞为“般般之兽。”《史记·司马相如传》、《诗·驺虞传》、《说文》皆云“白虎黑文”。按：班、般、斑音同，般般、斑驳、多般有多样化之意，正以说明虎纹的驳杂。又如斑斓，为形容虎文专词。

由是可知，“楚人谓虎班”的原因。班固自承为斗氏后，班彪乐于以虎纹取名，都能于此找到论据（本段据胡元玉《楚斗般字子扬》文，并加以订正补充）。

阴 阳

《楚辞·大司命》：“乘清气兮御阴阳”，又“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

《王逸注》：“阴主杀，阳主生，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气，御持万民生死之命也。”又“屈原言己得配神，俱行生阴入阳、一晦一明、众人无缘知我所为作也。”

按：阴与阳为相互对立的概念，具体到“大司命”这个神灵，它的使命在生与杀，福与祸、主宰生人的一切，看来是司命掌握人

生的大权，其实还有众多的神，掌握着人生的其它方方面面，归根结底还是泛神论者；泛神论者是接近于无神论的。

刚柔 生克

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楚公子壬夫字子辛。”（《左传》襄公五年）

“壬，水也，刚日也；辛，金也，柔日也。名壬字辛者，取水生于金，又刚柔相济也。《匡谬正俗》曰：‘襄五年楚公子壬克字子辛，今之学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克为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干。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或者以此人以庚午岁若庚午日生，故名庚字子午耳。辛壬同是十干，若以辛生，则不得名壬；若以壬生，则不得字辛，此与庚午不相类，固当依本字读为王夫，不宜穿凿改易为壬也’（以上《匡谬正俗》），按颜说非也。公子午，字子庚，自以干支相配；公子壬克，字子辛，自以十干相配，二者意义各殊，不得以彼例此也。若谓十干不宜相配，则何以秦子白丙字乙，郑之石癸字甲父，卫之夏戊字丁乎？十干相配，义取五行相生。非谓其以此日生也。又何嫌于名壬字辛乎？古人名字相应若如颜说作壬，则与辛不相应，岂古人名字之例乎。”

按：王氏所论极是，《匡谬正俗》似被“一叶障目”了。如王氏所论，十干相配的人名，皆可释义。白丙字乙，丙在南方、属火，乙在东方，属木，木生火，故名丙字乙；石癸字甲父，癸在北方，属水，甲在东方，属木，水生木，故名癸字甲；戊在中央，属土，丁在南方，属火，火生土，故名戊字丁。如取楚公子壬夫而论，他被杀于襄公五年（《左传》），其年当公元前568年，尚在春秋中晚期之交，而楚人对日之刚柔、五行之相生之共识如是，可作为楚人的文化思想、社会风俗的标志。

以出生日干命名。

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楚公子午，字子庚（《左传》襄公十八年）。”

《小雅·吉日》篇：“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传》云：“外事以刚日。”

按：在古代十天干配十二地支，作为日干轮转不止。楚公子午可能以庚午日生，因以命名为午，字子庚，此楚人因袭商代旧俗，颜师古以日干命名说是可取的。据《诗毛氏传疏》：“外事以刚日”，《礼记》之《曲礼》、《表記》都有记载，例以甲、丙、戊、庚、壬为刚日，乙、丁、己、辛、癸为柔日。

西为申

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楚斗宜申字子西（《左传》僖二十六年），公子申字子西（《左传》哀六年），鲁曾参字子西（《经典释文》叙录）。”

《淮南·时则》篇：“孟秋之月，招摇指申，其位西方。”《左传》文公十八年：“齐懿公游于申池。”杜注云：齐南城西门名申门，《水经》淄水注云：系水出齐城西南东北流，直申门西，京相璠，杜预并言申门，即齐城南（宜当作南娥）面西第一门矣，为申池，然则西谓之申，古之恒言也。名宜申者，谓宜直申方也。宜申犹言利西南耳。

按：王氏引《水经注》未录原文，但意不失。

七、论楚言的今昔

本文要说明同名、同义的楚言，在古楚国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假如所据只古楚言，而现在语言中对不上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我们是不取的。何以故？因为只有古楚言而不能说明它与今楚言的关系，你怎么知道现在楚地的人们即古楚族人们的远孙，而非远来的异乡人？反之，如果只据今言而认为即楚言，在古代楚言中找不到递承关系，我们也不取之。何以故？因为语言既不相通，怎知道古代楚地居民即我们的皇古先祖？我们要论证今楚地的人即古楚族的后代，楚国的土地即楚人后裔栖息的地方，我们使用的语言即古楚人的语言（或者其变形），就必须循名责实，才不致“数典忘祖”，“厚诬古人”，或者“是古非今”，“杀现在也杀将来”，开罪今人。这就是论楚言的今昔的主要目的。

至于排列次序，略据《尔雅》、《广雅》分类部居的做法，根据现在词性分类，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语气词等，其下再从事较小的分类，不过榘论楚言，属举隅提要的性质。“激其流而扬其波”，“充类至义之尽”，尚待后贤。

名词 天地类 摄提 阄

“摄提贞于孟阄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经第一》）

《楚词集注》：“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贞，正也。孟，始也。阄，隅也。正月为阄，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降，下也。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已始下母体而生也。”

按：《洪补》云：“并出《尔雅》，阄，侧鸠切。”至今湖北地区称阴历正月为“斗柄回寅。”即取义于此。

名平 字原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离骚经第一》）

《楚词集注》：“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则、灵均，各释其义，以为美称耳。”

按：名正则，字灵均；名平，字原，似乎是有两套名字，其实后者系为前者释义。

冻

《楚词·招魂》：“挫糟冻饮，酌清凉些。”又《大招》：“清馨冻饮，不啜役只。”

按：王逸注：“挫，捉也”，“酌，醇酒也”，“冻犹寒也”。据文献和考古，古人已会制作冷饮，据《诗经·豳风》：《传疏》云：“《周礼》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郑《注》云：‘凌，冰室也’。”《随县曾侯乙墓》图册，有冰（温）酒器（五〇），在套具（即古冰箱，名冰鉴）之内，有筒形（名钊）储酒器，其外可置冰块，亦可注热水，如轱辘车之有温凉两用。随为楚卵翼之下国家，由其物质文明水平，可以例证楚国的文献记载。楚成王太子商臣，激怒成王之妹江芊，江芊怒曰：“呼，役夫”（《左传》，文公元年）！又《庄子·庚桑楚》：“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陈楚邻

国，其民俗社会多相似，故均贱称为役，由此可证旧注谓“醇醲之酒，清而且香，宜于寒饮，不可以饮役贱之人”，未失本意。

欠

章太炎“《说文》：‘**滕** 欠出也’。《诗》曰：‘纳于**滕**阴’，或作凌，力膺切。华山之阳，汉中保宁，谓雹及霰皆曰凌子，读上声，湖北谓雨而未冰为油光凌。”（读去声）（《新方言·释天》）

按：“纳于凌阴”《诗》句出自《豳风》，豳为秦中地，亦为西岳华山所在，为楚言重要渊源所自。湖北正称冰天为“油光凌”。

潭

王逸《楚词·抽思·章句》：“楚人名渊曰潭”。

按：《老子·三十六章》谓“鱼不可脱于渊”，是陈地方言，在楚则名为潭，湖南潭水源于武陵山，在唐代，于长沙置潭州，据王逸楚词章句：“屈潭，屈原自沉处。”在抗日战争期间，曾闻向凯然（平江不肖生）云：湘中某会门子弟犯会规，规定应投潭水自尽，其会门领袖亲监其沉潭。在湖北亦通称为潭。如李白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白作此诗时在湖北安陆、新洲县倒水流经刘溪畈附近，有凤凰潭、黑石潭，闻之乡人云，现已为沙尘，无复经日之澄潭碧波矣。但天下事也不是绝然相待。谓楚人名渊为潭，也只能及其大凡而止，如《楚词惜往日》一篇之中，连用两个渊字，如“临沅湘之玄渊兮”，“不毕词而赴渊兮”，可见间会也用渊字。

堞

《淮南子·主术训》：“譬犹扬堞以弭尘，抱薪以救火也。”注：“堞，尘座也，楚人谓之堞。堞，动尘之貌。”

按：《广韵》：“音颍，尘起貌。”座，《集韵》：“音枚，尘也。”宋玉《风赋》：“掘堞扬尘。”《楚词·九怀》：“霾土忽兮座座。”“堞”与“歌”为叠韵，“枚”与“座”亦然。歌麻在古代是通韵的。凡与枚音近的字如昧、瞇、迷等皆有蒙上尘土、视觉不清之象，用作名词则为座（尘也），用作动词则为昧。今鄂东称视觉不清为“蒙蒙亮”，或“蒙蒙糊糊”，其抽象名词则为“蒙昧”，

均由堦、厓等字演变而来。

汪

汜（音汛）、洼（乌蛙反），洿也（皆洿池也）……（荆州呼潢也）。（郭注《方言》卷三）

《方言音释》：“注云：‘荆州呼潢’者，潢汗双声，《左传》隐公三年《传》：‘潢汗行潦之水’，杜云：‘潢汗，滹水’。潢汪叠韵。《左传》桓公十五年）：‘尸诸周氏之汪’，杜云：‘汪，池也’。日照谓滹水为汪。”（卷三，第58页）

按：今湖北地区称一淌水为一汪水，将汪字作量词。《左传》隐公三年所称之君子，无疑为东方的士大夫，他们也称“潢汗行潦之水”，可见呼潢者不仅是荆州，东方鲁国亦然。谓滹水为汪水，不仅止日照，湖北地区亦然。

塍

黄侃：“《说文》土部：‘塍，稻中畦也’，食陵切；《广韵》亦作塍。今吾乡谓田埂亦为田塍。”（《蕲春语》）

按：今鄂东地区通称曰田塍，不特蕲春。塍、畦、塍同字。

云 梦

《尔雅·释地》：“楚有云梦”。《左传》宣公四年：斗伯比“淫于云阡之女，生子文焉，云阡人使弃诸梦中”。《国语·楚语下》：有藪曰云，连徒州，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词·招魂》：“与王趋梦兮，课后先。”

按：自来论云梦者，不一其说，而以宋代沈括、洪兴祖、朱熹三人论点趋于一致。沈括解决了历史上的疑难问题，朱熹通释云梦而要言不繁。

朱熹注《招魂》云：“梦，泽名，楚有云梦泽，方八九百里，跨江两岸，云在江北，今玉沙、监利、景陵等县是也。梦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是也。”（据《楚辞集注》第144页）

沈括：“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则当出于江南。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郢，郢在安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郢，则云在江北也……”

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汉沔间地理，亦以谓江南为梦，江北为云。”

（《梦溪笔谈》卷四）

身体类 誌

《史记·高祖本纪·正义》：黑子，“许北人呼为黧子，吴楚谓之‘誌’，誌，记也”。

按：誌即痣，指肌肉上的黑子，汉高祖生有此异形，今日俗谚犹传：“一痣誌手，馱棍打狗”，意为手上生痣命极苦，只有馱棍乞讨。

疤

黄侃：“《说文》，疒部：‘癩，瘕也’，‘薄官切’。今吾乡疮痕曰疤，读博华切，即癩之音转。”（《蕲春语》）

按：史载吴王好击剑，百姓多疮癩，即此癩字。今湖北通语称疤子，不仅止于蕲春。

巴

章太炎：“《说文》‘也，女阴也’，‘羊者切’。”荆州枝江谓女阴曰也巴，也正作羊者切……巴借为魄，《尔雅》孔、魄同训閒，故形体空窳曰魄，魄声古同霸，故今呼如巴矣。（《新方言·形体》）

按：湖北有些名词每喜后缀巴字，口吃者称结巴，痴聋者称为瞎巴，称男根为戳巴，称女阴为也巴（在抗日战争时期犹有所闻，现则绝少）。显然“巴”有“閒”与“把”两义。

膂

黄侃：“《说文》肉部：‘膂，背肉也’，‘莫栝切’。”《易·下经·咸·九五》：“咸其膂”，《疏》引《子夏易传》曰：“‘在脊曰膂’……质以《方言》：豕腹中有两肉，下邻肾，后依脊，联接于膏而不属脊骨者，吾乡谓之脊脊肉，亦或谓之膂子肉”（《蕲春语》），又曰：“膂《礼记·内则》、《楚词·招魂》皆作肤，《周礼·内饔》作臠。”

章太炎：“《说文》：‘膂，背肉也’，‘莫杯切’。三州谓夹脊肉为膂条。”（《新方言·岭外三州语》）

按：今湖北称膂条与膂子肉，两种称法都有。此即虞翻所谓“夹

脊肉”（《周易集解·咸》），这种古老称谓，不期保存于领外三州。

盍

黄侃：“《说文》血部：‘盍，血也’。引‘春秋传曰：士刲羊，亦无盍也’（呼光切），今吾乡语，谓鸟兽血皆曰盍子，读类装潢之潢。”（《蕲春语》）

按：《春秋传》文见僖公十五年，记“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事。名鸟兽和人血为盍，至今犹然，如俗语骂人“吐血衄盍子”（衄，从血丑声）。

宫室类 陶屋

章太炎：“古之宫寝起于‘陶复陶穴’，故蕲州谓堂为陶，陶堂亦双声。”（《新方言·释宫》）

按：鄂东地区称堂屋为陶屋，不独蕲春唯然。“陶复陶穴”出《诗经·文王》，为秦中生活写实，至今车行西至宝鸡，穴居室屋历历可见。秦中为楚语渊府，于此可见一斑。

礲登

黄侃：“《一切经音义》十一引《说文》：‘礲，石礲也’。今《说文》无之。《广韵》：‘礲，柱下石也’。‘苏朗切’。案此字即础、礪之对转，《一切经音义》十八引《淮南子》许《注》：‘楚人谓柱舄曰础’……今吾乡谓柱下石曰礲登；登读都旨切。”（《蕲春语》）

按：称礲登不独蕲春。新洲地区有句口语：“刁（diāo）起柱子把礲登（读平水韵上声）借人”，谓极不合算。

坛

《淮南子·说林训》：“腐鼠在坛。”《注》：“楚人谓中庭为坛。”

按：此语词亦见《楚词·湘夫人》，“孙壁兮紫坛”。《洪补》云：“《七谏》曰：鸡鹜满堂坛兮”。《注》云：“高殿敞阳为堂，平场广坦为坛”（音善）。“坛”字为今所通用，但忘其所自来，如称为“文坛”、“诗坛”、“讲坛”、“骚坛”、“论坛”均是。现在坛字意味着集团，以人物集体代替活动空间，相去也就愈远了。

台 榭

《国语·楚语上》：“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乎？对曰……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不大过容宴豆……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

按：楚灵王之章华台，贾子《新书》名为“三休台”，言其高必“三休乃至”。在周代，周文王有灵台，成周有宣榭，台可备瞭望，榭是讲武之地，是有实用价值的。江陵楚郢都东南有一片高地，在昔亦为台，其作用也在观察周围情况。榭为讲武之地，去人民生活较远，但台在现在依然发生作用，如杜家台、放鹰台均是，可据以望远。

饮食具 蠡

蠡（瓠勺也，音丽），陈楚宋卫之间，或谓之箪……或谓之瓢。（郭注《方言》卷五）

《方言音释》：“蠡……古音读洛，俗作螺，注云瓠勺者，蠡为瓠勺之初名也，上古挹水，以蠡为之，后世为之以瓠勺，仍称其原始之名，但字旁加瓜以别之。箪，今盛食器，《论语·雍也》篇：‘一箪食，一瓢饮’，箪瓢皆饮食必须器，故蠡亦谓之箪……在皇古时饮与食同器……瓢为勺之异文，《广韵》：勺，一音瓢，是也。《周官·鬯人》注：杜子春云：瓢，（谓）瓠蠡也。”（卷五，第90页）

按：丁氏释蠡，直指其朔，很有说服力。唯《方言》所列地名，独失秦中，据《易经·坎·六四》：“纳约自牖”，即“纳勺自牖”，周易经文多用秦中语言，此其一例。箪、勺（音钓）双声，勺（音芍）、瓠叠韵。今湖北地区，勺（读钓），瓢、芍（鄂东通称）、箪（荆州、恩施通称），荆州与恩施同称，可见“以湖广实四川”之说不错。

匙

章太炎：“《说文》：‘匙，匕也’。湖北谓斟食斟羹之匕曰匙。”（《新方言·释器》）

按：匕，在周代亦为关中食具，《周易·震》“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这个名词亦为楚人袭用。如汉景帝对周亚父不设匕箸（《汉书·周勃传附亚父传》），匕、匙同在支部。匕为匙之初文。现湖北

地区人们用为饮食具，名曰茶匙、汤匙。

盃

盃（音于），宋楚卫之间，或谓之盃（乌管反），盃谓之盃。（郭注《方言》卷五）

《周校》：“宋楚卫为‘陈楚宋魏’或‘宋楚’。”

《方言音释》：“盃，古音读乌，与盃双声……盃盃本为一音一字，因方言之变化，孳而为两音两字，故有盃盃两名……盃盃之形为丘盃，《诗·陈风·宛丘传》：四方高、中间（央）下曰宛丘，盃盃之形如宛丘，故谓之盃也。《汉书·东方朔传》：‘置守宫盃下’，《注》：‘盃，食器也。若盃而大，今所谓盃盃也’。”（卷五，第88页）

按：《湖北通志·金石志》卷五：元次山（结）撰有《杯樽铭》：系因石之‘有窠（音窠）颠者，因修之以藏酒’，因名为杯樽，与盃盃用同，杯樽在武昌。盃在今湖北地区为通名。

算

章太炎：“《说文》：‘算……所以蔽甑底’，‘必至切’，三州谓蒸食所藉竹具曰算子。”（《新方言·岭外三州语》）

按：算，武汉名炊算，新洲名嘘（shī）算，盖读维的今音，维、炊叠韵。

椹

章太炎：“《尔雅》：‘椹谓之度’，孙炎云：‘斫木质，用以斩人’……《秦策》云：‘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按：要即腰）不足以待斧钺’是也。今人谓切肉所藉木质为椹版。”（《新方言·释器》）

按：《秦策》所记以秦事为主，秦中固楚言之渊府。唯椹今借为砧，如《随园诗话》有诗句云：“饥猫临鼠穴，馋大舐鱼砧。”

什器类 案

案，陈楚宋魏之间谓之椹，自关东、关西谓之案。（注《方言》卷五）

《方言音释》：“案为食案，颜师古《急就篇》注：‘案所以陈

举食也’，檣，初文作烏，《方言》四，履自关而西谓之屨，中有木者谓之複烏……案与烏今中国皆无，而日本则俱有，盖由中国流传于彼地者。案面形方，四周起缘，底下着两齿，形与食案同，故案因得有烏名也。”（卷五，第91页）

按：檣音写。案与几古人常连称，其作用亦同，其不同者，案两足，几四足耳，檣与几为叠韵，盖几之借字。今日之四足书棹、五屉柜，均称为书案，是其孑余形式。檣在今日亦未绝迹，抗日战争胜利后，余客荆州，道路泥泞，人们恒着皮帮前后两齿木屨（屨檣亦叠韵），其形正与案同。

篝

篝（今薰笼也），陈楚宋魏之间谓之墙居。（郭注《方言》卷五）

《方言音释》：“篝，古音读扣，俗谓覆盖为篝，《史记·陈涉世家》：‘夜篝火’。《集解》引徐广云：‘篝者笼也’，笼火为篝，笼之薰衣覆火者，亦即谓之篝。薰笼俗谓之烘篮。墙居合声为答（古音读路），《说文》：‘篝，茗也，可薰衣宋楚谓竹篝墙（以）居也’。”（卷五，第96页）

按：篝笼不用时可挂于墙上，故名墙居，这种释义命名的方法，可救单音之穷。

薰燧

《淮南子·说山训》：“以洁白为污辱，譬犹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负甃。”注：“烧薰自香也，楚人谓之薰燧。”

按：薰香之具，楚地考古时有发现，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大学文物室均有之，但难得其名，难审其用。《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图案选》亦有其物，名之为《铜镂空筒状器》，概括其形如覆杯，上镂花孔，有人名之为薰杯，但于文献无据，据此可为正名，当名为“薰燧”。

碓 磑

碓机（碓梢也），陈魏宋楚，自关而东谓之挺（音延）磑或谓之磑（即磨也，错碓反）。（郭注《方言》卷五）

《周校》：“本文与《原本玉篇》有异，而《玉篇》亦有误字。

原文云：‘碓，机也’。陈卫宋楚曰碓，自关而东谓之挺。郭璞云：‘挺，碓损也’。文与今本不同。碓机下衍也字，稍作损，误。”

《方言音释》：“碓，古音读对，为椎之同声假借……磴读转音为埃，研磨谓之磴，俗谓研磨黑为磴黑是也。……磴读古本音为崔，与磴同声通用。”（卷四，第96页）

按：今湖北通名为碓、磨，碓得音于佳，磨为磴（岂）、磴（妻）之音转（如仪读俄之类），磴又音转为埃，为凯字的得音，是不仅今称磨黑为磴（读埃）黑，谓磨磨亦为磴磨，因为埃、挨、磴同音，有惩罚之意，是以今人多讳言。

縲

縲（汲水索也，音桔），自关而东、周洛韩魏之间谓之纆，或谓之络（音洛），关西谓之縲纆。（郭注《方言》卷五）

《周校》：“縲纆”，纆之衍。

《方言音释》：“縲，古音读坠，与缁同声通用。《说文》：缁，以绳有所悬镇（按：镇字衍）也。汲水索所以悬镇瓶甕，故谓之縲。纆（古音读刚），与韁通，勒马口索谓之韁绳，取细而坚柔义。”（卷五，第97页）

按：縲，始见于《周易·井·卦词》：“汔互亦未縲井，羸其瓶、凶。”汔即迄，于省吾先生言“卜辞所见乞字”，“一读为终止之讫”（《殷契骈枝释乞》），縲为缁，为汲水之绳，羸，儻之借字，《说文》：“儻，相败也”，即俗云：卡住了。在这里縲，汔两字互倒，如果把它颠倒过来，则全文意为：打水绳（縲）还没提升到井口，打水瓶就被卡住了，这不是好事。縲、汔两字叠韵，故传钞时互倒，但一经钞错，后人无论何种曲为之解，总觉难安。一经改正，便觉豁然。

衣服类

被体之具，叫作衣服，如以声训，都可得起码的解释。如衣、依也，服、覆也都是，特别是一身上下，简言之都可名之为衣。而它的用途则各不相同，这就规定各部分的命名，必须与被覆的部位

相联系，才能顾名思义，判然各别。如襜为障蔽之名，与檐、簷义近；褌的古音为维，韦为围的初文；短襖即短褌；禅衣取义于单；袷衣取义于夹；袴之取象于跨，只有这样，才能顾名思义，举一反三，在复杂的事物中，寻绎出条理。

檐褌

檐褌，江淮南楚谓之檐褌（裳凶反），自关而西谓之檐褌。其短者谓之短褌（音竖）。（郭注《方言》卷四）

《周校》：“南楚”作“之间”。

《方言音释》：“檐为障蔽之名，褌字亦作襖，褌为袷衣、絺衣、皮衣之通名，所以障蔽褌者谓之檐褌。颜师古《急就篇》：‘檐褌，直裾单衣也’，按即今之外套也，檐褌，初文作童容，《诗·卫风·氓·笄》：‘帷裳童容也’，童容为叠韵连絺字，短言为容。《尔雅·释器》：容谓之防，防亦障蔽之名，与檐义同，短为短之同声假借，褌之短者为短褌，褌今作襖。”（卷四，第69页）

按：檐，蚩占切，音詹，詹檐叠韵，言其被覆如檐。褌音俞，与竖音近，其古音为韦，韦为围之初文，或作帷，亦为掩蔽的工具。檐褌为共名，今不常用，但其族类如襖、袷衣、皮衣、絺衣为今常服。檐褌也有专用名，其用如今罩衣，亦即外套。襖，即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第一简之“襖”。襖，《说文》：“衣厚貌”，厚衣就是襖，襖者煖也。袷衣即袷衣，衣之有里者，亦即《说文》之“絰袷”，袷亦见于仰天湖第三十二简，绵衣即襖，皮衣如前所载“秦覆袴”。短檐即短襖，短短双声，可以通用。史树青先生释“促浓”云：“足浓即是短促的厚衣。”^①穿短衣是楚人的风俗，《史记·叔孙通传》：“服短衣，楚制。”《索隐》：“孔文祥云：高祖楚人，故从其俗裁制。”今湖北地区老人喜着短襖以为寝衣，很符合“背宜常煖”原则，俗名为“主衣襖”，主字古音正为“短”，可证主衣襖即是“短衣襖”。所谓“童容”，即檐容，义为如檐之容，即今外套、罩袍，古代的覆袴之类。

单

^① 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本文所引用均出该书。

禅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裸（《楚词》：“遗予裸兮醲浦”，音简牒）。关之东西谓之禅，衣有袞者（前施袞囊也，房报反），赵魏之间谓之袷衣，无袞者谓之裋衣（音逞），古谓之深衣（制见《礼记》）。（郭注《方言》卷四）

《周校》：禅衣，《御览》引作单。

《方言音释》：“禅，初文作单，《释名》：‘禅衣，言无裡也’，又云：有裡曰複，无裡曰单，禅裸双声。裸，初文作茱，《说文》：‘茱，薄也’。”（卷四，第69页）

按：《楚词》：“‘遗予裸兮醲浦’，见《湘夫人》注：“裸‘檐襦也’，‘五臣云：裸，礼檐袖襦也，袂裸皆事神所用’。”按裸音牒，襦音儒，《说文》：襦，短衣也。意思是说：什么是裸，裸就是短罩衣，以罩衣为礼服，为袖、为上衣。事神时据楚俗（至今犹然）必换里外衣；禅，裡衣；檐襦，外衣。裡衣今楚地仍称单衣。唯郭注“衣有袞者”为“前施袞囊”则未确。“有”字在此应释为“又”，应从古训。袞，应从现实生活中的袞被解，袞被一里一面，故称为“袞”，称之为“袷衣”，正说明有主有辅，故谓之“袷”。袷即佐也。“无裡者谓之裋衣”，裋，《孟子·公孙丑上》：“虽袒裼裸裋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朱熹《四书集注》，“袒裼，露臂也，裸裋，露身也。”《释名》：“汗衣……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于袒而衣此耳。”古人养老用“深衣”，即所谓：“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

袴

袴，齐鲁之间谓之褻。“（《传》曰：‘征蹇与褻’，音蹇。）或谓之褻（今俗称袴跨为褻，音鲟鱼），关西谓之袴”（郭注《方言》卷四）。又“无桐之袴谓之褻（袴无袴者，即今犊鼻褻也，桐亦褻之异耳）。”（郭注《方言》卷四，第75页）

《周校》：褻，亦作蹇，蹇为误字。

《方言音释》：“袴为跨之同声假借，《释名》：‘袴，跨也，两股各跨别也’……袴双声音转为褻（音读袞），《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自着犊鼻褻’，褻袴双声，褻褻亦双声，褻，注云：

声)之类。用同而名变。

屨

屨、屨，粗，屨也。徐充谓之屨（音翡），自关而西谓之屨，中有木者谓之複舄，自关而东……丝作之者谓之屨，麻作之者谓之不借……南楚江沔之间，总谓之粗……屨其通语也。（郭注《方言》卷四）

《方言音释》：“屨屨叠韵，屨之粗者谓之屨，杜预《左传》注：‘屨，草屨也’，《说文》：‘屨，草屨也’，通语谓物粗陋为粗草（读去声）。屨屨双声，屨屨即粗屨。舄古音读醋，为腊之同声假借。”（卷四，第84页）

按：今湖北草鞋为通名，实粗之音误。粗鞋以麻、布为之，岂麻、布可称为草乎？又谓“自关而西谓之屨”，恐不确。《孟子·告子上》：“不知足而为屨”，孟子固关东人。又谓“自关而东……丝作者谓之屨”，亦不确。《周易·履》：“素履往”，诚然是关西语，则屨、屨乃关东西之通语。如谓舄为关西语则确有据。按关中制作的大孟鼎，有“冕衣市舄车马”之句。《诗经·小雅·车攻》：“赤市金舄”，均可证。

幫（裙）

幫，陈魏之间谓之帔（音披），自关而东或谓之襜（音碑，今关西语然也）。（郭注《方言》卷四）

《方言音释》：幫为羣之同声假借，《释名》：幫，群也，连接群幅也……襜帔同声，今俗语音转为摆，衣下谓之下摆。（卷四，第71页）

按：幫即裙，为今湖北通名。衣下亦谓为下摆。帔如霞帔，为汉派新娘装新必备。

緡 縵

緡（音两）、縵（音爽），绞也（谓履中绞也，音校），关之东西，或谓之緡，或谓之縵，绞，通语也。（郭注《方言》卷五）

《周校》：“通语”前夺“其”字。

《方言音释》：绞为履底长索，今俗谓之草鞋筴……筴以绞绳

为之，故谓之绞。草鞋一支用一绞，两支必用两绞，故一具谓之两，縵，俗作双，与緺叠韵，古谓一具为一辆，今谓一具为一双，双正字作縵。（卷五，第85页）

按：双，正字作縵，甚确。今红安、麻城正谓霜为縵（读平声），爽与丧音近，故讳言而改为“单”，如人早起，见昨宵大霜，惊呼云：“好大‘单’啊！”

厉

“厉谓之带（《小尔雅》曰：带之垂者为厉）。”（郭注《方言》卷四）

《方言音释》：厉，古音读赖（按：湖北历山亦称烈山），与带叠韵。（卷四，第81页）

武器类 弓

陈澧：《切韵考条例》：“《广韵》同音之字……其两切语上字同类者，下字必不同类，如公、古红切，弓，居戎切，古、居声同类，则红、戎韵不同类。”^①

按：《说文》弓，亦作“居戎切”，可见其自古已然，由于公、弓两字上字同类而下字不同类，故公字可读为攻，而弓字却不能读为攻，而应读为“居戎切”，今字书无此同音的字。如今新洲读弹棉花之弓的音。现今仍保存于“弹棉花之弓”与“弓槌”之中，它正读作“居戎切”。

戟

三刃枝（今戟中有小戟刺者，所谓雄戟也），南楚宛郢谓之偃戟（音偃、郢，今江陵也，余正反）。（郭注《方言》卷九）

《周校》：余正反应为余整反。

《方言音释》：“枝刺同声，古音读多……《史记·鲁仲连列传》：‘曹子以一剑之刃，枝桓公之心于坛坵之上’，枝亦刺也。注云：‘戟中有小子刺者’，刺亦枝也。‘三刃枝’即‘三刃刺’。偃为鷖之初文。钱可庐曰：《释鸟》：‘鷖凤其雌皇’，皇为雌则鷖为雄可知，故注释偃戟为雄戟。偃戟《荀子》作宛鉅，宛鉅与偃戟，

① 转引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下册，第308页。

异文同声也。戟，古音读巨，《议共篇》云：‘宛鉅铁鉞，惨如蜂虿’，鉞与枝、刺，古亦同声，‘铁鉞惨如蜂虿’，即言戟中之小子刺也。杨倞不知宛鉅即偃戟，而以宛为地名，鉅为太刚，慎矣。”

（卷九，第 158 页）

箭

箭，自关而东谓之矢，江淮之间谓之鏃（音侯），关西曰箭（箭者竹名，用以为号），（郭注《方言》卷九）

《方言音释》：“箭竹主为矢，因谓矢为箭，矢为疾之初文，其出迅疾，故谓之矢，鏃、鏃叠韵音转，《尔雅·释器》：‘金鏃翦羽谓之鏃’。”（卷九，第 159 页）

按：《国殇》：“矢交坠兮士争先。”鄂君启金节：“毋载金革黽箭，可知楚箭矢并用。至今尚称百步为‘一箭远’。”

齿 革

《荀子·议兵篇》：“楚人蛟革犀兕以为甲，鞬（古洽反，坚貌）如金石。”又《国语·楚语下》：“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也。”

按：据《国语·韦注》：“角所以为弓弩，齿所以为珥，皮，虎豹皮也，所以为茵、鞬，革、犀兕也，所以为甲冑。”据鄂君启节：“毋载金革黽箭”，可见革为禁运的战略物资。又武当山下曾发现古象牙，可见在远古江汉流域有犀象。（《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鳄 鼉（鮀） 蛟 螭

现在扬子鳄已被列为中国四种珍贵动物之一。

按：鳄即鮀，亦即鼉。章太炎引“陶隐居云：‘鮀即鼉也’。”（《说龙》全集五）

鼉即蛟。章氏又云：“今江道自九江而下，牛渚而上，两岸时患蛟水……汉武帝……言射蛟者，实射鼉尔。”（《说龙》全集五）

鼉即螭。章氏又云：螭读舌头音即为鼉。何光岳谓鄂为姑姓古国，以捕鳄得名，楚灭之，袭其名。（《扬子鳄的分布与鄂国的迁移》，

《江汉考古》1986年第3期)。

动物类 服(鴞)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索隐》引“晋灼云《巴蜀异物志》：‘有鸟(如)小鸡，体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荆州记》云：‘巫县有鸟如雌鸡，其名为鴞，楚人谓之服’。”

按：服之为名，不见于今日语言，《尔雅·释鸟》称“鴞鴞”，湖北民间称之为“恨虎”，其意即《诗经·毛传》所谓“恶声之鸟也”。据赵元任等《调查》：湖北有鹤峰、宣恩、来凤、恩施、利川等十五县读虎音如 fu。另据我们了解，巴东县读音，虎府互易，读府为 hǔ，读虎为 fu，由此可见：《巴蜀异物》所谓服，实由恨虎(fu)二字急读得音：因鹤峰等地确命鴞为恨虎(fu)。据清人顾彩《容美纪游》(容美即鹤峰)载：“嘉林堂夜宴，忽有鸟巨如鹅，从桌下奋迅而出……或曰：恨虎也，赋之。”其诗云：

“日暗歌停烛正昏，老枭飞上谢公墩。

无端恼容华筵散，不是寻常望帝魂。”

在湖北鄂东正称鴞为恨虎。

鴞

章太炎：“雅”在《说文》就是“鴞”，“鴞”、“乌”音本相近，古人读这两字也相同……《史记·李斯传》“谏逐客书”，《汉书·杨恽传》“报孙会宗书”，均有“击缶而歌乌乌”之句，人们都说“乌乌”秦音也。秦本周地，乌乌为秦声，也可以说乌乌为周声。(《国学概论》第68~69页)

按：雅，或作鴞，俗写作鸦，《说文》：“雅，楚鸟也”，“秦谓之雅”，今湖北地区名乌鸦。乌，古音读哇，由觚字从瓜得音而读为孤可证。又王引之云：“雅读为寤，寤雅古同声(雅，古音伍，说见《唐韵正》)。”^①瓜、哇、鸦、雅叠韵，可以互相假借，今新洲地区仍称乌鸦为老哇，或曰老哑，可见还保留了这个古音。这就其发声而言是相通的。又据史载：晋叔向谓齐国：“城上有乌”(《左

① 见《春秋名字解诂》之“齐公孙灶字子雅”条。

传》，襄公十八年），师旷告晋侯：“鸟乌之声乐。”（《左传》襄公十八年）前引汉杨恽《报孙会宗书》，他所说“秦声”即“乌乌”之声，“呜呜”即“哇哇”，盖由其鸣声而得名。杜甫《哀王孙》诗，“长安城头头白乌，夜向延秋门上呼”，杜甫是袭取秦名名之为乌，就其得名而言，秦晋甚至齐国，都是通称为乌的，但到楚地，其称谓则有所区别。现湖北名鸦为喜鹊，或鸦鹊，即俗传“七夕”为牛郎、织女填河以渡者。而另名白项者为乌鸦，或曰老哇，即在大风之前，在天空飞鸣盘旋者，可见《说文》称雅为楚鸟，是过时的说法。楚人吸收秦晋的鸟名，而有所析别，同源而分流的关系，至为明显。

芻（畜）

据甲骨文“……抵芻五十”。（《珠》620）

“贞，呼取羞芻”。（《乙》5026）

“庚申卜，呼取豕芻”。（《库》1794）

按：据于省吾先生《甲骨文字释例》：上列各芻字应作牲畜之畜，甲骨文所称之畜（芻），不限家畜，野生物亦称为畜，湖北地区称兽类为畜（芻）生，其渊源甚古，楚人多继承商文化，此其一例。

猴

章太炎：“沐猴、母猴、猕猴，今人谓之马猴，皆一音之转。”

（《新方言》）

按：《史记·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集解》：“张晏曰：沐猴，猕猴也。”沐、母、马声母相同，均为双声字，故得相借，今湖北称猴子为马猴。

朴 特 羖

章太炎：“《说文》：‘仆特牛父也’，《楚词·天问》曰：‘焉得克仆牛’。今山西谓牛父为朴牛，浙东移以言猪，谓猪父为朴猪”（《新方言·释动物》）。又“《说文》：夏羊牡曰羖”，公户切（此与《尔雅》牝羖诗笺谓羖羊兼有牝牡说异），今湖北谓牡羊曰羊羖子，移以言牛，谓牡牛曰牛羖子，陕西称羊皮为羖子皮。（《新方言》）

按：今湖北地区不言朴牛，而称为羖牛，如俗语云：“不愿隔壁做知府，但愿隔壁豢黄羖”，以言乡官以势欺人，而黄羖可借资耕作。羖、朴叠韵音转。

捨 草

章太炎：“《尔雅》：‘马属’牡曰騊，牝曰騊，《释文》：‘騊音舍’，《广雅》：‘捨，雌也’此为通名。今湖北谓牝牛曰牛捨子，谓牝羊曰羊捨子，捨读平声如沙”（《新方言·释动物》）。又“《尔雅》：‘牝曰騊’，郭璞曰：‘草马名’，今北方通谓牝马曰草马，牝驴曰草驴，湖北移以言猪，谓牝猪为草猪。”（《新方言》）

按：今湖北地区通言捨牛，草猪，唯有人不识捨字，误书为沙。牙

《周易·犬畜》：“豮豕之牙，吉。”

按：豮，音墳，除掉。牙，豕之势，吾乡俗称势为鸭子，因之人们以为呼鸭子不雅驯，改称为扁咀，鸭即牙之音变。因之与捨猪相对者有牙猪。其牙亦豮之借字，豮为公猪种猪之名。《左传》定公十四年：“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豮”，意思是说：老牙猪能使发了娄的、躁动不安的母猪安定下来，应当把老牙猪归还。

《周易》产生于关中，关中为楚言渊府。

犍 騊

章太炎：“《说文》：‘騊，犍马也’。登莱移以言猪，谓猪去阴者为騊猪，凡言犍，言騊，皆雅言也。或谓之骗，则后出语也”（《新方言·释动物》）。又云：“《方言》：‘虔，杀也’。引伸为去阴，《通俗文》：‘以刀去阴曰虔’（《一切经音义》引），字变作犍（《汉书》已有犍为郡，其字《说文》遗之），《广雅》犍作犍，淮西、淮南皆谓去畜阴曰犍’。”（《新方言》）

按：騊，《说文》：‘犍（音戒）马也’，犍：《说文》：‘騊（音乘）牛也’。騊、犍两字，互相解释，结不得解。据《周礼·夏官·校人》注，‘攻特谓騊之’，就给解结了。《说文》：‘犍，犍牛也，从牛建声，亦郡名，居言切’（章氏谓为《说文》遗之，不审何故）。”《康熙字典》骗字下引《臞仙肘后经》：“骗马、宦牛、羯羊、阉猪、

缴鸡（读断）、善狗、净猫”，《正字通》：“割去势也。”今鄂东地区称阉鸡、善狗、犍猪、阉鸡盖谓使其如阉人，善狗当即骗狗，犍猪即剷猪，亦即羯猪（羯猪）。

土狗

蛄诣谓之杜蛄（音格），蛄蛄谓之蛄蛄（音窒塞）……南楚谓之杜狗。（郭注《方言》卷十一）

《周校》：“蛄诣”应为“蛄诸”。

《方言音释》：“诣为诸之残字，宋本作诸是也。蛄渚杜蛄（古音读路）叠韵，蛄蛄双声，蛄（古音读低）杜双声，蛄蛄倒言，与杜蛄双声音转……蛄蛄俗谓之蛄（读古音）蛄，孕妇弥月者呼之为蛄蛄肚，亦以其大腹便便，有如蛄蛄也。”（卷十一，193页）

按：古土亦读杜，《诗经·豳风》：“彻彼桑土”，《释文》引《韩诗》作桑杜，可见杜狗即土狗。天沔一带，闻往昔常遭水患，灾民尝与土狗共守高地避水，人们捉土狗充饥。蛄（今音格）读路（古音），亦犹毛之读托也，此为吴闿生氏在音韵上的一大发现。

蝙蝠

蝙蝠（边福两音），自关而东谓之服翼，或谓之飞鼠，或谓之老鼠……自关而西，秦陇之间谓之蝙蝠。（郭注《方言》卷八）

《方言音释》：“鼠身有翼能飞，故谓之飞鼠。”（卷八，第152页）

按：自关而东，拟形取名，故名曰飞鼠；自关而西，呼其本名，即曰蝙蝠。在今湖北地区，文称曰蝙蝠，或简称曰蝠，绘于图案，取其蝠、福同音，寄予美好的祝愿；白称曰檐老鼠，因其常挂寄檐下。

蝉

“蝉，楚谓之蜩（音调），宋卫之间谓之蜩螗（今胡蝉也，似蝉而小，鸣声清亮……）……秦晋之间谓之蝉……”。（郭注《方言》卷十一）

《方言音释》：“蝉为缠之声借，鸣声缠绵，故谓之蝉。蜩悠同声假借，鸣声悠扬远闻，故谓之蜩……”（卷十一，第192页）

页)

按：蝉，初文为单，其古音应为单，单调双声，所以《诗经·大雅·荡》载周末人民怨怒的情况是：“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所谓缠绵、悠扬，是摹拟其声，如今或称之为“知了”，或称之为“遮掩”、“抓挈”，均摹拟其声音而为之名。

蟋蟀

蜻蛉（即趋织也，精列二音），楚谓之蟋蟀，或谓之蜚（梁园呼蜚，音鞏），南楚之间谓之虻孙（孙一作丝）。（郭注《方言》卷十一）

《周校》：“趋”当作“趣”，“园”当作“国”，“虻”当作“王”。

《方言音释》：“蜻蛉俗谓之铮铮。蟋蟀济南人谓之蟀蟀（读古音为水），皆虫之鸣声也。蜚日昭谓之寒蜚（读穷音）……虻孙注云：‘孙亦作丝’，按孙、丝双声，丝为本字，孙为音转。虻为忙之声借，虻孙即忙丝，忙丝与趋织义同。陆玕（诗）疏云：里语曰：‘趋织鸣，嫩妇惊’。”（卷十一，第194页）

按：吾乡新洲呼蟋蟀为蚰蚰。蟀之叶水，犹蚰之叶鼠也，蟀蚰古今音，蜚，书面文，通书作蛩，欧阳修《秋声赋》：“蛩声唧唧”，萨都那《满江红》：“胭脂井坏寒蛩泣”是也。唯蟋蟀与趋（趣、促）织则有区别，蟋蟀体较小，习性如《诗·七月》所说“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床下”。而趋织体较大，鸣声如倒筒，吾乡名“倒筒虫”，不像蟋蟀那样近人。

蝇

“蝇，东齐谓之羊（此亦语转耳，今江东人呼羊，声如蝇，凡此之类，皆不宜别立名也），陈楚之间谓之蝇，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蝇。”（郭注《方言》卷十一）

《方言音释》：“蝇从尾得声，古音当在阳部，与羊叠韵，注‘江东人呼羊，声如蝇，按阳部字’，南方人多读入耕部音，故云‘江东人呼羊声如蝇’。蝇俗读耕部音，子云从俗读，故云东齐谓之羊。蝇为苍蝇，《诗·齐风·鸡鸣》篇：‘苍蝇之声’，今俗谓苍蝇为苍蝇，仍读东齐土音，蝇古本音读羊，子云不识，景纯茫然，而东齐

故地之日照，历千百年而不失其雅音，于此知方言之可宝贵者，正在此也。”（卷十一，第197~198页）

按：吾乡新洲通常口语读苍羊，如郑重其词则读如“迎”，我们曾说楚言来自齐鲁与秦晋，楚人在东方与齐鲁人们杂居，无疑会带来东方的语音。

鱧

黄侃：“《说文》鱼部：‘鱧，鯛也’，‘庐启切’。《尔雅》作鱧，《本草》作鱧，《广雅》作鱧，《埤雅》云：‘鱧，今玄鱧是也’。《尔雅翼》云：‘鱧鱼，圆长而斑点，有七点，作北斗之象’，今吾乡谓之乌鱼，或谓之乌鱧（力兮切），俗人多不敢食，以有戴星之异，检《韩诗外传》：‘南假子曰：闻君子不食鱧鱼’，然则此风已古矣。”（《蕲春语》，见《韩诗外传》卷七）

按：湖北据所闻名乌鱼，或曰黑鱼，不止蕲春。俗传黑鱼为孝子幻化，不知何据。其实黑鱼吞食小鱼，鱼池有黑鱼，小鱼无噍类，故养鱼欲繁殖，必须去黑鱼。

鮠

黄侃：“《尔雅·释鱼》：‘鮠，黑鮠’；注：‘即白鮠鱼，江东呼为鮠’。《埤雅》云：‘鮠（即鮠之别）鱼，形狭而长’，‘江淮之间，谓之餐鱼’，案鮠，鮠叠韵，鮠、鮠、餐双声，今吾乡水中有此鱼，长者不过二寸，好群游沙石上，谓之餐子，亦可食。”（《蕲春语》）

按：今湖北所见均名餐子鱼。

鱖 鮠

黄侃：“《广雅·释鱼》：‘鮠，鮠也’，《诗·齐风·敝笱》笺云：‘鮠，似鲂而弱（鳞）’；义疏云：‘鮠，似鲂，而头大，鱼之不美者，故里语曰：纲鱼得鮠，不如啗茹。其头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谓之鮠，或谓之鱖’……《埤雅》云：‘鮠鱼‘色白，北土皆呼白鮠’，案吾乡人家池塘中蓄鱼皆鮠，其头大者，曰胖头（读匹江切）；头小者曰鮠子；其鮠，曰鱼苗；稍大者，曰鱼秧。取鱼秧真塘中，若水肥，则不及一岁，已重二三斤，两岁即十余斤矣。味极

鲜美，尤以胖头之头为佳，其身可脍……陆氏乃云：‘不如啗茹’，岂古今殊产，抑吴楚殊嗜耶。”（《蕲春语》）

按：黄氏所论述极为周至。鱖鱼，在今湖北省通名曰家鱼，其贩卖的地区则甚广，闻卖鱼秧者以空运转输各地，是不仅湖北地区饲养之。又嗜鱖（鲢子）的习惯，亦正如黄氏所云。吾家人之组成，有沪产与辽产，沪产者不食鲢子鱼，辽产者则与予同嗜，嗜好的不同，并非古今殊产。

植物类 桧与栝

章太炎：“《说文》：‘桧，狡桧也’，三州谓狡为桧，读从人声如栝。”（《新方言·岭外三州语》）^①

按：栝与会同音。《尚书·禹贡》：“柟榦栝柏”（《史记·夏本纪》同），《集解》引孔安国曰：“柏叶松身曰栝”。《尔雅·释木》：“桧，柏叶松身”。由此可证栝即桧。狡桧即狡栝，现新洲称说话为“搭栝”，话叶会，栝叶话，由此可证新洲保存晋末以前的古音。

筴

黄侃：“《楚词·离骚》有菌桂，据《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神农《本草经》：‘菌桂出交趾，员如竹’，则菌为筴之借，此桂之似竹者。《山海经·中山经》有桂竹，注：今桂阳出筴竹，则字作筴。吾乡有筴竹，细叶长节，质以《说文》，盖即籥露之籥，《中山经》注云：‘籥即篠类，中箭’。《山海经》以为桂竹，盖竹文取象于籥桂乎。”（《蕲春语》）

按：吾乡新洲常用竹材，有南竹与桂竹，南竹可以为簾筏、竹器，产于湖南；产于大别山者称山南竹；桂竹较细，随地可生产，可以为竿。

蒿(荻、藁)

《淮南子·说林》：“‘蒿苗类絮’，注：‘蒿苗，荻秀。楚人谓之蒿。蒿读敌战之敌，幽冀谓之荻，苕也’。”

按：蒿、荻、藁，音义同，盖形声字所取不同之声符。荻，盖

^① 广东的惠、嘉应二州及潮州的大阜、丰顺，其居民自晋末逾五岭，操古老的语言，与土著不同，广州人名之为客家，章氏曾将其语言写成《岭外三州语》。

楚地的通语。今楚地呼之为获柴，利以举火。武昌沙口一带称为刚柴，俗谚云：“除了刚柴无好火，除了郎舅无好亲。”刚柴火烈，燃烧时有松香味。

芰 菱

《国语·楚语上》：“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无芰荐。”又《楚语·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

按：屈到字子夕，其子屈建字子木。此事记载屈到喜欢吃菱角，召他的管家嘱托祭必用菱角。但他的儿子没有照办，改用羊肉祭享。什么是芰？芰的初文为支，支、枝、刺音相近而义亦近。前面（兵器类）我们提到的三刃枝，也就是三刃刺可为例证。芰的特点是多刺，名之曰芰是可理解的。菱，《尔雅·释草》：菱、蕒，《疏》曰：‘郭云：菱，今水中菱者，《字林》云：楚人名曰芰’。菱之得名盖源于稜，《广韵》：凡物有廉角者曰觚稜。菱、芰的得名，盖原于此。不过同是一物，也应有所区别，《酉阳杂俎》卷十九载：“芰，今人但言菱芰，诸解草木书亦不分别，唯王安贫《武陵记》言：‘四角三角曰芰，两角曰菱’。”似乎是在混称菱芰之间作了个分断。看来楚国是以芰统菱，所以有“楚人名菱曰芰”之说，而现在我们只知道菱，不知其名为芰，是《尔雅》的称谓掩盖了楚人的称谓，是以菱统芰，是其演变过程。

芡

“菱（庐本作菱）、芡（音俭），鸡头也……南楚江湘之间谓之鸡头，或谓之雁头，或谓之乌头。”（郭注《方言》卷三）

《周校》：菱应作菱。

《方言音释》：菱，本或作菱。《广雅》作菱，古音读洛，为廉字之同声假借。《淮南·说山训》：‘鸡头已痿’，痿即菱也……《吕氏春秋·恃君》篇：‘夏日则食菱芡’，高注：‘芡，鸡头也’（卷三，第51页）。丁氏《书眉》又云：“芡，南方谓之鸡头菱，状如鸡头……果之外壳，徧生芒刺，叶大如何（荷），凹凸不平。果无角，与菱角不同。”

按：俗名鸡头者有二：一为薇蕨之类，生山野之中，由土中挖出，形略如鸡头，可食，所以《尔雅》列于菱蕨一类。一为鸡头苞子，生水中，叶似荷而有刺，开红花，所结苞子如莲蓬，也有刺，苞中有实，如梧子，可食，故菱芡并称。

箬

《说文》：“楚谓竹皮曰箬，从竹若声（而勺反）。”《本草》：“箬，草名，一曰箬叶。时珍曰：‘箬生南方平泽，其根与茎皆似小竹，其节籜与叶皆似芦荻，而叶之背青面淡，柔而韧，新旧相代，四时常青，南人取叶作笠及裹茶盐、包米粽，女人以衬鞋底’。”

按：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一名道士湫，相传唐张志和隐处”（《清一统志》），在今大冶县境。《湖北通志·輿地志》谓志和《渔歌子》指湖州西塞山，但箬叶确为湖北地区生活、生产资料，读音为“了”，与《说文》作“而勺切”相符，今鄂东及武汉在五月端午取箬叶包粽子，或妇女用箬叶衬鞋底，均名为“了”叶。黄侃曰：“今吾乡谓笠曰箬笠”（《蕲春语》），其实岂蕲春唯然。

藟 葍

藟（旧音蜂，今江东音嵩，字作菘也），菟（铃饶），芜菁也，陈楚之郊谓之藟，齐鲁之郊谓之菟，关之东西谓之芜菁……，其紫华者谓之芦菘（今江东名为温菘，实如小豆。罗荀二音）。（郭注《方言》卷三）

《周校》：“陈楚之郊”应为“陈宋之间”。

《方言音释》：藟为葍之异文，菟与菁为双声，藟菟为芜菁之音转，《诗·邶风·桑中》篇：“爰采葍矣”，笺云：“葍，蔓菁也”，蔓菁双声，蔓青即芜菁……《尔雅》：芦菘，郭注：‘芦菘，芜菁属。紫华，大根。’（卷三，第50页）

按：今犹名芜菁为胡萝卜，盖芦菘的音变。如急读则为藟，如读重唇音则为“绷”，与卜音近。由物产而言，“陈楚之郊”地望不错。

华

“华、萼，臧也（萼亦华别名，音誇），齐楚之间，或谓之华，，或谓之萼。”（郭注《方言》卷一）

《周校》：臧作盛，两字音义同。

《方言音释》：“华萼古音读胡库，为攬橐（古音渠徒两音）之叠韵音转。《尔雅·释草》：‘攬橐含华萼也’……《诗·小雅·常棣》篇：‘鄂不韡韡’。《传》云：‘鄂犹鄂鄂然，言外发（为翻之双声音转）也’。《笺》云：‘承华者曰鄂，不，当作柎。柎，鄂足也’。臧为盛之异文，《说文》：‘茆，华盛’也。华盛即华承。臧即《尔雅》之含，卷六：‘銛，受也’，‘受，盛也’。”（卷一，第19页）

按：华、萼即古花字，《楚词》多言“美人，香草”，也用华字，如“及荣华之未落兮”（《离骚》），“华采兮若英”（《云中君》），湖北地区通称花，但亦有读“发”者（如红安），王国维释“不”为花苞，取其象形，盖亦受郑《笺》之启发而然。

梅

《尔雅·释木》：“梅，柎。”《疏》：“释曰：孙炎云：荆州曰梅，扬州曰柎。”

按：梅叶弥，弥满双声，满柎叠韵，所以荆州之梅，即扬州之柎，盖音变。《诗经·秦风·终南》：“有條有梅”，荆州之得名，亦渊源于关中。

菌 菰

黄侃：“《说文》艸部：‘菌，地蕈也’。《尔雅·释草》：菌，‘小者菌’（从舍人读）。《广韵》十六軫：渠殞切。吾乡凡菌皆曰菰，亦或作菇（菇俗字）；惟桑^菰，曰木耳。其生树上似钉盖者，曰香蕈，亦曰香菰。其生地上，色黄而味鲜者，通曰菰。”（《蕲春语》）

按：黄氏所云，可通之鄂东及武昌，不仅蕲春唯然。唯菌类多有毒，其生于杨树、柳树、桑树或松山者，味鲜、可食。又生于草根之小耳，名地踏菇，春季雨后尝有之，亦可食，是桑^菰（音软，木耳）之类。

称谓类

所谓称谓，在指人际关系。中国最早记载人际关系的，莫过于《尔雅·释亲》，但它与这里所说的称谓，有三点不同：

第一，《尔雅》罗列的称谓，只限于有血缘关系和有婚姻关系的人，而我们所列举的则较为广泛，由亲属、亲戚关系而及于其他社会关系；

第二，《尔雅》所列的各项名称，在后代只成为书面语言，是概括其关系的称谓（如称父称兄等），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称谓，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巧历而不能得”；

第三，《尔雅》、《广雅》之类的书，所罗列的称谓，也只能“及其大凡”，如按逻辑推求，是不可能充其类的。《方言》之类的书所收集的称谓，没有《释亲》之类专章以统其类，集其有关的于一处，这也是必要的。

亲属称谓声源

章太炎：“夫亲属相呼，本于婴儿，初语其声不过ㄅㄆ二者而已。呼父曰考，语本于ㄆ。呼保母曰阿，亦曰可者，字变为ㄎ，语本于ㄎ。呼兄曰哥，语亦本ㄎ（可、阿、哥皆得声于ㄎ），或古语流传如是也。至鲜卑言阿干，契丹谓皇子为哥儿，满州谓皇子为阿哥，此如中国呼爸语由父转，然今四裔亦多谓所生曰爸。夷貉之子，生而同声，固莫能相外也。”（《新方言·释亲属》）。

按：ㄆ，音考，《说文》：“气欲舒出ㄆ上碍于一也。”ㄎ，《说文》：“反ㄆ也，读若呵”，称哥、称考，语源于ㄆ。称父曰爸，语源于父（读重唇音）。除此而外，称妳的实即奶的音变，赵元任等《调查》（第一册，第13页）将“妳”作“奶”确乎是很有见地的。语音为称谓之首，故益及之。

父 媿

“媿、艾、长老也，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媿，或谓之艾（《礼记》曰，五十为艾），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南楚谓之父，或谓之父老，南楚瀑沅之间（暴、匡两音，沅水在桂阳）^①母谓之

^① 郴州，“春秋战国时楚地，秦属长沙郡（项羽徙义帝于长沙，都郴，即此）。汉初置桂阳郡，后汉因之……三国吴亦曰桂阳郡。”（《读史方与纪要》卷八二）

媼，谓妇妣曰母媼（音多），妇考曰父媼（古者通以考妣为生存之称）。”（郭注《方言》卷六）

《周校》：叟，或作叟。艾，或作父。

《方言音释》：叟，老叠韵，赵注《孟子·梁惠王》篇，叟，长老之称也。艾，古音读赖，与老双声，《曲礼》：“五十曰艾”。郑注：“艾，老也”……公者老人之称也……翁，初文作公，翁者老人之称也。媼，古音读囊，俗作娘，媼，𡗗（古音读餒）双声音转。《广韵》：齐人呼母曰𡗗，今齐俗呼母为娘，娘即媼，亦𡗗之双声音转，媼，大（古音读代）双声音转，今俗谓父为大（读今音），或重言为大大。（卷六，第129页）

按：丁氏将《方言》所称亲属作了概括介绍，现予以分述。

爸 娘

章太炎：“《广雅》：翁、公、叟、爸、爹，𡗗父也，今通谓之爸，或谓之爹，惠、潮、嘉应之客籍谓父为叟，音如宿……公称今多移于王父”（《新方言·释亲属》）。又曰“郎为男子尊称，故娘亦女子尊称，今人呼母为娘是也”。

按：湖北地区对父母称谓之复杂，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概括其来源有：

其一为父：爸、爹、大均其音变。

父，父老——如《公羊传·定公四年》：伍子胥曰：“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推刃，即俗称借刀杀人），这是单称父的，还有合称为父老的，如《谷梁传·定公四年》：楚昭王说：“父老反矣，何忧无君。”

爸 伯——父，今读轻唇音，古代读重唇音，即为爸。伯为今音，古音读霸，霸与爸音近，今湖北地区，称爸（如武汉）称伯（如鄂东）都有。

爹 爹爹——古音多（今音迭），《南史·始兴忠武王憺传》：“荆土方言，称父为爹”，多霸叠韵，多迭双声。称父为爹，称祖父为爹爹。

大——如天门、钟祥、黄陂西乡称 ta ta，在黄陂与嘸（称母）

为对，大爸叠韵，大多双声。

其二为公。

公——《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是称父为公。

翁——《史记·项羽本纪》：“吾翁即若翁”（意为我父即你父），翁之初文为公，翁公叠韵。

其三为考。

考——谓父、母为考妣，郭璞云：“古者通以考妣为生存之称”（见父、媼条），章太炎也说：“呼父曰考，语本于丐。”

其四为母。

孃（或娘）——《木兰词》：“不闻爷孃唤女声”，孃孃叠韵，孃的得名盖来自媼，传女媼为尧妃，故取以为表率。孃、娘乃后起字。

大——今鄂东蕲春、浠水称母为大，而麻城、红安称之为 te，te 妳叠韵，妳声变为 te，而大又是由妈变来（由重唇音变舌头音）。

奶——曾侯簋曰：“叔姬媼作黄邦，曾侯作叔姬邛^媼（奶）媼器。”又楚王钟曰：“楚王媼江仲妳（奶）南和钟。”此言曾、江等国通婚的关系。

又在前面曾提到的：《左传》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不礼于姑母江半的事，是说半姓的楚国姑娘嫁到江国，这个半字才是正写，前面的“叔姬邛（即江）奶”，“江仲奶”，奶半叠韵，奶都是半的借字。因为当时的习惯规定，嫁出去的姑娘称谓，必须把嫁出的国名放在前面，自己的姓放在后面。当时各国都这样。据《广雅·释亲》：“奶（乃第又奴解），母也。”又《唐韵》：“奴礼切，音奶，楚人呼母也。”如读乃第切或奴礼切，是麻城和红安的读音，如读奴解切，则是新洲和黄陂的读音，所以我们说，赵元任等改妳为奶是有根据的，为什么称妇人为奶或奶奶，奶，今释义为乳，可见因母以乳汁哺育其子而得名，如汉武帝的“大乳母”（《史记·滑稽列传》可证）。然而称奶或奶奶，也不仅是楚人如此。《西厢记·草桥店梦莺莺杂剧》：“前日晚夕，奶奶睡了。”《西厢记》是以秦晋之间河

内为背景的，可见这个称谓通行于秦晋和楚国之间，源流甚远。此外，或称为“娑”。《广韵》：武移切，在新洲桂家山有此读法，或称为“媚”。《集韵》：民卑切，在新洲刘溪畷一带有此读法。总之环绕双声与叠韵，母字读音多不胜数。

父娒、母娒——楚人称妻的父母为娒，娒字由爹字诱导而出。其形属女方（妻方），其音则为爹（古音读多），今湖北地区称为家公（如新洲一带），或者家公爹（武汉一带），均由称父为公、为爹的诱导而出。

膊

膊，兄也（此音义所未详），荆扬之鄙谓之膊。（郭注《方言》卷十）

按：膊，疑为伯之借字。王国维《观堂集林·书尔雅郭注后》云：“《周礼·天官·醢人》‘豚柏’注云：‘郑大夫、杜子春皆以柏为膊，谓鬻也。今河间名豚鬻声如鍛膊。’读伯如膊，不仅河间唯然，今湖北地区亦间有之，如今武昌乡间，读“热”如“烙”，“说”如“索”，“国”如“阁”，“伯”如“搏”，“特”如“脱”。其实这种读音，符合吴闿生所提出的“匕”（音宅）与“托”读音变化，是切合实际的。

娒 嫂

娒、孟，姊也。《外传》曰：“孟啖我”是也。今江东山越间呼姊声如市，此因字误遂俗也。娒，音义未详。（郭注《方言》卷十二）

《方言音释》：“姊为娒之异文，《诗·邶风（按：应为邶风）·泉水传》：‘先生曰娒’。娒，古音读扫，字亦作娒，《广韵》：娒，齐人呼娒。娒、嫂（古音读叟）双声。嫂字作娒，‘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娒’。”（按：据《说文》卷十二，第204页）

按：今俗亦有称嫂为娒者，系由兄之取义诱导而出，谓嫂如女兄也，其语源亦自关中，如临潼称嫂子亦称姐。《离骚》：“女娒之蝉媛兮，申申其詈予”，这是娒之所自来。

孟为长，义同伯，鲁有孟、叔、季三氏，孟为之长；

秭（姊） { 媯、**嬖**、孟、姐（女兄）
 { 嫠、嫂（兄妇）

媯 妹

《说文》：“楚人谓女弟曰媯……公羊传曰：‘楚王之妻媯’。”

按：媯、妹叠韵，媯为妹之音转，妹为今楚人通称。

筑媯

筑媯，匹也（今关西兄弟妇相呼为筑里，度六反，《广雅》作媯）。媯，耦也。（郭注《方言》卷十二）

《周校》：“筑里”应为“筑媯”，“度六反”应为“直六反”。

《方言音释》：“筑，古音读邹，与嫂（古音读叟）叠韵，媯两双声，筑媯为嫂两之音转。今俗谓姊妹为筑（读今音）媯，筑媯义即嫂两，犹母子谓之娘（呼母为娘）两，父子谓之爷两，姊妹谓之姊儿两，两，利马切。兄弟妇等次耦匹，故谓之匹。”（卷十二，第204页）

按：《汉书·郊祀志上》：“见神于先后宛若”，注：“孟康曰：‘兄弟妻相谓先后’，师古曰：‘古谓之姊妹，今关中俗，呼为先后，吴楚俗，呼之为媯媯’。”今湖北地区，通称姊妹为媯媯。《女儿经》云：“媯媯们，要孝顺”，盖已成楚地通语。又章太炎曰：“《释名》：长妇少妇，或曰先后……今山西太原以南，兄弟妇称先后”（《新方言·释亲属》）。又湖北地区称序列为“纳”，正为利马切。

崽

“崽者，子也（崽音泉，声之转也）。湘沅之会（两水会合处也，音猥）。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东齐言子矣（声如宰）。”（郭注《方言》卷十）

《方言音释》：“崽为是子之合声，东齐是子，注云：‘声如宰’，今日照谓小儿为宰（读今音）子，盖仍东齐之方音也。酈道元《水经·沅水》注云：‘至若婁婉卍童，及弱年崽子’。是崽子亦弱年之称。”（卷十，第172~173页）

《新方言·释亲属》：“崽者子也。郭璞音宰，今通谓子为崽，

成都、安庆骂人则冠以崽子，成都音如哉，安庆音如簪。”

按：今称崽的，最为确切的，是湖北崇阳等地，如“这个伢”他们说是“kó 个伢崽”，是为指示代词的重叠了。湖北通语为伢（á），武汉则称芽（yá），间或也引别地方言骂人，如曰：“这个狗崽子”，或曰：“猫儿下崽了”，有贱视的意思。但未闻称“泉”者。大概崽是由思得音，崽、崽、泉为同音字，朱熹《四书章句》释“慎而无礼则崽”（《论语·秦伯》）。“崽畏惧貌，如以声训，借以说明孩子胆小怕事。总之，称崽是古音，是没有问题的。如《说苑·正谏》载：楚庄王听诸御己之谏，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菜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人乎’。子为仔之初文，仔音崽，崽菜叠韵相叶。”（按《调查》缺崇阳崽的称谓）

双产

“陈楚之间，凡人兽乳而双产，谓之螯孳（音兹），秦晋之间谓之孳子（音鞞），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孳子（苏官反）。”（郭注《方言》卷三）

《周校》：螯孳《集韵》之韵孳下引作孳孳，《玉篇》子部：“孳，力辞切，孳，孳双生也。”字又作孳孳。苏官反疑为苏宦反之误。

《方言音释》：“螯，媪同声通用。卷十二：媪，耦也。孳，初文作兹，兹者生也。螯孳犹言耦生……《说文》：‘孳，一乳两子也’。”（卷三，第49页）

按：今湖北地区称为双生伢。

有身

章太炎：“《大雅》：‘大任有身’，《传》曰：‘身重也’。三州谓怀妊为有身。”（《新方言·岭外三州语》）

按：据甲骨文，身字作，即像人体怀有子之相，即名为有身，现在湖北地区名为“双生人”，或曰“身上有了”。

老婆 婆婆

章太炎《汉书·高帝纪》：“常从王媪武负贯酒，如淳曰：‘俗

谓老大母为阿负’，古无轻唇，负音如倍，音转为婆。《广韵》：婆，老母称也。妇、负同声，妇转亦为婆，故今谓妻为老婆。”（《新方言·释亲属》）

按：今湖北地区称祖母为奶奶，或者婆婆，称祖父为爹爹，或者爷爷。据赵元任等《调查·综合材料》，基本上只有这两种称谓。对自己的妻称老婆，叠词婆婆系指祖母，亦犹单称爹或爷为父，叠词爹爹或爷爷则指祖父。

矜

章太炎：“矜谓之杖，寻古音矜如螺，故老而无妻者或书为矜，或书为螺，今人谓杖为棍，即矜之变矣。又谓凶人为光棍，寻《说文》桡杻（亦作杻）断木也。古谓凶人为桡杻，今谓凶人为光棍，其义同也。《左传》桡杻，杜解以为即鲛，古人即名表德，尧舜桀纣皆是，然则鲛之言棍即古矜字矣。《楚词》云：‘鲛婞直以亡身’，婞直即与矜同义，矜为直立之物，故古人谓直为矜，《论语》：‘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又云：‘君子矜而不争’。廉直为矜，所谓婞也。忿戾为矜，所谓桡杻、光棍也。古今语正自不异，而今人亦谓无室家者为光棍。则正无妻为矜之义，训诂声音皆同。”（《新方言·释言》）

按：湖北地区称“包揽词讼”者为光棍，固恶名也。螺矜为古今音，古音今，今音螺，如深“圳”读为深“镇”，系读古音。

儍

章太炎：“《晋阳秋》曰：吴人谓中州人为儍人，俗又谓江淮间杂楚为儍人（《一切经音义》引），寻《方言》壮、将皆训大，将、仓声通（如“鸾声将将”，“鸟兽跄跄”是），儍人犹言壮夫耳。昔陆机谓左思为儍夫，盖谓其粗勇也。”（《新方言·释言》）

按：鄂东今有俗语曰“纳儍”（俗误为村），或“纳蛮”，即不顾一切，使“蛮劲”。村夫义近鄙夫。

良人

章太炎：“《左传》戎帅称大良、少良，此皆郎字。秦汉天子侍从称郎，亦本良人。《吕氏春秋·序意》：良人请问十二纪是也。

良人即良家子。所居曰郎门，郎屋（今湖南亦称营垒为良子，以良家子起为士卒所居也）。”（《新方言·释亲属》）

按：《诗经·唐风·蟋蟀》：“有良士瞿瞿”、“良士蹶蹶”、“良士休休”，如“随文为训”，概括起来为“勤俭”之意（据《毛诗传疏》），又《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此良人”。《毛氏传疏》：“良人，善人也”，这时的“良士”、“良人”，还是一个道德修养概念，自秦实行“七科谪”，“汉因秦制”，如武帝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本纪》：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属于“七科谪”的简称为“犯科”，“犯科”的人是与“良家子”相对的（据《西汉会要》卷五十七《发谪传》）。《汉书·李广传》：“广以良家子从军”，足证汉代行秦旧制，改变以前“良士”、“良人”的道德修养概念，成为道德律令的综合概念了。湖南称营垒为良子所居，在内战时期，湖北人称广西兵为“广西粮子”，四川兵为“四川粮子”，可见楚人沿袭秦汉旧称，至今相传不息，不过忘其本义，称良子为粮子，因称“当兵的”为“吃粮的”，失其旧典了。

武

《淮南子·脩务训》：“夫怯夫操利剑，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橐一棒，则折胁伤干”，注：“武，士也，楚人谓士为武”。又《齐俗训》“为天下显武”。注：“楚人谓士为武”。

按：楚人谓士为武，确乎不易，但其来源则甚远。《书经·大誓中》：“我武维扬”，《尚书正义》据《文王世子》：“论举贤之法云，或以事举，或以言扬”，所谓举贤，即是举士。“我武维扬”即“我士维扬”，扬，除举贤外，还有英勇奋进的意思，《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传》：“如鹰之飞扬”，这与《书经·牧誓》所云：“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思想是一致的，又《诗经·唐风·蟋蟀》，连称“良士瞿瞿”、“良士蹶蹶”、“良士休休”，概括其本意，无外“勤劳勇敢”、“克勤克俭”。由此可见，楚人谓武为士，实秦晋高原（晋即唐）上周人的文化心

理，由楚人继承下来的表现。《淮南子·人间训》又说：“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这里的武，只有作士，才能说得通。

姨 姬

章太炎：“《说文》：‘妣，妇官也’。汉有钩弋夫人，弋即女弋字。《春秋》姒氏，《公羊经》皆作弋，则弋即姒姓之姒。汉亦谓妾为姬，盖贵者后宫取备百姓，故弋、姬皆为妾称。《汉书·文帝纪》：‘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众妾之总称’。妣转平声亦为怡。今人谓妾曰姬娘音正如怡，世皆误作姨。姨为妻之姊妹，非姬妾字也。”（《新方言·释亲》）

按：现在多称妾为妹，则认为姨也，事物的发展，也有歪打而正着，不合理的变成合理的。

役夫之属

《庄子·庚桑楚》载：“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郭注：“司马云：役，学徒弟子也”。《广雅》云：“役，使也”。这说明，徒弟是被师傅役使的。如何役使？《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也即是把冉有当作仆人来驱使（驾车），老聃据说是陈人，孔子为鲁人，这是陈、鲁两国的情况。再看楚国，楚成王的太子商臣被他的姑母江芊骂为役夫。什么是役夫？杜注：“役夫，贱者称”（《左传》文公元年），陈、楚是相邻的国家，在语言和民俗上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所以他们役使与被役使的关系是一致的。这一些被役使的人，绝不能与“良士”（春秋唐国的称谓）或“良家子”（西汉时的称谓）之间画上等号，这一些非良家子，即属于“七科谪”之流；“七科谪”中“有市籍”的人，即属于官奴隶，不在“平头百姓”之列（所谓“平头百姓”即编户齐民）。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名之为“师徒”这种关系，而忘掉它的属性。旧诗有云：“仆少将儿使，家空任犬眠”，这很显然是主仆关系超过了父子关系，这正是贵族的生活写照。

民 氓

“氓，民也（民之总名，音萌）。”（郭注《方言》卷三）。

《方言音释》：“氓民双声，氓，《石经》作氓，为懵之双声假

借。《周礼·遂人》：‘以下剂致眡’，郑注：‘变民言眡，异外内也。眡犹懵。懵，无知貌也’。民之无知者谓之眡，字亦作萌，《汉书·霍去病传》：‘及厥众萌’，颜师古注：‘萌字与眡同’。”（卷三，第58~59页）

按：与氓有关之字，如眡、盲、矇、懵、蒙、幪、梦……均谓人民蒙昧无知，视为同类而共讥，于楚国亦莫能例外。如《史记·陈涉世家》引贾谊《过秦论》：“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眡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正说明楚汉作家对民眡的鄙视，与郑玄的观点完全一致。谓眡为无知，也有个历史实际，据郭沫若释金文民字（𠄎），“为盲其一目以为奴征”，与岭表的盲妹无异，可以比较说明。

儻（音台）、𠄎（音樊），农夫之丑称也。南楚凡骂傭贱谓之田儻（憊儻，弩钝貌。或曰仆臣儻，亦至贱之号也），或谓之𠄎（𠄎，丁健貌也，《广雅》以为奴，字作樊，音同），或谓之辟。辟，商人丑称（僻僻，便黠貌也，音擘）。（郭注《方言》卷三）

《周校》：僻僻，戴本作“辟辟”。

《方言音释》：𠄎，俗作蠶（古音读里），与儻（古音读提）为叠韵连絃字，今俗谓阉茸无能者为蠶胎，胎即𠄎之音转。阉茸无能，尤为力田者之所忌恶，故为农夫之丑称。注云：𠄎，《广雅》以为奴，字作樊，音同，按 从服𠄎声，樊从棘得声，二字古韵皆在之部，为同音字，《广雅》以为奴字者，奴之为覆樊（按：似应为𠄎樊），犹之居读为姬也。（《檀弓》“何居”，郑注：居读姬），又奴古音读鲁，与𠄎双声；古人双声字往往通读，不甚分别也。又奴为努之初文。《文选》古诗：“驱车策弩马”，李善注：《广雅》（按：释言篇）曰：“弩，驂”也，谓马迟钝者也。人之迟钝者谓之𠄎儻，移以言马，即为弩驂，弩驂与憊儻为双声，憊儻与田儻为叠韵，或曰椽块椎，三辅谓之儻《淮南·汜论训》，高注：“稷读曰优，椽块，块椎也，三辅谓之儻”，儻为治田器，故谓之田儻……辟，古音读颇，与偏双声，《左传》庄公二十一年传：“郑伯享王于阙西辟”，服云：“西辟，西偏也”。辟为偏邪不正之名，故亦为骂人之语，今上海骂小流氓为小瘪三，瘪为辟之音转。（卷三，第64~65页）

按：①（《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僚臣仆，仆臣台。”但《方言》作儻，按古代奴身，往往加人旁以示区别，如傢僮等字即是。②“居”字有两读，一读为姬，据汉人读媵，即夷，《论语·宪问》“原壤夷俟”，即原壤“见孔子来而蹲踞以待之”（朱熹《论语集注》），一读为跼，黄侃：“跼，蹲貌；苦胡切。今吾乡谓蹲曰跼”（《蕲春语》）。即论形象为跼，论礼则属夷礼。③奴，古亦借为虏，《韩子·显学》：“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④古代称谓奴隶的种种名称，现在则不一见，这正如《荀子·正名篇》所说：“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现在举一个例子，新洲县刘宣湾在清代光绪年间，在大户人家宅第周围有很多围屋，但经过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围屋原来住的是家人，这些家人原来是男奴（即名家人）与女奴（丫环）经主人许可成婚，并给居围屋的，到现在他们成了平头百姓，围屋也给拆掉了，原来名为家人、养女的名称，其本人及其后代是讳莫如深，久之也被人遗忘了。怎样说是“循于旧名”呢？如服字古音读𠄎，今音读服，塾师往往读今音，就靠上农夫了。这种循旧名而改称新名，很适合社会变化的过程，原来的旧名就渐绝迹。

臧 获

臧，甬（音勇），侮，获，奴婢贱称也。荆淮海岱杂齐之间（俗不纯为杂），骂奴曰臧，骂婢曰获，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登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皆异方骂奴婢之丑称也。自关而东，陈魏宋楚之间，保庸谓之甬（保言可保信也），秦晋之间，骂婢曰侮（言为人所侮弄）。（郭注《方言》卷三）

《周校》：登作墉。

《方言音释》：“臧为妍（古音读邦）之叠韵假借，《说文》引《汉律》，‘齐人予妻婢姦曰妍’。臧为丑事，故谓丑称，亦即贱轻。甬为俑之初文，《孟子·梁惠王》篇：‘始用俑者，其无后乎’。赵注：‘俑，偶人也’……保庸谓之甬者，此甬字借为使用之庸，《广雅》（按：卷一《释詁》）甬、保，庸使也……侮为狎侮，谓任主人侮弄

也。获与护通，《广雅》：获，污也，获为污秽不贞洁之名也。”

按：谓臧获为奴隶，在战国初年唯然。《墨子·大取》：“谓臧之爱己，非为爱己之人”，“虑获之利，非利臧之利也”，均是。但谓保为庸，则不确，保之初文为人抱子之形，早期金文仍为其状（如保作保，后书者为了对称，增为保，遂失原意）。人抱子只有爱抚之心，绝无贱鄙之意，则保非本字，而为𠄎字之借字，𠄎音焚，与保字音近，故借代之。𠄎为贱称，盖由于变古音为今音由重唇变为轻唇，读音为弗，与伏字音近，古字一般称谓，如加人旁则为贱称，如倭、僮、伏等均是。𠄎被称为伏子、脚伏、纤伏之类。臧字虽废，但姘字则为今常用，不过已由鄙贱观念变成道德观念了。

父 公 者

“楚东海之间，亭父谓之亭公（亭民），卒谓之弩父（主担慢弩导檐，因名云），或谓之褚（言衣赤也，褚音赭）。”（郭注《方言》卷三）

《周校》：“楚”字前夺“南”字，“檐”或为“引”。

《方言音释》：“《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风俗通义》云：‘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盖行旅宿会所馆’，亭之给役者为亭父……注云：‘亭民’，言非官吏也。……今军旅给役者谓之伏子，伏即父也。褚为弩父之合声，《说文》：‘褚，卒也’，郭氏读褚为赭，失之。”（卷三，第46页）

按：父，实即伏之音变，如今轿伏、船伏、力伏均是。公，实即翁之音变，郭注称“亭民，恐为人误解，褚，当读今音者，如今称负者、行者之类，如均以为不然，则岂有称亭民给役者为父，或称为公，与之相反，称之为‘赤衣者’，使服役者变成了罪人的道理？而这个伏字，又应由‘𠄎’读今音‘服’变来”。

以上罗列了楚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称谓，但事情有时不是那样截然划分，特别是社会对立关系尚未趋于严峻，人民谋生之计尚有回旋余地的时候，一般性的称谓，在一定时期还是存在的，如《书经·大诰》里所谓“民献有十夫”的夫字，和《秦誓下》：“独夫受”的夫字，但前者为奴隶，后者为贵族，却都称为夫，在夫字的本身

不存在阶级的印记，它的区别全依修饰字而定。反映在楚国历史上也是如此，如江半口里的“役夫”，屈原口里的“渔父”（《离骚·渔父》），在“夫”、“父”的本身，与上面所说的一样，据修饰词来定性。

又，中国文字往往有正反两义，也可名之为“文字的两栖性”，特别是社会变革的时候，更为明显。另外，中国文字是单音，同音字多，音近的更多，再加之双声、叠韵，古音、今音，声音的变化像万花筒，一个字很容易取其相反的意思，比如𨾏字就是一例，它可读古音泼（或𨾏），又可读今音弗，我认为父、夫等称谓，就是由𨾏变来。当然，有的字自其产生以来，即不怀好意地有损害、诬蔑、贱视的性质，如我们在前面列举的“民”字，和与民字同属于邦母的盲、蒙、昧等字，前面曾论及之，在此不再详说。以上所说均为名词。

代词：这里、那里。

章太炎：“《尔雅》：时、寔，是也。”《广雅》：是，此也。淮西、蕲州谓此曰时箇，音如特，淮西、扬州指物示人则呼曰时，音如待。江南松江、太仓谓此曰是箇，音如递。或曰：是箇，音如敌，古无舌上音，齿音亦多作舌头，时读如待，是读为提，寔读如敌。（《新方言·释词》）

按：湖北江陵谓这（zǎ）格（gǎ）、列（liǎ）格，或挪（luǒ）格，新洲只谓这里、那里，已由端系转为知系，古音舌头转为舌上而保存于泥母（如“那”、“挪”）。

其次动词。

动词的种类繁多，在这里是先生活方面的动词，次生产方面的动词。人类的特点即能制造工具，用工具来代替手足甚至于脑的活动，但生活是第一位的，所以生活上的用词，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借用到生产上去，举例如吊车上的挖掘机，用它来起重，能抓起泥土、煤炭、瓦砾甚至于成吨的钢铁……但是这个挖字，实则是借用手的作用与动作，这就使生活上的用字与生产上的用字难解难分了，也即是说生产上的经验与生活上的经验有时搅在一起了，但这是好事

而不是坏事，因为生活与生产的经验，二者是互相渗透的，蒋方震先生曾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国防论·国防经济学》）也就是这个意思。

由于生活动词与生产动词不容易分开，所以我们分析词性时难免徘徊于二者之间，碰上这类问题，我们是先生活而后生产，因为人的知识积累是由生活开始的。

踞

章太炎：“《淮南·道应训》：‘方倦龟壳而食蛤梨’，注：‘楚人谓倨为倦’，倨即踞字。又‘《说文》：居，蹲也，此即今踞字，黄州谓踞地曰踞倒，读若桔。惠、潮、嘉应之客籍曰：‘踞下去’，读如古。”（《新方言·释言》）

黄侃：“《说文》尸部：‘居，蹲也’从尸；（句）古者居，从古’。俗篆作踞，‘九鱼切’；踞，《广韵》居御切。字又作跼；《广韵》上平声十一模：‘跼，蹲貌’；苦胡切。今吾乡谓蹲曰跼，亦曰蹲；蹲，读如敦；跼，音同《广韵》。”（《蕲春语》）

按：赵元任等作《调查》，在武昌地区一个被调查人讲了一个故事：某人第四女婿是个跛子，他为了压倒别人，“他说：我这个跛子一走一ku呃，将来一定要做皇帝的父呵，只有父管子，没得子管父”（第一册，第70页），注音的ku按其字音与“父”叶韵，正是《广韵》注音苦胡切，可见这个字的读音，现仍保存在口语中，只因对跼字不识，所以用注音代替，在新洲以及鄂东地区，跼字为人们所常用，如说：“沟这边是跼，沟那边也是跼”，是说这边与那边，在利害上无所选择。除跼、居、蹲异称而外，还有“揣”字音同而义异，即《淮南子》所谓：“方倦龟壳而食蛤梨”，注：“楚人谓倨为倦”，倦读音为“揣”，有废坠之意。

餽

“餽（音胡），诿，庇（庇荫）、寓……寄也。齐卫宋鲁陈晋汝颖荆州江淮之间曰庇，或曰寓。寄食为餽（《传》曰：餽予口于四方是也）。”（郭注《方言》卷二）

《周校》：“予”应为“其”。

《方言音释》：“餽……《左传》昭公七年传：‘饘于是，粥于是，以餽予口’，杜云：‘饘粥糊属’。安居家食谓之餽，走食四方亦谓之餽，隐公十一年《传》云：‘而使糊其口于四方’是也。此餽为走食四方之餽。走食四方，不能家食，故谓之寄。”（卷二，第34页）

按：餽之为用，可为家食，亦可得之于四方，餽口于四方为寄，亦称为旅，所以有“旅食”、“寄食”之说。在家称“家食”，所以《周易·家人》有“不家食吉”之说。正考父为鲁宋通人，有“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予口”之语，可见糊口为关东通语。在近现代，塾师应学馆之邀，旅食外地，称为糊口，现托庇，寄寓结合成词，正表现人们浓厚的家庭、乡土观念。

撻

“搯（常含反），撻（音蹇），搯（盗跖）、撻（羊羶反），取也。南楚曰撻。陈宋之间曰搯，卫鲁扬徐荆衡之郊，曰搯（衡、衡山、南岳名，今在长沙），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取物而逆谓之篡（音僎），楚部或谓之撻。”（郭注《方言》卷一）

《周校》：羊羶反，反字衍。

又“撻，取也。（音蹇，一曰蹇），楚谓之撻。”（郭注《方言》卷十）

《周校》：音蹇，一音蹇。

《方言音释》：“撻，《说文》作撻，云：‘拔取也，南楚语’。引《离骚》：‘朝撻批之木兰兮’。撻，今本作搯。《九歌》：‘搯芙蓉兮木末’，王注：‘搯，手取也’。篡，《说文》作篡，撻篡叠韵。”（卷一，第22页）

按：搯、拈、撻、搯、撻、篡均音近，或为叠韵字，均言撻也。新洲地区童谣云：“撻的不如采的，采的不如买的，拿十二个大铜钱来买。”盖以拾撻为倘来之物，不如野采，更不如以钱购买，须拿十二个铜钱来赎回遗失之物，甚为合情。撻为湖北地区通用词语，但少有知其书法者。

挪 移

“半步为跬”（差箠反）。（郭注《方言》卷十二）

《周校》：“差”应为“羌”。

《方言音释》：“跬，古音读挪，为移之同声假借，《论语·阳货》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祭义》：‘跬步不敢忘父母，孝也’。《释文》：‘倍跬为步’。跬为半步，故倍跬为步。俗谓小步为跬（读古音），小步亦半步也。字借作窺，《汉书·息夫躬传》：‘未见能窺左足而先应者也’。苏林曰：‘窺音跬’。”（卷十二，第232~233页）

按：湖北方言，使物体小移位曰挪动，挪为古音，但挪与移在本省都通用。如借人钱物，也称为通挪。跬、移之为挪，犹之乎“常仪”之为“常娥”，也就是《楚词》所说的《湘君》或《湘夫人》，可见歌支古通韵，古已实行于南楚。跬与窺叠韵，故挪得借为窺。《荀子·劝学篇》：“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杨倞注：“半步曰跬，跬与跬同。”荀子所使用的也是楚地方音。

蹟

《淮南子·原道训》：“先者隕陷”，注：“楚人读蹟为隕”。《说山训》：“万人之蹟”，注：“楚人谓蹟为蹟”。《修务训》：“以一蹟之难，辍足不行”。注：“蹟，蹟。楚人谓蹟也”。《人间训》：“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垤（按：当为埵之借字），”注，“蹟，蹟也”，又《类篇》，“楚人谓蹟仆为蹟”。

按：隕，蹟同字，均谓蹟也。古诗：“戒之戒之，日甚一日，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埵”即是此意。《诗经·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按虺当为“隤”的借字，隤、隕、蹟、溃、穢、跪声义均相近，即废坠倒仆不振之象。近湖北地区谓跪不能伸为“打蹟”。

踏 跌 摔

踏（古蹋字，他匣反），蹻（逍遥），蹻（音佛），跳也。楚曰蹻（勅厉反，亦中州语）；陈郑之间曰蹻，楚曰蹻。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跳，或曰蹻（郭注《方言》卷一）

《方言音释》：“踏，古音读跌，与跳双声，俗语谓跳为跳

踏(读今音)……蹠 古音读摔,为蹠之异文,《说文》:‘蹠,僵也’,‘一曰跳也’,俗谓跳而僵为摔倒,《史记·孙武子传》:‘兵法:百里而趋利者、蹠上将’。蹠,古音读渠,长言为渠略(古音读虑),《诗·曹风·蜉蝣·传》:‘蜉蝣,渠略也’,俗谓滑行迅速为渠略(读古音)。”(卷一,第21页)

按:今湖北地区谓跌交为蹠(音蹋)交(古音高),蹋为今音,交古音。文言称交,如摔交,为今音,摔为蹠之异文。《孟子·公孙丑上》,“今夫蹠者趋者”,孟子为邹鲁人,楚称为蹠(古音渠),与摔、蹠音近,由此可见,今称摔交,系来自邹鲁;今称蹋(踏)交,系来自关西,今湖北两种说法都存在。

颔

章太炎:“《考工记》:‘倨句罄折’,凡人立鞠躬向前,亦得是名。《庄子·渔父》篇:‘夫子曲腰罄折’,今扬州谓器及人句倨向前皆曰罄出”(《新方言·释言》)。又曰:“《说文》:颔,低头也,《春秋传》曰:迎于门,颔之而已,趁,低头疾行也。《唐韵》:颔,乎感切,趁,牛锦切。古金声在侵部,颔、趁并牛锦切。今吴越谓低头曰颔倒头,淮南曰颔住,音渠锦切(疑纽转入群纽也)。金页又通欤(《汉书·扬雄传》):‘颔颐’。《后汉书·周燮传》作‘欤颐’是其证,故成都、苏州亦谓颔倒头曰欤倒头。《尔雅》欤训敬,尽人所知,不知本从低头引伸也。”(《新方言·释言》)

按:颔倒头即颔着头,着读古音变为倒,犹“至”之读音为“到”也。颔为人低头之本字,如形象地妙肖之则为“罄折”。章氏言欤之本意为敬,不知其形象即为颔着头,或曰罄着头(名词用作动词),或曰哈着腰(即罄折),所说为一事。颔头为湖北通行语言。

匍 爬

章太炎:“《说文》:‘匍,手行也’,鱼模转麻,今谓手行曰爬,本匍字也,若父为爸,傅为巴矣。”(《新方言·释言》)

按:《孟子》言“陈仲子……匍匐往将食之”(《滕文公下》),又《诗经·生民》言后稷“诞实匍匐”。匍匐读今音即为爬伏,或

作蒲服，都是指伏地爬行。陈仲子在东方，后稷在西方，匍匐盖古代东西通语，也与楚言相通。现在湖北也保存这一口语，如湖北民谚言婴儿成长的过程云：“三翻、六坐、九月爬，十个月孩儿叫大大。”

马 马起脸

章太炎：“《说文》：‘马，怒也’，今荆州谓面含怒色为马起脸。”（《新方言·释言》）

按：称人发怒的形象为马起脸，盖湖北地区的通语，马脸的特点为长，人含怒意，则将脸沉下来，朝纵向扩张（喜时则横向扩张），所以称马起脸。西人也称长脸为发怒，如曰 long face。

謫

“謫，过也（谓罪过也），音曷，亦音适，罪罚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议人谓之謫。”（郭注《方言》卷十）

《周校》：謫，原本《玉篇》作谪。

《方言音释》：“謫，古音读概，与过叠韵。謫，初文作適，过字亦作祸，俗作呵，《诗·商颂·殷武》篇：‘勿予祸適’，传云：‘適，过也’，祸为適之省文，《方言》一，‘凡人语而过谓之適’。”（卷十，第180页）

按：謫，今湖北地区人们所常用，但不审其本字，如口语云：“適七適八”，“適这適那”，系谓人们“牙牙寻疵，使人反侧难安”。謫的本义为罪过，如汉代的“七科謫”今人变雅趋俗，将適變变为呵责，其义转轻。又謫古音读概，过亦作祸，俗作呵，鄂东口语有“呵厥人”，即罪责人。

骂

《楚词·离骚》：“女媧之蝉媛兮，申申其骂予。”

按：骂，亦作冒，今湖北地区人们通言骂，或曰冒骂。

躐

“躐，郅（音质）、跂（音企）、徂（徂亦训来），跻（济渡）。……登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躐，东齐海岱之间谓之跻，鲁卫曰郅，梁益之间曰徂，或曰跂。”（郭注《方言》卷一）

《方言音释》：“蹶登双声。郅鹭同声通用。《说文》：‘鹭……读若郅’。《书·洪范·释文》引马融注：‘鹭，升也’。鹭，初文作陟，《说文》：‘陟登也’。跂，古音读戈，《诗·卫风·阿广》篇：‘跂予望之’，字亦作企。《说文》：‘企，举踵也’。登高者举踵而止，故企即谓之登也。跂徂（古音读孤）双声，跻，古音读得，与登双声。”（卷一，第21页）

按：韩信请封为假王，刘邦怒，将不许。张良、陈平阻谏，对刘邦“蹶足”、“附耳”（《史记·淮阴侯列传》）。蹶，今湖北地区称为踩，踩、蹶双声，盖承秦晋语音而音变，称站立为企，鄂东通行企；武汉则通行站。

抓

扞（扞黎）、搯（以加反），取也。南楚之间，凡取物沟泥中谓之扞，或谓之搯。（郭注《方言》卷十）

《周校》：“以加反”应作“仄加反”。

《方言音释》：扞为搯之省文，字亦作馘，《说文》：馘，叉取也，又作搯，《释名》：搯，叉也，五指俱往叉取也。俗作抓。（卷十，第188页）

按：今红安、麻城称搯，新洲称抓，在湘北也称抓，如毛泽东曾说：工作应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像人们伸起巴掌来抓东西，就什么也抓不到。可见《方言》引南楚为例是有根据的。

盛

所以注斛（盛米谷泻斛中者也）。（郭注《方言》卷五）

按：《国语·楚语下》：“敬其粢盛”，《书经·大誓》：“牺牲粢盛”，《传》“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是用名词作动词。今俗语谓将饭实盘中曰盛饭，亦如以米谷倾泻斛中。

哨

“秦晋之西鄙，自冀陇而西（冀县今在天水），使犬曰哨。”（郭注《方言》卷七）

《方言音释》：“哨嗾双声。《左传》宣公二年：公嗾夫獒焉。《说文》：‘嗾，使犬声’。嗾，俗语音转为抽，嗾使犬谓之抽，字

亦作宵，卷十三，‘宵，使也’。”（卷七，第134~135页）又“宵为哨之异文”（卷七），“使犬曰哨，哨为使犬声。”（卷十三，第239页）

按：嗾犬，在湖北地区音转为抽，抽嗾音近。嗾犬盖秦晋与楚地通语，如俗语谓使人作坏事为“抽狗子吃矢（屎）”。

哈

《楚词·惜诵》：“行不群以颠越兮，又众兆之所哈，注：‘哈，笑也，楚人谓啁笑曰哈’。”《文选》：“左思《吴都赋》：‘东吴王孙，輶然而哈’，注：‘楚人谓相笑曰哈’。”

按：哈，呼来切，为今湖北人们通俗常用语，如说：“老是在一边哈”（在一边傻笑，无所作为）。

耸

“耸、奖，欲也（皆强欲也，山顶也），荆吴之间曰耸，晋赵曰奖，自关而西，秦晋之间，相劝曰耸，或曰奖。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劝语，亦曰耸。凡相被饰亦曰奖。”（郭注《方言》卷六）

《周校》：顶应为项，奖、獎一字。

《方言音释》：“耸为耸愚之合声，卷十，耸愚，劝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说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谓之耸愚。”注：“山顶也”之“也”字，戴校为“反”字之伪，云后卷十三有耸字，注云山顶反……《说文》：奖，嗾犬厉之也，嗾犬厉之为奖，嗾人怒之亦为奖。（卷六，第111页）

按：湖北地区书面称耸愚，口语只说耸，亦称为“懂”，如新洲有句俗谚：“大鼻孔，信人懂”，懂字很不好理解，实即“耸”字的古音，系由知系回到端系。思及此不禁豁然。我们现在的语音，古今音混用者多。此其一例。“耸愚”虽成词，但无单用“愚”的，可见耸、耸愚的合声，重点在耸。山顶也即山项反。

耸 聩

“耸、聩，聋也。半聋，梁益之间谓之聩（言胎聩烦愤也，音宰），秦晋之间，听而不聪，闻而不达，谓之聩。生而聋，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耸（言无所闻，常耸耳也）。荆扬之间，及山之东西，

双聾者谓之聾。”（郭注《方言》卷六）

《方言音释》：“聾，聾叠韵，聾，俗作傻，駮而无慧者谓之傻子，耳无所闻，貌如傻子，故谓之聾。睥，俗作痴，卷十：‘痴，駮也’，聾者状如痴駮，故谓之睥，今俗谓聾人为痴子是也”。（卷六，第111~112页）

按：聾，古音读董，与槽结合成词为“槽槽董董”，聾又音转为松（读第三声），如今鄂东讥笑人为“松它子”。睥，音宰，俗语转为平声，亦言听不聪，不解事，如痴駮，睥字后往往缀上巴字，成为复音词，名为“睥巴”，睥字又音转为张，称为“张巴”，为鄂东通语。

怜

“怜……爱也……陈楚江淮之间曰怜。”（郭注《方言》卷一）

按：古训怜，爱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笑曰：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此怜字应释为爱，项王为楚人，故知《方言》所释与项羽所言相同，是可互证，也是可信的。只以现在释怜为怜悯，把怜字的使用范围变窄。作释语时应注意及此。

把

“捩，予也（予犹与，音卑）。”（郭注《方言》卷十三）

《方言音释》：“捩为賸之同声假借，《说文》：‘賸，迻予也’。迻予为移与。”（卷十三，第264页）

按：今两湖之地谓给与人为把，把捩古今音，把为重唇音，捩为轻唇音。把捩古今字。《国语·楚语下》：“烝尝不过把握”，把，抽象名词用作动词，用以与人则为把。

餽

宋玉《九辩》：“凤亦不贪餽而妄食。”

洪兴祖补曰：“扬子曰：‘食其不妄’。说者曰：‘非义不忘食’，引此为证。”

按：餽，于伪切，俗作喂。在今鄂东有餽、茹两读，在黄冈大别山里读茹（第四声），山外读餽，符合圩、于音变规律。

怒 呕

“悼、怒、悴、愁，伤也（《诗》曰：不愁遗一老，亦恨伤之言也。愁，鱼^𠄎反），自关而东、汝颖陈楚之间通语也。汝谓之怒，秦谓之悼，宋谓之悴，楚颖之间谓之愁。”（郭注《方言》卷一）

《周校》：愁应为愁（《说文》：“力至切”）。

《方言音释》：“悼，古音读恼，俗亦作恼，悼伤（古音泥养切）双声。怒（古音读狙）为含垢之合声，《左传》宣公十五年《传》，‘国君含垢’，杜云：‘忍垢耻’。俗谓之怒（读古音）气是也，怒气俗作呕气，即注所云恨伤也。怒伤亦双声。悴字亦作悽，《淮南·本经训》：‘悽枪之志’。高注：‘悽枪伤悼之貌’。”（卷一，第819页）

按：据《周校》云：“愁，马端辰谓为愁字之譌，《毛诗传笺通释》……‘不愁遗一老’条云：《方言》‘愁伤也，楚颖之间谓之愁’，考《说文》愁字注：‘楚颖之间谓忧曰愁’，是知《方言》愁乃字形近之譌，伤读忧伤之伤。《广雅》愁忧也。《广雅》愁一曰伤也，并误以愁为愁，郭璞《方言》本已误作愁，因引《诗》‘不愁遗一老’，云亦恨伤之言也，误矣”。由上列引文，愁、愁两字，因形似义近，由郭注《方言》致误起，以后相沿，以伪传讹。现在湖北地区怒气（即俗传呕气）为通行语言。

养 颐

“台、胎、陶、鞠，养也（台犹颐也，言怡），晋卫燕魏曰台，陈楚韩郑之间曰鞠，秦或曰陶，汝颖梁宋之间曰胎，或曰艾（《尔雅》云：艾养也）。”（郭注《方言》卷一）

《周校》：“晋卫燕魏”作“晋卫燕赵”；“陈楚韩郑”作“陈楚郑魏”。

《方言音释》：（养）“犹颐也，台为颐之同声假借，《释名》：‘颐，养也，动于下，止于上，上下咀动以养人也’。胎……为台之后起字。陶（古音读偷）为鞠（古音匹由切）之叠韵音转。《诗·小雅·蓼莪》篇：‘母兮鞠我’，《传》云：‘鞠、养也’。”（卷一，第5页）

按：颐、养双声，颐、台、胎叠韵，现楚地颐、台、胎不见，而养字通行。颐为《易》卦，起于关中，本义为颐养，正西伯（周文王）“善养老”之意（《孟子·离娄上》），所谓“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孟子·尽心上》），均环绕养老而立言。

癩 癩

“凡饮茱萸而毒，南楚之外谓之癩（乖癩），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癩（癩、癩皆辛螫也，音聊）……癩，毒也。”（郭注《方言》卷三）

《周校》：癩有聊、涝二音。

《方言音释》：“癩与辣通，古音读洛，癩癩双声，癩癩为蓼辣之声借。《诗·周颂·小毖》篇：‘予又集于蓼’。《传》训蓼为辛苦……辛甚曰辣，故谓之蓼辣。今俗胸臆间隐隐作痛，谓之蓼辣。饮、傅而茱者，茱胸臆间如蓼之苦辣，故谓之癩癩也。癩癩为双声连系字，或析言曰癩，或析言曰癩，总之义皆为癩癩也。”（卷三，第52页）

《蕲春语》：“《说文》疒部：癩，‘朝鲜谓饮药而毒曰癩，郎到切’，今吾乡有此，音正同。”

按：言癩、言癩（辣），为当今湖北通语，在武汉间亦言“洛”（义近烙）。

棘

“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策（《尔雅》曰：策，刺也），或谓之壮（今淮南人亦呼壮，壮，伤也。山海经谓刺为伤也）……江湘之间谓之棘（《楚词》曰：‘曾枝剌棘’，亦通语耳。音己力反）。”（郭注《方言》卷三）

《周校》：刺或作棘。

《方言音释》：“策，古音读多，为刺之异文。俗语谓针刺人为多……壮为伤之同声假借，伤古音读泥养切，今俗谓刺为囊（读上声），囊即伤之古音，壮策双声……棘为多刺之名，古音读戈，字亦作积，《考工记》：‘桔踰淮而北为积’，其木多刺，故字作棘”（卷三，第51~52页）

按：今湖北地区谓草木刺人为毒人，系多字双声音转，在武汉则称棘人。

蜚

黄侃：“《列子》：杨朱蜚于口。《释文》：痛也。吾乡谓为虫所蜚曰蜚；暑热伤肤，亦曰蜚；汗垢积身肤，为之痛痒，亦曰蜚，读涉格切。”（《蕲春语》）

按：黄氏所陈为鄂东通语。

燿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子瑕卒，楚师燿。”杜注：“吴楚之间谓火灭为燿，军之重主丧亡，故其军人无复气势。”燿，音兴，平声。

按：《尔雅·释诂》：歼，尽也。《疏》：“歼者，舍人曰（按：指郭注）：众之尽也。”燿歼同音。同义。歼灭为连语。《楚词·七谏》：“清冷而歼灭兮”，可见“歼灭”一词，其来甚久。而现在歼字行而燿字废，如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为现在通行语言。

揜

“揜（乌感反）、揜、错（音酢）、摩，灭也。荆楚曰揜，吴杨曰揜，周秦曰错，陈之东鄙曰摩。”（郭注《方言》卷六）

《周校》：“灭”应为“藏”。

《方言音释》：“灭没双声，《小尔雅》：灭，没也……揜，古音读恩，俗语谓之按，按为恩之双声音转……揜按同声。错，古音读醋，与藏双声音转，《大戴礼·曾子制言》篇：‘君子错在高山之上’，是错意为隐藏也。磨灭双声，郑注《考工记·弓人》：‘摩犹隐也’，隐亦灭没也。”（卷六，第125页）

按：今两湖地区，通用按字，实应为揜。如谓“把他揜进水里去”，即隐没之意。今通行谚语，“水里揜葫芦”，“十个指头揜跳蚤”，都说的是办事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揜字实与揜（掩）、错（措、厝）、摩（泯）同义。

贪 淋

虔、刘、惨、淋，杀也（今关西人呼打为淋，音廩，或洛感反）……

晋魏河内之北，谓打林曰残，楚谓之贪，南楚湘江之间谓之欺（言欺林难厌也）。（郭注《方言》卷一）

《周校》：林应作淋，“谓淋曰残”当作：“谓残曰淋”，欺当作欺，贪婪也。

《方言音释》：“淋贪（古音读提阴切）叠韵，贪残双声……欺，戴氏订为欺字为諝，是也。……欺，注云：欺淋难厌也。欺淋为贪淋之异文。”（卷一，第14页）

按：《左传》成公十三年：晋国谓秦人“虔刘我边陲”，盖虔刘为秦晋之通语。关西谓打为淋，晋魏河内之北“谓淋曰残”，楚谓之贪，《楚词·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是也。贪淋即贪婪，打林婪叠韵。南楚江湘之间谓之欺，实即贪、残、婪、惨、淋、虔等嗜杀之义。又卷三：“虔、散、杀也。东齐曰散，青徐淮楚之间曰虔”，虔为去势，散即骗，与虔义同，均为残杀。

掩 棍

“掩、丑、棍（衰衣）、辵（作愤反），同也。江淮南楚之间曰掩。”（郭注《方言》卷三）

《方言音释》：“掩，初文作奄，《诗·周颂·执竞》篇：‘奄有四方’，《传》云：‘奄，同也’。丑读为俦，《荀子·劝学篇》：草木俦生，杨注：俦，类也，棍为混之异文，班固《西都赋》：‘棍建章而连外属’。李善注引（一切经）《音义》云：‘与混同’。《周语》韦注：混，同也……辵齐（古音读疢梅切）叠韵，《离骚》王注：‘齐同曰粹’（卷三，第56页）。”（按：所引荀子杨注均非原文）

按：今人谓化公为私为棍。《孟子·公孙丑下》：“今天下地丑德齐”，即谓大国势均力敌。“辵，同也”。又“齐同曰粹”。《说文》：“粹，不杂也”。丁氏论证辵、粹同字。

擘

“擘（音劈），楚谓之纫（今亦以线贯针为纫，音刃）。”（郭注《方言》卷六）

《周校》：王国维以为此与上文当是一部，擘字衍。

《方言音释》：“擘，古音读搓，初文作辟。《孟子·滕文公》篇：‘妻辟纆’，赵注：‘绩续其麻曰辟’。又擘为手指之名，大指谓为巨擘是也。巨指所以擘搓，故巨指谓之擘，纫，俗作捻，《楚词·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王注：‘纫，索也’。双声音转为縻（俗作撚），《说文》：‘纫，縻绳也’，字亦作蟬，又作蟬，卷一‘蟬，未续也’，‘楚曰蟬’。注云：‘今亦以线穿针为纫’者，以线穿针，必捻线端使之锐细，然后可贯入针孔中，故谓之纫，今俗谓贯针线端为纫头。”（卷六，第127页）

按：王国维据《原本玉篇》及洪兴祖引文，断定擘为衍文，丁维汾却据传世本而能言之凿凿，岂丁为“郢书燕说”乎，古书往往有复出本，此类甚多，固不能守之一株，胶于一柱也。兹仍据丁氏，并为之说。擘字读音槩，

擘纆例证

槩字有博陌切和蒲历切两种读音。如读博陌切，则音如颇，颇、搓叠韵。如读蒲历切，则颇之于历，犹俄之于仪，为一字的古今音。搓（擘）、捻（纫）、撚（縻），纫、縻、蟬，均为使纤维绞成绳索，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工艺，氏族妇女能一面行走，一面捻动纺轮挂钩绞成线索。



右图为哈尼族妇女边走路、边捻线（“辟纆”）

情况。工具为纺锭、纺轮，原料为缫丝后所剩下的丝絮。每日可捻线两斤左右。

今大别山里凡有蚕丝的地方，还有这种工艺，其工具和原料略如哈尼族。其所织的绵绸和丝绵毯，均由捻成的线索织成。

紕 纳

章太炎：“《广雅》：紕，纳也。纳，补也。《论衡·程材篇》曰：‘纳缕之工，不能织锦’。今淮南吴越谓破布牵连补缀者为衲头。”（《新方言·释器》）

按：紕之为纳，犹跌之为踏也。紕与纳更义近。衲之从内，亦犹紕之从失。失内相互音变。“纳鞋底”为湖北常用语，新洲童谣：“鄙子鄙，纳鞋底。”亦称补缀厚衣的“纳头”。

沔

《周礼·考工记·慌氏》：“搯絲以浼水沔其絲”，注沔，渐也，楚人曰沔，齐人曰淩（拎伪反）。

章太炎：《说文》：沔，久渍也。三州谓渍为沔，水渍药为沔药。（《新方言·岭外三州语》）

《按》：《诗经·陈风·东门》：东门之池，可以沔麻。沔，《传》云：柔也。盖麻杆须水泡去皮，使其纤维分解，便于纺绩也。陈楚地近，风俗相通，至今湖北地区沔为通语。

羞

“羞、厉，熟也（熟食为羞）。”（郭注《方言》卷十二）

《方言音释》：“羞、熟叠韵，厉烈（古音读赖）同声通用，《楚词·招魂》：露鸡臠蠹，厉而不爽些。”王注：“厉，烈也。”《诗·大雅·行苇》篇：“载燔载烈”，《笺》云：“烈之为言烂也”，卷七云：烂，熟也。（卷十二，第221~222页）

按：湖北随县有厉山，厉山即烈山，山有神农洞，传为炎帝神农遗迹。羞字常用于湖北人口语，如“珍羞百味”，或音变为肴，为“珍肴百味”。由古音（羞）变为今音（肴）。

備

“熬、𩇛（即鬪字也，创眇反）、煎、𩇛（皮力反）、鞞，火干也。凡以火而干五谷之类，自山而东，齐楚以往，谓之熬，关西陇冀以往谓之𩇛，齐晋之间或谓之𩇛，凡有汁而干谓之煎，东齐谓之鞞（拱手）。”（郭注《方言》卷七）

《方言音释》：“熬，俗作炒，𩇛熬双声。𩇛，《说文》作𩇛，云

熬也，字亦作爇……備，古音读避，俗语音转读“被”……鞏，古音读恭，为烘之异文，《诗·小雅·白华》篇：印烘于熤《传》云：烘，燎之也。鞏亦俗间口语。（卷七第138页）

按，今湖北地区于上列诸字实用上有所分工。熬，指煮食，如熬汤，熬粥之类。𩚑即炒，其作用在变生为熟，但不注入水。熤，目的在借火热使干，以防回潮。可见今楚人放弃原称之熬，转称关西之熤。

晒

“拂、晒，干物也，楚扬通语也（拂音霏，亦皆北方常语耳，或云曝）。”（郭注《方言》卷十）

《方言音释》：“拂，古音读北，为晞（古音读黑）之叠韵音转。卷七，‘晞，暴也’。”说详上文。注云：“‘或去曝者’，曝为暴之异文。”（卷十，第178页）

按：晒，为今湖北通行语言，如称人家妇人“陪着姑娘晒日头”，侧面地反映姑嫂之间的矛盾。

鑿

黄侃：“《说文》金部：鑿，小凿也。《广雅·释器》：鑿谓之鑿。《御览》七百六十三引《通俗文》：石凿曰鑿，（作澹切）。案鑿与铁（一曰：鑿也，鑿，当作鑿）饒（锁匙）略同。字变作侵，《公羊定八年传》‘侵其版’是也。吾乡谓凿石之凿曰鑿子，鑿字于石曰鑿字，音与伏氏同。”（《蕲春语》）

按：鄂东地区如“鑿磨子”，“鑿字”为常用语。

抖

黄侃：“《说文》木部：抖，勺也，案勺，挹取也。则抖亦挹取之称。斥物曰抖，言物之用亦曰抖……吾乡谓以勺挹羹，以瓢挹水皆曰抖。”（《蕲春语》）

《按》：抖，当侯切，俗称“兜”，为湖北通语。

春

《说文》：“𣎵，搗粟也，从艹特杵，临臼上，午，杵省也。”

按：《说文》没有交代春字上所从之“夫”，实由它得音。这个

得音的字如何读音，请看与春字所从相同的春字，分析春字可得夫¹的读音。春字甲骨文作，《三体石经》作，实屯、⊙的合书，由屯得音。这个夫的得音与屯同。《辞海》列有夫部，集合了奉、春、愆、春、蠢、秦等字。奉叶东，春叶登，东登古代是同韵的。剩下泰、奏两字，泰的古音读岱，奏的古音读斗，与夫(屯)双声。所以这些字可以集合在夫(屯)这个音部之下。由于东登同韵，所以春这个字可以读春(忡)，也可读为屯。如今湖北人民元宵节“春汤元”，也可称为“屯(春)汤元”，现两种读法都有，关键在于东登同韵，而湖北人民也两音杂用。而夫的得音，乃双手捧杵，在白中加工粮食，其发音“腾腾”然！

縱

“矛，吴场江淮南楚五湖之间谓之鏹（尝蛇反，五湖，今吴兴大湖也，先儒处之多亦不了，所未能详者），或谓之鋌（音蝉），或谓之縱，《汉书》曰：‘縱杀吴王’，错江反。其柄谓之矜。”（郭注《方言》卷九）

《方言音释》：“縱为椿之同声假借，《左传》文公十一年：‘富父终甥椿其喉’，杜云：椿犹冲也。矛所以椿，故谓之縱。《汉书·南粤传》，太后‘縱（吕）嘉以矛’。矜…按：俗作棍。”（卷九，第158页）

按：依郭氏注音，鏹、鋌、縱均为双声。縱本为名词，在此用作动词，如椿、卫、縱均为同音字。湖南郴州语谚有云^①：

“河里有条船(chóng)，船上有个人(yūn)，手里拿把叉(zhòng)子，七縱(zhòng)八縱，叉到一只(zā)团(róng)鱼，一称有二斤半(bèng)。”由此可见，把縱、椿、冲等字用作动词，盖中国大地今昔通语。

庸、顶

“庸、姿、比(比次)、佺(佺直)、更、佚(蹉跌)，代也。齐曰佚，江淮陈楚之间曰佺，余四方之通语也（今俗亦名更代作为恣作也）。”（郭注《方言》卷三）

① 郴州语谚由刘及佳教授供稿并注音。

《周校》：恣作伙，佺作挺，代字前夺递字。

《方言音释》：“庸易（古音读货）双声音转。《诗·小雅·节南山》篇，‘昊天不傭’。《释文》：‘韩诗作庸。庸，易也’。递代则变名，故谓之代。《汉书·食货志》：‘教民相与庸輓犁’，颜师古注：‘言换工共作也’。恣，初文作次，以次替代，故谓之代。比次叠韵，佺俗作顶，代谓之顶替，顶替即佺代（古今读替），佺代双声。更，古音读刚，俗语音转为改（读今音），改换即佺代也。佚为迭之异文，班固《西都赋》：李善引《方言》作迭，《说文》：迭，更也，更亦代也。”（卷三，第58页）

按：顶（佺）替（代）、容（庸）易、改（更）换，这是湖北地区口语常用的词，不知实由古语演变而来。庸、顶同义，实东、登同韵，“按宏登为一韵，与古韵合”（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上册第169页），又据《左传》昭公十六年：“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可见所说的“庸次比佺”即“庸次比耦”，即古代两人协作，互相更代，“以耜发土”的农业劳动，语言的产生是以劳动为基础的。

扈

《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王逸注：“扈，被也，楚人名被为扈。”

按：现在鄂东插秧前，平整土地，以耙耨田，以水灌田，名曰扈田。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诗：“一水护田将绿绕”，护即扈的借字。

斯

章太炎：“《尔雅》、‘斯，离也’。”《方言》：癩，散也。《广雅》：“斯，分也”。《陈风》曰：“‘斧以斯之’，此斫物使析也。今则引斯裂曰斯，与瘡同义。”（《新方言·释言》）

按：今湖北地区，斯布，斯纸为撕，又水解为渐，斯为撕、渐的初文。陈楚语言多相同，故能流传。

约

章太炎：“《说文》：‘约、缠束也’，江宁谓以草索束物草约，约读如要。古音约如要。《释名》：要，约也。”（《新方言·释言》）

按：湖北地区割稻之先，必须用干稻草打约（读要）子，以便捆谷草。约字见于《周易·坎·六四》：“纳约自牖。”约固秦楚间通语。

断

按：吾乡新洲谓人咒骂为断，实则祝之音变。《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祝即是断，“祝发为尼”即“断发为尼”，“祝发文身”即“断发文身”。是断一字而有两义，一为割裂，一为咒骂，依语言环境而产生音变关系。

𩚑

按：𩚑，音敏。吾乡新洲谓以唇沾酒少饮为𩚑，因之嘲笑不善饮者为“闻 𩚑”（谐音文敏）。《说文》𩚑部：“𩚑 杀牲歃血”。按“歃血”即将杀牲之血濡唇即可。

其次形容词

描绘名词的曰形容词（或曰状词），描绘形容词或动词的名副词（或疏状词）。本节先列形容词，后及副词。

在形容词中，凡形容人身的列在前面，说明事物的列在后面。其义相近或相反的列在一起，以便比较理解。

因词语内容不多，未列子目。

奘、壮

“敦、丰、庞、𡗗（音介）、𡗗（海狐反）、般（般桓）、𡗗（音贾）、奕、戎、京、奘（在朗反）、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庞、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𡗗，或曰𡗗。宋鲁陈卫之间谓之𡗗，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𡗗，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交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郭注《方言》卷一）

《方言音释》：“敦为浑沦之合声，浑沦无边际，故谓之大，敦大双声。丰：《说文》云：从豆从山，丰声（按：今《说文》无此文）。山取其高大，是丰为高大也。”

……庞蒙同声通用，《左传》之庞茸，《诗》作蒙茸……蒙即庞也……^介，古音读盖……为广大覆盖义。𡗗（读去声）覆双声音转……

谓其大能包容也。般为盤之初文……盤为盤薄，广大貌……嘏夏（古有古胡两音）同声，嘏字亦作暇……夏本为爱伟壮大之呼声，故即以其呼声为大也。奕，古音读玉，与嘏、夏叠韵。戎厖叠韵，合言为厖戎，分言为厖为戎，壮为奘之初文，奘字加大义为人之壮大。

（按：此处有误文）。将与壮奘同声，古通用，《射义》‘幼壮孝弟’，注云：‘壮，或为将’……京为张之同声假借；《史记·陈涉世家》：涉乃立为王，号张楚，张楚即京楚、大楚也。”（卷一，第11~12页）

按：厖义为大，如人们尽知的“厖头鱼”，谓其如鲢而头大。戎义为大，如戎菽，戎菽即大豆。陈涉起义，篝火狐鸣，云：“大楚兴，陈胜王”，可见“大楚”即“张楚”，可为旁证。湖北地区，称壮为奘的有麻城、红安。

昧

《淮南子·精神训》：“觉而若昧。”注：“昧，暗也。仄也。楚人谓仄为昧，喻无知也。”

按：昧为邦系字。属邦系字，如梦、墉、冥、暝、蒙、矇、氓、眈、民……均有蒙昧无知含义。现在口语不言昧，但有“蒙蒙懂懂”一词。如说：“谈起世界大事，蒙蒙懂懂。”

緇 𦉳

“緇（恶孔反）𦉳（奴动反），𦉳，多也，南楚凡大而多谓之緇，或谓之𦉳，凡人语言过度，及妄施行，亦谓之𦉳。”（郭注《方言》卷十）

《方言音释》：“𦉳为盛之异文，𦉳多即盛多。

緇、𦉳叠韵，如蒙戎之倒言，《诗·旄止·传》：蒙戎以言乱也，物盛多则块圯（按：音央轧）纷乱，故谓緇𦉳。又𦉳为讼争之合声，讼争为𦉳，故言语过度亦谓之𦉳，又与𦉳为双声音转，《诗·大雅·民劳传》：愾愾大乱也，此言妄施行而致大乱也。”（卷十，第188页）

按：今鄂东地区言语言文字不简练，或肥胖不称体为臃肿，臃即緇。又称无能的木工为𦉳博士（或称二博士）。唯不知其书法。

肖

肖、类，法也，齐曰类，西楚梁益之间曰肖……凡言相类者，

亦谓之肖（肖者似也）。（郭注《方言》卷七）

《方言音释》：法，从去得声，古本音当读模象（俗作样）之模。肖，注云似也。与法肖似故谓之法，类为类似，与肖义同。（卷七，第134页）

按：《孟子·万章上》：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所谓不肖，谓其不类尧与舜也。孟子为邹人，操与西楚相同之语言，可见肖的读音适用范围较广。肖与象，同属见系字，肖（xiào）、象（xiàng）便于相转，在今湖北地区肖、象两字均适用，唯作文白的分工，文言谓照片为肖像，口语谓某与某像抑不像。楚地称肖，梁益为周秦旧壤，楚言盖承袭周秦。

泡

泡（音庖），盛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语也……江淮之间曰泡（泡肥洪张貌）。（郭注《方言》卷二）

《周校》：张应作涨。

《方言音释》：“泡，本义为水泡，水泡内中空虚，外面洪张，故谓人胸无所有为空泡。”（卷二，第30页）

按：江淮之间为楚境，今湖北地区谓人言过其实为“扯泡”，如所谓“泡沫经济”。

子

“子、蓋，余也，周郑之间曰蓋，或曰子，青徐楚之间曰子。”（郭注《方言》卷二）

《周校》：蓋作烬

《方言间释》：“子，古音读即，与即通用。《尔雅·释虫》，‘萤火，即炤’……《释木》：‘采薪，即薪’。即炤犹子炤，即薪犹子薪也，即薪为子然之余薪，留余薪以为传火之媒者也。《庄子·齐物论》：指穷干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尽为蓋之初文。蓋子双声。”（卷二，第40-41页）

按：今湖北地区多以尽代子，尽为人常用，如：“走到尽头了”、“水尽鹅飞”等。

好 廖

南楚病愈者谓之差……或谓之瘳，或谓之蠲（蠲亦除也，音涓，一音圭），或谓之除。（郭注《方言》卷三）

《周校》：病作疾。

《方言音释》：“愈，瘳（古音读刘）同声，《说文》：‘瘳，病瘳也’。瘳，疾瘳也’，瘳与愈同。今俗谓病愈为好，好（古音读吼），为瘳之叠韵音转也。差失（古音读笛），双声音转，《楚词·哀时命》，称轻重而不失（按：应为差）’，王注，‘失（按：应为差）差（按：应为过）也’。病愈谓之差者，谓病已失去也……蠲从益得声，古本音当读觉，与捐双声，注云音捐，是读双声为捐，捐除亦双声，故或谓之蠲，亦谓之除。”（卷四，第67~68页）

按：适之读笛，亦犹失之读跌（叠），又蠲除为双声联绵字，可以互释，今湖北地区通称病愈为好，实瘳的转语。又谓“药到病除”，亦即“药到病捐”（蠲），捐除为连语（丁氏引《哀时命》文及王注，均有异文，但不失原意）。

憑 𤝵

憑、𤝵，苛，怒也。楚曰憑（憑，恚盛貌。《楚词》曰：“康回憑怒”）。小怒曰𤝵（言噤𤝵也）。陈谓之苛（相苛责也）。（郭注《方言》卷二）

《周校》：苛应作诃或呵。

《方言音释》：“憑，古音读崩，与憑双声音转。《楚辞·哀时命》：‘惟烦憑而盈匈’。注云：‘憑，愤也’。《离骚》注：楚人名憑曰憑，彼憑为盈满之满，此憑为愤憑之憑，音理同也。𤝵从禾得声，古音读火，俗亦作火，为恚之异文。小怒曰恚，恚甚曰憑。”（卷二，第36页）

按：谓怒为崩、为发火，在今湖北人口语中均有据，如谓“两人谈崩了”，“搞崩了”，即发怒而决裂。谓怒为发火，取象于火苗蓬蓬燃烧，成燎原之势。

展

“𤝵（音蹇）、展，难也。齐晋曰𤝵。山之东西，凡难貌曰展。荆吴之人，相难谓之展，若秦之言相憚矣，齐鲁曰燂（难而雄也，

昌羨反)。(郭注《方言》卷六)

《周校》: 奪应作蹇。

《方言音释》: “难惮同声通用。《易·屯》卦《释文》引贾逵《周语》注: ‘难, 畏惮也’。《说文》: ‘惮, 忌难也’, ‘一曰难也’。蹇难叠韵, 展俗作颤, 为战之同声假借, 《诗·小雅·小旻》传, ‘战战, 恐也’; 恐即难也。难貌曰展者, 展即战战也。相难谓之展者, 相抵拒者, 各怀恐惧心, 故谓之展也。内怀恐惧之心, 外张刚强之貌, 故注云, 难而雄也。”(卷六, 第 113 页)

按: 谓展为难, 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为遇困难的处境, 如所谓“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诗经·小旻》), 又《后汉书·冯衍传》路纡轸而多艰, 都是这种情况。另一为面对制造困难的人, 即《方言》所谓“荆吴之人, 相难谓之展”。展, 古音读整, 恰与现在所谓存心整人相类, 处这种情况, 就应如《扬子·太玄》所云: “轸转其道”, 促进矛盾的转化。《方言》原文触及“展”的方方面面, 故并及之。

吃

讒、极, 吃也, 楚语也(亦北方通语也), 或谓之軼(鞅軼, 气不利也, 乌八反), 或谓之𦉳(语𦉳难也, 今江南又名吃为喋, 苦叶反)。(郭注《方言》卷十)

《周校》: “讒”, 或作“蹇”, “鞅軼”作“块軼”。

《方言音释》: “吃(古音读格), 重言为吃吃, 言语艰涩之声, 《说文》: ‘吃, 言蹇难也’, 讒, 初文作蹇, 与难叠韵, 卷六: 蹇, 难也, 口吃, 出言难, 故谓之讒, 极、急双声通用, 吃者言多急, 故谓之极也。軼为块軼。《楚词》(按: 小山《招隐士》)‘块兮軼’, 王注引《方言》曰: 块軼不测也。贾谊《鹏鸟赋》: 大钧播物, 块圯无垠, 应劭曰: ‘其气块圯, 非有限齐也’……吃者, 语声闹耳, 故谓之块圯, 短言为圯。涩, 《说文》云: ‘不滑也’, 言语不滑利为吃。注云: ‘名吃为喋’者, 喋(音叠)亦口吃之声。”(卷十, 第 180~181 页)

按: 湖北地区称口吃者为结子(鄂东), 或曰“结巴子”(鄂中、

鄂西), 俱滂、极之音变。块轧, 丁氏所引王注, 于今注不见。

谅

允、訖(音湛)、恂(音荀)、展、谅(音亮)……信也。齐鲁之间曰允, 燕代东齐曰訖, 宋卫汝颍之间曰恂, 荆吴淮汭之间曰展(汭, 水口也, 音芮)……众信曰谅, 周南召南卫之语也。(郭注《方言》卷一)

《方言音释》: “展訖双声, 《邶风·雄雉·传》: ‘展, 诚也’。《说文》: ‘诚, 信也’。”(卷一, 第17页)

按: 湛、恂叠韵, 恂即洵, 信也。而展訖又为双声, 应义同。京有京(如惊读京)凉两音, 京与恂、洵、询、信叠韵, 义同, 豫鄂方言, 称美好为谅(亮), 实即良, “用心良苦”即“用心信(诚)苦”。《孟子·告子下》: “君子不亮, 恶乎执。”《四书集注》: “亮, 信也。与谅同。恶乎执, 言凡事苟且, 无所执持也。”

蔽 翹

黄侃: “《说文》草部: ‘蔽, 草貌’。引《周礼》曰: ‘穀蔽不蔽’, 许娇切。文见《考工记·轮人》郑注, ‘蔽, 蔽暴’, 案蔽与乔、躄、翹声义均近, 谓暴起也。吾乡称木器先湿后干而暴起者曰蔽, 凡物之骤起向上者亦曰蔽, 读牵遥切, 亦读苦要切。”(《蕲春语》)

按: 今湖北地区谓木干后, 变成隆而下, 或隆而上者, 均谓之翹。谓小儿始乐而终怒者, 亦谓之翹, 或曰翹气了。如童谣: “翹气古怪, 上街买菜。”

癩

癩(音斯)、嗑(晋介反), 噎也(皆谓咽痛也, 音翳)。楚曰癩, 秦晋或曰嗑, 又曰噎(郭注《方言》卷六)

《周校》: 嗑, 应作噎。

《方言音释》: 癩, 古音读娑……癩, 散也。东齐声散曰癩, 秦晋声变曰癩……今东齐谓声散为癩(读沙音)吞子。咽喉谓之吞子。(卷六, 第115页)

按: 今湖北地区称沙喉咙。

叨 恹

叨（诩高反）、憐（洛含反），残也。陈楚曰憐。（郭注《方言》卷二）

《方言音释》：“叨憐为号饕饕之同声假借，为双声之连脣字。《左传》文公十八年《传》：谓之饕饕，杜云：贪食为饕，贪财为饕。”（卷二，第36页）

按：憐与婪音同义通，实为一字。又与贪音近义通。《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可证同义。今与林叠韵，婪（音岚）与憐音同，是犹今之吝读如慳，深圳之读如深“川”也。今湖北讥人心贪为心婪，因不识婪字，误书为狼，将矛盾升级。残应为饕之借字，《西游记》：“八戒贪饕惹祸灾。”

慳 吝

黄侃：“《说文》手部：‘擊，固也’，读若《诗》‘赤烏几几’。《唐韵》：苦闲切，《广韵》：又苦堅切。引伸之，固有遴惜之意。故后出字作慳；《广韵》：慳，吝也。苦闲切。吾乡谓人俭不中礼、吝惜财物者曰慳，读若肌，即几之平声也；亦或读坚。”（《蕲春语》）

按：慳吝双声，吝婪叠韵，慳即贪，也即贪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论本质则是一样。今鄂东称吝啬为慳，俗误为尖，民间有句歇后语曰：“锭子杪上绑绣花针——尖到了顶”，即借尖字为慳。

夥

硕、沈、巨、濯、汧、敦、夏、于，大也（汧亦作芋，音义同耳，香于反）。齐宋之间曰巨、曰硕……齐宋之郊、楚魏之际曰夥（音祸）。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人语而过谓之夥（干果反），或曰金。……陈郑之间曰敦，荆吴扬瓯之郊曰濯，中齐西楚之间曰訃（西楚，谓今汝南彭城），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郑之间谓之赧（音贾），榔，齐语也（洛含反）（郭注《方言》卷一）。

《周校》：“齐宋”或作“齐鲁”。“于果反”疑为“乎果反”，“西楚之间”应为“西楚之郊”，“凡物之壮大者”者字衍。

《方言音释》：“硕，古音读杜，与大（古音读代）双声……《说文》：‘硕，大头也’，大头即硕魁头……今谓首领为巨头，即此义也。沈榔（古音读彬）叠韵，榔为坟之同声假借，下云，坟，地大也，

青幽之间，凡土而高且大者谓之坟，沈郴为土地之大。”

濯，古音读棹，为葑之叠韵音转，《尔雅·释诂》：濯与葑俱云大也。葑大双声。汧，注云，字亦作芋，《小雅·斯干篇·传》：芋，大也。《说文》：芋，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芋也。按芋古音读乌呼之乌，为驚骇其大之呼声，与夏、暇为爱伟物之壮大之呼声同，故夏，暇与芋古音读一也。……《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服虔曰：楚人谓多曰夥，颐者助声之词也。夥为爱伟官宝盛大之呼声，与夏、暇义同。引伸为物之盛多。又为言语之盛多，故人言语而过谓之夥。夥字借作**過**，今俗亦谓言语而过为**過**。𦉳古音读蓋，与截（古音读哉）双声音转。《秦誓》‘惟截截，善徧言’，传训截截为察察，今俗谓多言为“唧唧”，又为“察察”，唧唧为截截之音转。（卷一，第18~19页）

按：“硕之古音为杜”，敦杜双声，敦厚有大之义。硕义为大，今湖北地区亦有之，如大冶称大哥为“硕哥”，谓“唧唧”、“察察”为多言，如今俗传“叽叽、嘹嘹”多言之貌。夥颐《汉书》只作“夥”，可见颐为助声之词。

旋 糶

拮揄，旋也。秦晋凡物树稼早成熟谓之旋，燕齐之间谓之拮揄。（郭注《方言》卷六）

《方言音释》：“拮揄合声为糶。《诗·豳风·七月·传》：‘先熟曰糶’。糶字亦作稔，《说文》：稔，早熟也。旋早双声，早熟麦谓之旋麦，高注《吕览》云：大麦，旋麦也，大麦为麦之早熟者，故谓之旋，旋双声音转为糶（古音读扫），《说文》：‘糶，早取谷也’，俗语谓早取谷为糶（读操音）谷。”（卷六，第126页）

按：两湖地区多种糶稻，但均误书为早。由字音变化可知糶谷称谓与关中相通。

匱 缺

章太炎《毛诗·大雅传》曰：“‘匱、竭’也，匱与缺古同声，犹溃与决本同字也。故匱得训为竭。《记月令》：‘则财不匱’，注：匱，乏也，三州谓贫为匱。”（《新方言·岭外三州语》）

按：《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教令：“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今楚地格言：“一生之计在于勤”，“人勤地不懒”，均与三州语义通。

癩、披、璽

癩、披，散也。东齐声散曰癩，器破曰披。秦晋声变曰癩，器破而不殊其音亦谓之癩，器破而未离谓之璽（音问）。南楚之间谓之𦏧（妨美反。一音圯塞）。（郭注《方言》卷六）

《周校》：𦏧，其或体为𦏧。

《方言音释》：“癩，古音读簑，与散双声，披癩叠韵，癩字亦作沙，又作淅，《周礼·内饔》：‘鸟臠色而沙鸣’，郑注：‘沙，淅也’，俗谓声散者为沙（读今音）吞子（吞子为咽喉之别名），字亦作嘶，《汉书·王莽传》：莽为人……声大而嘶。颜师古注：嘶，声散也。（按：丁氏引文见《王莽传中》声大应为‘大声’，声散应为‘声破’）。披，古音读坡，为器破声，俗语音转为吧。又披为破之同声假借。《诗·小雅·吉日》篇：‘舍矢如破’，破为中禽声。璽，罅罅之合声，俗谓裂痕为璽，𦏧，古音读迫，俗语音转为𦏧，亦裂痕之别名也。”

按：今湖北谓声散为癩，破裂为𦏧。对事必穷究曰：“打破沙锅问到底”，谐璽之音，双关其事。《音释》引《吉日》，应为《车攻》。

铖

《淮南子·齐俗训》：“其兵戈铖而无刃”，注：“楚人谓刃顿为铖，（莊）逵吉按：顿即钝字，故顽顿即顽钝是。”

章太炎：“《广雅》：铖，钝也。字亦作朱。《庄子·庚桑楚》：‘人谓我朱愚’。今四川谓愚为朱，误谓是猪。”（《新方言·释言》）

《按》：今湖北人谓𦏧（读遇），或谓杵，均谓钝也。按铖音殊，与𦏧杵叠韵。如曰：刀口𦏧了（磨损了），毛笔写“杵”了，均殊之音变。亦谓人愚钝为铖，误书为猪。

𦏧

《吕氏春秋·别类》：“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刳（刳同）也，黄白杂，则坚且刳，良剑也……又柔则𦏧，坚则折，剑折且𦏧，焉得为利？”毕注：𦏧，字书无此字，当与卷同。

按：今湖南、湖北人们，熟知刀剑切而过，容易麻，且卷口，非好刀剑。《吕氏春秋》产生于关中，语言与生产经验通于南楚。

团

《楚词·橘颂》：曾枝剌棘，圆果搏兮。王注：“抔圜也，楚人名圜曰抔”。又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抔抔兮。王注：“楚人名圜曰抔也”。

按：圆、抔、圜、团均为叠韵，声近义通，均谓团也。今湖北口语少用圆而多用团，如说：“谁不想做团粑、偏做成了扁粑。”

殖

章太炎：《说文》：殖，脂膏久殖也，常职切，今谓膏坏为殖，湖北读如字，江浙转平如蚩。烛久而败亦如之。（《新方言·释器》）。

《按》：今湖北人们言油脂搁久了变味为殖，殖了的油脂，气味刺激喉鼻。

逞、承、惩

“速、逞、摇扇，疾也，东齐海岱之间曰速……楚曰逞。”（郭注《方言》卷二）

《方言音释》：“速，古音读洩，与戚（古音读秋）叠韵。《考工记》：‘无以为戚速也’，郑注：‘齐人有名疾为戚者’，引《公羊》庄公三十年《传》，‘盖以操之为已戚矣’，戚为蹙之初文，今本戚作蹙。逞，古音读撑，《说文》：楚人谓疾行曰逞，今俗犹谓疾行貌为逞（读古音），字亦作承。《左传》哀公四年《传》：‘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杜云：‘承音惩，盖楚言’也。”（卷二，第42页）。

按：今湖北地区尚称“逞能”、“逞雄”，但俗误为“称”，于义不合，当为“逞”，或“骋”。

挂、舫

《鄂君启节》（甲）载：屯三舟为一舫，五十舫，岁货反（见徐中舒《殷周金文集录》），意思是说：集合（屯）三条船为一舫（挂），五十舫（共一百五十条船）为最高限度，一年带货往返一次。^①

按：屯集为连语，可以互相解释。舫即俗语挂，在此为量词。

① 原文中“器”字应为“货”。见拙作《释器》，载《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今湖北俗语：一挂钥匙，一挂葡萄等。“货”本为名词，在此用作动词。鄂君敞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即鄂君子晰，敞与晰义相关。

蹇 蹇

章太炎：“蹇见《楚词》，亦或作蹇。《离骚》：‘蹇吾法夫前修兮’，‘蹇朝谇而夕替’，《九歌》：‘蹇将澹兮寿宫’，‘蹇谁留兮中洲’。《九章》：‘蹇不可释也’。‘蹇侘傺而含感’，‘蹇独怀此异路’。蹇、蹇皆训乃，或为然后，或为释才，或为顾反，随文解之。”（《新方言·释词》）

按：古文简而义繁，一词往往多用，如蹇、蹇、羌等均有此品格，由语言环境决定其词性。

闾、皜、漉

《易经·丰·上六》：“闾其户，闾其无人。”

按：闾通窥，闾《说文》：“静也”。“苦昊切”，据郑昌琳同志告予，鄂中监利有黑闾打（达）、^①白皜打、湿漉打等口语。黑为状词，闾为副词，打为副词语尾，其在词语上的作用与了字相当。皜《说文》：“霜雪之白也”。漉：《说文》：“浚也，一曰渗也”。

副词 无

章太炎：“无，古音本作摸，今闽广言毛近之，通语言末，末即无之音转，如《论语》：‘末之也已’。《墨子·公孟》篇：‘吾末与子酒矣’，则今语所本也。”（《新方言·释词》）

按：（《谷梁传》定公四年）：楚昭王说：“父老反矣，何忧无君！寡人且用此人海矣”。无信为楚通用语。由于无古音读摸，故多转音，《后汉书·冯衍传》：“饥者毛食”。《佩觿集》：“河朔谓无曰毛”，《通雅》：“江楚广东呼无曰毛”，今湖南谓无为毛，湖北谓无为冒，武汉谓无为没有。《康熙字典》引《读书通》云：无“通作勿、末、莫、没、蔑、微、不、曼、瞽”等字，或止义通，或止音近，实非一字也。

不消 不须

章太炎：《尔雅》：𠄎，待也，相承作须。《楚词·离骚》：聊道

① 与赵元任等《调查》第五十八图“了系字”不合。

遥以相羊’，逍遥一作湏臾。《汉书·礼乐志》：‘神奄留，临须摇’，晋灼谓即湏臾，亦即消摇。故今人从双声，谓不须曰不消。”（《新方言·释言》）

按：相羊古音读徜徉，不消为不须，为今新洲常用语。

越

《淮南子·精神训》：“今夫繇者揭纆而负笼土，盐汗交流，喘息薄喉，当此之时，得休越下，则脱然而喜矣”。注：“休，荫也。三辅人谓休华树下为休也。楚人谓树上大本小如车盖状为越，言多荫也。”

按：今俗谓愈曰越，如愈好曰越好，愈远说越远，愈与踰越声相近，于是借多荫的越字为过、甚之词，起到了副词的作用。

死

《后汉书·陈蕃传》：“黄门从官騶蹋（陈）蕃曰：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稟假？”

按：以死作副词，以为楚地方言特点，陈蕃为汝南人，骂之为“死老魅”，亦犹今骂人为“死鬼”（武汉常闻），死促狭（见《江陵县志》及新洲流行语言）。死促狭意为“不太严肃的刻薄、阴险行为”（据《沙市》志）。在新洲语意为成心不作好事。

语气词

楚人使用的语气词很多，在古人有所谓齐谐楚些，著之简篇。“楚些”即楚人的语气词。楚人的语气词（或者变了形的）尚使用于今天的，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其已见于他文而不曾详于本文的，只列文章篇名。

嘎

《方言音释》：“啗为嘎（古音读育）之双声音转。《庄子·庚桑楚》：‘儿子终日啗而啗不嘎’，司马彪《注》：‘楚人谓啼极无声为嘎’（俗作啞），音亦作咽，长言为呜咽，所谓呜咽流涕是也。”（卷一，第8页）

按：啗（“万马齐啗”）、育（嘎之古音）为双声，如读为嘎（读夏），则与啞叠韵。此古音变化的因变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老子·五

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终日嗥而嗑不嘎，和之至也”。“嗑”即咽，亦即喉，嘎，《河上公》本作哑，易顺鼎曰：《庄子·庚桑楚》篇云：“终日嗥而嗑不嘎”，正本《老子》之文，嘎即《史记·刺客传》：“吞炭为哑”之哑，《索隐》谓‘哑，瘖病也’（以上据高亨《老子正诂》）。《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谅阴，即哑，亦即郭沫若所谓“失言症”。谓阴为“哑”，今鄂东地区俗语犹然，如阴天，曰：“天哑了”，暗即哑，暗字从日从音，而音字有“阴”、“哑”两音。

呼、戏

戏，呼，怒也。齐曰戏，楚曰憚（郭注《方言》卷六）。

《方言音释》：戏为呼之异文。《大学》“於戏”，《诗周颂》作“於呼”，呼为发怒声，《左传》文公元年《传》，“呼！役夫”。杜云：“呼，发声也”。发声为发怒声，怒声为呼……卷十三：“憚，怒也”，怒则使人憚恶，故谓之怒也。（卷六，第128页）

按：“呼”，曾为楚江半怒责太子商臣之声。呼、戏为一字，犹存于今人文字中，传清代有附榜王佐猷，才子陶锐出其门下。一夕，陶偷启门外出看戏，师闻之，潜键其户，陶归不得入。师闻其归也，撰一联语之曰：“如对得出，允其归宿。”联云：“乌呼於（叶余）戏小子”，陶逡巡即对云：“好恶好恶先生”。陶因得归斋。可见乌呼即於戏为学者熟知。

些

“《楚词、招魂》，句尾皆曰些，今湖湘南北江僚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皆楚人旧俗，即梵语‘萨嚩诃’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沈括《梦溪笔谈》）

按：沈存中谓“些”用于语气词出自梵语，恐不确。因梵语入中国，为先秦文献所未见。现湖北地区人们，语尾或带啾（武汉），或带嗜（红安），音转即为些，还有兮（啊）、羌（怎样合音）。

嘻 訾

“曾、訾，何也。湘潭之源（潭，水名，出武陵，音潭，亦曰淫），荆之南鄙，谓何为曾，或谓之訾（今江东人语亦云訾，为声如

斯)，若中夏言何为也。”（郭注《方言》卷十）

《周校》：“潭”或作谭、覃。“亦曰淫”，应为“亦音淫”。

《方言音释》：“訾，古音读么，俗亦作么，曾、訾合声为何，日照谓何为为曾訾。注云：‘江东人语亦云訾’，为声如斯者，斯古音如凿今文登人读訾声如凿，日照人读訾如杂，皆斯之音转也。凿、杂云者，义亦为“何为”也。《吕览·权勋》篇：“司马子反渴而求饮，豎阳谷操泰酒而进之，子反叱曰訾”。此訾为什么之合声，犹言何物也。（卷十，第172页）

按：訾读如凿、杂，即今俗语“咋办”、“咋搞的”，均为反诘词。上言“子反叱曰訾”，《韩非子·十过》载：“訾”作“嘻”，嘻、訾同，在古韵之部，訾古音读么，嘻古音读何，为叠韵。章太炎云：“今凡叹诧则曰嘻。”（《新方言·释词》）所谓叹诧，即感叹而又诧异。

唏 噉

哀而不泣曰唏。于方，则楚言哀曰唏……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人小儿泣不止……楚谓之噉（叫、逃两音，字或作凸，音求）。（郭注《方言》卷一）

《方言音释》：“唏为短气之合声。短气为长声短气之简言。哀而不泣，但长声短气而已。《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即谓长声短气也……《易·同人》：‘先号咷而后笑’。《释文》：‘号咷，唏呼也’……按‘楚谓之噉’。”（卷一，第7页）

按：箕子为纣王作象箸而唏，楚亦谓哀曰唏；《周易》谓大哭为号咷，楚亦谓哭为噉（按：号咷即噉）。我们说楚人文明的渊源在商周，于此又得确证。目前“号”、“哀号”、“号哭”、“号咷大哭”为楚人通语。

邪许

《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按：今时负重者，前呼“耶荷”，后应“呀荷”以劝力。淮南为楚地，此风流传二千余年而未变，看来只要有劳动者存在，劝力之歌当长存。章太炎谓：“《说文》：‘乌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

呼’。音转则为“邪许”，今引重者呼乌呼以助气。”(《新方言·释词》)

八、论楚言之余

(一) 论政治区划与民俗语言

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引传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也是大致的说法。湖北俗谚曾言：“路隔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这就把问题分析到更细，更为接近实际。

什么是民俗，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民俗不仅包括“民谣”、“民间故事”……还应包括“民间文艺”。^①这不仅钟氏一家之言，李廉芳先生在1944年，从编写地方志的角度，也并举“民间文学”与“方言”(见《新中国方志之学》)，两人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即离不开语言，因为语言是运载工具，只有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才能把文学著作传递出去，此正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历来对语言的被履面的估计，总是带有保守性的，章太炎撰《新方言》，有的词语他认为在湖北地区流传，据我所知，其被履涵盖的不只湖北；黄侃撰《蕲春语》，他认为这些词语只在蕲春地区流传，我同样认为，其被履涵盖的不只蕲春。现在我推论楚国语言，以湖北的语言为代表，楚国重心在湖北，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若认为湖北语言即楚国语言，就犯了“削足适履”的错误，但在我写本书时，却“明知故犯”这一错误，这是我必须写此文来澄清这一事实的原因。

道理说来也不难理解，现在湖北省区是政治区划，但民俗、语言却不是按政治区划来划分的，现在从湖北省的东北面来看，它与豫东南接壤，中阻大、小界岭，这就是大别山脉，沿大别山西走，经冥阨三关，直到襄樊，才与豫鄂走廊形成直交，在大别山南北，语言、民俗确乎有了一些区别；但这种区别，实自然区划与行政区划一致的反映。如就豫东而言，一过界岭，南北人民语言不同(即《调查》所说的“北方派”)，若生活方式相同(与南方一样，种水

① 《民俗学种种》，《人民日报》1982年11月8日。

稻为生)，但再向西北走，到了正阳，受秦岭淮河八百公里等雨量线的影响，其南种稻谷，北只能种旱庄稼，因之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就南北异趣。再看鄂东北，这个地区昔人把它概括为“光黄”（苏轼《方山子传》），光黄实即跨大别山分居豫鄂的大片土地，也即孙叔敖发迹的地方。在这里以种水稻为生，呈江南景象，豫东人称之为“蛮子”，在对比之下，我们也感到他们有点“侂气”。

到了鄂东，与安徽、江西接壤，在皖西特别富于地方色彩的语言，如称奶奶（祖母）、上人（长辈）、伢（小孩）、雀薄鬼（捉弄人的人）、半吊子（轻浮无知）、二浑汤（不明白的人）、小耳朵（湖北称细耳朵，指偏听、偏信的人）、过猪（生猪）、过牛（生牛），在现在鄂东也通行这类词汇、语言。

到了鄂东南，与江西接近，在江西南城等地，如“半吊子”、“老华”、“红白喜事”这样的词汇和成语，也通行于鄂东，其与皖西不同的是：与江西相同的方言，不如皖西的多而已。我们知道江西“大致归入赣语系统”（据《调查》），它与鄂东的语言、词汇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鄂东居民的祖籍，许多为江西移民，而语言异化如此。可见原来移民的后代，语言已被融合鄂东原居民之中，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至于两省相邻的地方，语言则没有两样。如阳新于萧韵的字，都读古音，读萧为修，读桥为“九”，江西地名锯木桥，阳新与瑞昌人们都读“锯木九”。《调查》曾称鄂东南为特别方言区，确乎是他们保存了不少的古音读，如大冶称大为硕，喊大哥为硕哥。咸宁人（钱远镛教授）作诗，桥、头叶韵，有“二水中联富水桥，拗刀直取敌人头”之句（《记何功伟富水歼倭》）。崇阳保存古音尤多，如称妻为“姐家（jiàgā）”（赵元任等《调查》不知何故缺此称谓），称小孩子为崽，如聪明孩子为“黠崽”（读夹仔）（《调查》这个称谓亦缺）。读子为崽，确乎是二千年以前凿凿有据的一个古音。《说苑·正谏》记载楚庄王听了诸御己的进言，根罢了一个劳民的建筑，当时人民歌颂他道：

“薪乎、菜乎！无诸御己讫无子（zài 崽）乎！菜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人乎！”崽、菜相叶这个保存到今的古音，直可与楚庄王、

诸御已共语。现在人们喜欢说“湖南伢子”，认为是他们的“口头禅”，其实它的正读应在崇阳。

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相接，成了两湖的纽带，此即《方言》称为南楚的地方。屈原放逐到江南，“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九歌章句》序）。据说现在鄂西南土家族跳丧舞的唱词，即《九歌》的内容（闻之林奇馆长）。唱者并不识其字，但对照原文知非别构。由此可见楚文化对湘沅甚至土家族的影响。在现在两湖之间，有的人在湖北，而祖先坟墓在湖南，反之亦然，居住的地方分不清，在语言、风俗就更难分南北了。

鄂西南为武陵山地，过去由武汉去利川，必须取道四川万县，去鹤峰，必须取道湖南石门，交通的复杂性，也就意味着语言、民俗的复杂性。在这个地区主要住的是巴人，绵亘于鄂西北的大巴山，就是它的标志。《左传·昭公九年》也说，“巴濮楚邓”是周王朝南方的疆土，周王朝克商以后，能和周抗衡的只有巴人，所以嫁个巴姬，以求安抚。这个巴人，可能就是伐商八姓中的彭人^①。但由于后来楚国兴起，巴人一支被挤入四川，后为秦所灭，一支留下来，以武洛钟离山（佷山音恒）为中心，即今土家族。因为它的语系与汉语不同，《随书·地理志》说：荆州地方“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所指的应即土家族等。所以欧阳修《初至（按为今宜昌）答苏子美诗》：“巴^音船贾集，蛮市酒旗招”，又《寄梅圣俞》云：“蛮乡言语不通华”，《寄谢三舍人》云：“谿庭画地通人语”，都可能是指土家族等而言。（《湖北通志·舆地·风俗》）

风俗、语言影响楚人最深的，无过于关中，据《湖北通志·舆地·风俗》所记，有所谓“襄人劲悍决裂，兼秦楚之俗”。谷城“民多秦音”，均州“民多秦音，俗尚楚歌”（郧县所载相同），房县“厥声近秦，厥歌好楚”，“俗陶秦楚之风”。这也是《调查》所说的“北方派”，可见行政区划与语言系统是两回事，行政区划绝对不能代替方言使用范围；政治立场也不能要求语言专为它服务，因为它是一

① 见本书附录刘先枚、刘自斌：《虎方考》。

种工具，服务于所有的人。举例如秦与楚的关系，在历史上的关系，时好时坏，是不一致的，但为楚的语言寻找根源，可追溯到邹鲁与周秦，但更多的是在周秦，并不因为周楚和秦楚之间的恩恩怨怨斩断或改变这种继承关系。具体说来，如取光绪癸未（公元1883年）《孝感县志》关于岁时晴雨问题，与关中乾州、城固、临潼县志对勘，与近世农谚地理，多所吻合（略据《中华全国风俗志》），但文化、语言、风俗交流是双向的，是互相影响的，彼此都将产生反馈，如谓“郢州其民朴，其俗俭。其土饶粟麦，其产多麋鹿，有西北之风焉”（宋·石才儒《郢州风土考记》）。汉高祖废巴蜀，伐三秦，迁巴中渠帅七姓居商洛，其俗至今犹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太平环宇记》，卷一四一），就是反馈的例证。

以上环绕湖北的周边作了一番巡礼，就可以看出本文问题所在了。杨雄作《方言》，划分陈楚、南楚、西楚等方言区，他没有强行割裂这些方言区，而以湖北为中心而论方言，则将方言区割裂了，分割的东西总有一半在内，一半在外，以偏概全，以偏充全，显然是作俑者的失误，补偏救弊，端在海内外诸大雅，我能因怕作牺牲而先断其尾么。（据《国语·周语下》）

（二）楚言正字

因了汉字为单字单音，古代字少，同音者多，所以同音单字往往被假借。同音假借的字（有时另结合成词），是会失掉原意的。举如疲倦的倦字，本应为勑，而借为倦，如凭借字“倦”而去诠释“方倦龟壳而食蛤梨”（《淮南子·道应训》注：“楚人谓倨为倦”），就将不知所云。又如攘夺的夺字本应为斂，而借为夺，夺的本义为捉住了一只雀子，这就歪曲了人际间的攘夺为人与自然间的斗争了。更有甚者，仅因一字之差，变成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如批评人迟钝，“楚人谓刃顿（钝）为铢”，今人不识铢字，只知道猪是愚蠢的代表，骂了一声猪，因之将矛盾升级了。又如心贪为婪，因为今人多不识婪字，只知狼是贪婪的，是以骂人心狠为“狼”，如“狼心狗肺”之类，就成了恶毒的人身攻击了。为了缓和人际的矛盾，我们认为正字实有必要。

当然，古人借字不单是将好变坏，使矛盾升级；也有将坏变好，使矛盾降级的，如𦘔（音摆，邦母），本为贱称，今读今音，则当由服字得音，与夫、父等字音近，就成为平头百姓的称谓了。

造成假借字的原因，除如上述而外，也有因忌避讳，改用他字的，如商人讳“关门”（歇业），改关为键。舟人讳翻（船），名帆为篷，等等。

也有只知字音，不知书法，生造新字的，如椳字的后起字有桅，担字的后起字有抓等，这些后起，写书人称为俗称。

也有不识原名含义，谐音而另造新名、新意的，如良子变为吃粮的等。

总之，所谓借代字，实即古人的错别字（如音变不在此列），只有古人有这个权利，为了语言规范化，字正确有必要。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把古人“习非为是”、“久假不归”的借字都改正过来，但我们不能不知其原委究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由然。

本文正、误均酌简释，如欲知其详，请看附注本文。

正：榘，章大炎：“今人谓切肉所藉木质为榘版。”（《新方言·释器》）

误：砧，《随园诗话》：“饥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余详《楚言今昔》）

正：椳，王引之：“楚文之无畏字子舟”。“无，语词，畏读曰椳，舟上柱也。”（《春秋名字解诂》）

误：桅，《释名》：“船……其前立柱曰椳（俗作桅）。”（余详《楚言今昔》）

正：𦘔，《方言·卷三》：“𦘔（音樊），农夫之丑称也。”

误：夫、父为𦘔字读今音“服”之误。

正：洩，《国语、晋语四》：太妊“少洩于豕牢而得文王”。注：

“少，小也。豕牢，厕也。溲，便也。”

误：手，小手。

正：禅，《释名》：“言无里也。”

误：单，今人不识禅字，另造单衣一词，不识袷字，另造夹衣一词，余详《楚言今昔衣服类》。

正：伧，章太炎；《晋阳秋》曰：吴人谓中州人为伧人，俗又谓江淮间杂楚为伧人……伧人犹言丈夫耳。（《新方言·释言》）

误：村，今人多不识伧字，以“村”字当之，并另造新词如“村夫”，遂全失原字粗勇之意

正：良子，即良家子，《汉书·李广传》：“广以良家子从军。”良子即无市籍的自由人。

误：粮子，今人不识“良子”本义，以为旧社会称当兵的为吃粮的，遂错为“粮子”。

正：陶屋，章太炎：“古之宫寝起于‘陶复陶穴’，故蕲州谓堂为陶。陶堂为双声（《新方言·释宫》），按《诗·毛传》读陶为掏，即掏土壁为堂。

误：今所谓堂屋，应为陶屋。

正：懒台，懒、懒同字。台有嗣、司及怡、恻两组音。懒（懒）怠为疏懒不经心之意。固为人际间之事。

误：懒（懒）尸，今人不识懒（懒）怠一词含义，懒（懒）尸当之，显见其恶毒，扩大了人际矛盾。

正：捨，《尔雅》：“牝曰捨。”

误：今人不识捨字，谬以沙字当之，谓牝牛为“沙牛”。

正：褴褛，“楚谓无缘之衣为褴”，褛谓褐衣破裂千条万缕之状。

误：褴褛：褴如上释，褛谓衣衄（即衣衄），与褛义不相同。（余详《楚言今昔·词汇》）

正：紩，《广雅》：“紩，纳也。纳，补也。”《说文》：“紩，缝也。”

误：织。今人不识“紩”字，谬以织字当之，其实补衣与织衣是两个不同概念。

正：謫，罪謫，秦汉有“七科謫”，都是指罪犯遭到惩治。

误：责，责之本义为债，謫误为责，是由刑事犯罪变成民事纠纷，其义转轻。（余详《楚言今昔·动词》）

正：怒，古音读狙，为含垢之合声，俗谓之怒气。今为湖北通语。

俗作呕，或曰呕气，为同声假借（余详《楚言今昔·动词》）

正：纫，《楚词·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王注，“纫，索也”。

双声音转为辘。

俗将纫作捻（依侏、革同声之例），前者为双声，后者为叠韵。（余详《楚言今昔·动词》）

正：担、擅、敲。南楚谓取物沟泥中。

俗作擅（音渣），如麻城、红安。亦作抓（音挝），如新洲等地。

正：料（当口切），挹取水、羹之类。（据《蕲春语》）

误：兜。（余详《楚言今昔·动词》）

正：扈，被也，“楚人名被为扈”。

俗作护。（余详《楚言今昔·动词》）

正：譙，互相责讓也。

俗作吵。(余详《楚言今昔·动词》)

正：憑，《方言》卷二：“楚曰憑(憑，恚盛貌。《楚词》曰：‘康回憑怒’)。”

俗作崩，崩为憑之古音，由轻唇音变为重唇音。今人谓发怒为崩，或曰“崩了”。

正：碓，研磨谓之碓，读挨，如碓墨为汁，以供书写；碓麦为面，以供食用。

俗作捱，误作挨。因挨为反义词，为挨打、挨霉，遂将正常劳动变成惩罚性的劳役，失掉本意。

正：键，键，蔡邕《月令章句》曰：“键，关牡也。”(按：即俗称门闩。)

误：紧。今商人讳言关门，改称键门；但又不知键(或键)的写法，遂借为紧，于是离关牡之义愈远了。

正：揞，《方言》卷六：“揞，(乌感反)……灭也，荆楚曰揞。”其同音字为摠，均为没灭之意。

误：按。按：《说文》：“下也”；《尔雅》：“止也”。其字义较宽，惟揞、摠二字本为一字，为专用字，鄂东歇后语：“水里揞葫芦”。言其此伏彼起，穷于应付。

正：糶，《说文》：“早取谷也。从米焦声。”

误：早，今两湖之地盛产早取谷，名之曰早谷，实应为 ，因声近而讹。

正：婪、憐，按婪(音岚)，憐(洛含反)一音，均谓人有贪婪(憐)之心。

误：狼。今人不识婪、憐等字，以狼性贪残(或贪馋)，遂以狼

性当之，于是由人际关系变成了人兽间的矛盾，改变了矛盾的性质。

正：悭，《说文》：“悭，固也。”今别作慳，固，陋也，即俭吝之意，《广韵》：“悭，吝也”。

俗作慳，误为尖。鄂东有一句歇后语，曰：“锭子（即纺线的纺锭）杪上绑绣花针……尖到了顶”。即谓其悭吝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正：朱，《广雅》：“铍，钝也，字亦作朱。”

误：猪。今人不识铍字，以猪为最愚蠢，遂以猪字当之，亦“遽而虐矣”。

正：髀，《说文》：“髀，股也。”（并弭切）

误，屁，屁字《说文》所无，并与股结合成屁股一词。正应为“髀股”。

正：粗鞋，粗履

误，草鞋，草履。余详《楚言今昔·衣服类》。

正：睥，《方言》：“听而不聪，闻而不达，谓之睥。”

误：栽，并结合“巴”成“栽巴”一词，亦有由栽转为张，为“张巴”者，皆误，应为睥，或睥巴。

正：癆，《方言》：“饮药、傅药而毒”谓之癆，或音转为癩。

误：闹。

正：蜚，暑热伤肤，既痛且痒为蜚，民间往往以“流水土”（即雨洗土壁流下之土）或黑鱼骨粉敷之，即瘥。

误：溃。

正：舌，与“黠”同音，黠言经商折本也。商人忌言黠，于是

取其反义词“赚”，因之名舌亦为“赚”头，其实，舌字在音韵上与赚字无任何关系，完全是避忌讳而改称，应正称为舌头。

九、楚言典型调查

在本调查之先，1936年由赵元任等五位先生对湖北方言分县进行全面调查，不过他们的工作旨趣和我们研究楚言的目的是不同的。他们是横向地对湖北方言进行调查，我们是纵向地要求楚方言今昔会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借鉴调查，进行我们的工作。

(一) 对《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认识

赵元任等在《调查》中将湖北分为四区：

第一区：武昌 汉口 汉阳 汉川 沔阳 天门 京山 荆门 当阳
江陵 枝江 宜都 宜昌 长阳 兴山 秭归 巴东 恩施
宜恩 来凤 利川 郧西 郧县 均县 光化 房县 保康
南漳 襄阳 钟祥 枣阳 随县

北方派（见《调查》第二册 1567~1570 页）

第二区：竹溪 竹山 应山 安陆 应城 云梦 孝感 礼山 黄陂
黄安 黄冈 鄂城 麻城 罗田 英山 浠水 黄梅 广济
蕲春

第三区：大冶 嘉鱼 咸宁 阳新 通山 崇阳 蒲圻 通城

第四区：监利 石首 公安 松滋 鹤峰

按：赵元任等先生根据语言的音、韵、调和通行方言、词语的变化，依靠精干的力量，用科学的方法，完成当时湖北省 64 个县（市）的调查，写成两大本语言科学巨著，真是功德无量。

不过任何一种东西总是历史的产物，总难免它在历史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正是期待后起者接力的。

(1) 赵元任等在分析第二区方言时曾说：“这一区的东部黄（安）、罗、英、浠、梅、济、蕲阴平调值是低调或降调，有下江话的风味。”“如果要独立一种楚语的名目的话，这第二区可以算典型的楚语”。又说：“最特别的是竹溪、竹山，地理位置远在西北角上，而方言性质完全属于第二区的。”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

化》中也说：湖北省东北和西北这两块不连接的地方的方言历来被认为最具“楚色楚香”，可以看作是同一个方言片。这一段话，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所谓“楚色楚香”的“楚语”是如何形成的？第二个问题，它的影响又是怎样的？

第二区旧为黄州府，其东境正是“荆杨之会”、“吴头楚尾”的地方。黄州《禹贡》属荆州境，称为黄州八属（县）都在二区。据《读史方輿纪要》载：春秋时为邾国，后为黄国之境（黄国见河南光州），楚灭黄而并其地，秦属南郡。光州，《禹贡》属扬州境，春秋时属黄国，亦为弦、蒋二国地，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卷五十）。清代黄州府的蕲春，秦属九江郡，汉属庐江郡，为扬州之域（据《湖北通志·輿地》）。鄂东、豫东之地，秦汉以来曾属九江、庐江两郡，为扬州之域，其人民语言必然受到其统治的中心影响，渐趋扬州化，时间愈长，影响愈深，这就是他们语言有“下江话”的风味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些语言又为什么传流到鄂西北呢？这个语言“王国”的一块“飞地”，是历史形成的，首先从移民来看，以郟阳为中心，包括陕西、四川、湖北、河南四省边界的广大山地，在元末就是“流通作乱”（流民起事）之所，到明朝赶走山内居民，实行“禁山”。“在天顺八年（1464年）刘通等起义于房县……西至汉沔，东到蕲黄，流民到处响应。”“刘通死后，山区流民屯聚不散”。明统治者即于其地开郟阳府，“新置竹溪（由竹山分出）、郟西（由郟阳分出）……七县”（李光璧《明朝史略》，第82~84页），由此可见，鄂西北的方言，是由鄂东人民直接带去的。其次，从商业交通来看，湖北境内长江支流汉水，自来成为鄂东人们经商寄食的动脉，因为鄂东人稠地密，鄂西北地旷人稀，较易谋生，他们由汉水上溯，直趋白河、汉中，或旁及房县、保康、竹溪、竹山。他们觅故人、认亲戚，“宾至如归”，有难以语言表达的感情。现在流行的黄梅戏和楚剧，有《蔡鸣凤辞店》、《喻老四上竹山》，蔡鸣凤确知为黄州人，喻老四据说是蕲春人，他们都是鄂东人，在鄂西北经商，与当地妇女产生了恋情。直到现在，鄂东人们与鄂西北的交往仍极频繁，商业交通，促进了语言的移植和融合。

赵元任等根据鄂东方言“阴平调值是低调或降调”，认为它有“下江话的风味”，这是客观事实，毋庸论辩。如果认为它是典型楚语，那就难以使人信服了。因为鄂东下江话风味的形成，是自秦汉以来，长期属扬州郡县，受到影响的结果。外来的影响不能代替事物的本质，民族国家的语言，总是与政治重心产生紧密的联系，而鄂东为吴头楚尾之地，远离楚国的政治重心，以它为“楚语”典型，是难以认同的（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讨论）。

（2）赵元任等在分析第一区方言时曾说：“第一区是一种西南官话”，这种论断是合乎实际的。^①现在根据楚国的历史与地理进行分析。就湖北的地形而言，东西由长江横贯，南北由荆襄大道直交，一纵一横，把湖北分成四象限。第一区的属地在四象限中都有，它的面积约占总面积的3/4。它的重心在鄂口而奄有鄂西和鄂北。楚国的享年，大约与周王朝相当，共约八百年。自楚熊绎被封于丹阳，直到楚文王迁郢都，共十八代，时间不到四百年。文王迁郢白起拔郢（公元前689~公元前278年）为411年，这时是楚国的鼎盛时期，当时以郢都为中心，表演了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

楚在武王克商以后，虽被称为周王朝的“南土”（《左传》昭公九年），而成王岐阳之会，仅能与鲜虞守燎火（《国语·晋语八》），其政治地位可想而知。后来周王朝日趋衰微，他离开了鄂西北山陉地区，走向东南原隰地区，开地百濮，追逐巴人，北向中原，汉水之阳的姬姓国家，被他消灭殆尽。于是争霸中原，问鼎周室。楚人尚武，楚康王认为五年不出兵，即废弃了先人事业（《左传》襄公十八年），北齐刘画也说：“楚越之俗好勇，则有赴汤蹈火之歌”（《新论·辨乐》）。楚国灭国有多少，很难确计，我们只知道它灭亡前二十余年，东到山东，南到吴越，都有楚的灭国。它原来是“若敖、蚡冒至于文武，土不过同”（《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所谓同，不过方百里之地，但到战国楚国极盛时期，楚地半中国，它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也是语言、文学、音乐、艺术大国。它利用其得天独厚

① 忆1964年暑假在沈阳参加《满族史》讨论会，我在一次发言后翁独健先生说是“西南官话”。

的地理条件，熔铸商周的语言文化知识，更用它强大的政治力量，将其传播开去。我们比较楚言与邻近地区的语言，除鄂东南外是不甚隔绝的，其原因是荆襄宛洛一线，与万里长江相交，唐人诗句云：“蜀帛吴盐自古通”，湖北荆州成为交通枢纽，南船北马，以荆州为分水岭，在湖南，“船到郴州止”（郴州谚语），而由荆州北上，策马可驰骋中原，这就形成了西南官话流行楚地的重要原因。楚国享国八百年，都郢以前是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历史，拔郢以后是时衰运去、苟延残喘的历史，只有都郢的四百余年是楚国全盛时期的历史，我们利用目前荆州的方言，研究往昔的“楚语”，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

至于原第一区的一部分、现鄂西自治州在语言上为什么也是属于第一区的呢？我们分析原因，有几点可以说明：

其一，鄂西山地旧传为武陵蛮栖息之地，这里的原始居民是被挤入的少数民族，或者是被兵乱移入的和平居民，尚难证其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本区居民是：土人和客籍错居，蛮人和汉人参杂，而且土风大体相近。《湖北通志·輿地志·风俗》记归州的情况说：“荆楚之风，夷夏参半，有巴人焉，有白虎人焉，有蛮蛋人焉。巴人好歌，名踏蹄。白虎事道。蛮蛋人与巴人事鬼。纷纷相间，寔以成俗。”又记兴山风貌说：“稻米多仰给川中，故食之者少。民间以脱粟、大小麦为常餐，荞麦、燕麦、包谷济之，巴东、鹤、长诸属大抵亦同”。这虽举的是个别县例，但有代表性，由于山居、杂居，而艰苦的生活又相近，故能形成相通的民俗和语言。

其二，移民四川（即今鄂西），方今湖北，有“以江西实湖广，以湖广实四川”的传说，因元未经年丧乱后，湖北户口残破，于是进行推卷式的移民。关于鄂东、鄂中的移民，我们在第一章里已论及，在此补述“湖广实四川”的情况。四川实指今鄂西，湖广落实到今江陵。鄂西为何称四川？据《大清一统志》载：“施州，五代时属蜀”，在晚唐昭宗时即为王建所据（《唐书》昭宗天复三年）。到元代，尚“以施州之清江县隶夔路总管府”。明人称恩施为四川，犹之乎战国时期的梁惠王自称为晋，虽然时移世易，但人们常称旧名，

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现在恩施人常称他们是由荆州迁来，他们的口语中，也带来“箠子”、“饭蚊子”这样一些荆州地区的名称。

其三，清初的“改土归流”（义为改换土官，改派流官）。土官的统治是落后的，现举鹤峰（古称“容美”）的土司统治为例（以下均据顾彩《容美纪游》）：土司是世袭的；刑罚使用肉刑，没有租税，只课力役（一季十日）。虽然他们也读书史，建文庙、城隍庙、关帝庙，也有塾学、戏班（如演唱《桃花扇》等），但只为土司及其僚属服务，与人民群众无关。度其社会发展进程，尚属春秋上供力役己不克享的隶农制时代。但自顺治八年（1651年）“改土归流”以后，实行州县政制，对落后的土司制来说显然是个飞跃，惟改土归流时间各地也不一致，如鹤峰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置鹤峰州。

其四，清江横贯卫中，为交通捷径。据《读史方輿纪要》卷八十二载：卫（指施州卫）外蔽夔峡，内绕溪山，道至险阻，蛮獠错杂。自巴蜀而瞰荆楚者，恒以此为出奇之道。宋末蒙古搭海入蜀，荆湖帅孟珙遣兵屯施州以备之。又蒙古兵渡万州（万县）湖滩，施夔震动。盖施、夔表里大江，而清江源出彭水，中贯卫境，至夷陵、宜都而合大江，其取径尤捷也。

古人既认为清江是巴楚往来捷径，至于民间交往当更频繁。近人认为清江上游由大溪直通长江，似此，则交通更为利便，更加促进卫内外的交流。（据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14页）。

其五，元末反元农民领袖明玉珍，原为徐寿辉部下，陈友谅杀徐寿辉后，他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建立夏政权。洪武四年（1371年）降明。明玉珍为湖北随州人，在其统治期内仍实行土官制，即有所改，也不过名义上的变动（如“安抚”改“宣抚”等），但在明玉珍十四年统治期间，务在保境安民，使其摆脱纷争而事休养生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六，最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具体说来，即“人心向化”，亦即“人往高处走”，要求光明、要求进步之心理状态。这一心理的形成，早在西周时期就有所谓“二南之化”（即周公和召公向南方宣扬的教化），旧的长扬县志即承认这一点，现举鹤

峰土司田九峰对顾彩的邀请信以见一斑。其书云：“舜年（九峰名）荒徼武夫，见闻寡陋，尝愿得交游海内大君子……先生华国凤麟，乃不远千里崎岖来贲”，云云，由此可见其求贤若渴之心。这种心理，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流寓西州的人，还有这种感受。

有了上述六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施鹤人们与鄂中以及湖北全省人的关系，共同心理、共同语言成了他们的纽带。

（3）赵元任等分析第三区方言时曾说：“第三区方言特别，内部也最复杂，地域占东南一小角，大致可以归入赣语系统里，有好些点第一、二、四区一样，惟独第三区不同。”这种情况的形成，是可以从历史渊源和地理形势来进行分析的。湖北鄂东南地区，西、北、东三面阻长江，南横亘幕阜山，呈三角形，史载：其地左洞庭，右彭蠡为古三苗所居。在三角顶端，应该是交通枢纽，但除武昌一部分而外，南阻星罗棋布的湖泊，更使这一隅之地呈封闭状态。在这一地区没有古国，为历来兵祸所不及。人们更是安土重迁，重本抑末。此地确为避兵燹的奥区，近代太平天国起义，战火蔓延到湖北，人们利用此地湖泊纵横，“浮家泛宅”，东起龙口，西出金口，为避兵灾胜地，当时名曰“跑大反”。俗谚云：“隔山容易隔水难”，这正是其地成为世外桃源的原因。其南幕阜山横亘，但有通路，两湖人们喜欢称江西人为老表，由此也可见其亲密关系，关系相近，语言也就增添赣语的成分。形成鄂东南封闭状态的，崇阳可为代表。

《湖北通志·崇阳·风俗》载：“居民有累朝土著者，如温氏、廖氏、金氏著于唐；高氏、胡氏、徐氏显于宋；包氏先世避黄巾之乱来此，则汉人之苗裔矣。”

“累朝土著”，说明其人安土重迁；来自“黄巾之乱”时代，说明其渊源古老。由此可见奥秘的地理形势，对人民确起到保护作用。此不过其代表而已，鄂东南各县，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共性。

（4）还有第四区的鹤峰州，为元至正十一年所置（即1351年），其地紧邻湖南。至于洞庭湖平原的监利、石首、公安、松滋四县，很难划清两湖之间的界线。“所以这一区有点近乎第二区，但更近湖南方言，没有第三区那么个别。”（据《调查》）

总之，《调查》所作的报告是科学的，合乎实际的。我们之所以不惮烦地根据《调查》的方言分区，引证湖北地区的历史，其目的在根据地区的历史，确信其为湖北方言，其为四区方言，近乎湖南；三区方言，近乎赣语；二区方言，有“下江话风味”，特别是第一区，当我省南北、东西交通的中点，占我省 3/4 的土地，语言近西南官话。特别是郢都，在楚国都郢四百余年间，作为号令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如果今天要选择典型的楚地方言，而与古昔的楚言相互论证，确非郢都所在地江陵莫属了。

（二）我们调查现在楚人方言的设想

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可以说是以古验今工作，即立足于古而验之于今；而现在所做的是立足于今而溯源于古。这样一反一复（或者更多的反复），就可以认识楚言的规律了。

或者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语言的单词动以数万计，谈何容易探究其今昔的变化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语言方面的问题虽多，但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丢掉一些旧的东西，创造一些新的东西，保留一些经过洗练、考验而流传不息的东西，举例如我先后在武汉生活的近六十年，再加上熟悉一些近现代的文献资料，前后将近百余年，这百余年中语言的变化是惊人的。曾记得在青年时期所使用的语言，到现在早就被淘汰，而新产生的语言，却充斥于我们的交往当中，代替了旧的语言，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语言千变万化，如浪淘沙，磨洗殆尽，而确有生命力特强、历世长存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时代的寒暑表、旅程碑，即昔人名之为“口碑载道”一类的东西。其二，我们研究问题不能满足于罗列现象，平均使用力量，而应抓住重点，既要见到森林，也应见到树木，即如孟子所说：“观海有术，必观其澜”（《孟子·尽心上》），亦即现代话所说：从风口浪尖上把握事物，研究问题。

我们指导思想虽然是如此，但还须采取具体的做法，通过实践的检验，证明这个想法和做法是否正确，用事实来证明：其一，语言虽然变化了，但确乎有不变者存；其二，这些不变的，传递下来的语言，即楚国土地、楚地人民历世长存的语言，从而反证：不仅

其地为楚国土地，其人亦即楚国人民（的后代）。

我们的做法是：以楚国郢都为中心，选择湘、鄂、豫七个县进行典型调查，北边到方城，因为方城是楚国的北大门（《左传》僖公四年），南边到郴州，因为“船到郴州止”（民谚）。我们以新刊的《江陵县志·方言》^①为纲，以方城、郴州、涟源^②为新洲^③天门、沔阳等七县对应的方言为纬，而会证以皖西、罗山、南城等地方言。

这些方言资料来源的情况是：除新刊《江陵县志》外，并以新刊《沙市志》方言作补充，方城方言，采自新刊《方城县志》，兼及访问稿，天沔方言，采自新刊《天门县志》，兼及访问稿。郴州、涟源方言系采自访问稿，新洲方言系与江陵方言对勘而成。在收集方言资料过程中，握槊登门，论难促膝，有劳往教，不厌来学（《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尤以湘皖豫赣诸老友，或以信息相饷，或以资料相假，或近遗笔札，或远托邮筒，云天厚谊，实令人没齿难忘。

通过七个县的方言调查，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它使我们认识到：除少数地方性的方言，如江陵的“待诏”（理发员），郴州的“媵”（祖母、老年妇人），新洲的“末尸”（么儿子），它也像商城的“妗子”（妻弟媳），罗山的“妞”一样，只能通行于较小的范围而外，其余如亲属的称谓，绝大部分可溯源于《尔雅·释亲》。反之，各地亲属的称谓虽有所不同，而《尔雅·释亲》却是权威的诠释者。这就成了民族凝聚的无形纽带。各地语音、语调虽然不同，而方言的绝大部分是统一的，如“天狗吃月”、“扯皮拉筋”、“红白喜事”等词，不仅通行于楚地，而且通行于赣语系统的江西南城，语言代表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它也显示民族的凝聚力。我们统计以江陵为首的七个县，在367条词条中，词意全同的约占20%，意同而言异的占60%，楚国灭亡至今二千余年，而显示民族凝聚力的语言犹保存80%以上，我们回忆在楚国灭亡时，南公曾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确乎不是“善颂善祷”之词，而是以客观事实作根据的。

① 199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为湘乡、新化间新建县。

③ 由黄冈分出新建县。

也许有人这样提出问题，方言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产生的，你所谓方言，应断代在楚国统治时期，不能泛泛而谈。

我说，完全正确，我们应当以楚言或周楚通行的语言，而这些语言，现在尚保存在楚地人们口语中、有旺盛生命力的为例，其如：

(1)“不服怵(zhǔ, 炒, 古音都): 不服输”，这是周楚时代的语言,而现在尚保存在人们的口语中,这个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呢?楚国在周公东征的时候,以熊盈为首的楚人,在东方与商、奄、薄姑结成统一战线对抗周王朝;周公东征胜利以后,楚人长时期被视为蛮夷,不能参加盟会。因之楚人负气地自称:“我蛮夷也”,“我蛮夷也”,即不自认输、不服属于周王朝的表现,这种情绪,凝聚为一个精练的语言,即“不服怵”,它实际是由《诗经·大雅·文王》诱导而成,诗的原文是:

“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黻。”

这首诗的大意是:商人的后代,多到数不清。上帝既已传下意旨,得服从周王朝的统治;他们被周王朝统治,可见天命是不固定的。服周殷士,表现得是那样积极,参与灌地降神的祭典,看吧,他们为周朝助祭,而戴的却是殷王朝的冠冕呢!

这是周人用以宣传、得服从周王朝统治的样板。而楚人反其意而用之,形成一个“不服怵”的口号,脉络是很明显的。

现在湖北地区形成了一个流行的口语,凡是不服气、不受支配的名之为“不服怵”,怵为周的借字,因“久假不归”,遂失本意。

与“不服怵”并行还有另一口语,叫作“不服头”,它的意思与“不服怵”完全一样,这又是什么原故呢?我认为:这不是两码事,而是一码事,不过“不服周”的周字读今音,“不服头”系读周字的古音而已,我们现在是古今音混用,我现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在解放前,每年祭祖,都要用祭田的收入(即佛祖庙产)办一顿饭,宗族同餐叫作“吃祖图”,为什叫作图,我很不理解。后来有点音韵学知识,才悟到“图”是“胙”字的古音,所谓“吃祖图”实即“吃祖胙”,即吃祭祖的祭肉。

按：本条见《江陵等七县方言调查》形容词类。

(2) 老巴子：在江陵方言中，列了两个老巴子，一个在《称谓类》，一个在《牲畜虫鱼类》，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古巴人以虎为图腾，所以把虎称为老巴子。因为图腾的“英灵”“钟毓”于民族领袖老祖母或老母亲身上，所以称老母亲或老祖母为老巴子。当社会进步由图腾崇拜而为祖先崇拜的时候，这个老巴子的尊称就非老母亲或老祖母莫属了。这个传说，是由巴人的一支在鄂西的土家族传出的，因之近邻的各县不同程度地有关于神虎的故事，如枝江“白虎王”的故事（《湖北通志·金石志·王子香庙颂》）。因为关系有远近，各地对这一传说的态度各有不同，且亦形成轻重等差，其如：

A. 土家族：虎即人，人即虎。老妇人与老虎，均称为老巴子，有流传故事；

B. 江陵、荆门：老妇人、老虎都可称为老巴子，但故事失传；

C. 方城：凡属虎狼之类，可称为老巴子，但老妇人与老虎无任何联系。

按：本条可参考拙稿《虎方考》、《楚故拾考》。

(3) 行货，水货：在江陵《方言·形容词类》中列了“水货”，其余各县多称为“行货”。水货、行货词义相同，不过名称不同。行货一词来源甚远，《淮南子·缪称训》：“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高诱注：“行，尚粗也”，可见“行货”一词来源于周代，楚人接受了这个概念，于是形成行货、水货一类词汇，“周末弥文”，以“尚文”著称，于是淮南人作出了这个比较分析。楚人盖承袭关中语言。

(4) 豮猪：见江陵《方言·牲畜》类，江陵称豮猪，新洲、方城称公猪，涟源称猪牯，天沔称郎猪。名虽不同，其义则一。豮猪之名，来源《周易·大畜·六五》：所谓“豮豕之牙”，牙即豮，亦即壮猪。牙，俗称牙子，即猪之势。豮豕之牙，即除掉壮猪之势。

“豮豕”一词，实来自关中，至今江陵犹用它。

(5) 小手：为今楚地人们通语，小手、大手，实即小洩、大洩，手盖误字。《国语·晋语四》：“大任少洩于豕牢而得文王”，少即小，洩即便也。楚人此语，盖承袭于秦晋高原。

由上列一些语言，可以看到语言的生命力，夏代及今四千余年，周代今三千余年，楚国灭亡到现在也有两千余年，然而他们的某些语言却历世不灭。不过历史上产生的东西，总是须历史上消灭的，如亲属称谓，将随着聚族而居的生活的消灭而消灭，而新的东西又将应运而生。

本文由讨论楚地人民与楚地语言开始，亦以是而告终；以考证古代楚言契合于当代语言开始，亦以当代语言溯源于古代楚言而告终。不期而遇是事先没有想到的。在这时，不禁想起王国维引辛弃疾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江陵郴州方城等七县方言调查（附系）

称谓	江陵	新洲	天沔	郴州	涟源	方城
称	爹爹（祖父）	爹爹（祖父）	爹爹（祖父）	爹爹（祖父）	阿公，公公 爷爷	爷，爷爷
	婆婆（祖母）	婆婆（祖母）	婆婆（祖母）	婆婆（āijiē）	婆婆，奶	奶奶 孙娃儿 孙儿
	伯伯（bē父）	伯伯，父	大大	爸爸	伯伯，伯父	伯，爹，大 大大，叔
	姆（m）妈	姆（m）妈	姆（m）妈	妈妈	妈妈，娘	妈，姆，娘 姆儿，姆
	老巴（bā子）	老婆婆	阿巴子（天）	婆婆	老婆婆	老婆儿 （背后称）
谓	家gā家（外祖母）	家家，家婆	家家婆（天） 家家（沔）	外婆	外婆	姥姥，婆
	家公爹（外祖父）	家公	家家爹（天） 家公（沔）	外公	外公	老爷
	舅爹爹	舅爹	舅爹（沔）			舅爷（父亲的 舅父）
	姑爹爹	姑爹				姑爷（父亲的 姑父）
	姑爷	姑爷	恩妈（姑母） 恩爷，爸（姑 父）姑爷	姑爷 姑得	姑爷，姑父	姑父（姑姑的 丈夫）
	太太（曾祖母）	太	老婆婆	堂婆 曾孙	太婆	老奶 重孙儿 重孙

类别	江陵	新洲	天河	郴州	涇源	方城
	大爹(伯父)	伯父, x伯 x母大, 大	x伯, 伯爷 好爷(叔, 姑) x婶, 姑	大伯 满满, 满得	伯父	x伯 小叔小姑
	婶娘	伯娘, 大 娘娘(婶)		婶(大、二、 三)	婶娘, 婶婶	婶儿, 婶子
	姑娘家(gà)	姑娘家(gà)	姑娘家(gà)	姑娘家(gà)	女儿	姑娘家(jiè) 闺女家
	儿子家(gà)	儿子家(gà)	儿子家(gà)	xx仔, 崽	儿子, 崽	儿子家, 老 x家儿
	男将, 女将	男将, 女将	男将, 女将		男的, 女的	男的(dù) 女的(lì)
	堂客, 屋里	堂客, 屋里人	婆娘, 屋里	老婆	堂客, 婆娘 屋里	家里人, 婆 婆儿们, xx 家
称 谓	么爹	么叔么姑	么爷(姑、姨)		满叔	小姑(姑重音)
	姨佬	连襟	连襟	姨得	连襟, 姨夫	一条船
	娇客	娇客(音乔)	新姑爷			相公
	伢(a)儿	细伢	伢儿, 细伢	小仔(有贬意)	小孩	小孩儿
	掌作的	掌作的	掌作的	大司伙	大司夫	掌作
	待诏	剃头司夫	剃头司夫(匠)	剃匠	剃头司夫	剃头师傅
		红白喜事	红白喜事			红白喜事
人 品	苕(傻)	苕(傻)	苕(傻)		蠢	傻 xìn, 鲁
	保保	保保	保保, 保气		保保, 保气	憨子
	苕砣	苕砣子	苕砣子			榆木疙瘩 (父母贱称)
	洋盘(外行)	洋盘(外行)	洋盘(外行)		洋判, 外行	洋判
	落(6)巴子 么巴子	末屎 dūduō	落巴子			老么, 垫窝儿
	半吊子	半吊(勺)子	半吊(勺)子		半吊子, 半瓢 水	半吊子, 二百 五
	老华(同名, 同性 格)	老华	老华		老华	
	戳白佬	戳白佬	戳白佬		戳白老	说瞎话的故事
	老嘴夺	老啰嗦	啰结, 啰念		老啰嗦	老啰嗦数到
	单条个子	单条个子			条个儿, 高条子	
天	马兰(赛马凳)	虹(音岗)	虹(音岗)	虹	虹	虹(音酱)
	掣内	闪火(音合)	闪火(音合)	掣火		打闪
	打霜	打霜	打霜	打霜	打霜	打霜, 下霜
	跑暴	走暴	走暴	走暴		

类别	江陵	新洲	天沔	郴州	涟源	方城
象类	麻风雨	麻纷雨	麻纷子	麻纷子	毛毛雨, 毛毛雨	蒙蒙雨儿
	照子(雾)	罩子(下雾)	下罩子	下雾	罩子, 雾露	痴子、下雾
	雪子子	雪子, 冷子	雪子子	雪子	雪沙子, 雪子	冷子
	鹅毛团	鹅毛雪	鹅毛雪	鹅毛大雪	鹅毛大雪	鹅毛大雪
	麻麻亮	麻麻亮	麻麻亮	麻麻亮	麻麻亮	冷曾明 拢松明儿
	挨黑	挨黑	挨黑	脱黑	脱黑	麻子眼儿
	夜里	夜里	夜里	夜里, 黑里	夜里, 黑里	夜里, 一夜
	天道(天气)	天道(天气)	好天	天气	天气	天气, 好天
	凌冰	凌冰	凌片	下凌	下凌	冬凌
	凌勾子	结豇豆	凌杠子	凌	凌	
	天狗吃月	天狗吃月亮	天狗吃月亮	天狗吃月亮	天狗吃月亮	天狗吃月亮
		炸雷	炸雷	炸雷	炸雷	炸雷
		日头	日头	日头	日头, 太阳	日头, 太阳
房屋用具	偏厦子	批厦	批厦	偏房	批厦	半坡厦儿
	晒台坎子	晒脚子	晒脚子	台阶	台阶	晒参儿
	吊楼子	吊脚楼	吊楼子		吊脚楼	
	鞋鞋	鞋鞋	鞋鞋			
	鞋底绳子	鞋底线	索子, 鞋底索子	纳鞋底绳	鞋底绳, 鞋绳	纳鞋底绳儿
	幔(mān)褂子	蒙褂	蒙褂子	罩衣	罩衣	幔(mén)褂儿 大、小布衫儿
	奏子(瓶塞)	奏子(瓶塞)	奏子(瓶塞)			瓶塞儿
	顶箍子	抵针	顶箍	抵针	抵针, 针抵子	顶针儿
	电棒	电棒	电棒	电筒	电筒	手电, 电筒
		戳子	戳子, 戳子	戳子		戳子
	痲(lào)药	痲(lào)药	痲(lào)药	闹药	闹药, 毒药	毒药
	衩裆裤	破裆裤	破裆裤	开裆裤	开裆裤	开裆裤
	涎兜子	围涎(chān)	围涎(chān)	口水嘎	围涎	愁水 拍儿
馆头	馒头	馒头				
别耳	毕耳	毕耳			犁镜犁面	
抹腰	抹腰	抹腰, 围腰	围腰	围腰	围腰围裙	
背搭子	背搭(背心)搭褂	背搭子			坎肩儿	
尿(dú)子	尿子(器底)	尿子(器底)			底儿	
茅室(厕)	茅室(厕)	茅室(厕)	茅司, 冬禁	茅司, 厕所	茅司, 后园儿	
食物	灰面(麦面)	灰面(麦面)	灰面	面粉	灰面, 面粉	好面
		[妈](乳汁)	[妈](ma)			
	锅牙子	锅盔	锅盔			锅盔
	洋芋	洋芋	洋芋	骨皮芋	洋芋	洋芋
	芡	藤	[务子]藤子	藤		藤子
	豌豆	蚕豆	豌豆	蚕豆	豌豆, 伴麦豆	蚕豆
油馍子	油馍子	油爬油条	油条	油条	油馍尖儿、油	

类别	江陵	新洲	天河	郴州	涟源	方城
类						条、油碟、油馍
	包面	操手	水饺、操手	水饺	水饺	馄饨
	絮(xù)豌豆	豌豆	麦豌豆	豌豆		豌豆
	皮纠	葡莽(音纠)	[皮确]	慈菇	慈菇	地梨
	伏汁酒	伏汁酒(甜酒)	酒糟、伏汁酒	米酒,伏汁酒	甜酒	米酒,甜酒
	高粱	甘蔗	高梁(门),甘蔗(河)	甘蔗	高粱	甜稗儿
	疙瘩子	疙瘩	鸡老壳,鸡疙瘩			面疙瘩
	麦(mé)李子	李子	谷李子,李子	李子	麦李子,李子	李梅,李子
	桑枣子	桑子,桑枣	桑枣		桑枣子	桑椹儿,桑枣
	现饭	现饭	现饭	现饭	现饭,剩饭	剩饭
	梢瓜	菜瓜,梢瓜	梢瓜	菜瓜		骚瓜,菜瓜,梢瓜
	菜蕻子	菜苔	菜蕻(焯)子	菜蕻	菜蕻子,菜苔	菜苔
		下水	下水	下水		下水
	红薯母子	红薯母子	红苕藤	红薯藤	红薯母儿	
食物类	黑糖	黑糖,红糖	黑糖,红糖	红糖	红糖,红砂糖	黑糖,红糖
	簍(摘)食	鲊巴(鄂城)	回头货,接仪			捎个包儿 (对下辈)
	赚头	赚头	赚头	口条	赚口,口条	口条
	顺风	顺风	顺风	猪耳朵	顺风,猪耳朵	猪耳朵儿
		臭豆腐		臭豆腐	臭豆腐	臭豆腐,腐乳
	家常饭			家常饭,便饭	家常饭,便饭	
牲		牯牛	牯牛	牛牯	牯牛	犍子
	恰(sā)牛	恰牛	[沙]牛	牛[至]		
	脚(juó)猪	母猪	脚猪(母猪)		母猪	母猪草豚,豚猪
	獠猪	公猪	郎猪		公猪,猪牯	公猪,牙猪
	叫驴	叫驴子	叫驴子		驴子	叫驴,草驴
	糙子	糙子	糙子	糙子	糙子	糙子
虫	奶尖子	小母猪	母猪,猪婆		母猪	小母猪儿
	伢猪	小公猪	牙猪(阉)		小公猪	牙猪(经阉)
	鸡公	叫鸡	叫鸡,鸡公	叫鸡公	叫鸡,鸡公	老公鸡
鱼	鸡母	鸡婆,扁嘴(鸭)	鸡婆,扁嘴货	鸡婆,鸭子	鸡婆,母鸡	老母鸡,扁嘴儿
	鸭公	鸭公	公鸭		鸭公	公扁嘴儿
	鸭母	母鸭子	母鸭		鸭婆	母扁嘴儿
	剋(xiàn)鸡	剋鸡	(现)鸡公	骗鸡	剋鸡	骗公鸡
	檐老鼠	檐老鼠	檐老鼠	檐老鼠	檐老鼠	夜蝙蝠(hú)儿
	天螺	蜗牛天螺	天螺	蜗牛	蜗牛	恶蛭
	老巴子(虎)					野虎豹之类, 老巴子
	则蛛	蜘蛛	则蛛	蜘蛛	蜘蛛	蜘蛛(zhōu zhū)
	蛾子	蝴蝶	蝴蝶	蝴蝶	飞蛾子	蛾儿
知留	遮掩	知蚊子知留	吱了	知了,蝉	麻吱了	

其名 词别	江陵	新洲	天沔	郴州	涟源	方城
	脚鱼(鳖)	脚鱼	闭鱼	同鱼	团鱼	鳖,脚鱼
		推屎虫		屎克郎		屎克郎
	老哇(wá)	乌鸦 老哇	老哇、乌鸦	老鸱,乌鸦	乌鸦,老哇子	老鸱
	丁丁	蜻蜓(音展)	丁丁	青蜓	蜻蜓	丁丁
		筋斗虫		子子		筋斗虫
	青哈蟆	蛤蟆	蛤蚂	青蛤蚂	青蛤蟆,麻拐子	黑蚂(hì ma)
	癞蛤蟆	癞蛤蟆	癞痲子,痲弩马	痲哈蟆	痲蛤蟆	痲肚黑蚂
	蛆蚊	苍蝇(音羊)	蚊子	苍蝇	苍蝇	蝇子,苍蝇
	蛤蟆零子	蛤蟆连	蛤蟆连子	蛤蟆零子		蛤蟆革斗儿
	壁老虎	壁虎子	壁虎(壁蛇子)天	壁虎	壁虎	蝎虎
	高大爹	高客	高(ga)爹	老鼠	老鼠,敲客	老鼠,耗子
		长虫(泛指蛇)	长虫	长虫,蛇	长虫,蛇	长虫
		皂马子(偷油婆)	寒婆婆	皂马子		灶马儿皂马儿
		土地蛇	土聋子		土聋子	土谷蛇
身 体	膝体包(膝盖)	咳膝头	咳膝头	膝头	膝头	不牢盖儿
	捣拐子	倒拐子	倒拐子			胳膊拐儿
	背脊骨	背脊骨	背脊骨	脊梁骨	背脊骨	脊骨
	风湿疙瘩	风湿疙瘩	风湿疙瘩	风疹	风湿疙瘩	风疙瘩
	打摆子	打脾寒	打脾寒、摆子	打摆子	打摆子	打脾寒者老监
	绞肠痧	绞肠痧	绞肠痧		绞肠痧	
	妈子(乳房)	妈(乳)	妈	奶子	奶子	咪味,妈儿
	赶脚(juó)	泻肚子	拉稀	拉肚子	拉肚子	泻肚子,泻肚,拉稀
		疙渣	疙滓			疙渣(脏物)
		痣	痣	痣	痣	记
疾 病		丢了(儿弱)	丢了		丢了	丢啦
		老了人	老了人			老啦
		屁(髀)股	屁股	屁股	屁股	屁股蛋,屁股
		螺係骨	螺係骨	螺係骨		逻迟骨
		马飞股			灰(或马物)毛毛粘	
动 词	团(bāi)人	整人	整人	整人	整人	整人,团人
	扳	扳	扳	扳	扳	扳
	搬巧,拿乔,拿堂	耍手段	搬巧	耍手腕	耍手腕	耍手段,拿堂,摆架子
		把	把(给)	把	把(给)	给
	掰(bō)	掰	掰	掰	掰	掰(bái)
	抛洒	抛撒	抛洒		抛洒	抛撒
	口(pēn)	盘	盘	盘	盘	盘
	糜	糜(如糜牛)	糜	系	系	拴
	放揣(cuài)放赖	放揣放赖	放赖	放赖	放赖	耍赖
	嚼(说)	嚼	嚼牙巴骨			嚼哆啰嗦

类别	江陵	新洲	天沔	郴州	涟源	方城
	都(踢)	都(供都)	都(供都)			
	打闹台	打闹台	打闹台	打闹台		打闹台
	逗游	闹游	闹游			打札子,开玩笑
	逗散放	逗散放	逗散放	逗散子	逗散放	
	打操(cāo)合	打促合	打促合			
	达皋(跌交)子跔倒	跌交 跔倒	跔交子	跔交,板交	跌交	板(bàn)倒
	打破(破坏)	打破	打破		打破	打破
	打转、散步	打秦	打秦	打秦	打转	打转游 (zhuàn yóu)
	不好(害病)	不好(害病)	不好(害病)	不好(害病)	不好(害病)	不好(害病)
	撈(pǎn)	撈(轻撞)	撈	撈	撈	碰
	撇(piē)(折)	撇	撇	撇		撇(piē)
	挝(zuā)(踢)	挝	挝	挝		踢
	刷(suā)	刷(打)	刷		刷	
	不照闲	不照席	不照闲			
	动		不行	不行	不行	不行
		正庄(质量好)	正庄			正装
		没眼力走眼	赌眼力	看走眼	没眼色	没眼色
浩水		浩水	浩水	淌水		浩水(hào)
打平伙,抬石头		打平伙	打平伙	打平伙	打平伙	
裹(语不利索)		裹结结巴	裹	结巴		结巴
闹海		闹蹊	闹呵子			
撩蹇(jiǎn)		撩(逗)	撩逗	逗		
落月(分娩)		落月	落月	坐月子,落月	落月	坐月子
口 liá(拖沓)		老拖	晕疲	很晕		
漉猪草		漉猪草	捞猪草	捞猪草	捞猪草	
纽经绊经		纽尔绊经 纽经绊经	纽经绊经			
		冇	冇(man)	冒得	冒得	没有(mù niū)
过早		过早	过早	吃早饭		
过中		过中	过中	吃中饭		吃晌(shàng) 午饭
	消夜	消夜	吃夜(晚)饭		唱汤	
开(gà)始(sì)	开始	开始				
拢堆	拢场	拢场,拢堆		拢堆	拢堆	
打牙祭	打牙祭	打牙祭	打牙祭	打牙祭,打神呼	打牙祭	
赶场	赶场	赶场	赶墟,赶闹子	赶场	赶集	
糊(浑物)	浑	浑			混	
隔(ge)溜(lin)	使痒	gé 痒			gézhì 又 gīzhì	
过流(liù)	过流(浏)	过流				
口(gái)斗	放(着)斗	放(着)斗	搁倒		搁	

姓名 词别	江陵	新洲	天河	郴州	涟源	方城
	解(gāi)交	扯架	解交	扯架	扯架	搯开
	梗(gèn)	猛用力				
	格(gē)进格出	钻进钻出	钻进钻出	钻进钻出		钻进钻出
	惯肆(娇惯)	惯肆	惯肆	惯坏了	惯肆	娇养,娇惯坏了
	口(kuǎn)斗	口斗	kuǎn	kuǎn 倒		又 kuāi 着
	开黄腔	开黄腔	瞎说, 胡说	开黄腔		开黄腔胡岔
	掰(kē)斗	掰斗	掰斗	掰斗		死抓住
	呼人(骗人)	坑害人	呼、坑害人	哄	哄	诓人, 标人, 坑人
	厚脸(玩皮)	厚脸	厚脸	不要脸	不要脸	不要脸, 没脸
	神嬉	开玩笑斗散放	瞎德行斗散放			打札子
	神嘈	胡闹	胡闹, 瞎闹	胡闹		胡闹, 胡闹台
	说区区话	说区区话	说区区话 咬耳朵		咬耳朵 说悄悄话	说悄悄话
	占欺头(占便宜)	占欺头	占相赢	占相赢	占便宜, 占相赢	占相赢
动	口(zuài)斗	踉倒(枯倒)	踉(II)	枯倒	踉, 枯倒	gúdei
	麦开	麦开	麦开	麦开		麦(zhǎ)开
	吵舌骂	吵嘴	吵夕骂	吵架, 骂架	吵嘴	吵嘴, 吵架
	议(cā)邀	议, 邀	议			邀
	出挺(曝光)	出挺	出挺		出挺	麦唧
	逞能	逞能	逞能	逞能、逞强	逞能、逞强	逞能
	充人	充人	充人	充六指公		充人
	诀人	骂人	诀人	骂人		噤人
	搁(gō)孽闹纠纷	搁孽闹纠纷	搁孽	结冤		结仇
	欠(慕念)	欠	欠	想念	想念	眼乞
	撮(移动)	移	撮			挪
	口(già)斗	躲着	躲着	躲		藏躲
	相偏	有偏	有偏	有偏		有偏
词	日[]白	誇白	日白			日白
	扯皮拉筋	扯皮拉筋	扯腿, 扯卵	扯皮	扯皮, 拉筋	扯皮拉筋
	口(cuǎi)	勉强				勉强
	承(sēn)肩	负责	负责			负责
	筑(堵塞)	筑	筑	筑倒, 堵倒		堵(zhōn)
		挑刺	找岔子		找岔子	挑刺儿, 找岔子, 揭挑
	拾起来	[亢]起来, 瘦起来	藏起来	藏起来		扛起来, 拾起来
	折(sē)人	折人	折人	丢人, 丢脸		丢人
	使促狭	死促狭				
	踏泥巴					
	捂斗(掩盖)	捂斗	捂斗		捂倒	捂

具名	江陵	新洲	天河	郴州	涟源	方城
	番(wú)斗(水没)	洒斗	洒斗		洒倒	盖
	玩人(出风头)	玩人	玩人	出风头		出风头
	(wēng)斗	塞着	塞着	塞倒		
	么锣, 么台	么锣, 么台	么锣, 么台			煞戏
	唬(打)	唬	唬	唬(一耳光)	打, 唬	噔(打)
	哼(吃)	哼	熬, 哼			
		日噉人	日噉人			日噉人
	弄手	弄(蹩)		跛子, 蹩子		瘸子
	柯(kuō)柯	柯(轻敲)				磕
	框(kuān)框	框(盖上)	框(盖上)	框		
	[坤]	坤(稳得住)	坤(稳得住)			
	(刺激)	煽(火药伤)				
	染(刺激)	搅(火药伤)				
	撵(撵书案)	撵	爬	趴倒		
动	背时	背时	背时	背时	背时, 倒楣	背时, 倒楣
	背窍	闭窍	闭窍	背气		
	戳拐	戳拐(出坏事)	戳拐	戳拐	讲坏话	讲坏话
	发水(掺假)	发水	参水	参水	发水	掺水
	放快	放快(语不吉)	放快		放快	放快
	过脚	过脚(有贬义)			完了	伸腿
	恶住					挨(一声)着
	止本	止本	止本			仔本
		参瞌睡	[参]瞌睡	[参]瞌睡	打瞌睡	栽咀儿
		过了(火熄)	过[打]	灭了		
	拼了	拼了	拼命	拼了	对毁	
形容	不服裆(zhōu)	不服裆	不服裆			
	不上腔	不上腔	不上腔			
	不上贤	不上弦不沾弦	不上弦			不沾弦
	不照把	不照把				
	背静	背静		背静		背静
	撇脱	撇脱		撇脱		撇脱
	怕丑	怕丑(害羞)	怕丑	怕丑	怕丑	怕丑害羞(xiáo)
	泼那	泼辣	泼辣	泼辣	泼辣	泼辣
	卯起(拼)	卯起	卯起	卯起		
	口(fē)(菲)	口(fē)(菲)				
毛谱	毛谱	毛谱	毛谱		毛谱	
没有来兴(xíng)	没有来兴					
听说	听说(听话)	听说	听话	听说	听说	
撵(cuō)						
淘力	叨力(费劲)	叨力, 淘神			淘力	

类别	江陵	新洲	天沔	郴州	沔源	方城	
	淋醒淋干	宁馨	[灵醒]	灵醒		干净	
	擦干	能干,利亮	能干	能干		利亮	
	撩撇	撩撇	[撇脱]			撩撇	
	溜刷溜巴	溜刷溜巴	溜刷			利索利手利脚	
	瘫胎	瘫死					
	难为	难为	难为	难为	难为	难为	
	口(liǎ)垮(kuǎ)	邈邈邈瓜	邈瓜	邈邈	邈邈	邈邈	
	作翻	作翻,恶心	作呕	作呕		作心	
	直漉的在行	直漉的在行	直漉的在行	里手	在行,里手	在行(hang)	
	打眼(惹人注意)	打眼,现眼	打眼	现眼	现眼,打眼	惹眼	
	打脚(新鞋伤足)	打脚	打脚	打脚	打脚	磨脚	
	条烦(麻烦)	条烦	麻烦	麻烦	麻烦	麻烦	
	厉害	厉害	厉害(四声)(天) 厉害(西)			厉害	
	形	闹呵子	闹呵子	闹呵子	闹呵子		瞎混
碌乱		碌乱	碌乱	兵荒马乱		兵荒马乱	
隔味		隔味	隔味			隔味	
鼓起		鼓起	鼓起	鼓劲	鼓起	鼓着	
高滑		高滑					
搞忤打		闹翻脸	闹翻了脸	闹翻脸		闹翻脸	
格(gē)人		肱人	肱人			晾人	
宽整		宽展	宽展	宽敞	宽敞	宽展	
活泛		活泛	活泛	活泛	活泛	活泛	
黑漆门路		黑漆门路	黑漆门路				
词		黄混	黄昏	[黄混]	黄昏	黄昏	黄昏
			轻神(轻浮)	轻神	轻浮		
			富态(胖大)	富态	富态	富态	富态
			珍贵	珍贵		珍贵	金贵
		直把	直把拢统	直把拢统	直把		直不拢统 直律儿律儿哩
		口(zǐ)	黠				攒挤,精
		作古正经	作鼓振金	作鼓振金	正儿八经	作古正经	正儿八经
		神(cēn) (lǔ)	神鼓		神鼓 (luò)		神鼓
		出胎占	出皮漏	出皮漏			出皮漏
		晾凉	乘凉	晒凉	纳凉,乘凉	乘凉	凉快凉快去
断气		傻气	断气隔	傻气		断气	
湿沮(que)打		湿透了	湿透了	湿透了	湿透了	湿透了	
怪(jiān) 枯脑髓		怪(捉索) 捩	怪			扣索,皮罩沥	
皮笥箕, 捩 kǒu							
一揸(zhā)		一卡(kǎ)	一卡	一卡		一爹(阳平)	

具名 河别	江陵	新洲	天河	郴州	涪源	方城
	一腚(pāo)	一腚	一腚	一腚		一腚(pào)
	一部接收	一部接收				
	一大哈(hā)	一大哈	一大哈	一大哈		一爬(阳平)拉
	遭孽	遭孽	遭孽	遭孽	遭孽,可怜	受罪
	三不之	间会,三不之	三不之	三不之	三不之	
	机溜	机灵	机溜	机灵		机灵(zī liù)
	假嘎(gà)马	假马	假嘎假马			装样子
	鹧薄	鹧薄(语伤人)	鹧薄			损人
	朽薄	朽薄	朽薄			朽薄
	消停(从容)	消停	歇			消停
	下地(结束)	下地	下地	下地	下地,结束	下地
	小意		占便宜	谦虚		谦虚
	二不伦吞	二百五	二百五	二百五		二百五
	二黄八调	不清白				
形 容 词	阴斗	阴斗	阴斗	阴斗		
	一炮个	炮把个(十个)		一炮	十个	
	一滴(di) 一孔(kā)	一滴孔	滴孔	一点点,一孔孔	一点儿	一点儿
	敷帖(竣事)	敷帖	余帖		敷帖,妥当	妥
	无焦过(心里难受)					心焦 mo 乱
	扯着					勉强
	滚(滚)	滚(滚)	滚(滚)	滚滚	滚滚	滚(滚)
	花胡哨	花架子	空架子、花架子			花胡哨
	经拽(有嚼劲)	会嚼				筋拽(zhuài)
	蹩人	不顺服				不顺眼
	热呼	热呼	热呼	亲热	热呼,亲热	热呼
	沏热	焮热		沏热		沏热
	水(货)	行货	水货			水货
	恶奢(使劲)	恶奢				
	血肺(讨厌)					疙(gì)意
	绣货(艰巨沉重)					
迅亮	鲜明		鲜明		鲜亮	
	行	行	行		中	
	咬牙印(表态)				咬牙印儿	
副	调故(tiào gu)故意			故意		故意,故意儿
词	左已是左已	左已是左已	左已是左已 破罐子破摔	左已是左已		豁出去
	眨目子	眨眼睛	眨眼睛	眨眼		眨眼
	神劲	索性	索性	索性		干脆
	一哈哈	一哈	一哈	一哈哈		一下儿
	将才,才将	刚才,才将	刚才,才将	刚才	刚才	将才
	将将	刚刚		刚刚	刚刚	将将儿
哈都	都	都			都	

县名 词别	江陵	新洲	天河	郴州	涟源	方城
	蛮	蛮	蛮			很
	罕门	大概	大概			
	寡(都、尽)	寡,光	光,寡	光		光
		(样)(赋)	[样]			[样]
代 词	别个	别个(别人)	别个	别个	别个,别	别哩人、人家(jiè)
	他郎家(gà)	他郎家(gà)	他郎家(gà)		他老人家	他佬
	你郎家(gà)	你郎家(gà)	你郎家(gà)		你老人家	你佬
	他郎们、他郎	他郎们、他郎	他郎们、他郎		他老人们	他佬们
	你郎们、你郎	你郎们、你郎	你郎们、你郎		你老人们	你家(nénjia)
	哪(lǎ)门	怎么				噫
	挪格(luōgē)	那里	哪[西](天)那里(泻)			
	挪个	那个,那样	那个,那样		那个	
	这(zè)格	这(zè)里	这[西]			这儿
	列(li è)格	那(li è)里	那[西]			那儿
代 词	算(song)个	什么				啥
	今日	今天	[真乍] [门乍][明天]	今天	今天	今儿明儿
	明(mēn)年	来年, 明年	[门年] (明年)	明年	明年	下一年
		明天	[门乍]	明天	明天	明儿
		后天	后儿后天	后天	后天	后儿
	外后	挨后天	外后	大后天	大后天,挨后天	大后儿
	切日	前天	前儿(天) 前天(泻)	前天		前儿
	上切日	大前天	大前天	大前天		大前儿
	中间(gān)时候	中时	中[嘎]时节	中午		晌(shàng)午
	了	成天(整天)成年	成天成年	成天	成天,整天	成天, 整天

附录

(一) 简论楚国语言

1. 略说楚国的语言和文字

我们研究楚国的文化，就离不开楚国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虽然作了古人，但他们的语言却留存到现在供人们去探索、研究。特别是在民族融合的洪流中的民族语言，它们像化石一样，由于地壳的曲折扭转，可能使它们面目全非。但是你如果找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依然可还原它本来的面貌。现在我正是试图用一些语言的基本规律，检讨楚国语言的变化问题。

古代的荆楚文化与齐鲁文化相较，确曾有许多特殊的地方，即使更大范围的北方和南方，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表现在语言上更是这样。如“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左传·宣·四》），这不仅现代中国语言中找不到根据，即便在过去楚国活动的区域调查其方音、方言，还没有哪一句话和它对得上号。当时楚国的方音方言与北部中国、齐鲁地区是隔绝的。《吕氏春秋》有这样的记载：

“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手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用众》）

《孟子》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些，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狱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滕文公下》）

这些话充分说明：齐鲁北部中国与荆楚的语言大相迳庭。所以称当时楚国的语言为《楚言》，楚国的音乐为《南音》（《吕氏春秋·音初》，亦见《左传·成·九》），孟子对由楚之滕的许行，说他是“南蛮缺舌之人”（《孟子·滕之公上》）。什么叫缺舌？据《毛诗·幽风》载：“七月

鸣鵲”，鵲即缺，亦即伯劳，或称博劳。意思是说他的语言难懂，简直像鸟鸣鵲噪。

古今的事有不期而偶合的。在后几百年的羊銜之也说过：“吴楚难言”（《洛阳伽蓝记》）。这个“难言”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难即雉，“雉言”即“降神保”的谗吃语。再一种解释认为难字从佳，可见难也是一种鸟，“难言”即指鸟叫。如果根据第二种解释，也还是说楚国语言难懂像鸟鸣鵲噪。

楚国的语言真的这样难懂吗？它与中原地区真的这样隔绝吗？我们如果规定在一定的时代，限制在一定的区域，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即使文化昌明、交通发达的今天，在一省中（举如湖北）尚有不通的方音、方言，如果我们看历史主流和它发展的趋势，在春秋战国时代，语言就渐趋于统一。为什么产生这样巨大的变化？我们分析有下列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所谓民族，必然有它的语言和文字（按：这里是指较先进的民族）。楚国的语言有些什么特点？我们还需进一步探索。但楚国的文字我们是数见不鲜的。在这里必须指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考古学界在信阳长台关发现了大批竹简，记载着大量的楚国文字，据唐兰先生估计，这些文字我们如果能认识一半就很不错了。从另一角度来看，能认识它就值得注意，固不在乎字的多少。楚简为什么能被认识？就是它与中国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以及六国古文同属一个系统，有着血亲和旁亲的关系，尽管楚国常常自称为“蛮夷”（《史记·楚世家》），但是主要是从礼乐制度、风俗习惯上说明与北部中国、黄河流域诸大国的区别，而不是在语言文字上另成一个体系。如果语言上的方音、土语消失了，那与其它地区隔绝的墙也就撤掉了。（由此可见秦始皇统一文字，并不是太难的事，因为有大同小异的六国文字作基础，统一的条件是优越的；反之，如拉丁化的欧洲各国文字，尚不能统一于世界语，可见统一文字之难。仅就文字而言，楚国与六国有些共同纽带。所以不可能由华夏族中分划出去。）春秋晚期的孔子就说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是有根据的。

第二，楚国的人们从没有自外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语言，相反，他们却是非常尊重中国古代语言和历史。举如楚国大夫申叔时的九教，至少

有五教是关于祖国的历史如“春秋”、“世”、“语”、“故志”、“训典”(据《国语·楚语》),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十二》),旧读三坟为三皇之书,五典为五帝之书。屈原的《离骚》一开始即自称为“高阳之苗裔”,他所撰的《天问》,正说明他在悉心探究祖国的历史问题。至于一代相习成风的“赋诗断章”(意思是截取《诗经》的一两句话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楚国的士大夫更是不例外,据近人统计(据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主要有以下者:

宣公十二年,楚子引《周颂·时迈》及《武》。

成公二年,子重引《大雅·文王》。

襄公廿七年,楚蒍罢如晋赋《既醉》。

昭公三年,楚子享郑伯赋《吉日》。

昭公七年,聃尹无宇引《小雅·北山》。

昭公十二年,子革引逸诗《祈招》。

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戌引《大雅·文王》。

昭公二十四年,沈尹戌引《大雅·桑柔》。

由于祖国的历史语言在祖国南方得到较充分的传播与交流,因之有利于消除语言隔绝的障碍,促进祖国民族融合。

第三,形成语言壁垒的,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还有它一些特点。举如横断山脉的走向,决定百派朝东。所谓“江汉沮漳”这一些哺育楚国人民的母亲,却长期把她的子孙拘禁在山隈水澨之中,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闭塞状态。但是这个现象,到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促使自然经济的崩解;奴隶的逐渐解放,使生产战线、交易市场更加活跃起来。这股逐渐形成的工商业经济洪流,冲垮了“横亘中原”、“天限南北”的自然障碍。这个成长壮大的商业经济大动脉,把南北交通沟通起来,西边的三晋和南方的楚国联系起来。如郑国贩褚的商人,他的足迹就南到楚国,北到晋国,东北到齐国(《左传·成·三》)。楚国所产的杞、梓、皮革,曾向北输出,以满足晋国的需要,于是传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佳话(《左传·襄·廿六》)。通过商品的交换,就促进了语言、文字的交流,于是民族文化的区域性逐渐消失,它的一些方音、土语,逐渐趋向于融合了。

在这伟大的民族融合的洪流中，在祖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杰出的语言文学巨匠，他挥洒那如椽的巨笔，把齐鲁文化和荆楚文化沟通起来。他顺应当时语言融合的潮流，把古典诗歌的形式和民间流行的民歌结合起来，把古典的词语和民间流行的词语糅合在一起，使旧的得到创新，新的又培壅了植株深厚的土壤，这便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所使用的民族语言。他所使用的这些语言虽然已成了“化石”，但几经蜕变，仍然保存在我们现代的口语中，仍为今人所喜闻乐道，富有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追根溯源，做到古为今用，就必须研究这些语言。

2. 楚辞使用的几个虚辞

屈原使用了哪些语言，在今天口语当中还保存下来了呢？

(1) 举如兮字，就是其中之一。兮字的用法在今天读音和“犧”字差不多。在中国明代的韵学家陈第就曾音仪为俄，清代孔广森发现兮的读音和“啊”差不多。郭沫若接受了这一科学研究的成果，在古史研究上解决了下列一些重要问题（《奴隶制时代》、《人民的诗人屈原》）：

其一，《尚书·尧典》载：“平秩南讹”，《史记·五帝本纪》为“便程南为”，讹、为同韵说这是最具体的例子，我们掌握这一规律，一部古经和一部古史的歧义就可互通了。

其二，《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帝俊妻娥皇”，“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大荒西经》载：“帝俊妻常羲，生日十又二”。另据《尚书·尧典》：“^釐降二女于汤汭，嫔于虞”。《列女传》解释说：“二女曰娥皇，次曰女英”。由于羲、娥古音通，可见娥皇即羲和，也就是常羲，也即是后来神话所传的嫦娥（略据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

但郭沫若对这个古韵规律的应用，其作用远不止此。他说：“懂得这个发音去读楚辞，便明白那完全是古代的白话诗”，这就是对楚辞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评价。屈原对兮字的应用，上接采自民间的国风，把《诗经》中这个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对后代，创造了由四言诗过渡到五言诗和汉赋的中间形式“离骚赋”；把后来的学人认为古色斑驳，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诗骚，由象牙塔里拉到了人间。

兮字的应用，据谭介甫先生的分析有三种形式：有时是放在句尾，有时是放在二句之间，有时是放在一句当中（《屈赋新编》上集）。

我们认为兮字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体现了民歌的特点，其作用都是一样的。但比较而言，体现民歌特点的，放在一句当中更为重要。闻一多在《九歌兮字代释略说》（《闻一多全集》卷一）一文中，曾经作过尝试，即把夹在句中中间的兮字，置换成相应的字，在这里不妨抄一段作个例子，并与原文作对比：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降[于]北渚，
目眇兮愁予。	目眇眇[然]愁予。
嫋嫋兮秋风，	嫋嫋[之]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洞庭波[而]木叶下。
登白蘋兮骋望，	登白蘋[以]骋望，
与佳期兮夕张（帐）。	与佳期[于]夕张（帐）。

我们如果分析一下这些置换的词的词性，于、以为介辞，之、而为连辞，然字为副辞语尾。当然，兮字置换的词还不止这一些，我们在这里不过举出一些例子罢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闻一多这一发现，戳穿了古代民歌在形式上的秘密，把我们对古代语言文学的研究，引入到另一个境界。

他所戳穿的是什么呢？即民歌中兮字的万能作用。

不过闻一多虽戳穿了这个秘密，但没有说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下面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古代民歌都是“即兴唱奏”的，而且有时形成对歌（两人）麋歌（两人以上的轮歌）的形式。因为来得仓促，就难免“急不择词”。怎样解决这个矛盾？运用“拖腔”是个好办法。由于“拖腔”规定了节奏，延宕了时间，由促节变成了慢声，歌手赢得了撰词对答的机会。楚辞把兮字置于两句之中，或者置于两句之末，都能发生这种作用。我这样讲“于古有征”没有呢？我们认为是有征的。《礼记·乐记》就曾经说过：“讯疾以雅。”我们如果孤立看这一句话是很难懂的；如果联系民歌或古代诗歌来考虑就迎刃而解。意思是说：如果对口词逼得太紧了，那么，就啾啾呀呀地缓冲一下。质朴的民歌的本来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再从语言上论证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雅即呀，均由牙得音，这

个雅，也即是啊，直到现在呀（yā）与啊（a）是不分的。譬如说：“快来呀！”也可说：“快来啊！”语意不变；武汉地区称小伢（yā），新洲一带称小伢（a）；称失言症者为哑（yā）巴，也可称为阿（a）巴；称指缝为丫（yā），也可称为丫（a）。《五灯会元》：“五个指头四个丫”，就可 yā a 两读。我们现在的语言形成比起二千年前的楚国变化得是很厉害了，但是民歌中这种起缓冲作用的语气词，还保留到现在。举例如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呀吗”，应山戏曲《站花墙》中的“呀多”，恩施《打连相》词中的“溜呀溜连哩”，还有不少的民歌、歌剧当中，都离不开呀字这个中心语气词，这都是由兮字的孳乳、演化而来。它们的演变过程，应是：

兮——啊——雅——呀

古代民歌，都是能歌能舞的。孔子曾说过：“诵诗三百”（《论语·子路》），墨子接着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公孟》）。孔子所说的：“诗三百”（《论语·为政》），即今（《毛诗》）的三百零五篇。墨子连称的四个三百篇，并不是累计为一千余篇，而是一个三百零五篇诗歌，根据演奏者思想情感的变化，可以产生可诵、可弦、可歌、可舞的作用。所以《毛诗·周南·关雎·序》说道：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里所谓“言”，所谓“永歌”（即歌咏），所谓“手舞足蹈”，不就是“诵诗”、“歌诗”、“舞诗”吗？《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不也就是“弦诗”吗？如果一人之身兼事诵、弦、歌、舞，试问能有多少工夫推敲字句，斟酌台词？因之，用为一词的借代字，发挥万能作用的兮字也就应运而生，这也是易于理解的。

由上列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兮字的应用，是民歌中一种特殊的形式，为了适应“即兴唱奏”的需要，为了对歌、轮歌的需要，为了诵诗、弦诗、歌诗、舞诗的需要，兮字的作用是突出的。屈原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遗产，利用这一种语言形式，把《诗经》四言诗发展

到“离骚赋”的高峰，使诗向着语言的精练发展，赋向陈敷扬厉发展。我们看：两汉的三言、四言、五言诗，排斥了万能的兮字；两汉的两都赋、三京赋不再受字句的多少的限制，在作风上分道扬镳，各行其是，离骚赋在这里所起到的上承《毛诗》，下启汉赋和五言诗的桥梁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2)再，关于羌字，是屈原运用的又一个通俗语言。现在，不妨对离骚赋如何运用羌字进行初步分析。

《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释：这个兰，即是子兰。为劝怀王入秦而被留者。译：我满以为子兰靠得住，[怎知]他是个华而不实的东西！）

《离骚》：“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译：[为甚]我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而他却起嫉妒之心？）

《惜诵》：“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也。”（译：我仗先君王、后自己的大义，[为甚]众人把我当作仇敌？）

《惜诵》：“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译：我专心致志，勇往直前，[为甚]成了未知数？释：保：知也？）

《思美人》：“芳与泽共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译：在芳泽杂糅的尘氛里，[怎能]透出一缕幽香！）

《思美人》：“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译：深信有诸内必形诸外，[怎能]使被铜蔽的轶世流芳！）

《哀郢》：“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译：[云胡]魂啊正欲归来，为甚一下子忘其所以？）

《抽思》：“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译：[云胡]中途变卦，反显得已有私心倾向别人？）

《怀沙》：“夫惟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译：只有狭隘的人才固执己见，[为何]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的内心！）

《东君》：“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译：[胡]声色这样迷人，使观者乐而忘反！）

《大司命》：“结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译：簪上桂枝久立回望，[争奈]愈想愈使人怅惘！）

以上我们獭祭了离骚赋中有羌字的句子，大体尽于此矣。在这些句子中的羌字，如果都释为一个词，那是行不通的。根据上列的对译，属于感叹辞的有：怎知、怎能、为何、胡、怎奈这一些；属于疑问（反结）辞的有：为甚。属于语气辞的有：云胡。我们觉得云胡一辞有疑问与感叹两方面的因素。在上列例句中，只见于《哀郢》与《抽思》的两个例句，在一个句子里，不能有两个诘问点，我们把羌字释为语气词是为了适应这种情况。

我们再看旧注是怎样解释羌字的：

《离骚》：“羌内恕己以量人兮。”王逸注：“羌，楚人之语词也。犹言抑何为也。”洪补注：“羌，去羊切，楚人发语端也。文选注云：羌，乃也。一曰叹声也。”

《哀郢》：“羌灵魂之欲归兮。”王逸注：“羌，亦作嗟。”洪补注：“羌，发声也”，嗟，丘亮切，于义不通。谭介甫：“按羌、嗟皆当作差，嗟。盖差是嗟之省文”（《屈赋新编》上集第120页）。

按上引旧注，把羌字释为疑问、感叹和语气词，都曾接触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但羌字释为疑问、感叹和语气词的复合，它的灵活运用，将发生万能虚词作用。词在民歌中和兮字的用法一样，能使对歌和轮歌的歌手，不至“急不暇择”，“贫于一字”，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羌字和兮字词性不同，用法上也有所区别。兮字的用法较集中于置换，借代文言虚词中的介词和连词，羌字较集中地置换、借代文言虚词中的疑问和感叹词，兮（啊）这个字音较古老。而羌字的产生则出于另一途径。

羌字是怎样产生的呢？它系由枪(qi āng)样(yàng)的合音而成。慢声读为“枪样”，急声读则为羌。“枪样”一词用于一句话的开头，表示疑问，这种口语现在尚保存在汉阳黄陵矶一带。如说：这样大雨，你是“枪样”回家的，等等。

这个“枪样”系由怎样一词演变而来，在古代庚阳两韵是相通的，现存的离骚赋中颇不乏其例，现在略举数例于后：

《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婞而练要兮，长顛頔亦何伤。”（按：英、伤相叶）

《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脩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按：常、惩相叶）。

《离骚》：“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按：乡、行相顺）。

《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按：芳、英、央相叶）。

例子已够说明这个问题了。可见古代庚阴通韵，在离骚赋中即已如此，现代口语中的“枪样”，即怎样的古音，怎样急读为怎，“枪样”急读为羌，现在怎和怎样很流行，而羌和“枪样”则绝无仅有，因之不甚为人们所理解，差幸留下“枪样”这个“语言化石”，保存在汉阳人民的口语中（它的流行范围，还须作进一步调查），这对于研究语言者来说确是难得的瑰宝，是值得注意的。

（3）再一个是些字，是《楚辞》运用的又一个通俗语言。

词章家言：“齐谐楚些，著之简篇；里乘稗官，糅为小说”，显然是鄙夷楚骚使用俗字俗语，歧视通俗文学，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正是楚骚流传到现在，尚富于生命力的东西。

些字的应用集中在《招魂》中，《招魂》传为宋玉所作。在这一篇赋里，兮、些是并用的。如：“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

在这个句子里，兮字的作用同啊，是感叹的语气词。些字作语尾，是在语言的发展上，对万能兮字的作用加以限制，因之产生了些字来代替它部分的作用。

与些字叠韵的字，往往形成两读，如耶、斜、玃等均是。

现在，我们首先从书面语言进行检讨：

古代名剑叫莫耶，这个耶字读剑叫莫耶，这个耶字读 $y\bar{e}$ ，例如耶有时借为也，《易·系词》：“夫《易》，何为者也？”耶借为也，取其音近。亦读为 $y\bar{a}$ ，如莫耶亦书作莫邪，邪由牙得音是其证。

古代有若耶溪，耶读 $y\bar{e}$ ，但亦读 $y\bar{a}$ ，李白镜湖诗：“五月西施采，人着隘若耶。”与花、家为韵。

挟字亦有两读，一读音为 $xi\bar{e}$ ，《孟子·梁惠王》：“挟太山以超北海”。一读音变为 $g\bar{a}$ ，如秦始皇定挟书律，汉惠帝除挟书律。读挟为 $g\bar{a}$ ，犹

流行于鄂东一带口语中，如“提篮挟棍去逃荒”（控拆旧社会劳动农民的苦难）。

其次，我们检讨一下口头语言：

褒斜路为秦岭有名斜谷，但斜有两读：一读为斜 xiē，与目前口语相通，如斜边、斜线等，但也读为 xié，甚至音变为 shā，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 63 年）开通褒斜摩岩，直书为“开通褒余道”（《金石索·石索二》）。现在新洲一带口语中亦有称斜为余者。

夜有 yè、yā 两读：如今鄂东偏西各县黄冈、新洲等读 yè，偏东各县黄梅、广济读为 yā。

跌有 diē、dā 两读，书面语言多读 diē，口头语言多读 dā，如“跌交”等。

爷有 yé、yā 两读，读 yā 如黄冈、新洲等，读 yé 如黄梅、广济等。

其三，这两种两读字，在《诗经》中也不乏其例，《邶风·新名》：“鱼纲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这里之、施为韵，施字由也字得音，也字有 yé、yā 两种读法，特别是词人喜欢把也作夜（yà）者，故施字亦有两种读音。现在鄂南咸宁、崇阳一带，读石灰为 shā 灰，也是出于同一规律。

根据上列一些例证，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些字这个字的今读，就是鄂中流行的口语，也是一个语气词。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认为《楚辞》的些字和《诗经·汉广》的思字是一个系统，是确有见地的。但是仅说明了过去，没有联系到现在的语言，有来龙没有去脉，我们只有上联系《诗经》，下联系荆楚现代语言，才能较全面地看清它的始末源流。

3. 结语

以上我们简论了楚国的语言，同时还联系到历史和文学进行考察。由上述所得到的结论，楚国的语言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和中国诗书等古籍一脉相承的。它的发展过程，是经历沧桑险阻，迂回曲折；它的发展路线和民族斗争的历程是相平行的。它不似电光石火，一瞬即逝；而是经过变形走样，依仍保存在大江上下、荆河南北的人民语言当中。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楚国的语言确是贯通今古，源远流长的。明

人陈第研究《诗经》、《楚辞》叶韵的字，证明它们是同出一个语言系统，也是信而有征的。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中，把形成民族的“共同语言”摆在极重要的地位，楚国和北部中国文字基本相通，语言逐渐消失障碍，而且有着共同的历史，密切的经济联系，共同的心理状态。但在当时为什么被视为蛮夷呢？这个问题须得重新认识。

其一，周王朝东迁，朝觐之礼尚在，根据当时春秋家“尊王攘夷”的立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之夷狄则夷狄之”，谁是中国，谁是夷狄？所根据的不是现在形成民族的条件，而是对所谓“周礼”的态度；而楚国在当时，不仅不承认“周礼”，而且要自己称王，要“问鼎”于周室，简言之，楚人要求的是“用夷变夏”（统一于楚），而周礼要求的是“用夏变夷”（统一于周），这个根本矛盾不解决，楚国的文化水平再高，也将被视为蛮夷，长期受到歧视。

其二，华夷的分野站在华夏立场即视是否通婚。姬姜结好，秦晋联姻，在他们的关系，即所谓：“岂伊异人，兄弟甥舅”（《诗·甫田》），即是儿女亲家，当然就不会被歧视为蛮夷戎狄了。楚怀王中了秦国的计谋，说是与秦之会，结果被扣，客死于秦，这当然要归究怀王的糊涂。但是应知道：秦昭王与楚通婚，这是楚将去掉“蛮夷”这顶帽子的大事，他的去秦，是存在幻想的。《战国策》载：“今秦楚嫁子取妇，为昆弟之国”，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他们乐滋滋的心情。

这就是当时划分华夷的基本条件。在春秋初期，北方的狄族南下，灭掉卫国。南方的楚国北上，势将饮马黄河，古时春秋家惊呼：“蛮夷戎狄交，中国不绝如线。”但就是这个蛮夷戎狄，在北方建立了中山国，在南方成为强大的楚国。也还是这个蛮夷戎狄，现经考古发掘，所发现的铜器和竹简，它所记录的文字，与甲骨、金文直至六国古文，属同一系统。文字的造诣，雕镂的精巧，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徐仲舒先生曾说：中国古代蛮夷戎狄的区别，不在于血统上有什么差异，而在于他们的风俗习惯。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们只有弄清什么是古代的民族概念，什么是马列主义的民族概念，才能更好地研究民族和民族语言。

一九七九年 小端阳——大端阳

(二) 虎方考

——兼论巴周、巴楚关系

1

据金文、甲骨文，商周时期有个虎方。

假定随武王伐纣的八国中有虎方，就应排除其它七国，论定一国为虎方，这个前提才能成立。这里刊落繁琐的考证，辨别同名异地，简释《尚书·牧誓》中从武王伐纣的八国应是：

庸：《左传·文公十六年》杜注：“庸，今上庸县，属楚之小国”。

按：庸在今湖北竹山，非监殷“邶、鄘、卫”之鄘（古鄘作庸）；

蜀：《华阳国志·蜀志》：“帝尝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按：此为西蜀，有别于《左传·宣十八年·成二年》鲁地之蜀；

羌：《括地志·辑校》：“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扶（州）、松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按：今川、甘接壤一带为古羌国地望；

髡：髡、髦、苗、蛮实同事而异名。郑康成云^①“苗民谓九黎之君也”，“有苗九黎之后”。可见苗与黎是相通的。又髡、髦、即苗，《说苑·修文》：“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现湖北鄂东读“矛”如“苗”，文“矛”而白“苗”。髡、苗叠韵，苗、蛮双声，而苗、黎又互训，可见古代的“九黎”即“三苗”，即从武王伐纣的髡族，亦即熊渠时期的“江上楚蛮”（《史记·楚世家》），周人所称的“蛮半”（《国语·郑语》：“蛮半蛮矣”），更早的商人所称的荆、楚，实同族而异称^②；

微：《甲骨文合集》7982~7986 有微国，王国维谓微眉古通用。周初的微国当在汉郾县西南（即今陕西郾县境）。北宋微在湖北竹山。张嶠云：“有微启土，莫究厥初。佐仁伐暴，乃见于《书》”（《紫微集·微

① 《礼记·缙衣·孔疏》，引郑注《吕刑》。

② 详见拙稿《楚族平议》（待刊稿）。

王山铭)), 即指微国佐武王伐纣事。此微非鲁邑之郟(《左传·庄公廿八年》,《公羊》作微);

庐:《合集》有“庐伯”,其地在今湖北南漳东,即春秋时庐戎所在(《左传·文十六年》)。按:非《左传·隐公三年》所载齐地之庐。

濮:据《括地志·辑校》:“虢州竹山县及金州,古濮、庐国也”。按:在今湖北竹山和陕西安康一带。

上列七国国名与地望,皆与虎方无关,剩下只有一个彭国。假如虎方包括在八国中,则非彭莫属。

在商周文献中,无虎方从武王伐纣的记载;而在从武王伐纣的七国之外却有一个巴国。据《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假如我们能证明巴即彭,亦即虎方,这个问题当迎刃而解。下面考察一下巴、彭有关文献。

巴字造型,或曰象山之形。《通典·古荆州·巴山》:“县(长阳)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为名”。或曰象水之状。《元和郡县志·渝州》:“(渝州),《禹贡》梁州之域,古之巴国也。阆巴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同一巴字,既说象山,又说象水,可见其臆测无据,两俱不确。《说文》中有巴字,其成字较古老,释云:“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按说是象形,可以审认“巴”字确乎像蛇翘首斜睨之状。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此事另见于《楚辞·天问》、王充《论衡》等书,可见其古老。又据《淮南子·本经训》:“羿断修蛇于洞庭”。《路史·后纪》中“修蛇”作“长蛇”,罗华注云:“长它即所谓巴蛇,在江岳间,其墓今巴陵之巴丘。”^①由此可见,巴由蛇得名,应属可信。至于巴字的音读,则是另一回事。

彭字屡见于商代甲骨文,其造型主要为“𣎵”字。“彡”用以表意。字据《铁云藏龟》258.3作“𣎵”,周原甲骨为𣎵^②,《说文》:“𣎵,陈乐立而上见也”。又“𣎵,还师据旅乐也”。丁山谓“𣎵铁258.3、𣎵前5.36.5,林1.9.7,𣎵续4.35.3诸形相近,𣎵与𣎵、𣎵非豆字,皆象鼓形,𣎵象

① 据袁珂《山海经校注·海内南经》“巴蛇食象”注。又《海内经》载:“有黑蛇,青首,食象。”

② 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

鼓饰”，“𡗗即鼓之本字”，“𡗗即豈之别体”。^①，这与《说文》释𡗗为乐器之意相合。《说文》有𡗗、𡗗、𡗗、𡗗等字均象鼓声，则彭字从“乡”，係象鼓传播之声浪。《诗经·清人》：“清人在旁，驷介彭彭”（读邦），旁、彭叠韵，与巴字音近，同属“邦母”字，由此可见，“巴”字信可借为“彭”字。

由上比较分析，可确信彭为巴之借字，从武王伐纣的“彭”即“巴”，其理由是：从武王伐纣，据《尚书·牧誓》载，有彭无巴；据《华阳国志·巴志》载，有巴无彭，可推断巴即彭，此其一。甲骨文、金文字书中未见巴字，而甲骨文中确有彭字，而二者同为同音古国名，有借代之可能，此其二；《华阳国志·巴志》中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乎》”。又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为曰：周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在伐纣之役，巴人的地位如此重要，但现在《尚书·牧誓》所载：只有蜀与彭，唯没有巴。可见彭除借代为巴外没有任何历史内容，此其三。有了上列三证，我们认为彭为巴之借字比较可信。童恩正同志疑彭为巴是可取的^②。

从武王伐纣的八国除彭、𡗗（也即是巴楚）而外，其余六国不见异称，唯独楚国或称为“荆楚”，或称为“楚荆”，或称为“苗（𡗗）蛮”，或称为“蛮半”（《国语·郑语》）；巴国或称为彭，（或称为虎方，论证如后），此无它故，只以其民族极为古老，据地又甚广阔，任何异称，即已为人们习闻常见，“举一可以反三”，其所以多异名者以此。其它六国则反此。

巴又何以称为“虎方”呢？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巴从武王克殷，武王“以其宗姬封于巴”，“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秦昭王时白虎为患”，巴人为秦除害有功。到汉代，“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可见巴人是一个勇悍善战的民族，世为周秦及西汉立功，是

①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21页。

②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16-17页。童说是可取的，但还须作补充说明。我们认为除从武王伐纣的彭人而外，还有一个大彭，它是祝融八姓之一，封地在彭城（据《国语·郑语》及注），即后人所传的彭祖。它后来迁徙到四川，据《读史方舆纪要》：夔州府属除彭山县有彭亡山，传周末彭祖家于此而亡因名。我们应去掉彭城、彭山县和彭亡山，因为它不属于巴借为彭范围。

以虎为图腾的。以民族言则称虎方，说是“善于射虎”，即初民认为图腾的精灵对人体的附托与转化。

2

远在商王朝虎方即是居住在商殷南方的民族。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不见记载，目前所见关于虎方的记事也不过几条，如说：

“虎方其涉河……”（《合集》8409）

“命𠄎乘众與𠄎虎方”（《商契佚存》945^①）

“與其𠄎虎方告于太甲十一月”（《合集》6667）

“與其𠄎虎方告于口十一月”（《合集》6667）

“與其𠄎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合集》6667）

“……虎方……十一月”（《合集》6667）

虎方较少见于记载，因“殷人之敌在西北，东南无劲敌”（《卜辞通纂》第539页）。这也说明，它在当时还不是商王朝的对手，所以没有较多的纠葛。

虎方的地望何在？这也是历史考古学家聚讼的问题，大致有三说：

郭沫若：根据安州六器南宫中鼎铭文“佳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认为“此系南国，当在淮河流域，疑即徐方”^②；

丁山：复据前铭，认为夷、尸、屍、死本为一字，商周时代的虎方，实即《左传·哀公四年》所称的夷虎，即《水经注、肥水注》所谓死虎塘、死虎亭^③；

顾铁符：所说略同于丁氏，他说：据历史地理学者考证，夷虎地望在今合肥、淮南两市之间，“甲骨文和中方鼎（按：即南宫中）铭文里所说的虎方，大有可能就是夷虎”^④；

宗德生：虽然没有详考虎方的地望，但形成一个观点，即安州六器所载：“非东征事，而属南征”^⑤。按：这个观点的转变非常重要，因为楚国出土的钟鼎铭文、郭沫若尝和淮徐的历史人物相牵合，因而难免“张冠李戴”。不过要确定这一观点，还需在论证方面找到更多的论据。

① 逐字古音读“吐母”，与𠄎（途）字同音，故借途为逐。

② 方鼎名。南宫中鼎因为方鼎，故郭氏改名为南宫中。

③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50页。

④ 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第91页。

⑤ 宗德生：《楚熊绎所居丹阳应在枝江说》《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上列疑似之说（除宗德生文而外），从局部看有偶合之处；从整体言实与西周初年纷争形势相左。他们共同之点即把周初角逐的舞台局限在东方，忽略了经略南国的历史，所以关于虎方地望问题，只有另行考证。

西周南方的方国，或曰“巴濮楚邓”（《左传·昭公九年》），或曰巴与“秦楚邓为比”（《华阳国志·巴志》），均离不开巴人。如果巴人的历史地理与南国的关系弄清楚了，则巴与虎方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检讨南国的历史地理，《礼记》有个记载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乐记》）。这个“武”，即周武王时与“韶乐”对称的“大武之乐”。所谓“成”，即一次演奏。朱彬《礼记训纂注》：“始奏象观兵孟津时也，再奏象克殷时也（按：当包括周公东征），三奏象克殷有余力而不反也（按：即掉转旄头从事对南方的征服），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职而治也。”

按：“南”原意为向南方征讨，后因在南方建立了基业，于是“南”成了南方的专有名词。如以东征为例，因为西周在东方建立了基业，所以《诗经·閟宫》说：“乃命鲁公，俾侯于东”。东就成为专名。“东”的具体名词为“东国”，正如“南”的具体名词称“南国”。成鼎铭：“亦佳噩侯骏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可见这一概念西周人是非常明确的。可是近来有关训诂，未深究由东征到南征的层次性、阶段性，于是将东征的事物与南征混为一谈；将东国与南国的史实张冠李戴，这是我们应该分辩的。

说到周王朝对南国的统治，也是源远流长，据戴在周文王时就被“封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尚书今古文注疏·西伯戡黎》），可见陕、川、豫、鄂四省部分地区早为西周势力所及。后来昭王两次南征，和楚荆展开拼死拼活的斗争，在昭、穆之世，如矢令𠄎禽𠄎过伯彝，追𠄎、狄彝等伐楚荆的记载，都是向南方进行扩张的实录。大概西周对南方的经略，到宣王时召虎南征江汉，才确定周王朝在南方的势力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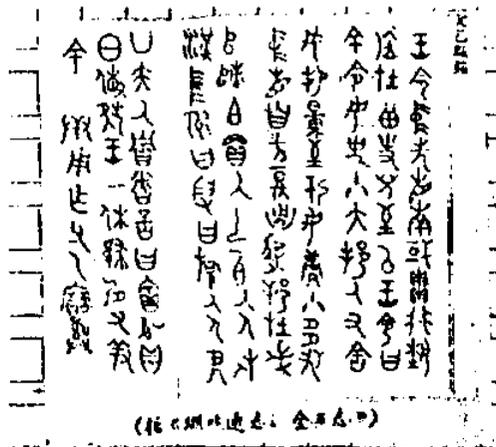
说是周公、召公分职而治，是指周公、召公之裔，世袭爵位，“二

公巡狩述职，采风南国，周公所采，谓之周南；召公所采，谓之召南”，其采风之地，合称之即为南国，就《诗经》来观察，二南地域，“北抵河，南至江，奄有今陕西、豫西、川东、鄂北四省之境”^①。这个二南（或称南国）地域，就是《国语·周语下》韦注所说的“江汉之间”（按：北起汉中，南到鱼复的广大土地都可以说在“江汉之间”。也就是商周以来虎方活动范围。《华阳国志·巴志》称巴之属地：“东至鱼复，西至夔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均为南国所覆盖。不过常璩所称，系指巴向西迁徙之后而言，早在商周之交其在东方散布地域尚未计入。

巴、楚在商代固弱小不足称，但到西周成坐大之势，为西周南土可数方国。何以周对楚的交绥纷至迭起，而对巴的关系却“阒其无闻”呢？我们认为“史缺有间”，岂独巴楚之间唯然？然而也不是截然而无征兆的，现存铭文的“安州六器”中，“父乙鬲铭”和“南宫中鼎（鬲）”就给我们保存了周巴交绥遗佚的史料。现在分别给以论证：

依发生时间顺序，父乙鬲铭应在先，它的铭文郭沫若认为在安州六器中虽以此器铭文为最长，“惜诡变残缺最甚，不能通读”（《金文辞大系》），但据郭氏的初译，于省吾、丁山、宗德生诸氏的续考，而我们在学习过程也作了些拾遗的工作^②，可以略窥大意了。它的原文是：

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



① 刘节：《古史考存·周南、召南考》。

② 郭著见《金文辞大系》六，于著《殷契骈枝》三编《释詁》，丁著见《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宗文见《楚熊绎所居丹阳应在枝江说》，拙稿《湖北金石志周楚重器铭文拾考》（待刊稿），本文中又作了些补充。

按：王为成王。中为南宫中，为南宫括的子若弟（据郭沫若），省为《周易·复》“后不省方”之省，为“巡所守也”意。贯行即鱼贯而行，为“常山蛇”式的行军方法。吴入郢，邓艾入蜀，都用此行军方法。全文意为：成王远征。

虎方，先命南宫中打前锋巡视南国。

王居在泊。

按：郭氏释**泊**为张设，不确。**泊**应为治之别构。**泊**，于省吾释即曾，丁山谓即“溱与洧”的溱，在郑境。全文意为：在曾地营治王的行宫。

史儿至以王命曰：余命汝事小大邦，毕又舍汝邦量，至于汝唐小多□（疑为邦字形坏）。

按：事意为视察工作，舍，为“舍三事令”（“令**矣**”）之舍，施舍可互释。邦量，意为辖区。汝唐即汝水和唐河。全文意为：史儿来，带来王命道：我命令你巡视大小邦国，现在又给你个工作范围——直到汝水和唐河诸小国所在。

中省自方，复造□邦，在噩**吕**次。

按：方，疑即“彭”，在今汉水支流南河（据宗德生，余均据郭释）。唯噩古地名多见，但此鄂地在今南阳附近，童书业：“江淮汉水间有随、鄂、沈、黄、唐等国”（《春秋左传研究》，所指的就是这个鄂。全文意为：南宫中巡视彭水，北上回到□邦，在鄂师营地驻扎下来。

白贺父□以毕人戍汉鄢州，曰段、曰**旒**。毕人巴四十夫。

按：鄢即今汉水支流蛮河（据宗德生，余均依郭释）。唯“**旒**”字旧均无释，愚以为当即“巴”字。周征虎方，以巴人为戍卒，正如《书经·大诰》记东征时却有辅翼周人的“民献”。全文意为：白贺父率领他的徒众戍守汉滨鄢州段、克两个据点。这徒众中有巴人四十名。

毕贮者言曰：竇□贝，曰（駟）传□王□休……

按：贮谓掌管储积货贮者。竇：“巴人呼赋为竇，因谓之竇人焉（《晋

周南宮中鼎

王居在泊

史兒至以王命曰

余命汝事小大邦

畢又舍汝邦量

至於汝唐小多

口

中省自方

復造口邦

在噩呂次

白賀父口以畢人

戍漢鄢州

曰段

曰旒

畢人巴四十夫

畢貯者言曰

竇口貝

曰駟

傳口王口休

……

按

貯謂掌管儲積貨貯者

竇

巴人呼賦為竇

因謂之竇人焉

《晉

书·李特载记》)、駟，由日得音，盖驿之初文，音义同。全文意为：掌管贮积的人说：巴人上贡的赋税，驿传到王那里以显示王的宏福。由这句铭文，更确信释“𠄎”为巴不误。

以下再论证南宫中鼎（𠄎）铭文，释读并说明如下：

佳王命南宮代反虎方之年。

按：意为周成王命宫中反虎方而反之年。

由这句铭文，可见以大事纪年在周人即已开始。所谓伐反即既伐而反。

王命中先省南国贯行。

按：与“父乙甗铭”同样，所采用的是贯行巡视的方式，为成王的南征“执殳前驱”。

𠄎王居在夔𠄎贞山。

按：夔，据《水经注·江水二》：“宋忠曰：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𠄎，𠄎隙，如唐代所谓峡州，“夔𠄎”说明西陵峡内秭归一带“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水经注》）的景观，贞山的“贞”读古音如丹。

“贞山”即“丹山”。《路史后纪十三》注：“丹山乃今巫山”。与夔𠄎地望相合。全文意为：在峡内巫山营治王的行宫。

中饋生風于王……

按：《逸周书·王会解》：“巴人以比翼鸟”奉献，与“中饋生風于王”，同样有示吉祥之意和象征性的经济目的。

由上列两器，可以明白地看出周初征虎方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点是先派出尖兵，用串行的方式，是巡狩的大员，也是招纳降叛的镇将。他们在军事上是有主力（南宫中），也有互相呼应的偏师（白鬻父），他们在战略上是“有走有守”（不是走而不守的流寇方式），如分师到汉滨，就有戍兵；先到曾，而后深入到夔乡，都设有王的行辕，以加强军事的镇慑作用。

他们行军的过程，由中原到南阳盆地，然后沿巴山东侧而直下三峡。沿途如曾、汝、唐、鄂、彭、鄢、段、克，以及夔𠄎巫山，都是其“剑及履及”之地。这些地方都在南国之内，是巴人与楚人错居之地，也是周王朝政治风化所能达到的地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政治目的与经济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在政治上是巡狩、经略，在经济上是赋税与贡纳。所以白贾父的收税人即借驿传向周王上巴人的赋税，而南官中在夔乡也向周王贡献生凤。

这段历史记载是非常重要的，它在政治上说明了巴周的隶属关系，也表明了巴人为“民族国家”的社会性质。周人以大事纪年，名之为“王伐反虎方之年”，可见周人对它的重视。

西周初年金文多言伐楚事，唯安州六器言伐虎方，补充了这一段历史，它说明了八国从周伐纣，巴楚为强梁之国，到此时又成了周人讨伐的对象了。

巴楚本来是西周属国，到了东周，巴与楚有时结合在一起。但后来矛盾日趋尖锐，巴被迫西迁，楚国衔尾紧逼，如楚庄王^跃领兵沿江西上，“略巴黔中以西”（《史记·西南夷列传》），终于在巴楚战争中削弱下去。

巴后来为秦所灭，但从巴人（或彭人）留下的地名，我们还可以考订巴人的足迹，除今鄂东有上、下巴河，可释为“别河”（据《读史方輿纪要》）不计外，鄂北有彭水，有所谓“楚师分涉于彭”（《左传·桓公十二年》），即今汉水支流蛮河。鄂中松滋县境有“巴复村”，标志巴人伐楚遁归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有“巴山”，“巴复村在山北，因曰巴山”（《清一统志·荆州府·松滋县》）。鄂西长阳有“捍关”，据载楚“肃王四年”，蜀（实由巴蜀连称而单举为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史记·楚世家》），此即《水经注·夷水》所载：“昔廩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又《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郭注：“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在湖南北境有“巴丘”（巴陵），在今湘、鄂、川三省交界之地有彭水，从陕西南郑到安康这一段汉水的支流仍有不少以巴为地名的，如“巴岭山”是其著者^①。至于四川境内以巴、彭名山水都邑者更属多见。据《读史方輿纪要》所载：有巴江，“源出陕西南郑，县南境之大巴岭”，“合于渠江”、“巴江”，“入于嘉陵江”、“大江”；有大巴山（按：亦名巴岭山），横亘于陕、川、鄂边境，“南接四川巴州之小巴山”；保宁府（今阆州）有巴州，战国及秦为巴郡地，春秋为巴国地；夔州府

① 《古代的巴蜀》第19-20页注文。

属有巴县，“古巴子国都也”，有合川，为古巴国地；成都府有彭县，“周为彭国”。据古山水都邑名称，巴与彭在四川境内呈犬牙交错形势，盖属巴之地，也可属彭，反之亦然。但就其发生先后而言，巴得名始于夏初（启臣孟涂“司神于巴”），彭得名于周初（伐纣八国之一），自巴假借为彭后，周秦以降，巴彭分称，但地望在南国范围之内。

这说明了由古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巴国，或曰彭国，或曰虎方，早就居停在南国范围之内，直至它被秦灭亡。

3

以下我们再探讨虎方的民族、文化问题。

我们追溯巴人的民族、文化，可能开始于巴丘，然而，除掉巴蛇这个离奇的故事而外，就和巴族的历史断了线，它较有系统的民族文化史，只有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开始，现在以它为蓝本而加疏证。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暕氏、相氏、郑氏。

按：《晋书·李特载记》：以相氏为柏氏，余悉同。

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

按：武落钟离山在清江三峡之一的平洛峡。以奇险著称。武山“亦称佷（音恒）山，位于（长阳）城西三十五公里的清江南岸，是土家族先民巴人的发祥地”。其山“北有清江绕山东流，东南有难留溪注入清江，三面环水，独立峻绝。山上石峰错落，峭壁^峻岩”，景色宜人。“山有石穴二：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相传为巴人祖先诞生地赤黑二穴遗迹。”^①《李特载记》谓“昔武洛钟离山崩”而成。

未有君长，俱事鬼神。

按：《世本·氏姓篇》（秦嘉谟辑补本）此下有：“廩君名曰务相，姓巴氏，与樊氏、暕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皆争神”。《李特载记》所载略同。

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

① 据长阳县地方刊物《长阳》，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编，长阳新华印刷厂出版。

按：《李特载记》：“于是相与以剑刺穴屋，能着者以为廩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悬焉。”

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廩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

按：《李特载记》“乃乘土船”下有“雕画之”和“将其徒卒”。

盐水有神女谓廩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许。

按：《李特载记》载廩君应神女：“我当为君求地，不能止也。”较此具体。据载：清江三峡之一伴峡，“两岸景色宜人”。“传廩君向西扩展疆土，至盐水，遇盐水女神，两人相爱。神女经常伴廩君荡舟渔猎于峡谷间，后遂名此峡为伴峡。”^①

盐神暮輒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大开。

按：《世本·氏姓篇》有“廩君不知东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纓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纓之，廩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

《李特载记》：“俱生”下有“弗宜，将去汝”两短句，“射”字上有“跪”字。

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按：《水经注·夷水》：“廩君乘土舟不及夷城，夷城石岸峻曲，其水亦曲，廩君望之而叹，山岩为崩。廩君登之，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旁而居之。”《李特载记》于“其水亦曲”下载：“廩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階陞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按：《水经注·夷水》：“死，精魂化而为白虎，故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

由上列记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说是“未有君长，俱事鬼神”，“掷剑石穴”，“约能中者”（或“剑刺穴屋”，约“能著者”），“各乘土

^① 据长阳县地方刊物《长阳》，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编，长阳新华印刷厂出版。

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比较唐虞禅代的故事，曾给舜以各种测试，其最后“纳于大麓，烈风淫雨弗迷”（《尚书·伪舜典》），才命舜嗣尧为部族领袖，这种民族领袖须经过考验才能入选的行径是一致的。

说是廩君遇盐水女神，遂图留处，复化为虫，与诸虫群飞，这显然是婚姻进入对偶婚阶段，在一群妻中有一个主要的妻的形象化。廩君以男访女，这又是“阿注婚”的一种表现^①，这两者是互相结合，不相矛盾的。据《长阳县志》同治版和道光版，都有婚嫁实行“十秭妹”和“十弟兄”的记载。道光版《竹枝词》说：“我依上头十秭妹，他依上头十弟兄，三日新娘都道好，盘慵针指（萧）有名声”。这无疑是对偶婚的孑遗。说是廩君射杀盐神，可能是由女权制过渡为男权制在夺权斗争中留下来的神话。

说是“将徒卒”、“乘階陞”、“居城郭”，说明其时已脱离原始社会。特别是说“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人祠焉”，这显然是说巴人以虎为图腾（依事物发展的规律，应该是以虎为图腾在先，以血祠虎在后，这里倒因为果），用生人血祠神，这只有在以人为奴隶的时代才办得到。中国历史有这么个时期，掠夺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劳动，被认为是更荣誉的事情，要进行掠夺，就必须通过战争。所以战争在当时就成为经常的职业了^②。大约在这个时期，虎方曾北上河洛，所以殷商有“虎方涉河”和“途（逐）虎方”的记载。到了商周之际，他随武王伐纣，得到了子爵的封赠，巴国的历史，大约与楚国的鬻熊相先后，已成为奴隶制国家了。不过商人“逐虎方”，不久就变为周人“伐虎方”，再变为巴楚斗争的历史，终春秋战国之世，巴楚斗争的历史成了巴国的一部编年史。

廩君“据捍关而王巴”，后来被楚人压逼，部分离开了武洛钟离山，逐山陬水涯以耕牧为生，即在湖北境内有许多居民点，与楚人呈错居的形式。在楚地有“巴浦”（《国语·楚语上》），郢都附近有“下里巴人”（《文选·对楚王问》），这个“下里”，也即“下流”，是富于水草和水源，便于渔猎和农耕的地方。因为劳动人民“群萃州处”在这里，他们

①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204页。

② 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谓“习用干戈”，“侵陵诸侯”，都有以战争为职业、为荣光性质。

的住地也就表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论语·阳货》：“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据章太炎），就是指这种关系说的。在当时巴人似乎是以渔猎为生活主要来源，在其西迁后依然如此。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其畜牧在沮”。《蜀志》亦言“以汶山为畜牧”。盖巴与蜀均以畜牧为生活主要来源，到蜀王杜宇时，“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这就说明了从渔猎到农耕的过程：

渔猎（务相时）——畜牧——农耕（杜宇时）

但据人们的称谓，不仅有巴族、巴人，而且将老妇人、老虎同称为老巴子。这是为什么？他们为何对老虎和老祖母（老妇人）倾注同样的感情？历史故事给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今据《长阳民间故事集》^①载：有所谓《子虎》，讲的是幼虎给老婆婆做儿子，在山上捕捉野物养活母亲。还有《虎妈妈》，讲的是老虎精变成姑娘，同一单身汉结婚、生儿育女的故事。还有《义虎》，讲的是老虎与人恩仇相报。《虎媒庙》：讲的是老虎给一对青年男女带来的幸福生活。另据传：鄂中松滋有“巴复村”，其邻县枝江有“枝江白虎王君”和“白虎王”的故事。据《湖北通志·金石志》：《王子香庙颂》说的是三只白虎为循吏王子香送丧，至今传为佳话。其中没有邹鲁文化所谓“投畀豺虎”、“苛政猛于虎”等深恶痛绝的暴恶概念。其因安在？因为在原始社会鄂西山地的人们就有一个时期以母性为中心，其时也可能以虎为图腾。他们认为图腾的灵气可能转移到人身上，特别是民族酋长老祖母、老母亲身上，于是图腾人格化；人亦图腾化，美好的印象不知不觉转移到老虎身上。这种心理，顺着巴人的足迹带到了松滋、枝江一带。

据我们目击和调查了解：（1）土家族传说：“白虎当堂坐，当堂坐就是家神”，也就是祖先，这是由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的最好说明。（2）在鄂西南长阳，有不少以巴命名的地名，向姓是巴人五姓巴、樊、谭、向、郑部落联盟的领袖——稟君。如今长阳县境内，清江河两岸，有向王庙遗址三十九处，向王桥二座。这里有句传说：“向王天子一只角，吹出一条清江河”。这一带船主过去都有祭祀向王庙的习俗；在向王庙集中的地方，带有巴字、虎字的地名相应地也较多，如巴山河、巴山峡、

①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北卷·长阳民间故事集》，肖国松主编，韩致中审定（未刊行）

巴山坳、巴沱滩。两处白虎山、白虎垅。相关的还有**资**溪坪、**资**溪水。**资**人也即是巴人，以其上赋之名得名。(3)今土家族方言中，称虎为李，称公虎为李爸，母虎为李您嘎。按巴、父同属于古韵邦母，爸父为古今音，音不同而义同。称母虎为“李您嘎”可能是吸收汉语“家”字的音读，今湖北新洲仍称妇人为张家、李家（读音为嘎）。

从器物来看：巴人使用的巴式武器，往往上铸虎形，如秭归卜庄河出土的虎纹戈^①、江陵纪北渠楚墓发现的虎纹巴式剑^②等均是。其更为突出的是罇于的出土，以湖北、湖南所见为最多，集中于湘、鄂、川、黔接壤之地，而其地正为古代巴人栖息的地方。罇于的纽，又以虎形为最多^③，罇于是古代的兵器，晋、吴等国均有，其纽有桥、有马，而巴独用虎，盖于疆场之上，“以金罇和鼓”^④借以振虎旅，据虎势，扬虎威，由此也可看出巴人倾注于虎的感情。

从意识形态而言：当时对待虎的态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重视、赞美，前面语言和器物两题中已说明了；另一种是歧视、打击，在当时民俗中不乏其例。例如信阳楚墓有彩绘凤虎鼓座^⑤，江陵雨台山楚墓有虎座飞鸟，论者谓楚以凤为图腾^⑥。我们看上面的鸟振翼欲飞，下面的虎匍匐于地，俯首就命。楚是否以鸟为图腾是另一问题，但此形象已说明了楚即使不是自己把巴人踩在脚下，但也幸灾乐祸地看到巴人已被人踩在脚下了。不仅如此，在目前湖北黄陂、孝感一带，南至湖南茶陵^⑦，西至四川东部，常见小儿着猫头鞋（湖北民俗呼虎为猫），无疑是楚巴斗争中楚人压胜作用的子遗形式。我们熟知：秦有“诅楚”之文（见《绛贴》），晋有盟诅之书（《侯马盟书》），宋有“射天笞地”、僇辱诸侯肖相之习（《战国策·燕策、宋策》），楚有“压胜”之风（《荆楚岁时记》有“花胜”），由是可以确信，“猫头鞋”系楚人对巴人咒诅深入到民的表现。不仅于此，包山楚国大冢有“木雕卧虎。虎身虽

① 杨传喜：《探讨鄂西地区商周文化的线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4期。

② 江陵文物局：《江陵沱江寺古文化遗址》，《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③ 林奇：《罇于芻议》，《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④ 孙诒让：《周礼正义·地官·鼓人》及注。

⑤ 《信阳楚墓》图67大鼓鼓座2-155，以及彩版10（x'）。

⑥ 如董书业在《春秋左传研究》、刘节在《古史考存》中均有类似说法。

⑦ 1986年3月闻之吴铭生同志。

被一块木板压伏,但它用左侧双腿紧贴地面支撑躯体,右后腿拼命踢蹬,浑身肌肉紧绷,倒卷其尾……奋力抗争”^①,这种用夹板作刑具的形象,据郭沫若解释,即古代“殛鯀于羽山”的“殛”。亟字中从人,上下为夹板,图像不过以地面代替夹板的一方而已。对于虎,楚人与巴人相反,认为是狰狞的恶像,如楚国的镇墓兽,头为虎形,上插鹿角,睥其目,齜其牙,吐长舌,作吞食蛇状^②,楚人不仅对虎隐含敌忾,而且对巴人的民族传说也采取“压胜”作用。如江陵的马山墓出现的凤鸟图案,“主题是一只张开双翅的凤,鸟正在啄食一条蛇,脚下另践一条蛇”,“实际上是象征楚逐巴”^③。由此可以反证,楚人对巴人的敌意,一变而为对虎、对蛇的恶意为不虚了。

如上所述,我们将得到这样的结论:彭或巴的地望,确在古南国范围之内,是在南国的西偏而不是东偏。这个民族是以虎为图腾。周人南征,即视巴人为对象之一,这件久佚不传的历史将大白于史册了。这一史实,证之周与巴斗争的历史和巴与楚斗争的历史和考古、民俗等方面的新发现,更觉昭然。

1990.4.3 重订

1994.6.14 定稿

(本文系与刘自斌合作撰写)

① 荆沙铁路考古队:《荆门市包山楚墓出土一批重要文物》《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② 陈耀君等:《镇墓兽考略》,《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③ 李兆华《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几幅凤鸟图案浅析》,《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三) 楚故拾考

读楚国历史，有些故实不得解者，中心藏之，苟有会心，为短札以疏证之，名曰楚故拾考，祇请方家指正。

1. 科雉考

《说苑·立节》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楚庄王打猎时获一个“科雉”，据《故记》载“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申公子倍夺“科雉”为己有，结果是为庄王替了死（这当然是为后人附会的神话），由此可见申公对楚王的忠心。但什么是“科雉”？我认为：“科雉”即“白雉”，兹疏证于后。

“科”与“博”为叠韵。古代叠韵的字是可以互相假借的。《韵会》载：“古有博劳善相马”。伯乐善相千里马，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可见“博劳”即指“伯乐”，“博”借为“伯”是叠韵关系。《毛诗·小雅·裳裳者华》：裳裳者华，或黄或白，我覩之子，乘其四骆。白，骆相叶亦为叠韵关系。

“科”与“霸”亦为叠韵，春秋时“五霸”亦称为“五伯”，“伯”与“擘”可以互训。本为兄长、雄长之意。称“伯”为“霸”，据说是避免与伯叔、侯伯等义相溷。霸之本义为月魄，有金文之“生霸（魄）”、“死霸（魄）”可证，没有后来霸主、雄长的贬义。

无论科、博、伯叠韵，或者霸、伯叠韵，均离不开伯字，伯即白，然则科与白有什么相关的涵义，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科的本义为无有，俗语“打科头”、“科头赤足”均是。在古籍中也早有这个语词。《史记·张仪列传》：“走狗科头”。《集解》：“科头谓不著兜鍪入敌”。白的本义为空洞不着实际，如《新唐书·刘晏传》“税外横取，谓之白著”，即今俗语“白吃”、“白拿”。由于它一无所有，于是引申为白色。如《庄子·人间训》：“虚室生白”。白色素色也，素是与绚对称的，《论语·八佾》：“素以为绚兮”，即是此意。由此可见科雉即是白雉。

楚人为什么忌讳白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另文考证。

目前大冶有白雉山，但记事与此无关。据《湖北通志》，可能因此

事得名而故事失传。

2. 鬼中与殇宫

《国语·楚语》载楚灵王拒谏之言曰：“余左执鬼中，右执殇宫，凡百箴谏，吾尽闻之矣，宁闻他言？”“中”及“殇宫”系何所指，韦昭云：“中，身也”，“殇宫，殇之居也”。“执谓把录籍，制服其身”，释中为身，显非确诂。执把录籍，近乎猜测。兹为之考释如后：

中之本义，得之中（读第四声）的，后引申为射具。《白虎通·乡射》引《含文嘉》：“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这里似乎将所射的兽类，作了相应的等级分工，这当然是误解。这里所谓射，实指射侯（即今所谓箭靶或箭垛），所谓天子射熊，即天子习射以熊为射侯（其余仿此），在《仪礼·乡射礼》中所记可作一旁证，它说：“九侯：天子熊侯，白质。诸侯麋侯，赤质。大夫布侯，画以虎豹。士布侯，画以鹿豕”。意思是：有九类的侯，天子是熊侯，用白色塑成。诸侯是麋侯，用赤色塑成，大夫在布上画虎豹作侯，士在布上画鹿豕作侯，同是在《乡射礼》中，又有“虎中”、“兕中”、“鹿中”诸说。所谓“中”者原为中（读第四声）的，如所说射中了鹿、射中了豕，等等。

由此可见：由“中鹿”“中虎”之事，渐为射侯“鹿中”、“虎中”之类借用为名词。王国维不谙射侯的分类，而认为“饰鹿”、“饰豕”为“周末弥文”所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这是不确的。

但这个“中”后来引申为盛筭（古通策）之器，章太炎云：“用字从卜中，字形作，乃纯象形，古文用作，则中可作，二编，此三编也。”章氏引《周礼》“治中”、“受中”为证，又谓《记·礼器》之因名山升中于天，《论语》之“允执其中”，《国语》之“左执鬼中”以及汉官之“治中”皆当以此为义。（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5页）

王国维亦谓：“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为篇”。“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周礼》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外司寇以三刺断庶民讼狱之中，又登中于天府，乡士、遂士、方士狱讼成，士师受中。《楚语》：‘左执鬼中’盖均谓此物也。”（《观堂集林》卷六）

章、王两位大师殊途同归，结论一致，均谓楚灵王所谓鬼中为简策。

但论其朔，则当原于“中鹿”、“中虎”。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种“打倭寇”的体育用具，其形制即用木筒互掷，与此“中鹿”、“中虎”之意近。

至于“殇宫”，“宫者中也”（《白虎通·五行》）。^①可见“鬼中”实即“殇宫”之同义语，相当于后代的《录鬼簿》。

由是可见楚灵王拒谏的话意思是说：国家记事的书策都掌握在我的手里，你们进谏的话我哪一点不知晓？还听你说三道四吗？

3. 说 殛 虎

《荆门市包山大冢出土一批重要文物》（《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记载：“如木雕卧虎，虎身虽被一块木板压服，但它用左侧双腿紧贴地面，支撑躯体，右后腿拼命踢蹬，浑身肌肉紧绷，倒卷其尾，不甘降服，奋力抗争。”

这个形象表明这只虎在受“殛刑”。郭沫若解释“殛鯀于羽山”说：亟字上下两横表示一副夹板，其中从人、口、又，正表明人受殛刑之状。木雕虎只有一块盖板，正表明利用地面为另一方面。虎受殛刑，正表明刑人的工具转变为刑虎。楚贵族墓葬葬具为什么把这样严峻的敌对情绪倾泻在虎身上，却有其民族历史根源。

古代的巴人是以虎为图腾的。秦汉之际称为“白虎复夷”，“其属有濮、实、苴、共、奴、猿、夷、蜒之蛮”（《华阳国志·巴志》）。又据《湖北通志·輿地志·风俗》：“荆楚之风，夷夏相半，有巴人焉，有白虎人焉。有蛮蛋人焉。巴人好歌名踏蹄，白虎事道，蛮蛋人与巴人事鬼，纷纷相间，浸以成俗。”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确信巴人曾以虎为图腾。不过巴人成为一个民族，也和其它民族形成的过程一样，其构成民族的因素，往往是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形成其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现象。

我们如果考查巴人的活动范围，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计巴人活动的范围：北到河洛（有商代“逐虎方”卜辞可证），南到巴丘（亦曰巴陵，见《路史后纪》十），西到四川嘉陵江以东的巴水、巴山，东到大别山麓的上、下巴河。在楚郢都附近有巴浦（《国语·楚语上》）和“下里巴

^①《广韵》引作“宫之为言中也”。《风俗通》引《钟律书》：“宫者中也。”《史记·索隐》引《元命苞》：“宫之音中也。”意均同。

人”（《昭明文选·风赋》）。荆门与江陵为接壤之地，巴人与楚人错居，因民族矛盾而形成的敌忾，是事物发展之必然。

我们如果考查巴人的历史，也能得到同样的结论：巴楚均为伐纣的八国。周东迁而后，不是楚的对手。但巴楚错居，于是产生新的矛盾。在其开始，巴不过是楚的附庸，后来背叛楚成独往独来形势。终春秋战国之世，巴楚斗争贯穿着巴国全部历史。在春秋中后期，巴人逐渐强大起来，到公元前377年，巴蜀联军攻楚，但结果巴人大败，以后巴人节节败退，楚人步步紧逼，巴人踉跄入蜀，后被楚灭。

包山大墓主人出生于战国中晚期，其时国际的矛盾，往往借助鬼神的力量，对敌国国君铸金刻木肖其像予以戮辱、咒诅。准此，则对敌国巴人图腾，用“殛刑”给以“压胜”，是合乎当时人们的心理和事物发展的规律的。

补记：昔闻荆门人称虎为“老巴子”，称老妇人亦为老巴子，我推测这应是以虎为图腾的孑遗。因为原始人类即信图腾灵气钟蔚于其母系领袖，故有同样称谓。1990年秋，在荆门楚史年会上向杨明森（荆门市志主编）、刘海章（荆门大学副教授）两同志进行访问，均谓所传不虚。刘海章同志复进行调查，据云此种称谓，仅老年人尚在记忆中，其范围南北由十里铺至盐池、仙居，东西由钟祥至南漳，中经冷水、双河，均有此种称谓。

下卷

《周易》经传注译解

导 论

(一)

制作《周易》译文，对学习《周易》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一孔之见，写入前言里面，以就正于海内外专家。

1. 由结绳到画卦

自汪宁生先生提出《八卦起源》一文（《考古》，1976年第4期），使人对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满足，认为八卦的最初形式，即凉山彝族巫师以奇偶数代表一个单卦的方式。但也使人不禁要问：“这个奇偶数又从何而来？”就说不下去了。我们认为八卦的起源在于“结绳”，用奇偶数代表一个单卦的形式是它的过渡形式。

结绳记事，是世界各民族在其童年时期积累历史知识的一种方式，中华民族也是这样的。《庄子·胠篋》篇曾记载：中国古代有伏羲氏、神农氏等十一个氏族，当时他们都使用结绳。结绳记事，是以打结的形式来代表不同的事物，如印第安伊洛魁人，就是用贝壳玉带不同的结构表现不同的事物，中国先民如何结绳在考古学上没有给我们留下直接的物证，我们只有从它孑遗的形式（即卦象）而上溯到原始的形式（挂绳）。绳的特性是便于悬挂，于是挂三条绳都不打结把它当作天，挂三条绳从中都打结把它当作地，挂三条绳只有靠右一条打着结把它当作风，其余不具列了，其式如下：

天	地	风	雷	水	火	山	泽
	↑↑↑	↑	↑↑	↑	↑	↑	↑↑

《周易正义》引《易纬》云：“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人。”正说明结绳记事、悬象示人的全过程。挂与卦，都是悬挂，后变为卦，是借卜为形声字。这种悬挂的含义，在《说卦》中有“躁卦”、“一索”、“再索”、“三索”，《国语·楚语》有“八索”，这些辞还保留其孑遗的形式。

语言文字的产生，名词总是优先创造出来的，有了名词就有具体事

物的宿主，其它故事情节，就可触类旁通（横向），联类而及（纵向）了，用这八种结绳不同的形象，代替八种事物，这是中国结绳记事的特点（以上略据王缙尘说）。

不过，挂绳打疙瘩，还要讲究挂绳的顺序，就够麻烦的了，所以在“结绳之政”（结绳制度）的末期，出现了伏羲氏，他用画卦的方式代替结绳，如《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意为上古结绳记事，后世的圣人用书写和契刻代替它，孔安国也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意为“古代伏羲氏当领袖的时候，用书写和契刻代替结绳记事”，见《尚书序》）。于是废止了打疙瘩的方法，而产生画卦的方法，其所画的卦略如下式：

天	地	风	雷	水	火	山	泽
☰	☷	☴	☳	☵	☲	☶	☱

不过在此须得补充说明的是，彝族人民用奇偶数代表一个单卦，这是近现代的事，它在古代的中国经历了千百年演进的历史，而彝族却是从华夏族将它吸收过去的。

近据考古文献记载：远在商、周时期，就有用数目字表示的单卦和重卦，原来数目字使用的范围较广泛，在后来逐渐被集中为十）（九）（七八九六）等字，《安州六器》中的“中鼎”末附铭文+）（）（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可作为代表。古人筮卦，是由数来决定的，现代少数民族，仍用数筮草的方法来取数（据前引汪文），这就是《汉书·律历志》所说“卦起于数”，“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数目字用久了，认识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易·系辞》），凡天之数，均代表阳爻。地之数，均代表阴爻，于是废弃数目字而用阴阳爻，这就是《易·说卦》所说：“参天两地而倚数”（意为：以天为奇数，以地为偶数，于是把天地的数字关系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伏羲结绳记事的方式，卦内阴阳爻的表述便全合流了。记事的绳，便被置换成卦爻，依旧的形式而给予新的内容了。

古代的苗彝等族，在夏商时期，在中原地区是和华夏族错居的。后来商周兴起，他们被迫向西南迁徙，他们流行的语言是“向日落的地方走”。因此也就把中原地区筮卦的习俗带了去，并将它保存下来。

2. 关于重卦问题

《周礼·春官·大卜》，说是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所谓“经卦”即通常所说的单卦，所谓“别卦”即重卦。所谓“其别皆六十有四”，即是说以艮卦为首的夏代《连山》，以坤卦为首的殷代《归藏》，以乾卦为首的周代《周易》，都是重卦。这样说，与考古的发现是一致的。近据商周时期的考古发掘，重卦与单卦几乎是并行，很难判别其孰先孰后。由此可见，司马迁等的文王重卦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话又要说回来，说文王包办夏、商、周三代的重卦，这是妄说。若是说文王曾参与《周易》的重卦工作，那是可以考虑的。演《易》人的心态，《乾·九三》爻辞可作为代表，其云：“君子成天地自强不息，努力工作，晚上还警惕着，虽然情况危险，但没有害”，这正代表作《易》者的心情。《易·系辞》也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我们诵读《周易》，深觉忧危戒慎的思想情绪，徘徊于字里行间。在商周之际，具有这种思想情绪的，除文王外还有第二人吗？

八卦本原于悬挂结绳，悬挂结绳必须根据一定的顺序（如果不按顺序，则八卦只剩下六卦了）。所以无论八卦、四象等的排列，都要讲顺序，但重卦而后，如二卦相反，其正反两方面的辞可以互相说明，并承认它是两个卦，如《否》 ䷋ 卦和《泰》 ䷊ ，就是如此，这在《易杂卦》中名为“否泰反其类”（《否》《泰》的性质相反）。这是说它矛盾的方面。或者说：“《泰》自《否》来，《否》自《泰》来（《周易存是》引胡一桂说）。”这是说它依存的方面。

重卦而后：在重卦之内有两个单卦，内卦（下卦）为贞，外卦（上卦）为晦。六爻分初、上及中爻（二、三、四、六），一个重卦中分为三卦（一二两爻为地，三四两爻为人，五六两爻为天），或者三极（初四两爻为下极，二五两爻为中极，三上两爻为上极）。

重卦之后：卦与卦之间，如《序卦》所载：由《乾》卦到《既济》，以下各卦，两两相偶，如《序卦》的解释，为因承转化的关系，《杂卦》的解释，为矛盾相待的关系。它们既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系，仿佛是一个漫长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宛然形成一个整体。

互卦亦为重卦后之附产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为

陈侯筮卦，遇《观》 $\begin{array}{c}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end{array}$ 之《否》 $\begin{array}{c}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end{array}$ ，断卦说：《坤》为土，《巽》

为风（这是断原卦），《乾》天也（这是断之卦），风变为天于土之上（这是合断原卦和之卦），土也就是山。《杜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艮》来自下互，《左传》、《国语》言互卦的虽然仅此一例，但可见当时由重卦已产生了互卦，尚秉和先生《焦氏易詁》卷二中“中爻互体”说（即“二三四五”各爻形成上互、下互），是值得研究与探讨的。

3. 如何筮卦和断卦

《周易》经周大史接力纂著成书，一书分上下篇，现在所见的《易经》和魏晋人所见的一样《晋书·束皙传》，可见《汉书·艺文志》所载不虚（假）。《易经》为书，本为占辞，与隐言、射伏（谜语）、双关、借喻、暗示同其类型，常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时过境迁，就使人难以捕捉了。所以几乎与《易经》出现的同时，就流行了《易传》（见拙稿《对易传的再认识》，《武师学报》1984年第6期），后称之为《十翼》。现在所见的《易传》，是就其成书来说的，其实秦汉之际的人们其著作中常称《易》曰，但不见于今天的《易经》，可见《易传》还有不少的逸文。关于《周易·经传》问题，在译文中曾随文予以介绍，在此就不重复了。

下面着重谈一下筮卦和断卦问题：

古代筮卦，大概采用数筮草和卜金钱两种方式。根据考古资料，少数民族是以数筮草得卦的，如《论衡·卜筮篇》说：“蓍（获）苇藁，可以得数，何必筮龜”，反映的就是这个事实。《系辞上·八章》所载的“揲筮（蓍）”得卦的方法，也属于这一类。其过程已详说于《系辞上·八》，在这里不再重复。

再一种为用金钱卜课的方式，俗传古有金钱课，据《汉书·食货志》载：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九个制币机关铸圆钱法），可见当时有这个物质基础。以后周的“圜钱”、秦的“半两”钱，证明了因承关系。传“汉京房以钱代龜蓍，从其简易”（《耳目记》传引《幼学琼林》注），

恐不是“自我作古”。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大卜》注引贾服注的《贾子·道德说》云：“用四十九蓍，三多为交钱，六为老阴也，三少为重钱，九为老阳也。两多一少为单钱，七为少阳也，两少一多为坼钱，八为少阴也。”简言之，即用三个金钱，代替四十九根蓍草：如得三多（☰）为六，为老阴为交钱，如得三少（☷）为九为老阳为重钱，如得两多一少，为少阳（☱、☲、☳）为七为单钱，如得两少一多，为少阴（☴、☶、☵）为八为坼钱。它还引了《唐六典》的记载，也是以钱代蓍草，其不同的是“爻”代钱而已。准此：吾人所熟知的一卦为六爻，一爻经三次筮问而得一卦，以决定一爻的性质，依然还原“十有八变而成卦”。张政烺先生认为由考古材料所看到的卦变，与《周易》揲卦的规定不同，卦变是推出卦中某爻变，随事把阴爻改为阳，或阳爻改为阴即得，张氏所说的卦变，其实就是《左传》、《国语》以及汉代的《焦氏易林》所说的“之卦”。至于《周易》揲筮的规定，“九六是可变之爻，七八是不变之爻”（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在此应集中探索揲卦问题。

古代“筮人掌握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来辨识九种筮卦的方法”（“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周礼·春官·筮人》），而现在《周易》中只有“揲筮法”一种。即这一种筮法，晚在汉代才写入《易传》，但它的影响却很广泛，汉唐两代的金钱课尚离不开它的窠臼，它是先秦的古筮法无疑的。

作揲筮的人是野心勃勃的，他想通过揲筮，把辩证哲学的发展、宇宙的起源，都囊括进去。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而《系辞上·十一》中说：“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而揲筮法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揲之为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仂以象闰……”《反杜林论》说杜林之流想把一切纳入他的“思想体系”和“世界模式”之中。这些方法都是人为的规定，没有客观规律或逻辑的必然性，而他所推出的这个体系，无疑也是封闭的，是容纳不下发展中的客观世界的。

揲筮法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规定，即揲筮时任意分四十九根筮草为

两股，得少阴（17）少阳（21）容易，得老阴（25）老阳（13）则较难，如果加以控制，那就失掉了任意的意义。这就成了“二律背反”。它还不如少数民族使用的数筮法灵活。也许数筮法就是华夏族的本来形式，而较后起的揲筮法，反而“弄巧成拙”了。

对于揲筮法用力最勤的要算朱文公了，他在《周易本义》中既推出了《筮仪》，又申之以《明筮》，而他为赵汝愚鸣冤这样严峻的事，筮问所用的竟是之卦（筮问得《遯》之《同人》），而并不是揲筮。由是可见揲筮法虽然堂皇冠冕，但在实践上却是“一朵不结果的空花”（参《宋元学案》卷四十九《晦翁学案下》）。汉京房用金钱课代替它，是有原因的。

至于如何断卦，《左传》、《国语》的筮卦中，提出十多个范例（除掉六个无占卜的引文），它断卦的主要方法如下：

如为卦变（变卦即之卦），断卦系结合本卦和之卦。如《国语·周语》单襄公说晋成公由周归晋，筮卦得《乾》之《否》，断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意为：“上下两单卦《乾》，互相配合到不了头，君三出而《坤》入，变成了《否》卦了”，这是结合本卦和之卦断卦的。

如为爻变（或者不变），就以本卦和之卦的中心辞，结合所卜问的事为断，如《左传·昭公七年》，卫孔成子筮问立灵公，遇《屯》 $\begin{smallmatrix}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end{smallmatrix}$ 之《比》 $\begin{smallmatrix}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end{smallmatrix}$ 。由于《屯·初九》爻辞为“利建侯”，《比》象辞为：“建国亲诸侯”。又《国语·晋语》：晋文公筮得国与否，得内卦（贞）《屯》 $\begin{smallmatrix}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end{smallmatrix}$ ，外卦（悔）《豫》 $\begin{smallmatrix}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 \text{---} \end{smallmatrix}$ 都没有动，但卦爻辞中均有“利建侯”，故以“利建侯”为断。

总之，古人断卦，本极灵活，断卦时用卦名，用卦辞，用爻辞，或者反其意而用之，重要的在于筮问的问题有针对性，辛绍业说：“是故易之词求之本象而不得者则当求之于变，求之于变而不得者然后求之于互，求之于变之互，外此则无象矣。汉儒言象……附会支离，非易本有。”辛氏所称述的范围，与我们所理解的不谋而合。（据《周易存是》）

4. 由“卜筮之书”到深邃的哲学堂奥

《周易》为卜筮之书，朱文公这句话并没有说错。但一部迷信的卜

筮之书，怎样能升入哲学的殿堂，这倒是值得研究的。

其一，《周易》这部书，名之为《易》，即表明它与生俱来的目的，在于研究吉凶祸福的变易，而不是希望它一成不变。逢凶的希望它能化吉，逢吉的希望它得而弗失，期于久远，所以它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三》）。又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二》）。又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彖》）。这些是说明凶咎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又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系辞下·三》），意为：“国家危急的要求变为安于其位，危亡的要求变为得以生存，纷乱的要求变为治理。所以大人君子在平安的日子里不忘危难，存在的时候不忘丧失，治理的时候不忘纷乱”。当人们在吉凶祸福的分水岭上，废然向没落沉沦的方面滑下去的时候，往后变化的道理，对其该是何等的重要。说到这里，我们也就无疑于“《易》之为易”的生命力了。

在卦爻中表现为吉、为得（即“吉凶所言乎其失得也”《系辞上·三》），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现实生活中，既得利益者和久于其位者，如何才能保证其得而不失，如果仅是“居高思坠，持满戒溢”，在消极保持方面去着眼，那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自强不息”、“行健不已”，打进攻仗、主动仗，即所谓“生生之谓易”（《系辞二·五》，意为：“生而又生，推陈出新，这就叫作变化”）。“日兴之谓盛德”（意为：“日新月异，与时俱进才能称为盛大的品德”）。概言之，即“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一》，意为：天地最伟大的德行，在于使万物生长不已）。这种思想，如果成了人们的世界观，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则将是行健不息，精进不已，就不会在患得患失、愁雨愁风中讨生活了。

其二，由西周到战国时间共约八百年，由于文明进步，文化开启，人们对天的依赖性，渐为人为的作用所代替。欧阳修曾言：“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五代史·伶官传序》）。这正代表民智日启时期士大夫之心情。即以占卜之事而论，如何由失而得，逢凶化吉，也有赖于人为的力量。如（《小畜·初九》）说：“复自道，何其咎”，即“反复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有什么差错”。《复·初九》说：“不远复，无祇

悔”，即“走不多远就回头来，没有祸灾与悔恨”。按照一定的规律，迷途知道早回，这都是靠人为作用，逢凶化吉。《系辞上·三》说：“无咎者，善补过也”，即本来是有咎的，由于善补过，便成无咎了。又说：“震无咎者存乎悔”，即犯错误而能自救，在于悔悟。这就说明吉凶得失，事在人为了。可见对《周易》的研究，“天命观”日为“人事论”所代替。易道广大，人们立身、为政以及人生和自然哲学，无所不包，这里只能举其荦荦大者希望它能够起到点火作用。

论到人的立身，它认为在于一个“恒”字。只要持之以恒，总会有成功。如果“立心无恒”（《益·上九》，意为：立志而没有恒心）。“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九三》，意为：对所操之业如果没有恒心，终会遭到羞辱）。孔子说：这是不卜可知的事（“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这样一来，人事常规就代替了宗教预言了。

说到为政，它提出了“劳谦”的观点，如说：“劳谦，君子有终吉”（《谦·九三》，意为：人们有助劳而谦逊，大人君子如果这样，一定有好结果）。这是说不仅要“勤政”，而且要谦虚，《论语·公冶长》说：“原无伐善无施劳”，意为希望不要夸耀自己的善行，评摆自己的功劳。二者精神完全一致。它又提出不要迷信自己的权力，强迫命令，应重视说服教育工作。它说：“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兑·象》，意为：人们心悦诚服了，即使工作劳苦些，也不会在意；人们心悦诚服了，即使工作冒生命危险，也是不顾惜的）。孟子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为了人民的安逸，即使一时劳顿，不会怨恨。为了人民活得下去，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死而无憾的（《孟子·尽心》：“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更重要的是，它说办事要按自然规律，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即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象》，意为：制定符合自然规律的政令，促成它的发展，用以领导人民）。这就是凭借自己的权力，以“人功”促进“天功”的发展，而与天争权。李邕侯曾说：“君相可以造命”，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与儒家“俟命”的思想（《礼记·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意为平居等待天命的安排）完全相反的人定胜天思想。问题到了此际，就完全走向卜筮之书的对立面了。

《周易》知人论世之所以有这种深邃的思想，是由其哲学作指导的。《周易》作者把天地、阴阳，乾坤……分为两两相偶的对立方面，而二者又不是平分秋色，而是以乾为主导方面，它是统驭一切的。坤是顺承乾，以发挥其辅助作用的（据《乾·坤·彖》）。坤虽处于被支配地位，但没有它，也就不成其为宇宙。《系辞上·十二》说：“乾坤毁无以见易；夫易不可见，乾坤亦几乎息矣！”这不正是“世界充满了矛盾，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世界”的同义语吗？它更将儒家所推高的，道家所秕糠的，法家认为反动的仁义，根据矛盾对立的原则给以改造，赋予新的意义，如《说卦·一》说：“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意为：“建立天体运动的规律的是阴和阳，大地运行的规律的是柔与刚，人类活动的规律的是仁和义。”注家说刚柔、仁义其实都是阴阳，这个论断正确，如果用现代政治语言来表述，所谓仁义，即胡萝卜与大棒，蒺藜与橄榄枝的同义语。试问《说卦》所称的仁义，还有些微庸人气息吗？我们知道黑格尔是鄙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常识道德”的，遗憾的是他被耶稣会的神父和 Hoffmeister 之流所误，虽然他好龙，但可惜他看到的不是真龙，所以他也只有冥然终古了。

附启：我应孔子文化大全编委会之约，写出《周易》译文，以为译成外文的底本。因限于篇幅，凡征引前人研究成就，采取“拿来主义”，却没有注明笔者与出处。个人学《周易》的一孔之见，也随文写入，但也只能略具出处，以见言之有据，其余也未加详考，只待来日拙稿《周易经传注译解》问世，弥补前失，至希阅者见谅为幸。

刘先枚 1992.9.2
于湖北大学历史系

(二)

我在《周易》译文前言(一)中,对《周易》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叙述,现将学《易》的一些基本认识作扼要的介绍。

1. 什么是《易》,什么是《周易》、《三易》和《易传》

《易》是用作占卜的书。古代起着这种作用的书不止一种,就夏、商、周三代来说:夏《易》名《连山》,殷《易》名《归藏》,《周易》特别突出一个周字,有的说是代表产生的朝代(《易纬》),有的说是表明产生的地域(《周易正义》),也有说是“周普”的意思(《周易正义》引郑玄《易论》)。

它们既都称为《易》,那么它们又有什么不同?

因为时代距离现在太远了,《归藏》、《连山》两书的具体内容大多失传,但有一点可明确告诉我们的,即《三易》根据的是八经卦,即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单卦,和这八单卦互乘而得的六十四个别卦,即乾(☰)、坤(☷)、屯(☳)……未济(☵)等六十四个重卦。

其不同的是:《周易》用九、六为占辞,而《连山》、《归藏》以七、八为占辞(《周礼正义·春官·太卜》疏)。因为卦是由数产生的,由单双数即可译成阴阳爻。如果规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如在十以内),在一堆蓍草中取数,拈三次可得三个数,即成一单卦,占六次可得一重卦,最初的卦爻是用数目字表现的,数目字用久了,于是概括为奇偶数,《连山》、《归藏》选择的是七、八两个奇偶数,《周易》选择的是九、六两个奇偶数,现行《周易》中还保留了“用九”、“用六”的说法(乾、坤两卦爻辞)。古代筮卦的方法很多,所以《周礼》有“九筮之名”,我在上面举的例子是最简便的一种。

由六十四卦构成一部《易经》,《经》又分为上下篇。有《经》必然有《传》,因为《周易》的文句,出来就很古奥隐晦,它常是空灵普泛,可作多种的解释。解释《易经》的《易传》,几乎和它是同步产生的(见

拙稿《对易传的再认识》，《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6期），至迟在西汉初，就成了两篇上、下经和十翼，即十篇《易传》共十二篇这个样子（《汉书·艺文志》）。

2. 《周易》存在的价值

前面已经说过，《周易》是用作占卜的书，早就应该将它扔掉了，为什么学术昌明的现代，还要对它这样重视呢？我认为其原因有三方面：《易纬·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在这里我先谈“变易”。占卜的结果，有凶有吉，占卜者总是希望逢凶化吉，这是变。吉的意思是有得，得者易失；希望得而不失，这也是变；对敌人希望他由胜转败，由强变弱，这还是变。变的哲学，与形而上学者认为：“今之天，犹古之天也，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天人三对》）是背道而驰的。由于这一变，魔鬼的殿堂和宝座动摇了，压在阿鼻地狱底层的人们翻身了。变的哲学是通向辩证逻辑的，是有旺盛生命力的。再谈“易（简易）”。我们不应随便菲薄简易。简易的事物往往包含了真理；真理启示人们的往往是最简单的。举如“二进位制”的运用，以三千年前的人们的数学水平，未必能认识它将来的作用。但由于它包含了真理，开了个好头，奠定了向前发展的基础，它能在将来的科学上创造奇迹，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和肯定，它确乎是精金美玉的矿苗。从它的发展趋势言，确乎是：“其始也简，其毕也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象与数在《易》学方面，根据时间的推移，往往又出现一些新的内容和面貌。最后，再谈“不易”。有一些原则问题，往往是带有普遍性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易”。占卜的事，由于社会进步，人们对吉凶祸福预见，渐渐由天命而让位于人事。举例如春秋时代，我们在《左传》、《国语》中所看到的占卜之事，尚有二十多条。但到了战国，我们只在《离骚》中看到了一篇《卜居》，在一部《战国策》中不见一条，因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总结了经验，掌握了真理，能由人事的不济而判断结果的得失。如目前热门话题，“勤政”与“廉政”，《周易》作者就总结了经验，他说：“劳谦，君子以终吉”（《谦·九三》），这就是教育人们，要勤政，要谦虚（而不要居功自傲），就会有好结局，是吉利的。如他又说：“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屯·九五》），是教育人们，要廉政，不

要贪图油水，养肥自己。如果是小揩油，（影响不大），确乎是“有所得”；如果是当上了大贪污犯，绝不会落个好下场。

上述三个方面：其一关系到辩证哲学；其二关系到自然哲学；其三关系到政治经济最为敏感的问题，我们又怎能以它为卜筮之书而菲薄它呢。

3.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周易》经传的构成，孔子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但自五四运动以来，疑古之风特甚，人们甚至怀疑孔子是否读过《周易》，加工过《易传》。其实，这些怀疑都是形而上学的，孔子自己就曾经说过：“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再给我几年的寿命，到五十岁的时候学习《周易》，或许不至犯大错误。这也不是孤立的事情。据《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这就是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实录。这个礼，据《左传·昭公二年》的记载，包括了易象。可见两种说法：学习的内容同，学习的时间同，而又是互相攻击的儒、道两派说了相同的话，是比较可信的。还有：孔子还引用过《周易·恒卦》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意思是说：如果做事没有恒心，只会落得羞辱。如果孔子不学习它，怎会引用它？孔子还说：“不占而已矣”，意思是说：这是卜不可知的事情。由此可见，孔子不仅学过《周易》，而且会占卜。

孔子是否加工过《易传》？这也是五四以来被否定了的。我们认为《易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据金景芳：《关于周易的作者问题》，《周易研究》创刊号）：其一为古人传授周易的资料，其二为孔子说易时门弟子的记录，其三为孔子传易时的讲章。从严格的意义讲，它们都不是孔子执笔写的文章，章学诚曾说过：“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文史通义，易教上》），这可概括先秦学者的遗书情况。这类的话，孔子自己也说过，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於老彭”，意思是说：只传述而不创作，信古而又好古，或许我可比得上老彭（《论语·述而》）。先秦显学诸大师，他们的遗书，都是他们的门弟子或者后学纂集而成，但也不排斥孔子生前曾给以收集、整理。《易传》既是一部资料汇编，所以就难免“繁衍丛脞”（欧阳修《易童子问》），

意思是繁复琐碎，或者叫作“说了又说”（郭沫若对《易传》的评语）。对于《易传》，我们不能用看唐宋文章的眼光，对它提出要求。

由是可见：孔子曾经研究、传授过《周易》，且有可能收集、整理《易传》，但不是写成定本。由于“物以类聚”（同类的聚合在一起）的习惯心理，孔门后学还加入了一些内容。

4. 《周易》研究的历史

前面已谈到孔子学《易》、传《易》的问题。到了晚年，他又把《易》学进行传授，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孔子传《易》于商瞿子木，六传到了田和，就进入了西汉。根据《汉书·艺文志》和《汉书·儒林传》记载，经田和再九传到施雠、孟喜、梁丘贺，是当汉宣帝时。“焦延寿……尝从孟喜问《易》，京房受《易》焦延寿”。焦延寿、孟喜喜欢谈灾异，即所谓“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简言之，谈《易》学本身（即所谓章句之学）的有施雠、孟喜、梁丘贺，言灾异的有京房、焦延寿，也有孟喜和梁丘贺。孟喜、梁丘贺是兼赅两面的人物。上列《易》学都曾列入学官，为官家之学；另有费直、高相二家易学，没列入学官，在民间传授，目前十三经注疏中《周易》即《费氏易》。

通计两汉的《易》学，有京房的“纳甲”，孟喜的“卦气”，郑玄的“爻辰”最为突出，他们也各有依据。

所谓“纳甲”，亦名“纳支”，即据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卦一阳一阴的排列次序，将天干与地支纳入其六爻位，如乾卦内卦为甲子、甲寅、甲辰，外卦为壬午、壬申、壬戌，坤卦内卦为乙未、乙己、乙卯，外卦为癸丑、癸亥、癸酉，其余六卦，“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震卦六爻配子、寅、辰、午、申、戌，巽卦六爻配丑、亥、酉、未、己、卯，坎卦六爻配寅、辰、午、申、戌、子，离卦六爻配卯、丑、亥、酉、未、己，艮卦六爻配辰、午、申、戌、子、寅，兑卦六爻配己、卯、丑、亥、酉、未。这就是卜人以卦爻分配干支的依据，它是视八卦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干支依单、双位为阴阳的关系进行分配的。

所谓“卦气”，即以坎、震、离、兑四卦主一年四季，坎主冬，震

主春，离主夏，兑主秋。再以此四卦的二十四爻主一年的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又分为三候，共七十二候。其余六十卦，主六日七分，即一卦管六天又七分度（《易汉学·卦气图说六日七分图》）。所谓卦气，是《易》卦与天文历法相结合的产物。

所谓爻辰，即认为《周易》对立的两卦，共十二爻，配以十二时辰，即为一年，六十四卦即为三十二年，如乾初九当子为十一月，九二当寅为正月，九三当辰为三月，九四当午为五月，九五当申为七月，上九当戌为九月。坤初六当未为六月，六二当酉为八月，六三当亥为十月，六四当丑为十二月，六五当卯为二月，上六当巳为四月。爻辰说乃“纳甲”说与律历相结合的产物。这样爻辰就很容易与四方、二十八宿、五行、纳甲、卦气以及阳六律、阴六吕（十二律）、十二属象结合在一起。

汉代盛行象数学派，象是事物的代号，数是有关的数据，以图象与数据解释周易的就叫象数学。但这个代号与数据，到后来愈演愈繁，叠床架屋，节外生枝，如当时以十二辰配十二生肖（如辰属龙、卯属兔之类），甚至以抽象的五常配五行，如所谓：“木仁、火礼、土信、水智、金义”（《易纬·乾坤凿度》）。不言而喻，这就更加突出了人为的痕迹。特别是西汉人喜欢言天变灾异，东汉人喜欢言讖纬繡祥（即预言与祥瑞），象数学在特定环境之下，就极容易和预言预测结合起来，如前面提到的梁丘贺，就是言灾异得宠幸的。这样将易学的研究引进了迷途。

由于繁琐的象数学难履人望，于是产生了魏晋时期王弼的“扫象”说，这无疑对繁琐旁骛的象数学是一种反动。他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周易略例·明象》），意思是说：如意义为壮健，壮健的不一定是马。类别为驯顺，驯顺的不一定是牛。他的名言是“得意忘象”。王弼的意思并不是不要象，而是要在具体事物中抽象，升华而为理论，那就不会执着于一二具体事物，成为具体事物注脚的经验主义了。

王弼的“得意忘象”是可取的，它使易学冲决象数的藩篱向理论方面发展，对理论战线的开扩有“群瞻马首”的作用。但王氏也有缺失的地方，即尽扫象数，理论失掉凭籍，难免陷于空疏。且杂引老庄理论，使易学附会玄学，难免招致后人的指责。

尽管王氏的著作有这一些缺失，但扫象数之学流弊之功不可没，所以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仍用王弼的注本，通过官方的力量把它推荐于当时，也可见其对后代影响之大。由于“辅嗣《易》行无汉学”（赵师季诗），难以满足人们的愿望，于是唐代另有补汉学（其实还包括魏晋易学）失传之缺的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此书流传到现在。《周易正义》与《周易集解》，是唐人对《周易》的突出贡献。

到了宋代，接受象数与义理的研究成果，而有所发展。如周敦颐接受了道家的太极图说，他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意思是五行的本质即阴阳既相依存，又相制约的关系（据《太极图说》），程颐认为“有理而后有象”（《易说·系辞》），是王弼“立象以尽意”的翻版。张载认为义存于象中，他认为“非通变极数……象不足以制器”（《横渠学案·大易篇》），意思是可按照物质的变化和数来制器，但须精确，否则不能。这是理来之于物而还之于物，与程颐“有理而后有象”是对立的。朱熹是接受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而加以发挥的，他是集各家学说之大成者。他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语类》卷九十四），这确乎是对《太极图说》的发展。他又认为“理在气先”（《语类》卷一），这是程颐“有理而后有象”的同义语。他与气的一元论者张载也有关系，可他是从反面将其吸收的。

朱熹对《周易》的贡献，即他把《易传》中的一些命题，一个个地重新来认识，他认为“有天地自然之易”，所指的就是河图、洛书。《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形鬼神也”。朱熹接着说：“此河图之数也。”我们知道卦起源于数，由奇偶数诱导出阴阳爻，《系辞》说它是画卦袭取的法则，是可以理解的。朱熹又说：“《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按《洛书》中的自然数，即古明堂位的布局（《大戴礼记·明堂》、《礼记·月令》），亦即“太乙九宫占盘”的主要内容。（《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它是古人用来占卜的工具。朱熹说：“有伏羲之《易》，即指伏羲八卦方位。《说卦》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

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这就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一顺（自震至乾）一逆（自巽至坤）而成新的卦序。此先天八卦。朱熹说：“有文王周公之《易》，所指即文王八卦方位。《说卦》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后天八卦。朱熹说：“有孔子之易”，所指的即传统说法：“孔子作十翼”。

不过有人说太极、河图、洛书及伏羲先天八卦，来之于道士，我们认为因为出于道士就断然否定它，这是偏见。或者说，古代河图、洛书早已失传，我们认为正因为古图书失传，特存此以供研究，朱熹集录它是有意义的。

宋代的易学学者还有陈搏、邵雍诸人，正如纪昀等所说：《易》学：“一变而为京（房）、焦（延寿），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搏）、邵（雍），务穷造化”（《四库全书经部提要易类》），惠栋也说：“汉学之有焦、京，就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易汉学提要》），我们认为：以预测吉祥为研究易学的目的，可以说是迷失了方向。

到了清代，因为文字狱的钳制，求进取的人们，以研究经学为敲门砖，远离现实的汉代易学，更为他们所看重。如惠栋的《易汉学》、《周易述》，对传承汉人的绝学，很有建树。特别是他以汉人易学还汉人，正如我们要求以先秦的易学还先秦，首事的人给我们一个好榜样。还有张惠言对虞氏（翻，字仲翔）易学作专门研究，确是虞氏功臣，是保存汉代易学的另一方面。又有焦循，著有《易图略》，对驳正京房的“纳甲”，孟喜的卦气，郑玄的“爻辰”，称为力作。

5. 目前研究《周易》的问题与管见

第一，我们认为研究《周易》，应和研究其它先秦文献一样，应借助于文字、声韵、训诂、考古、民俗、古文献等六个方面的知识基础，与此同时，还应有较系统的先秦史知识。对《周易》的校读，确乎有一些讹言谬说，传诵到今，我们要求把先秦的古文献还之先秦，而能有所创造与前进，就非借于上列方面的工作不可。

第二，有人说，易学研究，各不相谋，难得有共同的语言，关于这个问题，纪昀就说过，“援（引）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

术甚至方外炉火等人《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由此可见易学的包容性。我们在研究过程,如读一部百科全书,深入它的各别,通其所能通,说是难得有共同语言的,这很正常。

第三,历来研究《周易》的人存在着象数与义理之争,其实这是多余的。《易》卦本来就是以形象示人,如果否定卦象,就成了“脱空经”,空洞的理就成了无所凭藉的孤魂野鬼了。王弼“扫象”,在于破执着。宋明理学家,还借象来言理。有象必然产生数的概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分清先秦的象数与两汉的象数,不能张冠李戴,混战一场。在深得卦义之后,发现创造新的形象,“如太极图中的S曲线是一分为二的阴阳双方互相依存、制约、消长、转化的动态说明”(傅正懿《太极图—S曲线—突变理论》,《周易纵横录》),它可应用于医学,也可应用于天文历法(据田合禄《论太极图是原始天文图》,《晋阳学刊》1992年第5期)。论证新的问题,如阴虚、阳实的概念,在医学上是可通过实验检验的(据钱学森《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论人体科学》第7页)。我们认为这是象数的现代化。我们提倡象数的现代化,反对不科学的预测学。

第四,如何对待释经的矛盾问题。首先,《周易》这部书,生来就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系辞》上),对它的解释富于极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也极易产生矛盾,其次,《周易》自汉以来,郑康成、王弼取传文附于卦爻之下,程颐《易传》因之,朱熹《周易本义》又把《经传》分立开来(以上据《日知录·经义》)。我们使用的是阮元刻的《十三经注疏》本,是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经传》既已单独成书,读者自然难免有不同的理解。复次,由西周到孔子在世,近五百年;由孔子到战国结束,又约三百年,古义多已失传,我们读《易·系辞》,关于孔子对《周易》的解释,突出当时“断章取义”的习惯,他的释义,也有我们不能同意的地方。又如“元亨利贞”这句成语,在卦辞中凡七见,综合近人研究成果,应为首先享神,宜于卜问。但这句话在《易传·文言》中即作抽象的解释,对这个问题,我们释卦辞时,用近人研究成果;释《易传》时,则往往是以《文言》为依据,这并不是没有考虑矛盾问题,而是因新的材料被发现,不能再墨守旧说,只有将经还经,以传还

传。由于有上列几方面的原因，如果解经的意见有出入，那到是正常的事，不足为怪。

第五，至于应加强《周易》理论方面的研究，已见前说，在此不再赘述。

1993.4.19

周易结构简介

《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可见《易》分上下经，由来已久。

上经始于《乾》、《坤》，这也是《周易》的特点。《系辞》下说：“《乾》《坤》其《易》之门邪”（意为：《乾》、《坤》两卦，是通向《周易》的门户）。《系辞》上说：“《乾》《坤》其《易》之緼邪”（意为：《乾》、《坤》两卦，是《周易》义蕴所在）。可见《乾》《坤》开章明义，不仅是上经的开头，而且是一部《易经》的开头。

下经始《咸》，荀子说：“《易》之《咸》，见夫妇”（意为：由《易经》的《咸》看到夫妻关系）。《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意为：大人君子行为，由夫妻关系开始。推而广之，天地的关系也不过如此）。这是《乾》《坤》阴阳的道理，与夫妻之间的道理是相通的。

《十翼》中《上象》《下象》断卦义，《大象》释卦辞，《小象》释爻辞，《文言》释《乾》《坤》两卦，在上经中随经文出现。其《系辞》、《说卦》、《序卦》、《离卦》，将载下经之后。均随文予。

上 经

乾（一卦）

☰
☰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①

初九：潜龙勿用。^②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③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④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⑤

九五：飞龙在天^⑥，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⑦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⑧

[译]：（筮卦如果得）《乾》卦，首先享神，宜于卜问。

初九爻说：潜伏的龙，（处在）无所作为的时候。

九二爻说：看到龙在田野的时候，宜于出现大人君子。

九三爻说：大人君子成天地自强不息和努力工作，晚上还警惕着，虽然情况危险，但没有害。

九四爻说：有时从深渊里腾踊出来，也没有害。

九五爻说：龙飞天上，宜于出现大人君子；

上九爻说：龙处在亢极（居高不下）的地位，必然落得后悔。

如果用“用九”爻辞，出现了一群龙却没有一个为首的现象，是吉利的。

[注]①元亨，首享。即俗话说：“烧头香”。利贞，适宜于卜问。

②龙，这里指或者被用、或者被舍弃的大人君子（贵族）。

③田为畝的古字，读音如陈。利见大人为使动式。

④乾乾，刚强、努力不止。若，副词语尾。厉，危。无咎，无害。

⑤或，与“有”同，疑词。

⑥龙飞天上，像王公大人得志的时候。

⑦亢龙，孔子说它极贵而不在君位（君位在九五），极高而没有人民拥护，贤人处在下位，而他（高高在上）得不到辅佐，所以每一动都会落得后悔。《说苑·敬慎》也说：商纣王“亢暴无极”（高亢暴虐没极限），所以亡国。

⑧一群龙没有一个领导，这应是反义词，何以称之为吉？《说苑·至公》曾载：古代尧舜让位，孔子说：“《易经》曾说‘（群龙）无首吉’，”大概是说王位是大家公有的。”这句话限制在特定时期，如周克商后，周人与各友邦的君臣隶属关系尚未截然划分的时候，这样称谓是吉利的。

《象》曰^①：大哉乾元^②，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③乾道变化，各正性命。^④保合大和，乃利贞。^⑤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译]：《象传》说：伟大的乾元啊！万物依赖它开始，它是统率一切的。云彩的流动，雨水的分开，万物生长变化成一定的形状。大阳（起于东而没于西），终而复始，使人们知道上下四方；它好像日神驾着六条龙在太空巡游。天体运行产生的变化，各按照它的性质和使命作有规律的运动。只有保持款洽的大和之气，才能得到利便，保持安定。首先生成万物，万国才得安宁。

[注]①象，论断。《象辞》是论断一卦的卦义的。

②乾元：即以乾卦为一元，它与另一“坤元”构成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成为《周易》的理论基础。孔子说它是通向《周易》的门户，西方的传教士曾想把它附会成基督教的上帝，可见它被看重的程度。

③大明，太阳。终始，指太阳出入。六位，即上下四方。六龙、六马。时成，是成。

④乾道，即天道，天行。命，使命。

⑤大，太，泰。贞，正，定。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①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②“见龙在田”，德施普也；^③“终日乾乾”，反复道也；^④“或跃在渊”，进“无咎”也；^⑤“飞龙在天”，大人造

也；^⑥“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⑦

[译]《象传》说：天体运行刚健，大人君子因以自我地发愤图强，从来不停息。

说是“潜伏的龙，处在无所作为的时候”，是说阳刚的龙体委屈地处在下位；说是“看到龙在田野时候”，是说大人君子在民间，乐于普及施舍；说是“成天地自强不息，努力工作”，是说反复实践道德原则；说是“有时从深渊里腾踊出来”，是说进取是没有害处的；说是“龙飞天上”，正是大人君子的所作所为；说是“龙处在亢极的地位必然落得后悔”，是说处盈持满是不能耐久的；说是“用九”所反映的是（没有经过战斗），自然生长出来的大人君子是不能当领袖的。

[注]①象，摩拟卦、爻的形象。本注是《大象传》，是说明卦辞的。下面“潜龙勿用”，阳在下也等六条是《小象传》，是说明爻辞的。

②初九为阳爻而屈居在下位。

③普，溥的借字。施，施舍。

④道，行，实践。

⑤进，进取。

⑥造，作，为。

⑦天德，自然成长出来的。

《文言》曰：①“元”者善之长也，②“亨”者嘉之会也，③“利”者义之和也，④“贞”者事之干也。⑤君一体仁足以长人，⑥嘉会足以合礼，⑦利物足以和义，⑧贞固足以干事。⑨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译]《文言》说：“元”是好事的开头，“亨”是美好的会合，“利”是处事得宜而和谐，“贞”定是万事的主干。大人君子亲近贤人才能领导人民，美好的会合必然是合乎礼节，有利于事物必然是合宜的，正直而坚定才能作好事。大人君子是实行这四项原则的，所以说：“乾，元、亨、利、贞”。

[注]①《文言》，是文饰的语言。它是专门解释《乾》《坤》两卦的。《文言》自此再释卦辞。只因卦辞“元亨利贞”为多义词，《文言》多作抽象的解释，与原意不一定相合。

②长字读第四声。

③嘉，善。会，本意为聚食的形象。会合为连语，可以互释。

④义，宜。

⑤贞即楨，楨干为古代土木建筑工具，干即版干。释字的演变是：版干→骨干→能干（干）。

⑥体仁，亲仁（亲近贤人）。长字读第四声。

⑦在盛大的集会中，序次年龄、贤能……这就是合礼。

⑧有利于事物的就是合理的。和、合为连语。

⑨贞，正。固，坚定。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

子曰：①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②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译]初九爻说：“潜伏的龙，（处在）无所作为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潜）龙，是比喻有德行而退隐的人们。他们不以世俗为转移，不求成名，离开现世不觉得烦闷，不为世人所认可也不觉得烦闷，喜欢做的就做，不放心事就避开，坚定不可改变，这就是潜龙。

[注]①子曰，孔子说，在《易传》和《系辞》和《文言》中，二十九次出现了“子曰”，并且称他的门弟子颜渊为“颜氏之子”（颜家的子孙）。可见“子曰”为孔子所说。《文言》自此再释爻辞。

②遯为遁之本字，遁为借字。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①庸言之信，庸行之谨，②闲邪存其诚。③善世而不伐，④德博而化，⑤《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译]九二爻说：看到龙在田野的时候，宜于出现大人君子，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龙，比喻有德行而守中正之道的大人君子。通常的话必讲信用，通常的行动必然谨慎，防止邪恶思想的产生，在于诚信。能转移社会风气，但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好事做得多，又能感化人。《易经》说：看到龙在田野的时候，宜于出现大人君子，显出他们有人君的品德。

[注]①九二爻居下卦的中位，为得中又正位。

②庸，常。

③闲，防止。存，在。

④善世，使世风变好，伐，表功。

⑤博，大，多。化，感化。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①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②知至至之，可与“言”機也；③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④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译]九三爻说：大人君子成天地自强、努力不止，到晚上还警惕着，虽然情况严峻，但没有害，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大人君子增进道德修养，提高业务水平。忠实、讲信用，就是增进道德修养；说话有一个老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业务上就能站得住脚。见到即做到，（像这样的人）可和他谈见机的道理。预知事物的结果，实现这种结果，（像这样做事）就可以和他讨论哪一些事情作得对，哪一些不对。所以他高居上位但不骄傲，屈居下位也不忧伤，刚健自强，努力不止，不失时机地提高警惕，虽然碰上危险，但无害处。

[注]①修，同修，治理。

②居，踞，占有，据守。

③“言”字据阮无《校勘》补。

④存，思考。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

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①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译]九四爻说：有时从深渊里腾踊出来，没有害处，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或上或下不固定，不是走歪门邪道；忽进忽退不固定，但不曾脱离人群。大人君子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是为了不失时机，所以无害。

[注]①进退指得位与失位（得官与丢官）。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

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①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译]九五爻说：龙飞天上，宜于出现大人君子，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同声的互相呼应，同气的互相追求，水向卑湿处浸润，火向亢燥处延烧，虎啸风生，龙出云起，圣人兴起而万人仰望，来自高处的和天接近，来自低处的和地相亲，这就是各从他的那一类。

[注]①作，兴起。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

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译]上九爻说：龙处在亢极的地位，必然落得后悔，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极贵而不在君位（君位在九五），极高而没有人民拥护，贤人处于下位，而他（高高在上）得不到辅佐，每一动都会落得后悔。

“潜龙勿用”，下也。^①“见龙在田”，时舍也。^②“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③

[译]所谓“潜伏的龙处在无所作为的时候”，是说（贤人屈居）下位。所谓“看到龙在田野”，是说它处在被舍弃的时候。所谓（君子）成天地自强和努力工作，是说它办事勤勉。所谓“有时从深渊里腾踊出来”，是说它自试（才能），所谓“龙飞天上”，是说它在上位治理政事。所谓“龙处在亢极的地位，必然落得后悔”，是说亢极灾生。说是用“乾元用九”卦爻，天下大治，是说出现了一群龙，但没有一个为首，（他们可以共和行政，）成天下太平的政治局面。

[注]①自此《文言》三释爻辞。

②即孔子所说：舍弃我，我就退隐起来（“舍之则藏”）。舍，捨。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译]什么是“潜伏的龙，（处在）无所作为的时候”？是说阳气

潜藏于地下。什么是“看到龙在田野的候”？是说当时天下富于文彩，显得光明。什么是“(大人君子)成天地自强和努力工作？是说他和时光一道前进(与日俱进)，没有停息。什么是“有时从深渊里腾踊出来”？是说天体运行产生变革。什么是“龙飞天上”？是说它已处于上天安排的九五之位。什么是“龙处在亢极的地位，必然落得后悔”？是说它随着时光的推移，达到恶性膨胀的极点。使用“乾元”“用九”的卦爻，才可以看到天体运行的法则。

[注] ①自此《文言》四释爻辞。

《乾》元“亨”者，始而亨者也。①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②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③“云行雨施”，天下平也。④

[译]说是“乾元亨”。意思是这个《乾》，本来就是通达的。“利贞”是说它适宜于事，又得正道，这就是它的性情。“乾元”开始就是用美好的、适宜的造福于天下，但不说它为谁造福，真够伟大啊！伟大的“乾元”，是那样刚强，壮健、守中正之道；而又是那样的纯，那样的粹，那样的精。六爻发挥它所包含的内容，与人情物理相通。像乘六龙自在地在天上巡游，像云流动，雨下降，天下人心安定。

[注] ①自此《文言》三释卦辞。

②第一个“利”字，宜；第二利字，有利。

③时，似之借字。

④平，定。

君子以成德为行，①“曰”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②宽以居之，仁以行之，③《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难危无咎矣。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④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译]士君子完成自己德业的作法，就是说可见于行动。潜字的意思是：隐藏未现，实践没有成功，所以大人君子不用它。

士君子以学习来积累知识，用问难来辨别是非，学问的基础打得宽，实践时又重视客观情况，《易经》说：“看到龙在田野的时候，宜于出现大人君子”。就是因为他有人君的品德。

九三爻重刚（九二、九三两爻都属阳刚，两刚相重为重刚）但不在中位（中位九二），它上不在天（天位即君位，即九五），下不在田（九二见龙在田），所以自强和努力工作，瞅住时机提高警惕，虽然情况严峻，却也无害。

九四爻重刚（刚上又加刚）而不中（中为九二爻），上下不在天（天为九五爻）下不在田（九二见龙在田），中不在人（中为九三爻），（唯因其上近于天，阳性渐增，）故称之为“有可能”，“有可能”是个疑辞，所以无害。

那个身为“大人”者，德行和天地相合，明智和日月相合，（生长消息）和四时相合，作福作威和鬼神相合，先天而行与自然规律不相违背，后天而行能遵奉自然时机，对自然规律尚且不违背，何况对人呢，何况对鬼神呢！

什么是“亢”，即只知道进而不知道退，只知道存而不知道亡，只知道得而不知道失，只有圣人。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只有圣人。

[注]①自此《文言》五释爻辞。

②辩，辨的借字。

③仁字从人二。“仁以行之”即说是实行的时候，要考虑客观情况。

④按这段话神化了大人，非是。

⑤按这段话溢出了经意。

坤（二卦）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①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②

《彖》曰：至哉“坤元”^③万物资生，乃顺承天。^④坤厚载物，德合无疆。^⑤含弘光大，^⑥品物咸亨。^⑦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⑧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行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⑨君子以厚德载物。

[译]（筮（问）卦如果得）《坤》卦，首先祭享，适宜于母马之类的卜问。大人君子（贵族）如果有所往，先迷失路，而后得到居停主人。往西南会得到朋友，往东北会丧失朋友。关于安居的卜问是吉利的。

《彖传》说：极好的（莫过于）“坤元”，万物依靠它生长，它是顺承着天的。大地厚实，能运载万物，这种品性能运用到各个方面。它包容广大，万物生成都很畅达。母马也属于大地一类，它走的道路是无限止的。性情柔顺，有坚定的品格。大人君子有所出行，起先迷失道路，后来顺利地纳入常轨。在西南得到朋友，于是相随而行。在东北丧失朋友，终于有了吉庆。安居的卜问之所以吉利，因为它适应大地广阔无边的特点。

《象传》说：地势驯顺，大人君子效法大地敦厚负重的性格，运载万物。

[注] ①《说卦》说“《乾》为马”，此地又说《坤》为马，关键在“牝”（母）字，即是坤虽为马，但为阴性。

②安贞，安居的贞问。安静属阴。

③至矣尽矣，即尽善尽美。

④“乾元”的作用为统天，“坤元”的作用是顺承天。两元构成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它们之间不是平分秋色，而是以乾元为主导面，坤元却是顺承它的。这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特点，但

这个观点首先是由象传提出来的。

⑤合，应。

⑥含弘即含容。光大即广大。

⑦品物，庶物，万事万物。

⑧类，随。

⑨坤字古文作，驯、顺等字都从，即《说卦》“坤顺”（坤的性格是顺从的）的依据。

初六：履霜，坚冰至。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①至坚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②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③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④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⑤“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⑥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⑦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用六：利永贞。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译]初六爻说：践履着新霜，坚冰即将到来。

《象传》说：“践履新霜，坚冰即将到来”，是说阴气开始凝聚。顺此发展下去，就成了坚硬的冰块了。

六二爻说：省视方国，如果不接连举行，没有什么不利。

《象传》说：六二爻的行动，在“直”和“方”的大地上，说是不连续举行也没有什么不利，是因为土地大广阔了。（按：象传释直方与爻辞稍异。）

六三爻说：戡商的事是可以卜问的。或者（违心地）为商从事战争，不会有成就，但结果是好的。

《象传》说：“戡商的事可以卜问”，得时机把它发挥出来。“如果是奉王命出征”，会知道这是光大的事。

六四爻说：把口袋束结起来，自然没有究责，也没有什么荣誉。

《象传》说：“束结口袋，没有究责”，只有慎重才能免祸害。

六五爻说：黄色的下裳，大吉。

《象传》说：“黄色的下裳，大吉”，因文彩在衣之中。

上六爻说：龙在野外战斗，它们流出殷红的血。

《象传》说：“龙在野外战斗”，说明事到尽头。

“用六”说：有利于永久的事的卜问。

《象传》说：“用六说：有利于永久的事的卜问”它的结局是广大的。

[注]①驯，顺。

②直方即省方，两字读古音端母，音义同。习，重复。“大不习”与“大不敬”语言结构同。大字非衍文。此爻隐含周文王为西伯时事。

③光，广。

④周文王作西伯时，作了许多不成功的事，但有一事有结果（有终），那就是“戡商”。

⑤以时，因时。

⑥古代称“上衣下裳”，裳是罩在衣的里面。

⑦玄，殷红。黄，常与红通称。如“红尘”即是“黄尘”。

⑧看坤卦的一些单辞，如“履霜坚冰至”，“省方……不习”、“戡商”、“括囊”、“黄裳”、“龙战”、“利永贞”、“以大终”，都体现了戡商的敌对心理。

《文言》曰①：《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②后得主而有常，③含万物而化光，④“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⑤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⑥臣杀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⑦《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⑧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⑨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

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阴疑于阳必战。^①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②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③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译]《文言》说：《坤》卦（由六阴爻组成，如大地有很大的包容性、承受性）可谓至柔，但运动起来（成为岁时月日，从不失信于人），又可谓至刚。它的体态是非常静肃的，但功能却体现为多方面。（《乾》健而《坤》顺，是为）后得主，但它有恒心。它包含万物而变化广大，坤道的特点是驯顺，它顺承天道运行不息。（以上再释卦辞。）

国家如果多善政，必然有说不尽的欢庆；如果多弊政，则有受不完的灾难：为臣的杀掉他的君王，做儿子的杀掉他的父亲，不是一朝一夕偶然的事件，它是长期逐渐形成的。原因在于没有及早把（是非）分辨清楚。《易经》说：“践履新霜，坚冰即将到来。”大概是说：（事物的发展）是顺着一定的次序和步骤的。（释初六爻）

直率说明他正派，方正说明他处事得宜，大人君子用敬慎的态度对内，以公正的态度对外，敬慎、公正的声名一经形成，人们就来效法，说是“直率方正的作风，很不为人所习于利用，没有什么不利”（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释六二爻）

地道虽有许多优点，但只能包含它为王事（国家大事）效力，不敢独力完成。原因是它地道，妻道、臣道，不敢首居（倡导）完成。而只能代（乾道）将它终结。（释六三爻）

天地发生变化，草木蕃茂。（到了岁暮）天地闭，贤人也就退隐而去，《易经》说：“把口袋束结起来，自然没有究责，也没有什么荣誉”，大概是说其时应该谨慎。（释六四爻）

大人君子能使黄色居中，顺理成章，位正了，身体也安了，美好体现在事物之中，畅达于人的四支，发挥在事业方面，是再好也不过的了。（释六五爻）

阴的地位相当于阳，必然发生矛盾。因为它与阳相比拟，所以称为

龙。但毕竟它还属于阴性一类，所以称道属阴的血。玄（青）与黄是天地的杂色，天是青（玄）的，地是黄的。（释上六爻）

[注]①《文言》自此再释卦、爻辞。

②方，指功能多方面。

③乾健坤顺，坤顺乾行动，为后得主。也像先迷失道路，后得居停主人。常，恒。

④光，广。

⑤时，是的借字。为指示代辞。“承天而是行”，为“是承天而行”的倒语。

⑥家为“家天下”的家（即以王位为私有）。

⑦辩，辨之借字。

⑧“直方”本应作省方（省察方国），《文言》在此作“直”率、“方”正解。

⑨含章本应作“戡商”解，《文言》在此作包含文章经纶解。

⑩疑，拟、比。

⑪震为龙。震为长男，为阳卦。

⑫血属阴。

屯（三卦）

☳
☵
☳
(震下坎上)

《屯》，①元亨，利贞。②勿用有攸往，利建侯。③

《象》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④宜“建侯”而不宁。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译]（筮卦如果得）《屯》卦，首先享神，宜于卜问。不要有所往，宜于建侯。

《象传》说：《屯》卦的形象是：（下卦《震》为“动”，为“跌躁”（兽类打跌子和躁动）。上卦《坎》为“陷”、为“隐伏”，两卦相比，

刚柔也就显示出来了，刚柔结合，困难（屯）也就产生了。（《震》“动”而“《坎》有险”），在险中行动，而显得非常畅通，坚定，（《震》为雷而《坎》为水，也即是雨），雷动雨降，到处满盈。天造万物于草创蒙昧的时代，应该是建侯而不能偷安。

《象传》说：当云屯雨积的时候，正大人君子经营天下大有作为之时。

[注]①屯，草木上长受阻。

②元亨，首先祭坤，利贞，宜于卜问。

③建侯，建立小如守卫山林川泽的虞侯，大如划地分封的诸侯，都是建侯，蒙昧时代更多的还是前者。《晋语》名为“得国之务”是也。

④草昧：草创与蒙昧（冥昧）。

[解]本卦取象于西周初年建国的事，但也杂占其它的事。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⑤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⑥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⑦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⑧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⑨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⑩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⑪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译]初九爻说：徘徊。适宜于卜问安居，适宜于建侯。

《象传》说：虽然是徘徊不前，但志向和行为是端正的。以“高贵”的身份而求教于“下贱”的人们，所以能大得民心。

六二爻说，（大伙儿）徘徊不进，乘马在打转，来的不是寇盗，而是求婚的。（按此系原始的“抢亲”形象）女子卜嫁没有适人，十年后才许嫁。

渎则不吉，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③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译]（筮卦如果得）《蒙》卦，享神。不是我有求于童蒙，而是他央求我。第一次筮卦是吉利的。如果（筮了又筮），至于再，至于三，亵渎了神灵，那就不吉利了。有利于卜问。

《彖传》说：《蒙》卦（的形象是：下为坎为险，上为艮为山为止，所以说它）是山下有险，险而止，也就是《蒙》。《蒙》卦是通畅的，（因为九二爻居下卦的中位，而又与六五相应，所以能）通畅地行中正之道。不是我有求于童蒙，而是童蒙央求我，因为我们想到一起去了。初次卜问之所以吉，因为（九二以阳刚居下卦的中位），是刚得中正之象。如果卜问至于再，至于三，就亵渎了神灵，亵渎就不吉利。亵渎也就是蒙昧。趁孩子无知的时候，教育他们走正路，那是明智的做法。

《象传》说：下卦坎为水（亦即泉），上卦艮为山，山下出泉就是蒙卦的形象。（泉水涓涓其流，不怕艰难险阻，）正如一个有修养的人，行动果断，是要培养自己的品德。

[注]①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作“吉”，今据改。

②渎，轻慢。

③聖，通达。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④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⑤

《象》曰：子克家，刚柔节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⑥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六四：困蒙，吝。^⑦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⑧

上九：击蒙，^⑨不利为寇，利御寇。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译]初六爻说：启发蒙昧，适宜于惩治罪犯，脱掉镣铐。如果有

所往，就会有困难。

《象传》说：说是“适宜于惩治罪犯，正显示法纪的尊严”。

九二爻说：用文化知识教育儿童，（等他长大了）为他娶亲，却是吉利的。这个孩子可以成家了。

《象传》说：使家庭（夫刚而妻柔）刚柔相济的关系得到调节。

九三爻说：不要抢亲吧，（看到了女人）就像看到了黄金（就黑了心，眯了眼），那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象传》说：为什么叫人不要抢亲，因为实行起来不顺利。

六四爻说：当童蒙困惑的时候，事情就不顺利。

《象传》说：童蒙困惑的时候，事情就不顺利，因为他（只剩下孤家寡人）脱离了实际。

六五爻说：（人们处在）童蒙的时代，是吉利的。

《象传》说：童蒙时代之所以吉利，因为他驯良和逊顺。

上九爻说：对童实行体罚。不利于打劫别人，有利于抵制别人的抢劫（宜守不宜攻）。

《象传》说：有利于抵御（入侵的）盗寇，因为上下都很齐心。

[注]④发蒙，启发蒙昧。刑人，惩治罪犯。在足名桎，即今脚镣。在手名梏，即今手铐。说，脱。

⑤包为“彪”的古音。彪，文彩。彪蒙即以文化知识教育儿童。克家，成家。

⑥取女，抢亲。“见金，夫不有躬”：夫，其人。“不有躬”，实隐喻一个故事。《吕氏春秋·去宥》：齐国有人想得到黄金，到卖金的地方，抢人的黄金。人们拷问他为什么当众行劫？他说，我只看到黄金，没有看到人。

⑦周成王在少年时被流言所困惑，本爻所取的就是这个形象。

⑧顺通驯，巽通逊。

⑨击蒙，即对儿童进行体罚。周公教育成王，周公之子伯禽陪读，成王犯规，周公就打伯禽，即本爻取象。

[解]本卦部分地采取《尚书·金縢》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情节，而给它普遍性的意义。也杂占其它的事。

需（五卦）

☵
☰（乾下坎上）
☵

《需》：有孚。光亨，贞吉。①利涉大川。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②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③“《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④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译]（筮卦如果得）《需》卦，有俘获，大享。卜问吉利，宜于渡过大河。

《彖传》说：需是等待的意思，需卦下乾而上坎，“坎有险”，像险阻在前面等待着。但乾的属性为健，坎的属性为陷，像刚健的人不会被坑陷，不遭困穷是应该的。说是“等待着，有俘获，大享，卜问吉利”。因九五居天位，得其中正之道。说是“宜于渡过大河”，去了一定会成功。

《象传》说：（下乾上坎）为云上于天的形象，筮卦如果得需，是等待雨水下降之象，所以大人君子饮食宴乐是适时的。

[注]①孚，俘，即俘虏。光亨，大享。

②须，等待。

③义，宜。

④九五的爻位为天位、君位。

初九：需于郊，利且恒，无咎。⑤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⑥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⑦虽小有言，以终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译]：初九爻说：留待在郊野里，适宜于久住，没有害。

《象传》说：“留待在郊野里”，不会触及“行路难”的地方。“适宜于久住无害”，因为没有失掉常规。

九二爻说：“留待在沙地里”，小有失误，但结果是吉利的。

《象传》说：“留待在沙地里”，内心是舒坦的。虽然小有失误，但结果是吉利的。

九三爻说：留待在泥涂里，招来了寇盗。

《象传》说：“留待在泥涂里”，这个灾祸是由外来的，招来寇盗的根源在自己，如果谨慎可以避免失败。

六四爻说：“留待在血泊里”，由洞穴里出来。

《象传》说：“留待在血泊里”，为俯首听命之象。

九五爻说：期待着酒饭，卜问吉利。

《象传》说：（期待）酒饭，卜问吉利，（因为九五爻居上卦中位）得中正之道。

上六爻说：进入洞穴，有没有被邀请的客三人来到，提高警惕，总有好处。

《象传》说：“没有被邀请的来客，恭敬地款待，总有好处”，不过上六处于无位之地，没有被邀的客不应殷勤款待，毕竟没有大的差错。（按：《象传》与本爻的意思不一致。）

[注]⑤需，须。须，等待。

⑥言，愆，过失。

⑦衍，宽衍。舒展。

[解]本卦围绕需（须）字立象，由“需于郊”到“需于血”逐步升级。但也杂占他事。

讼（六卦）

䷅
䷅
䷅
(下坎上乾)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①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象》曰：天与水逆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译]（筮卦如果得）《讼》卦：有俘获，但须戒慎恐惧，其过程是：中间吉，结局凶。宜于大人的出现，不宜渡过大河。

《彖传》说：《讼》的结构是上乾为健，下坎为险，正如人们险恶而刚愎，特别是健讼（喜打官司）。《讼》卦说是“有俘获，但须戒慎恐惧，中间吉”，由于九二爻为阳刚自外来而居中位。说是“终凶”，（因为论辩的过程必须和解，如果成讼，结局必凶）所以说讼不可成。说是“宜于出现大人”（因为大人居君位），当中正之位。说是“不宜渡过大河”，因为下卦为坎为陷，有渊深之象，会遭灭顶之灾。

《象传》说：上卦的乾为天，下卦的坎为水，天和水背道而驰，好象人们意见矛盾就会产生讼辩。所以大人君做事要开个好头。

[注]①有孚，有俘获。窒惕，怪惕，恐惧警惕。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②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③

《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④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⑤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⑥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五：讼元吉。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⑦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译]初六爻说：不把诉讼的事拖得太久，虽然小有失误，但结果吉利。

《象传》说：“不把诉讼拖得太久”，因为长时期“吃官司”是不成的。虽然小有失误，是辩说得清楚的。

九二爻说：官司没打赢，归来发现奴隶三百户逃跑了。不会构成灾难。

《象传》说：“官司没打赢”，归来，便逃匿了（奴隶三百户），小奴隶主对大奴隶主兴讼，祸患发生就中止了（奴隶逃亡为甚不算灾祸？原来是被奴隶主藏匿了：象传回答了这个问题）。

六三爻说：享用旧日所得，卜问有危险，但结果是好的。如果是为王家出力，无成。

《象传》说：“享用旧日所得”，听从上司的是吉利的。

九四爻说：官司没打赢，归来就命令改变（作法）。安居的卜问是吉利的。

《象传》说：“归来就命令改变（作法），安居的卜问是吉利的。

九五爻说：诉讼大吉。

《象传》说：诉讼大吉，（因为九五以阳爻、居君位）实行中正之道。

上九爻说：或者给以鞶带的赏赐，但一早晨就褫夺过三次。

《象传》说：因诉讼受到（高级）的服御，也不值得人们敬重。

[注]②言，愆；过失，失误。

③不克讼，败诉（官司输了）。逋，逃。邑人，成家的农业奴隶。眚，灾害。

④逋窜，逃匿。

⑤旧德，旧日所得，即祖产。

⑥渝，变。

⑦鞶带，周天子赏赐的大带，以革制成，兜于马腹。褫，夺取。

[解]《讼》卦大多是环绕诉讼的事取象。

师（七卦）

☵
☷
☵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①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②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③

[译]（筮卦如果得）《师》卦。卜问，军事统帅吉。无害。

《彖传》说：师，是众的意思。贞，是正的意思。能够带领众人去纠正别人，就可以做王了。一个阳爻居下卦之中，与其余五个阴爻相呼应，正如刚强中正之人与人民相呼应，坎卦为险，坤卦为顺，坎下坤上，为行险而顺之象，用这来治理天下而人民顺从他，是吉利的，又有什么害处呢？

《象传》说：地中含蓄着水，是师卦的形象，也是王公大人（贵族）包容人民，爱护群众的形象。

[注]①丈人，带兵官。

②毒，督之借字，治理。

③畜，爱、好。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④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⑤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⑥

六三：师或舆尸，凶。^⑦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⑧

六四：师左次，无咎。^⑨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率师，弟子舆尸，贞凶。^⑩

《象》曰：“长子率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⑪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译]初六爻说：出兵要讲纪律。纪律不好，必遭凶险。

《象传》说：“出兵要讲纪律”，丧失纪律必遭凶。

九二爻说：从军在军中是吉利的，（起码）无害。王三次奖赏。

《象传》说：说是“从军在军中是吉利的”，是承受上天的爱护。说是“三次受王的奖赏”，是（一人）受赏，可以怀柔（招来）万国。

六三爻说：行军有时带着木主（祖宗牌位），那是一种凶杀。

《象传》说：“行军有时带着木主”，是极无战功。

六四爻说：退兵扎营，无害。

《象传》说：“退兵扎营”，没有失去常规。

六五爻说：作战捉住俘虏，正好抓来审问，无害，长子统率队伍，众弟兄载着木主随行，卜问是不吉利的。

《象传》说：说是“长子统率队伍”，他是统帅中军。说是“众弟兄载着木主随行，是使用不得当”。

上六爻说：我们的国君曾发令，开创国，继承家，不能使用小人。

《象传》说：“国君曾发令”，是表扬有功劳的人，“不使用小人”，因为他们必乱国。

[注]④以，用。否，不。臧，善。

⑤锡，给予。锡命，赏赐的命令。

⑥宠，爱护。怀，怀柔，招来。

⑦舆，车。尸，木主（祖宗牌位），舆尸，即以车载着木主。这是拼死活的战斗的表现，所以常当作凶事，武王伐纣，曾载文王的木主出兵（见《史记》、《淮南子》）。

⑧以凶杀的战斗为拯无功，是对凶杀的否定。

⑨左次，退舍，即退兵扎营。

⑩田有禽，即作战有掳获。田即畋，打猎。古人尝称作战为出猎。执言，执讯，审问战俘。贞凶，系指历史故事，武王伐纣，卜、筮都被否定，断曰：大凶（见《论衡·卜筮篇》）。

⑪中行，中军。

[解]《师》卦是环绕武王伐纣的事取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次战争是凶事，所以爻象也是凶多吉少。《杂卦》说：“师忧（师卦有忧患）”，即指此。

比（八卦）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亨”永贞，无咎。^①不宁方来，后夫凶。^②

《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译]（筮卦如果得）《比》卦，吉利。再次卜问，首次永久的卜问是无害的。不愿服从的方国来参加盟会，后到的人有凶险。

彖传说：“比”有吉利的意思，“比”有辅佐的意思，是在下位的顺从的意思。说是“再次卜问，首次永久的卜问是无害的”，是因为阳刚的九五爻居上卦的中位。说是“不愿服从的方国来参加盟会”，是被召应命而来的。说是“后到的有凶险”，是因为他的计穷了。

象传说：下坤上坎，为地上有水的形象，这就是比（弼）。古代帝王为了这个原故，所以建立万国，亲近诸侯。

[注]①原，再。原筮，再筮（再问）。

②不宁方即“不愿服从的方国”，蠢动欲试的方国。后夫，迟到的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③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④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⑤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凶”。^⑥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六四：外比之，贞吉。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⑦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⑧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译]初六爻说：抓到俘虏，亲近他不会有害。如果俘获满缶的财宝，到头来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吉利的。

《象传》说：《比》卦的《初六》爻，它有吉利（“财宝”对“俘虏”来说为“有它”；反之，亦然）。

六二爻说：从内部得到帮助，卜问吉。

《象传》说：“从内部得到帮助”，自觉无所失。

六三爻说：阿附（巴结）的是匪人（坏人），难道不伤害自己吗？

六四爻说：在外部有人帮助，卜问吉。

《象传》说：在外部得到贤人的帮助，是说他顺从在上位的人的意旨。

九五爻说：一个开明的条例，田猎时经过三驱，前面的一些禽兽逃跑了，邑人不惊骇制止它，吉。

《象传》说：说“开明的条例”之所以“吉”，（正如九五多居上卦的中位，）得中正之道。舍（一网打尽）的逆道，取（网开一面）的顺道。使“前面的一些禽兽逃跑”，“邑人不惊骇制止它”，是在上位的使他行是中道。

上六爻说：大臣辅佐他的君主，致失掉自己的脑袋，凶。

象传说：辅佐大臣至失掉自己的脑袋，显然是没有好结果。

[注]③此孚为俘虏，比，亲比；亲近。

④此孚为俘获物。“来”疑为“未”字之误。

⑤“有它”不能为吉，如释为“另”，则可通。

⑥据《释文》：人字下有“凶”字。比，嬖（阿附）。

⑦比，辟的借字。辟，法。显比，明法。诫，骇的借字。“王用三驱”至“邑人不诫”（骇），实即说“网开一面”，有意地放走一些禽兽，邑人在围猎时的作用为骇（惊）兽，使它自投罗网。在此邑人不骇，正体现“王田不取群”（不“一网打尽”）的原则。

⑧比，嬖之借字。

[解]本卦环绕比字这个多义辞，有辅弼，嬖爱、刑辟各种取象，主要是辅弼，有内辅外弼、亲贤人、远坏人等重要概念。为周初建国出谋画策，是快意的卦（《杂卦》）“比乐”即指此）。

小畜（九卦）

☰
☱（乾上巽上）
☰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①自我西郊，施未行也。^②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③

·[译]（筮卦如果得）《小畜》卦，可以享神。密密的乌云就不落雨，起自我们的西郊。

《彖传》说：《小畜》卦：（六四一爻为阴爻，其余五爻均为阳爻。柔为阴，六四适当阴位，以五阳爻应一阴爻，所以说）柔得位而上下和它相应。（下卦为乾为健，上卦为巽即逊，阳爻九二、九五居上下卦的中位，）为刚建居中得位得行其志的形象，所以顺畅。说是“密密的乌云就是不落雨”，当（奋然）前往。说是“起自我们的西郊”，是云广布而雨未降（行）。

《象传》说：乾为天而巽为风，乾下巽上为风行天上，它就是《小畜》的形象。大人君子因此而加深文德的怀柔（招来）作用。

[注]①尚，当。

②行雨，降雨。

③文德，招来（怀柔）的对外政策。孔子说：用怀柔工作协调国际关系（《礼记·孔子开居》：“驰（施）其文德，协此四国”）。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④

九二：牵复吉。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⑤

《象》曰：“夫妇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⑥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⑦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⑧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译]初九爻说：反复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有什么害，是吉利的。

《象传》说：反复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应该是吉利的。

九二爻说：被牵引而反复，吉。

《象传》说：（九二爻居中位；正象）被牵引而反复却在中道，也不自觉有失误。

九三爻说：大车的车缚脱了，夫妻互相狠狠盯着（反目）。

《象传》说：“夫妻互相狠狠地盯着”，说明不能得室家的正道。

六四爻说：所得的俘虏，不再要他流血，而他产生惕惧之心，无害。

《象传》说：“所得的俘虏”，“产生惕惧之心”，当合（奴隶主）的心意。

九五爻说：所得的俘虏成双成对，和邻人同样有福气。

《象传》说：“所得的俘虏成双成对”，说明不是有福独享。

上九爻说：曾经落雨，现在雨止，当用车把堆积的粮食拉走。妇女卜问，有危险。当快月圆时，君子出行，会遭凶。

《象传》说：说是“曾经落雨，现在雨止”，当把堆积的粮食运走。说是“君子出行会遭凶”，是对这个问题有疑点。

[注]④义，宜。

⑤“辐”为“輹”之误字。輹，车下缚，又名伏兔，所以固毂轴于輿者（见戴震《考工记图》）。

⑥上，尚。即当。

⑦挛，孪之借字。孪，双生子。富，福之借字。以，与。

⑧德，得，须得。

[解]《小畜》卦主要讲的是农事，农业是以巡回往复的规律为依据的，所以有两条爻辞取象于往复，凡此可见周人对农业的重视。

履（十卦）

☱
☰（兑下乾上）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①

《象》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译]（筮卦如果得）《履》卦，践踏老虎的尾巴，老虎不咬人。可举行祭享。

《象》传说：《履》卦的形象，六三这一阴爻在初九、九二两阳爻之上，阳为刚而阴为柔，所以说柔履刚。（又兑卦的属性为悦，乾卦的属性为健，以和悦应刚健，所以）“践踏老虎的尾巴，老虎不咬人，是通畅的形象。（又九二、九五两阳爻居两卦的中位，得刚中正的形象，登上帝位而没有内疚，是光明正大的。）

《象传》说：履卦上乾而下兑，乾为天而兑为泽，为上天下泽的形象，大人君子借以辨别上下，安全民心。

[注] ①此应有卦名《履》。酌补。咥，咬。履，践踏，踩。

初九：素履往，无咎。^②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③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④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⑤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贞厉。^⑥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上九：视、履考祥，共旋元吉。^⑦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译]初九爻说：着丝履前往，无害。

《象传》说：穿着丝履前往，自个人行其所愿。

九二爻说：所走的道路是平坦的。对于被囚的人的卜问是吉利的。

《象传》说：说是“被囚的人的卜问是吉利的”，（因为九二为阳爻为刚，居下卦的中位，）正如被囚的人守中道，方寸不乱。

六三爻说：目眇而视，足跛而行，践踏着虎尾，遭到它反咬，这是凶事。只有武人为国君效力。

《象传》说：目眇而视，算不了明察，足跛而履，不能和他同行。“咬人”的“凶”事发生，是由于六三以阴爻而居阳位，是不当位。“武人为国君出力”，是因为他意志刚强。

九四爻说：在踏着虎尾时，如果心怀恐惧，结果吉利。

《象传》说：“心怀恐惧，结果吉利”，是意图得到实行。

九五爻说：鞋子破裂了，卜问有危险。

《象传》说：说是“鞋子破裂了，卜问有危险”而不是遭凶事，是因为它当九五之位。

上九爻说：眇目的，跛脚的儿子都很孝顺，所以归来大吉。

《象传》说：“大吉”在上九的地位，是大有喜庆的。

[注]②素履，丝履。

③幽人，被囚禁的人。《尸子》：“文王幽于羑里”。这个被囚的人当即周文王。

④眇，目偏盲。能，而。据载：武王望视，望视者一目对物，形如目眇。周公背偻，不善于行，这就是“眇而视、跛而履”的语源。（据《论衡》《左传》等）。周文王事殷纣王，身遭囚禁，如踏虎尾，遭到反噬。时太公在朝歌，营救文王，是为“武人为国君效力”。

⑤愬愬，恐惧。

⑥夬，决的初文。破裂。

⑦视，指代武王。履，指代周公。考，孝。祥，致之借字。为养的正字。

[解]本卦补考了一些商周之际的“逸象”（遗失的卦象），今多失传，所以与流行的《易》释小异。

泰（十一卦）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刚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①

[译]（筮卦如果得）《泰》卦，小往大来，吉利，可以享神。

《彖传》说《泰》，小往大来，吉利，可以享神（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天地阴阳二气相交流而万物畅通，上下关系交流可统一意志。内卦乾为阳，外卦坤为阴，内得刚健之象，外得柔顺之象，正如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君子之道伸张，小人之道衰落。

《象传》说：天地阴阳二气交感，万物畅通。作君上的制定符合自然法则的规定，辅助天地自然之所宜，以左右人民。

[注] ①财，裁之借字。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②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③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④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⑤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⑥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⑦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⑧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译] 初九爻说：拔茅草连及茅根，是尽取它的同类。出行，吉。

《象传》说：“拔取茅草”、“出行吉利”，心在向外。

九二爻说：匏瓜，用以凫水。在不远处把钱财丢失了。没有丧失，在中途得到偿还。

《象传》说：匏瓜……在中途得到偿还，因这是光明正大的。

九三爻说：没有平地无倾斜，没有去的不再回。艰难的事卜问无害。不要爱惜俘获物罢，它可满足口福。

《象传》说：“没有去的不再回”的道理，是充塞于天地之间。

六四爻说：游荡无所事事，与邻人同样遭到抢劫，是不警戒得到的惩罚。

《象传》说：与比邻连翩地遭到不幸，都受到损失，这是不警戒得到的惩罚，应衷心接受。

六五爻说：帝乙嫁妹用侄女陪嫁，大吉。

《象传》说：“以侄女陪嫁大吉”，是说他居（九五的）中位实行自己的志愿。

上六爻说：敌人在隍内取土筑城，莫出兵。自敌人都城里来的谍报。卜问的事有困难。

《象传》说：“敌人在隍内取土筑城”，（而卜问出兵），显然是乱命。

[注]②茹，茅根。以，及。汇，类。

③包荒，包即瓠；荒，亦作亢，因与瓜字形相近而误。冯河，即凫水渡河。朋，五贝为朋，原始货币。遐，远。“亡”上夺一弗字，据补。尚，偿的借字。中行，中途。

④陂，斜坡。孚，俘获物。福，口福。

⑤“天地际也”为“际天地也”的倒语。

⑥翩翩，游荡没有凭藉。孚，罚。

⑦帝乙为商纣王之父。归妹，嫁女（不一定为妹）。以祉，为“以姪”之借字。即用姪女陪嫁。

⑧隍：城池。有水叫池，无水叫隍。在隍内取土筑城，说明敌人有备。此记武王第一次伐纣不成还师的故事。

[解]《周易》作者提出《否》、《泰》对立。在《泰》卦中提出“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辩证观。在《象传》中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凡事顺应自然规律而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辩证思想，都

是思想史的瑰宝。

否（十二卦）

☷
☰（坤下乾上）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①

[译]（筮卦如果得）[《否》]卦，坏事和坏人。不利大人君子的卜问。大往而小来。

《象传》说：所谓“坏事和坏人，不利大人君子的卜问，大往而小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天地阴阳二气不交流而万物不通畅，上下的关系不交流就没有宗主国和邦国。内为坤为阴卦，外为乾为阳卦，内柔而外刚，正如亲近小人而疏远君子。小人之道伸张，君子之道消失。

《象传》说：天地阴阳二气不交流，那就是“否”。君子过着俭约的生活，避免灾难，不能用物质享受诱惑他。

[注] ①荣，诱惑。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象》曰：“拔茅茹”，“贞吉”，志在君也。

初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②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六三：包羞。^③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⑤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译]初六爻说：拔茅草连及茅根，并及其类，卜问是吉利的。

《象传》说：“拔茅草……卜问是吉利的”，因他心为君主。

六二爻说：手捧泥糊烤牲，“卑贱”的人是吉利的，大人君子则不然。可以享神。

《象传》说：说是“大人君子行不通”，因为贵族与小人不能乱套。

六三爻说：庖治美食。

《象传》说：“庖治美食”，六三以阴爻而居阳位，以人位而食美食，都不当位。

九四爻说：有个使命，无害，但不知谁受福？

《象传》说：“有个使命”，“无害”，各人的意志可以实行。

九五爻说：戒酒节饮，对大人君子是吉利的。说是它“快要覆亡了，快要覆亡了”，其实它系在苞茂的桑条之上。

《象传》说：说是“大人君子是吉利的”，因为正当他九五之位。

上九爻说：顷刻遭坏运，先坏运而后好运。

《象传》说：坏事遭到抵制，日子长不了。

[注]②包，炮之借字，承，胥之借字。胥为盛于俎的牲体，炮胥，即以泥涂牲体，捧而烧烤，肉熟泥落，即可食用。俗名“化子鸡”之类。此类事于“小人”吉，于大人君子则否（因为身份不合）。

③羞，馐，美食。

④畴，谁。离，遭。祉，福。

⑤否，栝。酒杯。休否，戒酒。苞桑，苞茂的桑条。桑富于韧性。“系于苞茂的桑条之上”，言其牢实。

[解]《否》卦特别强调君子（奴隶主贵族）和小人（被统治者）的关系不同。即《杂卦》说《否》的一类和《泰》的一类相反（《否》、《泰》反其类）。

同人（十三卦）



（离下乾上）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①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②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③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译]（筮卦如果得）《同人》卦，在郊野征集群众，可以享神。宜于渡过大河，宜于大人君子的贞问。

《彖传》说：《同人》卦（的形象是）：六二以阴爻居下卦的中位，为柔得位得中而与上卦乾相应，这就是《同人》。“在郊野征集群众，享神，宜于渡过大河”，这就是乾道。同人下卦为离，离为火附着于物，为文明的形象。上卦为乾，乾为天为刚健的形象。文明而又刚健，得中正之位而上下互相呼应，大人君子是行正道的，只有大人君子才能畅通天下的志向。

《象传》说：（乾为天而离为火），天与火就是《同人》卦的形象。大人君子因以辨别民族和其标志。

[注]①酌补《同人》卦名。野，农业奴隶所在。

②“同人曰”三字衍。不入译文。

③乾行即乾道，亦即天道，乾为君即君道。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④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⑤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⑥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复笑，大师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克相遇，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译]初九爻说：在各族里征集兵员，无害。

《象传》说：离开自己的族门，在各族中征集兵员，又有谁咎责呢！
六二爻说：在宗族里征集兵员，有困难。

《象传》说：在宗族里征集兵员，是个难题。

九三爻说：把兵埋伏在草莽里，爬上他的制高点，他三年抬不起头。

《象传》说：“把兵埋伏在草莽里”，是因为敌人坚强。三年抬不起头，那怎行！

九四爻说：乘上敌人的城墙，没有即时进攻，是吉利的。

《象传》说：“登上敌人的城墙”，应该暂不进攻，其所以“吉利”，是因为敌人受困而回到常规上来。

九五爻说：战士们先大哭而后大笑，因为主力军打了胜仗，会师了。

《象传》说：战士们之所以“先”（号咷），因为战争是正义的。主力军之所以能会师，因为各能尽力。

上九爻说：在城郊征集兵员，无后悔。

《象传》说：在城郊征集兵员，是因为（初战）未得志（不得不增兵）。

[注]④门，群门，族姓。向族姓征兵。尚有原始的军事民主性质（据《逸周书》）。

⑤在宗族里征兵有困难，可见周王朝初年宗族的紧张关系。

⑥反则，回到常规上来，和谈结束战斗。

⑦城郊为贵族采邑所在。征集贵族家兵。动员面就全面铺开了。

[解]《同人》是征集兵员的卦。由此可知当时是如何兴师动众的。可补《两周兵志》之缺。

大有（十四卦）



（乾下离上）

《大有》：大有，元亨。^①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服天休命。

[译]（筮卦如果得）《大有》卦，碰上大有年，首享。

《彖传》说：《大有》这个卦，六五一个阴爻居上卦的大中之位，而上下五个阳爻和它相应，这就是《大有》。它下卦为乾为健，上卦为离为火为文明。它的特性是刚健而又文明。顺应天道而行，是以很畅通。

《象传》说：大有卦下卦乾为天，上卦离为火，所以说火在天上，此为遏止罪恶，表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好的命运的形象。

[注]①古代称丰收为“有年”，大丰收为“大有年”，因以为卦名。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光。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②

九四：匪其彭，无咎。③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晰也。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⑤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⑥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译]初九爻说：不要互相侵害，不是你我的过错。如果碰上患难，就会心回意转，不互相责难了。

《象传》说：大有“初九”爻，劝勉人们不要互相侵害。

九二爻说：用大车载着（粮食），有所往，无害。

《象传》说：用大车载着（粮食），堆积在里面，不会受到损坏。

九三爻说：王公大人受到天子的宴享，小人就不能。

《象传》说：“王公大人受到天子的宴享，小人就简免了。”

九四爻说：不是他的妨害，不会受到谴责。

《象传》说：“不是他的妨害，不会受到谴责”，是通过辨析才清楚的。

六五爻说：所获俘虏，思想默契，心存恐惧，吉利。

《象传》说：所获俘虏，思想默契，是因诚实和信用启发了他的心；

六二：鸣谦，贞吉。^③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 撝谦。^④

《象》曰：无不利 撝谦，不违则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⑤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⑥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译]初六爻说：谦而又谦，像君子涉水渡河（那样谨慎），吉。

《象传》说：“谦而又谦的君子”，是说居下位而能自行克制。

六二爻说：潜在的谦虚，卜问吉利。

《象传》说：“潜在的谦虚”，“卜问吉利”，因六二爻居中位，为得所之象，所以中心自得。

九三爻说：有功劳而谦逊，君子（如果是这样）有好结局，吉。

《象传》说：有功劳而谦逊的君子，赢得万人信服。

六四爻说：指挥兼并，无不利。

《象传》说：“指挥兼并”“无不利”，因为它不违反原则。

六五爻说：与邻国同样遭（劫夺）之祸（不福），宜用侵伐（以谋补偿），无不利。

《象传》说：“宜用侵伐”，征讨不服从的。

上六爻说：潜在的兼并，宜用兵征伐都邑和国家。

《象传》说：说是“潜在的兼并”，是未实现自己的志愿。可以出兵去征服都邑、国家。

[注]②自牧，自我克制的修养功夫。

③鸣谦，冥谦。潜在的谦虚。

④即挥兼，指挥兼并。本句倒装。

⑤富，福。以，与。

⑥鸣谦，冥兼。潜在的兼并。

[解]劳谦是可取的，但三爻说谦虚，三爻说兼并。这就奴隶制社

会的道德。

豫（十六卦）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①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轻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②

[译]（筮卦如果得）《豫》卦，宜于建立斥侯和出师。

《彖传》说：怎样叫作豫呢？（豫卦的九四为阳爻为刚，其余为阴爻为柔，以一阳爻应五阴爻，故名之曰刚应。）正如坚强的领导，能够执行意图，顺应时机而发挥其能动性，这就叫作豫。豫，顺应时机而发挥其能动性，虽天地（指自然）也只能这样，何况建斥侯行军这类事情呢？天地顺时而动，所以日落月出，从不失误。四季也无差错。圣人顺时而动，所以刑罚很廉明，使人心服。豫的这个意义大得很啊！

《象传》说：豫卦下坤上震，坤为地而震为雷，正像雷声一出，大地震撼，这就是豫卦的形象。古代的帝王因以演奏音乐，歌颂功德，盛大地进献于上帝之前，我们的祖先也得随从受享。

[注]①豫：悦豫，备豫，建侯，建立斥侯，约相当于后代的哨所、亭障之类（余详《屯》卦）。

②作，演奏。崇德，颂德。殷，盛。荐，进。配享，从享。

初六：鸣豫，凶。^③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④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⑤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三：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译]初六爻说：享乐而自鸣得意，凶。

《象传》说：“享乐而自鸣得意”，这个意志发展到极限时就会遭凶。

六二爻说：坚硬如石，不到一天的考验，卜问吉。

《象传》说：“不到一天的考验，卜问吉”，因为六二居下卦的中位，得中正之道。

六三爻说：喜听“好话”，会失悔；行动迟缓，也会失悔。

《象传》说：说是“喜听好话，会失悔”，因为六三以阴爻而居阳位，犹如邪恶的干扰正当的，所以说它位不当。

九四爻说：作好准备，将大有收获，这是无疑的，其例如大伙围着人工礁捕鱼。

《象传》说：“作好准备，将大有收获”，这个设想利大事推行。

六五爻说：卜问疾病，经常是不死。

《象传》说：“六五卜爻问疾病……”这个爻象是六五阴爻居九四阳爻之上，为柔乘刚之象，其所以“常不死”，是因为它尚未亡中道。

上六爻说：潜行作准备，事成即会有败露，无害。

《象传》说：在上位而希望偷偷地作准备，不能长时间保密的。

[注]③鸣豫：以逸豫（安逸），豫乐自鸣得意。

④介，古文作砢，坚硬，于，如之借。

⑤盱豫：谄媚。有，又。

⑥由，用。豫，备豫。朋，大伙。盍，合的借字。簪，潜的借字。潜，捕鱼工具。其作用相当于现代人工礁。其捕鱼之法：冬季将树桩置水中，供鱼栖藏，集鱼渐多，于是大伙围着树桩，敲树惊鱼。鱼受惊四面奔游，大伙执渔具围捕（据《诗经·潜》《淮南子·说林训》）。

[解]《豫》卦为多义的卦，从戒逸豫，尚备豫，揭示不少的道德

教训。

随（十七卦）

☳
☱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悦，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译]（筮卦如果得）《随》卦，首先亨神，宜于卜问，没有灾害。

《彖传》说：《随》卦的形象是：下震上兑，震为长男为刚为动，兑为少女为柔为欢悦，为刚来而居下，柔动而欢悦，这就是随卦。大亨，贞问，无害，而天下随时而动，随时的意义大得很。

《象传》说：震为雷而兑为泽。上兑下震为泽中有雷的形象。君子在擦黑时归来安息。

[注] ①随的本意是：动静由人，不会出事故，所以《杂卦》说：“随无故也”（“随无事故”）。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②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③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⑤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译]初九爻说：作官或者失败了，卜问吉。出门都有成功。

《象传》说，“作官或者失败”，依“正”道是吉利的。出门都有功，因为不失“正”道。

六二爻说：把小奴隶拘系起来，把大奴隶失掉了。

《象传》说：“把小奴隶拘系起来，把大奴隶失掉”，说明不能都与之相处。

六三爻说：拘系大奴隶，把小奴隶失掉了，跟着去求索，就得着了。宜于居住的卜问。

《象传》说：“拘系大奴隶……”意为舍掉小奴隶。

九四爻说：尾随猎获物，碰上伏获，卜问不吉。在路上如果有俘获，用盟约就没错。

《象传》说：“尾随猎获物，碰上伏获”，诚然是凶事。“在路上如果有俘获”，就显出盟约的功能。

九五爻说：在嘉礼宴会上受罚，吉。

《象传》说：“在嘉礼宴会受罚，吉”，因为居九五正中之位。

上六爻说：先把他系往，又把他捆绑起来，王用它祭祀西山。

《象传》说：“拘系起来……”，说明在上位的使他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注]②渝，败。交，俱，都。“官有渝”，汉墓帛书《周易》作“官”或“渝”（渝），为不定辞。

③获，疑为护之借字。护，捕兽工具。孚，俘获物。以明，用盟。

④孚，罚的借字。罚饮酒。嘉，宴会。

⑤西山，岐山。按本爻为典型人牲材料。

蛊（十八卦）

䷑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①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②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赈民育德。

[译]（筮卦如果得）《蛊》卦，首先享神。宜于渡过大河，在先甲的三天和后甲的三天（这七天里）。

《彖传》说：《蛊》卦（下巽上艮，艮为少男，巽为长女，所以说）上刚而下柔。（巽即逊。艮为止。所以说）巽顺而有底止，这就是《蛊》卦的形象。《蛊》“大而畅通”，如天下治。“宜于渡过大河”，谓往有所事。“先甲的三天和后甲的三天”，有终结就有开头，这是自然法则。

《象传》说：（上卦艮为山，下卦巽为风）山下有风就是《蛊》卦的形象。大人君子因以赈济人民，培育德行。

[注]①蛊，事，故。元亨，首先享神。先甲三日为辛，后甲三日为丁，为周人行事的吉日。合起来七天为一来复。

②天行，天道。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历，终吉。③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译]初六爻说：管理父亲的事业，有孝顺的儿子，无害。

《象传》说：“管理父亲的事业”，意思即继承他的事业。

九二爻说：管理母亲的事业，不可卜问。

《象传》说：“理”“理母亲的事业”，（因九二以阳爻居下卦的中位）是得中道的。（按：《经》、《传》有矛盾）

九三爻说：管理父亲的事业，虽稍有失悔，但无大害。

《象传》说：“管理父亲的事业”，结果是无害的。

六四爻说：扩充父亲的事业，实行起来有困难。

《象传》说：“扩充父亲的事业”，实践无成。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④

六四：至临无咎。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⑤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译]初九爻说：（国人）众哭，卜问是吉利的。

《象传》说：众哭卜问吉利，因为意志与行动正确。

九二爻说：众哭，吉，无有不利。

《象传》说：“众哭，吉，无不利”，因为敌人未顺应天命。

六三爻说：给一点甜头，当然无所利。既当心被人收买，无害。

《象传》说：敌给我甜头，正如六三以阴爻而居阳位，所以说位不当。如果早已当心，即使为害，也不会长久。

六四爻说：亲临现场，无害。

《象传》说：亲临无害，正六四以阴爻而居阴位，正当其位。

六五爻说：知道需要而亲临现场，国君应该如此，吉。

《象传》说：说是“国君应该如此”，正如他居九五之位而行中（读第四声）。

上九爻说：笃实地对待亲政临民的事，吉没有不利。

《象传》说：“笃实地对待亲政临民的事”之所以“吉”，因为出自内心。

[注]②咸，皆。临，哭，古代被围城之国，国人众哭告哀（据《左传》、《周礼》）。

③两个“咸临”，前为卜问，未为验辞。

④甘临，给甜头（即“县阴以甘之”，据《战国策》）。

⑤敦，笃。

[解]通过《临卦》，可知带着悲愤作战必胜（“哀兵必胜”）和亲理政事、面向人民（“亲政临民”）的必要。

观（二十卦）

䷓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①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②，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③

[译]（筮卦如果得）《观》卦，在灌礼以后不献牲，看到大脑袋的俘虏。

《彖传》说：伟大的形象在上，坤下而巽上，坤为地为顺，巽为风为逊。为顺而巽的形象。九五爻居上卦中位，六二爻居下卦的中位，都为中正的形象，以顺巽而中正的态度观察天下，这就是《观》。“灌礼以后不献牲，看到大脑袋的俘虏”。在下位的看来，就受到感化。看天地神灵的行事，其如四时的运行，从来没有差错，圣人用鬼神的行为教育人民，因之天下都信服。

《象传》说：下卦为坤为地，上卦为巽为风，像风在地上流行，这就是《观》的形象。古帝王因以巡省方国，视察民情，建议教育事业。

[注]①盥，灌的借字。古代祭礼，用酒灌地，希望神闻酒香来受享。荐，献牲于神。颙（yōn gōng），大头。孚，俘虏。

②神道，神行。忒（tè 特），差错。

③省方，巡视方国。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④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⑤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⑥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⑦

[译]初六爻说：片面地看问题，小人无害，君子就有困难。

《象传》说：“初六爻说”、“片面地看问题”，是小人认识问题的方法。

六二爻说：从缝隙中偷看人，宜于女姓的贞问。

《象传》说：从缝隙中偷看人是“女姓的贞问”，也就感到羞耻了。

六三爻说：观我同姓的进贤退不肖问题。

《象传》说：“观我同姓的进贤退不肖问题”，尚未失掉原则。

六四爻说：了解国家的荣光，宜于在王朝作宾客。

《象传》：“了解国家的荣光”，当作宾客。

九五爻说：观察我的同姓，无害。

《象传》说：观察我的同姓，是观察民众。

上九爻说：观察其它宗族，贵族无害。

《象传》说：观其它宗族，因为有的事还没有分辨清楚。

[注]④童观，孤立地看问题（童有“独”意）。

⑤窥观，偷观。从穴隙中看人。

⑥生，古通姓。

⑦平，辨。志，事之借字。

[解]《观》卦围绕观察，提出了观察问题的立场、态度、方法和对象等重要内容。特别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这个问题，首先在这里提出，认识和批判它，有极重要的意义。

噬嗑（二十一卦）

☲
☱
☲
☱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①

《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②“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

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③

[译]（筮卦如果得）《噬嗑》卦，享神，宜于讼狱（诉讼、打官司）。

《彖传》说：腮巴中含着食物，名为噬嗑。（筮卦得）“《噬嗑》而享神”，正如《噬嗑》卦下震而上离，震为长男为阳卦为刚，离为中女为阴卦为柔。震为雷为动，离为火（电）为文明。其形象是刚柔的分际清楚，动而明，雷电交合而有声光。六五为阴爻为柔，居上卦的中位，为柔弱的得中位而居上的形象，虽然位置不当，但宜于讼狱。

《象传》说：电电相互感应，古帝王因以罚必廉明，法必整饬。

[注]①噬嗑（shì hé 誓合），嚼。用狱，讼狱。诉讼，打官司。

②颐（yí 夷）面颊，腮巴。

③勅，勅，整理。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④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⑤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⑥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⑦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译]初九爻说：拖着桎（铐），断了趾，无害。

《象传》说：“拖着桎，断了趾”，所以不能行动。

六二爻说：奴隶非份地吃肉，被割掉鼻子无害。

《象传》说：“吃肉被割鼻”，因为六二为阴爻，居初九阳爻之上，为柔乘刚，下犯上之象。

六三爻说：吃腊肉遇毒，小有困难，无害。

《象传》说：“遇毒”，是由于六三以阴爻而居阳位，所以说位不当。

九四爻说：吃风干的带骨肉，得铜铍，宜于难事的卜问。吉。

《象传》说：说是“宜于难事的卜问”，可见范围不广。

六五爻说：吃干肉，得黄金，卜问有危险，无害。

《象传》说：“卜问有危险、无害”，因为六五居上卦的中位为位置得当。

上九爻说：带着桎，割掉了耳朵，凶。

《象传》说：“带着桎，割掉了耳朵”，即使罪犯听不到。

[注]④屨，拖曳。校，桎（铐），今粤语仍读校为桎（铐）。

⑤肤，肥肉。灭鼻，受劓刑，割鼻。

⑥干肺（gān zǐ 干子），风干的带骨肉。金矢，铜铍。

⑦贡金：当指贡金颗粒，用以谋害食者。

[解]《噬嗑》卦环绕咀嚼、牢狱取象。一面吃喝图口腹，另一面犯罪受苦刑，却有人放毒，值得分析这种情况。

贲（二十二卦）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贲。①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译]（筮卦如果得）《贲》卦，享神。所往小有利。

《象传》说：《贲》卦，通畅。其内卦离为中女为柔，外卦艮为少男为刚。离为火为文明，艮为山为止，它的形象是柔来文饰刚，它的分际是：刚在上而下文柔，所以所往小有利。阴与阳，刚与柔互相交错，是天文的现象；发扬文明，抑止不文明为人文现象。观察天文知道时令的变化，观察人文把教化成功地推行于天下。

《象传》说：《贲卦》（下离上艮，艮为山而离为火）为山下有火的形象。（各种政事有一定的常规，）所以大人君子明白地宣布一切政务，

(唯独诉讼须调查研究,)不敢遽然作出判断。

[注] ①贲,古斑字,黑白两色。引伸为文饰、驳杂。“小利有攸往”为“所往小有利”的倒语。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②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六二:贲其须。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③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④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⑤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⑥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芻蕘,吝,终吉。⑦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贲,无咎。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译]初九爻说:脚登阴阳两色鞋,得舍弃乘车而步行。

《象传》说:“舍弃乘车步行”,理应不乘车。

六二爻说:胡须花白。

《象传》说:“胡须花白”,正与在上位的一道兴起国家的时候。

九三爻说:既有文采,而又谦和,卜问永久的事,吉。

《象传》说:“永久卜问”之所以“吉”,因为没有人超过他。

六四爻说:头发花白的,皤然白发的,骑着大白马的,不是入寇,是来娶亲的。

《象传》说:六四(正当阴位),当位之爻而有值得怀疑的事,“不是入寇,是来娶亲”,到头来无害处。

六五爻说:丘园装饰得斑斓可观,但作彩礼的束芻只有那么一点点,婚姻的事有困难,但结局吉利。

《象传》说:六五爻之所以吉利,因为有喜庆。

上九爻说:白底上彩绘,没错。

《象传》说:“白底上彩绘”、“没错”,因在“上”位得依志而行。

[注]②贲,黑白两色。《晋书·刑法志》:“犯宫者杂其履”(犯宫

刑的穿黑白两色鞋)。可见“舍车步行”为服刑的缘故。

③五十岁须发花白。古制五十岁正是作官的时候（“五十艾服官政”《礼记》），所以，《象传》说：与其上位兴起国家。

④贲，文彩。濡，茹之借字，柔和。

⑤陵，凌的借字，超过。

⑥贲，花白。皤，老人白。翰，白雉之名。

⑦丘园，女方住处。束帛，作采礼用。

剥（二十三卦）

䷖
（坤下艮上）

《剥》：利有攸往。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译]（筮卦如果得）《剥》：有所往不利。

《象传》说：《剥》卦，意思就是剥落，就是用柔改变刚。不利有所往，是因小人正当道。剥卦下卦为坤为地为顺，上卦为艮为山为止。

“顺”应（小人当道，君子倒霉）这种情况，使它停止下来，不再发展，在于观察政治形势，大人君子重视盈虚消息，因为它是天道（自然法则）。

《象传》说：山附着在地上，正如剥卦上卦艮为山，下卦坤为地。（大地风刮雨淋，江河冲刷，山会被剥蚀，）因此大人君子对人民应厚道，使他们安其所居。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①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②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③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④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⑤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译]初六爻说：打床打到床脚上去了，梦占凶。

《象传》说：“打床打到床脚上去了”，是自己挖墙脚。

六二爻说：打床槌到床板上去了，梦占凶。

《象传》说：打床打到床板上去了，就没有托身的地方了。

六三爻说：剥夺他，没有错。

《象传》说：“剥夺他”，因为他失掉上下的支持。

六四爻说：剥落床板，到了席子，凶。

《象传》说：“剥落床板，到了席子”，是灾祸临了头。

六五爻说：宫人像一贯鱼一样，挨个地受到君主的宠幸（陪宿、当夕）。

《象传》说：“给宫人以宠幸”，总不会受责怪。

上九爻说：得硕果不能自己享受，大人君子得用车把它拉走，小人只扑打下剥夺之余的葫芦。

《象传》说：“大人君子得用车将它拉走”，是农民给他捆载的。“扑打下……葫芦”，结果还是不能食用。

[注]①剥，扑，古今音。扑，打。以，及。蔑贞，梦占。

②辨，版。辨版古今音。

③肤，席，因它切近肤皮，故当作肤。

④“贯鱼以宫人宠”，即“宫人以鱼贯宠”的倒语。宠，宠幸（陪宿，当夕），见《周礼》、《礼记》。

⑤庐，葫芒。

[解]《剥》卦反映剥夺与被剥夺情况，六四，上九等爻，揭露比较深刻。

复（二十四卦）

☳
☷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七日来复，利有攸往。①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咎，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②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译]（筮卦如果得）《复》卦，享神。出入不生病，众人来无事故。反复的规律，七天就是一个来复，所往有利。

《彖传》说：《复》卦的形象是：通畅。艮、震两卦，为长男、少男。均为阳刚之卦，由剥卦到复卦，为剥卦之刚（☶）而为复卦之刚（☳），其形象相反，所以称刚反。又复卦上卦为坤为顺，下卦为震为动，所以说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不生病，众人来无事故，反复的规律，七天就是一个来复，这就是天道。说所往有利，如一阳爻在下，向上滋长。有往就有复的道理，是天地的“主心骨”。

《象传》说：（坤上震下，）像雷在地中，古帝王在冬至日闭关，商旅也不来往，国王也不巡视方国。

[注]①“七日来复”，为周人记时习惯。

②天行，天道，天体运行规律。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①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六二：休复吉。②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③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五：敦复，无悔。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及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译]初九爻说：走不多远就回头，没有祸灾与悔恨，大吉。

《象传》说：“不远”的“回头”，得以修身。

六二爻说：好回是吉利的。

《象传》说：“好回”之所以称“吉”，因为找到了仁人，愿意屈居其下。

六三爻说：皱着眉头回来，有危难（危险与困难），无害。

《象传》说：像“皱一下眉头”这样的“危难”，应该是无害的。

六四爻说：中途一人折回。

《象传》说：“中途一人折回”，是顺从（独往独来之）道。

六五爻说：一个心眼地要复回，没有后悔。

《象传》说：“一个心眼地要复回”，“没有后悔”，因为他是实行中道，并且经过郑重考虑的。

上六爻说：迷途而反，凶，有灾祸。如果是行军，终久遭大败。因其国遭凶事，至十年不能出兵。

《象传》说：“迷途而反”之所以“凶”，由于违反君道。

[注]①祗，灾的借字。

②休即庥，美、善。

③频即颦，皱眉头。

④敦，笃，立心不二。

[解]《复》卦的着眼，在于改过迁善（改正错误，回到正确方面来），使阳刚向上滋长。

无妄（二十五卦）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①

《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不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②

[译]（筮卦如果得）《无妄》：首先祭享，宜于卜问。它（指敌人）正走上邪路，会遭灾祸，（正应坐以待其毙，）不利有所往。

《象传》说：《无妄》形象是：下卦震为长男为阳刚，为刚自外来而主于内。下卦震为动，上卦乾为健，九五为刚中，六二为阴爻得动而健、刚中而应的形象。博大通畅而又端正，是上天赋予它的使命。“它（指敌人）正走上邪路，会遭灾祸”。所谓“无妄之往”将到什么地方去？老天不保佑，能行吗？

《象传》说：天下雷震四方，万物相生相养，都不虚妄，古帝王以勤勉养育万物。

[注]①无妄，有无虚妄、倘来（无故发生）、无乱，勿忘等义。而勿忘（伐商）为当时周人隐语。

②茂，懋、勗，勗勉。对，应。时，饲之借字，饲养为连语。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③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译]初九爻说：不乱动脚，吉。

《象传》说：“无虚妄”之“往”，在于得行志愿。

六二爻说：不耕种，收获，不垦荒，也不种熟田，却宜有所往。

天地显出道德修养的光辉。它的特点是一阳爻居两阴爻之上，为阳刚居上，是崇尚贤人的形象。艮的属性为止，乾的属性为健，艮上而乾下，为健而能止，大而正的形象，说是“不食于家，吉”，是贤人得到国家的供养，“适宜于渡过大河”，这是顺应天命（老天爷的意旨）。

《象传》说，（乾为天在下，艮为山在上），是天在山中的形象，这就是《大畜》卦。大人君子应该多多地记住历史上的（嘉）言（懿）行，以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

[注]①不家食，为“不食家”或“食不家”的倒语。

②识，志，记住。畜，蓄，储备。

初九：有厉，利已。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九二：舆说辐。③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⑤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⑥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⑦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译]初九爻说：有危险，宜停止。

《象传》说：“有危险，宜停止”，才不会犯灾难。

九二爻说：大车的“车下缚”脱掉了。

《象传》说：大车的“车下缚”脱掉了，车箱里无失误。

九三爻说：良马进行交配，宜于卜问艰难的事，传话说：“练习驾车和徒兵的事，宜有所往。”

《象传》说：“宜于有所往”，志向当相合。

六四爻说：小牛中的牡牛，意味着大吉。

《象传》说：“六四”爻所谓“大吉”，因有喜事。

六五爻说：给牡猪去势，吉。

《象传》说：“六五”爻所谓吉，因为有喜庆。

上九爻说：接受上天的庇荫，享神。

《象传》说：“接受上天的庇荫”，正道将畅行。

[注]③輶，“车下缚”，（详《小畜》）

④逐：交配。闲即娴，熟习。舆，大车。卫，车后步卒。

⑤牯，应为“特”的误字。

⑥豮，除掉。豮，牙，牡猪之势。

⑦何，荷，负。衢，麻。

[解]《大畜》取象多为蓄养牲畜的事，可见畜牧业在周人生活中的比重。

颐（二十七卦）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彖》：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译]（筮卦如果得）《颐》卦：卜问吉利。看着腮巴（鼓），自己也就找糊口的东西。

《象传》说：《颐》卦卜问吉利，是说他得养老的正道，所以吉。

“观颐”，是看人们如何养活他。“自找糊口的东西”，是看他如何养活自己。天地养育万物，圣人供养贤人和广大人民，颐养的时代问题是够伟大的。

《象传》说：颐卦上艮下震，艮为山而震为雷，为山下有雷之象。（雷在山下，伏不得出。艮的属性，在止而不行，）所以君子说话要谨慎，对饮食要有节制。

[注]①颐，面颊，腮巴。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②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北”，颐，征凶。^③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④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⑤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译]初九爻说：舍弃你那有灵的龟，观看我鼓胀的腮巴。

《象传》说：“观看鼓胀的腮巴”，也不足贵重。

六二爻说：安置老人的颐养，在堂北（背）开条径路，如果说这是颐养，往必凶。

《象传》说：“六二”，“往必凶”，因行动失掉了准则（因为使老人不安身）。

六三爻说：违反颐养之道，卜问凶。十年不用它，也无所利。

《象传》说：说是“十年不用”，因他太不讲道理。

六四爻说：安排好颐养工作，吉。看敌人虎眼放凶光，心里包藏强烈的食欲，无害。

《象传》说：“安排好颐养工作”之所以“吉”，因为在上位的施予的范围广阔。

六五爻说：（当敌国纣王）凿人脰（的时候），安居的卜问是吉利的，不可渡过大河。

《象传》说：“安居的卜问之所以吉”，因为顺从在“上”位的意图。

上九爻说：用颐养之道，有危险，但结局吉。宜于渡过大河。

《象传》说：“用颐养之道，有危险，但结局吉”是很值得庆幸的。

[注]②朵颐，鼓胀腮巴。

③颠，置，古音同。颠颐即安置颐养的事。拂经即制径，开辟径路。丘，汉墓帛书《周易》作北，作北是。北即背。

④商纣王打击“老成人”，文王昌却称为“善养老”，本爻反映

双方的矛盾心理。

⑤拂经即剡胫，盖周人隐语。指商纣王凿朝涉水的老人胫骨。

[解]《颐》为养老卦，商周政治斗争中，争取群众，周人以养老人问题作突破口，所以一个养老的卦，反映的斗争内容却很尖锐。

大过（二十八卦）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悦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译]（筮卦如果得）《大过》，如横梁弯曲了，宜于有所往。可以享神。

《彖传》说，所谓《大过》，“大”，就是“过”的意思。如横梁弯曲；因木头的本末是脆弱的。如本卦初六，上六都是阴爻，余皆为阳爻，就是本末弱的形象。四个阳爻中九二、九五都居上下卦的中位，是刚过了头而得中的形象。下卦巽，性逊；上卦兑，属性说（悦），是逊顺而以欢悦行事，所以能度难关，宜于有所往才顺畅，大过的时代是伟大的。

《象传》说：大过上巽为木，下兑为泽皆为灭木的形象。大人君子因以独立无所畏惧，隐居而不感到沉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①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②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九三：栋桡，凶。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四：栋隆，吉。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欠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译]初六爻说：用白茅作铺垫，没错。

《象传》说：“用白茅作铺垫”，是取它柔和而在席之下。

九二爻说：枯杨长出嫩叶，老汉得少女为妻，无不利。

《象传》说：“老汉得少女为妻”，是错误的结合。

九三爻说：横梁弯曲了，凶。

《象传》说：“说是横梁弯曲了，凶”，是因为不能给以辅助。

九四爻说：横梁向上隆起，吉。如果产生其它情况，就会有困难。

《象传》说：“横梁向上隆起”之所以“吉”，在于它不向下弯曲。

九五爻说：枯杨生了花，老妇人嫁给“青头伢”，无差错也无荣誉。

《象传》说：枯杨开了花，怎么能持久。老妇得少夫，真是不知丑。

上六爻说：涉水遭灭顶之灾，凶险，但无害。

《象传》说：“涉水”遭到“凶险”，那是不可“责怪”的，（因人死无从责怪，或咎由自取也无可责怪。）

[注]①白茅，价贱而用广，古代作铺垫，包物赠人，分封诸侯，都用白茅。

②古代未婚男、女，都称士、女（《诗经》）。

坎（二十九卦）

☵
☵（坎下坎上）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①

《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②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③

《象》曰：水洊至，④习坎。君子以常德行，⑤习教事。

[译]（筮卦如果得）《习坎》，俘获的俘虏有二心。祭享，行事有当。

《象传》说：坎上加坎，是重险的形象。水流不能注满坎，行险不

失掉信用。其所以能维系人心，畅通无阻，因为它有刚健中正的品行。行动有得当，往而有成功。（两阳爻居上下卦之中）险阻的天险不能飞升，地上的险阻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立险阻为的是保卫自己的国家，险阻的作用大得很。

《象传》说：雨水再降，这就是“习坎”，君子要求崇尚德行，熟习教学内容。

[注]①习同袭，重。孚，俘。维心，汉墓帛书《周易》作“恇心”，即携。携心即怀贰心。

②尚，当（读第四声）。

③时，是之借字。

④洊（jiàn 建），再。

⑤常，尚的借字。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⑥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⑦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⑧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⑨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九五：坎不盈，祗即平，无咎。⑩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⑪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译]初六爻说：坎上加坎，进入坎，陷下运河了，凶。

《象传》说：“坎上加坎，进入坎”，是迷途遭凶。

九二爻说：坎里有险，但所求可能小得。

《象传》说：“所求可能小得”，因九二居下卦的中位，未出中正之道。

六三爻说：“来到重坎”，坎险且深，进入坎的窞，不用这样干。

《象传》说：“来到重坎”，到头来无功。

六四爻说：一樽酒，二段，都是瓦器。送进和取出，都是从牖里。

没有差错。

《象传》说：“一樽酒，二段”，正如六四阴爻为柔，九五阳爻为刚，六三阴爻又为柔，而它居于刚柔之际。

六五爻说：坎内的水没有满，人的痛也好了，无害。

《象传》说：“坎内水没满”，因本爻居上卦中位，祸患未扩大。

上六爻说：用绞得紧的绳索将他系起来，把他丢进牢狱，三年得不到赦免，凶。

《象传》说：说“上六”爻失掉准则，所以有“三年的凶险”。

[注]⑥窞（dàn 旦），坎中的小坎。

⑦“坎中小得”：如捕兽的陷阱（大得为围猎）。

⑧坎坎，重坎。枕（沉之借字），深。

⑨簠，段。纳约，纳而复出。牖，姜（古文）里，文王幽囚所在。

⑩祗，（疢的借字），病。本爻系指水牢。

⑪徽纆（mò 墨）：三股绳名徽，两股绳名纆。丛棘，牢狱。

[解]《坎》卦说人人坎中，正幽囚的形象。本卦大概是围绕文王被囚于姜里取象。

离（三十卦）

☲
☲（离下离上）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雨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译]（筮卦如果得）《离》卦，宜于卜问，享神，蓄养母牛，吉。

《彖传》说：《离》，是附着的意思。日月附着于天，百谷草木附着于地，离为火为明。两个离卦，成为重明，附着于正位，所以能使天下接受教化。离卦的六五、六二两阴爻居上下卦的中位，是柔而附丽于中正之位的形象，所以畅通。蓄母牛，吉。

《象传》说：光明重现，即离卦的形象。大人君子一代又一代地相代以光明，照耀四方。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①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黄离，元吉。^②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③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④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⑤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译]初九爻说：看到足迹杂乱，提高警惕，无害。

《象传》说：“足迹杂乱”的“警惕”，用以避害。

六二爻说：附着黄色，大吉。

《象传》说：“附着黄色，大吉”；因六二爻居中位，得中正之道。

九三爻说：当大阳偏西时所遭遇的事，不鼓缶而歌唱，这是耄耋老人的嗟叹，凶。

《象传》说：“大阳偏西”所“遭遇的事”，怎能持久。

九四爻说：突然杀手来到，把罪犯的妻室烧掉，杀掉，丢弃掉。

《象传》说：“突然杀手来到”，是说使人措手不及。

六五爻说：眼泪滚滚流淌，心情沉重不断叹气，吉。（有“哀者胜矣”的意思。）

《象传》说：“六五”爻之所以吉，因为这件事附着在王公大人身上。

上九爻说：王因以出征，嘉勉献首级的，逮住了背叛的。无害。

《象传》说：“王因以出征”，是为匡正邦国。逮住了背叛的，大有功劳。

[注]①错然，交错的样子。敬，警（古只有警义）。

②古代以黄为正色。

③离，罗，遭遇。耄耋，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④也正是周文王遭难之年，因以取象。

⑤对罪犯家室“焚茹，死如，弃如”，《吴越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说是“要离伪装犯罪出走，吴王于是取其妻子焚弃于市”。

⑥折首，全文作“折兽”，均为“斩首”。“获匪其丑”，即获非其类，即异己、叛逃的敌人。

[解]《离》和《坎》卦一样，有不少的逸象，隐含了不少的故事，但多失考。

下 经

咸（咸三十一卦）

☶
☱
☶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悦，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译]（筮卦如果得）《咸》，祭亨，宜于卜问。娶亲之类的事，吉。

《象传》说：什么是《咸》卦，是说互相感触。《咸》卦的形象是：下卦为艮，为少男，为阳刚，上卦为兑、为少女，为阴柔。柔上而刚下，阴阳二气互相感应而结合。艮为山而性止，兑为泽而性悦，是为止而悦、男下女的形象。所以说“畅通，宜於贞定，娶妻，吉”。天地交相感应而万物赖以生长、变化，圣人感化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察天地和圣人所感召的，天地万物的情况就了了了。

《象传》说：艮为山而兑为泽，艮下兑上，为山上有泽的形象，这就是《感》卦。（它给人们的启示是）君子应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意见。

初六：咸其拇。^①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二：咸其腓，凶，居吉。^②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③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④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⑤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⑥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⑦

[译]初六爻说：触动其脚的拇指。

《象传》说：触动其脚拇指，是意在行为之外。

六二爻说：触动其脚肚子，就会坏事。如果是在家里，吉。

《象传》说：虽说“会坏事”，但“在家里，吉”，顺理自然无害。

九三爻说：触动其腿，执其大腿，必然遇到困难。

《象传》说：触动其腿，说明不想安定下来。但只想跟随他人，思想境界就卑微了。

九四爻说：卜问吉利，所悔亡失，往来有幢幢人影，大家走上一条路。

《象传》说：“卜问吉利，所悔亡失”，尚未感觉到有任何损害。“往来有幢幢人影”，说明事尚未公开。

九五爻说：触动其背，没有失悔。

《象传》说：触动其背，标志这是末节（小事）。

上六爻说：触动其面庞和舌。

《象传》说：事情发展到“触动其面庞和舌”，人们的话将说个没完没了。

[注]①咸，触动。拇，脚大指。

②腓（féi 肥），脚肚子，脚膊。

③随，隋的借字，大腿。

④憧憧，幢幢的借字，指“跳月”之夜，男女幽会时的幢幢人影。

⑤脢（méi 梅），背肉。

⑥辅，耳目之间。颊，面。

⑦滕，腾的借字（如说：“腾说以取富贵”）。

[解]《咸》是婚姻之事的专卦，据卦爻辞，是由肉体的接触到心灵的感通，具体叙述一对幽会男女接触的全过程。荀子说：“《易经》

的咸卦表现夫妇关系”（“《易》之《咸》，见夫妇”），即指此。

恒（三十二卦）

☱
☳
☱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刚柔相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风雷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译]（筮卦如果得）《恒》卦：祭亨，无害。宜于卜问，所往有利。

《彖传》说：《恒》，是久远的意思。恒卦下巽上震，震为长男为刚，巽为长女为柔，又震为雷巽为风，得刚上柔下，雷风结合的形象。又巽为逊而震为动，两卦的刚柔爻皆相反相应，这就是《恒》卦。说是“经久，畅通，无害，宜于贞定”，是应长期坚持的原则。天地运行的规律，是永久不停止的。说是“所往有利”，因为说到结尾，就必然有个开头。日月得到自然运行的轨道，所以能够久照，一年按节气变化所以能成四时，圣人永远根据一定的原则，使天下变化、成功。只要看他坚持的是什么，天地万物的实况可以看得清。

《象传》说：风雷是那样地相持不已，君子根据他的立场不改变他既定的原则。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①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②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③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④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译]初六爻说：老是挖深，卜问凶，无所利。

《象传》说：“老是挖深”之所以“凶”，因为开始就是求深。

九二爻说：失悔亡失了。

《象传》说：“九二”爻说“失悔亡失”，因为它居下卦之中，能久守中道。

九三爻说：对于德业（道德与事业），如果无恒心，终将受到羞辱，贞问也不顺利。

《象传》说：德业如果无恒心，将不为人所容。

九四爻说：打猎的得不到猎获物。

《象传》说：（恒为久，九四以阳爻居阴位，故云：）久非其位（意为猎人失职），怎能得到猎获物呢？

六五爻说：对品德坚持久远，卜问，妇人吉，男子则否。

《象传》说：“妇女守贞节，吉”，是说女子不再嫁。男子因时因地制其所宜，如果跟随对妇女的规定，必带来大的失误。

上六爻说：动乱不止，凶。

《象传》说：在上位如果是扰民不止，必然是一无所成。

[注]①“德”字含义，据《论语》引本文，应作德业（道德与事业）解。

②禽：擒，猎获物。

③占卜得则为吉，失则为凶。

④义：宜。

[解]《恒》卦围绕持久这个概念取象，充满了辩证法。也有不少的正反两方面的道德教训。

遯（三十三卦）

☶
☰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贞。^①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②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译]（筮卦如果得）《遯》卦，享祭，小宜卜问。

《彖传》：什么叫“遯亨”，是说只有退隐（退出现场），才能顺畅。《遯》卦九五为阳爻为刚，六二为阴爻为柔，为刚当位而互相呼应，适合时机行动。说是“小宜卜问”，因为初六、六二为阴爻，有阴柔逐渐滋长之象，遯的这个意义真够伟大。

《象传》说：《遯》卦上乾下艮，为天下有山的形象。君子为了疏远小人，和他们断绝关系而不出恶声。但是非界线都很严。

[注]①遯，又作遁，隐退。

②小，稍。浸，渐。时义，是义。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③

《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初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④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⑤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⑥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贞吉。

《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译]初六爻说：尾追逃遁的敌人，危险，不要有所往。

[象传]说：“尾追”敌人的“危险”，不去有什么灾？

六二爻说：“用黄牛的皮条系住它，哪个能解脱它！”

《象传》说：“用黄牛的皮条系住它”，是给它加固。

九三爻说：系住逃遁者。有病，危险。蓄养男女奴隶（臣妾），吉。

《象传》说：“系遯”这个爻辞所说“危险”，对生病的病情加重。蓄养男女奴隶，吉。

九四爻说：怀着隐退的思想，君子（可以回避矛盾）是吉利的，小人则不然。

《象传》说：“君子”可怀隐退的思想，吉；小人则不然。

九五爻说：男子如果要引遯，卜问吉。

《象传》说：“男子引遯，卜问吉”，是用正确的意愿。

上九爻说：逃遯，没有不利。

象传说：“逃遯没有不利”，这是无疑的。

[注]③遯尾，即尾遯倒语。意为尾追。

④执，系。说，脱。腾，能

⑤志，之的借字

⑥备（bèi 倍），极端疲乏。

⑦好，蓄，即蓄意。

⑧嘉，男。嘉遯，男遯。

⑨肥，逋之借字，肥逋古今音。

[解]《遯》卦为“小事”卦，《象传》说：“不可大事”。《小过卦辞》说：“可小事不可大事”，意思正相同。

大壮（三十四卦）

☰
☱
☰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

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译]（筮卜如果得）《大壮》卦，宜于卜问。

《象传》说：《大壮》的意思是：大的就壮（大与壮不可分）。其下卦为乾性刚，上卦为震主动，所以说刚而动，显得壮大。说是“壮大的，才能坚定”，大壮的就方正，既方正，又壮大，天地的情况就可看到。

《象传》说：震为雷而乾为天，大壮震上乾下，为雷在天上的形象。君子对不合礼的事不实行。

[注]①壮，或释为戕。作名词为枪，作动词为戕伤。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③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④

九二：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⑤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⑥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⑦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译]初九爻说：脚趾受伤，出行凶。有俘获。

《象传》说：脚趾受伤，诚然是处在穷蹙的境地。（按：《经》与《传》的意思不符。）

九二爻说：卜问吉利。

《象传》说：“九二”爻“卜问吉利”，因用中道（九二居下卦中位）。

九三爻说：（在进行田猎时，）小人用戕，君子用罔，卜问有毛病。正如牡羊触篱笆，把角卡住了。

《象传》说：小人用戕，君子只能用罔。

九四爻说：卜问吉利，失悔的亡失。篱笆决裂了不能留（行人）。
大车戕害在车下缚。

《象传》说：篱笆决裂了再不能留难行人，当前往。

九五爻说：（殷王亥）在易水失掉羊，无悔恨。

《象传》说：（殷王亥）在易水失掉羊，在九五之位不应该有失，所以说位不当。

上六爻说：像公羊触篱笆（羊角被卡住），既不能后退，又不能开脱，一无所利。只有坚持到底（才得）吉。

《象传》说：不能后退，不可能开脱，当然是坏事。如果坚持就会（因祸）得福，受害时间不长。

[注]③壮，戕。孚，俘获物。

④孚，信，诚然。

⑤厉，病。羝羊，壮羊。羸，累，借字。

⑥輶，车下缚，作用在把车轴固定在輿上（余详《小畜》卦）。

⑦尚，当（古今音）。

⑧此用殷王亥在易水失羊故事。

晋（三十五卦）

☲
☷
☲
☷
☲
☷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①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译]（筮卦如果得）《晋》卦：康侯利用赐给他的马进行繁殖，一天三次接种。

《彖传》说：《晋》，前进。《晋》卦上卦为《离》为火，下卦为《坤》为地，所以说光明出于地上。又坤主顺，离主丽，《坤》为男，《离》为

中女，均为阴卦为柔，两卦合起又为《晋》，是驯顺而附丽于日轮之下，柔弱而上进，是以康侯利用赐给他的马进行繁殖，一天三次接种。

《象传》说：光明出于地上，是上进的形象。是以君子把他那光明磊落的品德展现出来。

[注]①晋，像两矢前进，又山西有晋水，因以为卦名。康侯用赐马繁殖本为晋水古唐侯的事，史官故意把他改为康侯，这样就不执着，较有普遍意义了。闻之马雍，口外牧民为了牲畜繁殖，一天三次接种，这正是“地险多马”（《左传》）的晋国的情况。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②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众允，悔亡。③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④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⑤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译]初六爻说：前进啊，摧毁啊，卜问吉。没有虏获，可以宽贷。无咎责。

《象传》说：“前进”，“摧毁”，独行正确。“宽贷”，“无咎责”，因为没有接受命令。

六二爻说：前进啊，迫蹙敌人啊，卜问吉。将从老祖母那儿受到大的福荫。

《象传》说：受到大的福荫，因为六二爻居下卦的中位，得中正之道。

六三爻说：众人前进，所悔亡失。

《象传》说：“众人前进”，主帅的意志得到贯彻。

九四爻说：晋前如果像鼫鼠那样，卜问有危险。

《象传》说：“鼫鼠……卜问危险”，因为九四以阳爻而居阴位，所以说位不当。

六五爻说：失悔的，亡失了；失掉的，得着了，不要发愁。前往，吉。没有不利。

《象传》说：“失掉的，得着了，不要发愁”，前往有喜庆。

上九爻说：为了伐邑，翘起角来前进。有危险，但吉利。无害，但卜问不顺利。

《象传》说：为了进攻大邑，显然是准备不足。

[注]②愁，愀，借为湫，逼蹙。介，大。王母，祖母。周人对王母特祭，犹沿袭商人的习惯。

③允，𡗗的初文。𡗗，进。众，奴隶，平时耕种，战时服兵役。

④鼫（shí），田鼠。“首鼠两端”（忽进忽退，乍前乍却），作战如此，非败不可。

⑤古代战争，不仅用马，而且征牛，所以有“晋其角”之说。维，为。邑，商都。周人称为“大邑商”。

[解]《晋》卦是反映战斗之地域特点的卦。

明夷（三十六卦）

☲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①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②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译]（筮卦如果得）《明夷》：宜于艰难的事的卜问。

《彖传》说：《明夷》卦，下卦为《离》为火，上卦为《坤》为地，为明入地中，这就是《明夷》。内卦离为文明，外卦《坤》主柔顺，合之则为内文明而外柔顺，以此蒙犯大难，周文王像是这样。宜于艰苦贞

定，隐晦其光明，心知其难而志向端正，箕子像是这样。

《象传》说：《明夷》下卦离主文明，上卦坤主柔顺；全卦的形象是明入地中，这就是《明夷》，君子用以面向群众，由隐晦而进入光明。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左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③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④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股，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⑤

《象》曰：入于左股，获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⑥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译]初九爻说：飞鸣的野鸡，“左”翅膀下垂。行路的君子，三天没进食。如有所往，主人有差池。

《象传》说：“行路的君子”（因在难中），宜不进食。

六二爻说：公开的伤害，如射兽伤了它的左股，用壮健的拯马是吉利的。

《象传》说：“六二”爻之所以“吉”，因为顺应法则。

九三爻说：公开的伤害，如南巡打猎时，得着野鸡的大脑袋。不能卜问疾病。

《象传》说：南狩的时候，（得着野鸡的大脑袋）当然是很得意的。

六四爻说：探索它（野鸡）的左腹，在出门庭的时候，得着它的心脏。

《象传》说：“把手探入野鸡的左腹”，可以见心的示意。

六五爻说：箕子得着的野鸡，宜于卜问。

《象传》说：“箕子”的“贞”定，光明不可熄灭。

上六爻说：不明朗，隐悔得很。初像登于天，后却入于地。

《象传》说：“初登于天”，像光明照四国。“后没人地”，离开了法则（箕子成为狂人）。

[注]①明夷：明，鸣的借字。夷，伤害。其抽象的意义为夷灭其明。具体意义为野鸡（雉），或鸣叫的野鸡。

②以，似。

③汉墓帛书《周易》“翼”字上有“左”字，兹据补。明夷，鸣叫的野鸡。言。愆，过失。

④古代射牲，皆迎从左厢而射，左盖其心脏所在，易于得手。拯马，当即骤马，即马经过去势。去势的马必肥壮。

⑤探野鸡的心脏，因而得其心意。这显然是“物占”（观物事的形象进行占卜）。

⑥“初登于天”，指箕子为王子时，“后人于地”。指箕子佯（阳）狂（伪装为狂人）之时。

[解]《明夷》卦有传奇的历史的故事，遗佚的《易》象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是很值得研究的。

家人（三十七卦）

☲
☱（离下巽上）
☲

《家人》：利女贞。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译]（筮卦如果得）《家人》卦，宜于妇女的卜问。

《象传》说：《家人》这个卦，（六二为阴爻，居内卦之中，当阴位，正如）女子在内，以正道守位，（九五为阳爻，当外卦之中，当阳位，亦如）男子在外，以正道守位。男女守正道，是天地间的大义。家

里有尊严的一家之主，那就是父母。父尽父道、子尽子道、兄尽兄道、弟尽弟道、夫尽夫道、妇尽妇道，这样家道才正。正了家天下也就安定了。

《象传》说：《家人》卦（离下为火，巽上为风，由内到外），是风从火出之象，君子因此言必有内容，行必守规范。

初九：闲有家，悔亡。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①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②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六四：富家大吉。^③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⑤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译]初九爻说：治家防闲，后悔消失。

《象传》注：治家防闲，是从未改变的意愿。

六二爻说：家事无失误，在于有个好主妇。卜问吉。

《象传》说：“六二”爻之所以吉，因阴爻居中位，而在九三阳爻之下，得巽顺之道。

九三爻说：家人嗷嗷发愁，家主有悔严峻吉，妇孺嘻嘻哈哈，终将产生困难。

《象传》说：“家人嗷嗷发愁”，无失。妇孺嘻嘻哈哈，丧失家规。

六四爻说：富家大吉。

《象传》说：六四以阴爻居阴位，又在九五阳爻之下，为顺而在位。

九五爻说：王至于其家，无忧，吉。

《象传》说：“王至于其家”是由于互相爱护。

上九爻说：俘虏很胆怯，结果吉利。

《象传》说：俘虏“胆怯”之所以“吉”，由反身自省，（没有有损自己威信之处。）

[注]①遂，坠。中饋，主妇。

②嗃（hè 鹤）。嗃嗃，嗷嗷，愁苦。

③富，福。

④假，格，至。恤，忧。

⑤孚，俘。威，畏。

[解]《家人》围绕家人父子活动主卦，有严君、主妇、妇孺、奴隶。由此窥见奴隶制度社会家庭结构，更重要的是治家原则。

睽（三十八卦）

☲
☱
☲
☱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①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②

[译]（筮卦如果得）《睽》卦，小事吉利。

《彖传》说：《睽》卦（的形象是：《离》上而《兑》下，《离》为火，《兑》为泽，所以说）火动而上，泽动而下。（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所以说）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其行志不同），（又《兑》主说（悦），《离》主丽，《离》上《兑》下，所以说）悦而附着于明。（六三六五以阴爻而居阳位，且是由下而上，所以说）柔顺而能向上进取。（六五居上卦之中，与九二阳爻相应，所以说）得中位而与阳刚相应，（不过六五为阴爻为柔，还不能主持大计，是以）小事吉。天地虽睽离。但有些事是相同的，男女虽异性，但他们的精神是感通的。万物虽然睽乖，但它的行事却是相类的。睽离的这个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象传》说：《睽》卦的造型，是上火而下泽，水火不相容而乖离，正如大人君子似同而实异。

[注]①睽(kuí 葵)，反目，乖异。与睽不同字。

②以，似。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③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④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⑤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登”宗噬肤，往何咎。⑥

《象》曰：“登”宗噬肤，往有庆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⑦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译]初九爻说：失悔亡失。丢掉马匹，不要追赶，它会回来。碰上受过肉刑的人，无害。

《象传》说：“碰上受过肉刑的人”，因以避免损害。

九二爻说：在巷子里碰上居停主人，无害。

《象传》说：“在巷子里碰上居停主人”，说明没有走错路。

六三爻说：看到拉车的人想拉车向后，而牛则引车向前。人是剃额割鼻的奴隶。开始有困难，后来顺利（无初有终）。

《象传》说：“看到拉车的……”其人是剃额和割掉鼻子的。正如六三以阴爻而居阳位，所以说位不当。但九四阳爻居六三之上，为柔遇刚之象，所以无初有终。

九四爻说：单客（孤旅）碰上剃脚（刖刑）的和同受处罚的人。情况虽然严峻，无害。

《象传》说：说是“碰上两个受处罚的人”，“无害”。因为得行自

己的志愿。

九五爻说：失悔的亡失，集合宗人吃（胙）肉往，有什么过错。

《象传》说：“集合宗人吃（胙）肉”，往有喜庆。

上九爻说：单客（孤旅）见豕改变原形，浴了一身泥，外族人们带着图腾符号改变了原形，成了一车的鬼。他们先拉满了弓，后又收箭脱了弓。他们不是入寇，而是来求婚。如果往而遇雨，吉。

《象传》说：“遇雨”之所以吉利，因为大家的疑虑消失了。

[注]③恶人：受过“肉刑”的人，“刑余”之人，奴隶制社会因受刑损毁了肢体的人。

④掣（chè 撤），牵掣。天，颠的借字，天为凿颠，即受剕刑。剕，割鼻。

⑤元夫，兀夫，刖了脚（刖刑）的人。交，都。孚，罚。交孚，俱受罚。

⑥“厥宗”，帛画《周易》作登宗。据改。“登宗”即集合宗人。肤，肉。

⑦“遇雨”，为来客的“物占”。所以《象传》说，“群疑亡”，即由遇雨物占，证明是客至。

[解]《睽》卦取象于乖异与合同，充满辩证观点。

蹇（三十九卦）

☵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①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②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译]（筮卦如果得）《蹇》卦，宜于西南，不宜东北。宜于出现大人，卜问吉利。

《象传》说：蹇的本义是“难”，它的上卦《坎》，属性为险，下卦艮，属性为止。见险阻而能知止，明智啊！蹇卦于西南有利（西南为《坤》方），《坤》的属性为顺。蹇卦六二、六四为阴爻，九三、九四为阳爻，均当位。所以说“往得中”。于东北方不利（东北为艮方，艮的属性为止，所以说“其道穷”，说是“有利于出现大人”），因为君臣上下，均当其位，所以“往有功”。说是“当位卜问是吉利的”，正好因以匡正邦国。《蹇》卦的这个作用大得很！

《象传》说：蹇卦下卦艮为山，上卦坎为水，合之为“山上有水”，处在逆境的君子，应该反身自省，砥砺自己的学行。

[注]①蹇(jiǎn 简)，跛足。难行路，引伸为难。

②时，是的借字。

初六：往蹇来誉。③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九三：往蹇来反。④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六四：往蹇来连。⑤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⑥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译]初六爻说：颠连而往，安步而归。

《象传》说：颠连而往，安步而归，正宜待时。

六二爻说：王的臣下遭遇重重困难，并不是王本身的缘故。

《象传》说：“王的臣下遭遇重重困难”，到头来并无过失。

九三爻说：去时难行，归来一反其所为。

《象传》说：“去时难行，归来一反其所为”，内心就是喜欢这样的事。

六四爻说：困难而往，乘犂而归。

《象传》说：“困难而往，乘犂而归”，六四为阴爻而当阴位，是实当位的形象。

九五爻说：遇极大的困难，得到朋友帮助。

《象传》说：“遇极大的困难，得到朋友帮助”，因为他们的行为很有分寸。

上六爻说：去时寒伧卑微，归来堂皇冠冕，吉。宜于出现大人君子。

《象传》说：“去时寒伧卑微，归来堂皇冠冕”，可见内心早有打算。利于出现大人，因以身随而尊贵。

[注]③ 誉，**趨**的借字，安步而行。

④反，翻。

⑤连，犂。

⑥“大蹇朋来”，如《书经·大诰》载：“有十个商降人来帮助我。”（“民献有十夫余翼”）

[解]《蹇》卦盖取象于周公东征艰难而往，成功而归，一卦六爻，无一例外。他以《蹇》为卦名，双关周公跛跛，真是妙极。

解（四十卦）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①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译]（筮卦如果得）《解》，宜西南。如果往而没有目的地（无所），将折回，是吉利的；如果往而有所，以早去为好。

《彖传》说：《解》卦的下卦为《坎》，主险。上卦为震，主动，合之则为“险而动”。动而能避免险，这就是解。《解》卦“利西南”，是

往而得众。说“折回来，吉”因《解》卦六五、九二得中位。说“有所往以早去好”因为“往”而“有功”。天地分解雷雨就兴起。雷雨兴起草木百果就破壳而出，分解的时代是够伟大的啊。

《象传》说：雷雨兴起，分解，大人君子因以赦免有过的，原有有罪的（以顺天时）。

[注]①解，缓解，分解。西南，《坤》卦方位（参看《蹇》卦，《坤》卦）。夙，早。

初六：无咎。②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③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④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⑤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译]初六爻说：无咎。

《象传》说：（《解》卦初六阴爻为柔，九二阳爻为刚，合之为柔近刚。下亲上之象）刚柔相交宜无害。

九二爻说：田猎时捕获三只狐狸，得到铜镞，卜问吉。

《象传》说：“九二”爻“卜问吉”，因九二阳爻居下卦的中位，为“得中道”之象。

六三爻说：既是乘车，而又背着东西，（贪鄙的形象）招来盗寇。卜问不利。

《象传》说：“既是乘车，而又背着东西”，真是丢丑。是自己招来盗贼，又能责怪谁？

九四爻说：行动不敏捷，大伙来了，将受到惩罚。

《象传》说：“行动不敏捷”，正如九四以阳爻而居阴位，为不当位的形象。

六五爻说：君子遭到系累，或许可以得释，吉。对小人则有罚。

《象传》说：“君子……或许可以得释”。小人则变了样。

上六爻说：公因以在城垣高处射鹰，获着了，没有什么不好。

《象传》说：“公因以射鹰”，是缓解悖逆者的威胁。

[注]②周人袭用商人卜辞简言吉凶习惯，在《周易》中多见。如《恒》、《大壮》、《萃》和本卦均有类似的反映。

③际，交。义，宜。

④解，懈的借字。孚，惩罚。

⑤退，褪，变也。

[解]本卦杂占田猎、行旅诸事，隐喻的故事，今多失传。

损（四十一卦）

䷨
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①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②

[译]（筮卦如果得）《损》：有俘获，大吉，无害，可以卜问。宜有所往。为了有所请求，送给他两簋的饭菜，用以请他吃饭。

《象传》说：什么叫损，即亏损下（臣民）而富益上（王公），道路是向上。“损”而有俘获，大吉，无害，可以卜问，宜有所往，为了有所请求，送给他两簋的饭菜，用以请他吃饭。不过送给他两簋应在适当时机，亏损刚健的，补益柔弱的也应在适当的时机，或损、或益、或盈、或虚，都是由时机决定的。

《象传》说：《损》卦是上艮为山，下兑为泽，为山下有泽的形象。（象泽的自损以成山的高大，这就是）损。大人君子所以惩戒忿怒，窒塞情欲。

[注]①曷，读为丐，音义同，乞求。簋（guǐ 鬼），圆形食器。

②窒（zhì 至），阻塞。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③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④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⑤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译]初九爻说：祭祀的事速去，无咎责，斟酌情况可以简单一些。

《象传》说：“祭祀的事速往”，当是与志愿相合的。

九二爻说：宜于卜问。出征有凶，不能损害敌人，反而使他受益。

《象传》说：“九二”爻之所以“合宜”与“坚定”，因为它居下卦之中，得行中道。

六三爻说：三人同行则亏损一人，一人行则能得到朋友。

《象传》说：“一人”可独断而行，“三人”则无所适从。

六四爻说：损减疾病，祭神速得喜庆，无害。

《象传》说：减退疾病，也可以心喜了。

六五爻说：给以价值十朋的龟，不能违反他的卜兆。大吉。

《象传》说：“六五”爻之所以大吉，由于上（天）保佑。

上九爻说：不损失，有补益。无害。卜问吉。宜有所往，获得的是单身奴隶（无家室）。

《象传》说：无损失，有补益，是很得意的形象。

[注]③、④遄(chuān传)，速。

⑤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分封诸侯时，授民(种族奴隶)，授土地，所以奴隶有家。

[解]《损》《益》为对立成组的卦，多说明损或益在实践中的辩证关系。

益(四十二卦)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译](筮卦如果得)《益》卦：宜有所往，宜渡过大河。

《象传》说：《益》卦的意思是：损上(统治者)益下(被统治者)，人民欢喜无量。在上位的屈节对待在下位的，他的行为更光大。说是“宜有所往”。益卦的六二、九五两爻均居中正之位，当位自必有喜庆。说是宜于渡过大河，《益》卦上巽为木，下震主动，正是木船在水上运行。其下震动，上巽主逊，为虽行动而极为谦逊。所以逐天进步，没有止境。天的施与(如雨水)，地的生长，使人民受益无方，凡补益的行为，是和时间一道前进。

《象传》说：《益》卦上卦为《巽》主风，下卦为《震》主动，风借雷威，雷乘风势，相得而彰，这就是《益》卦。君子见到了善言善行就听从，有过就改正。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①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②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③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④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⑤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⑥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无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译]初九爻说：有利于从事农事，大吉，无害。

《象传》说：“大吉，无害”，是说农民从来不后时（耽误农时）。

六二爻说：某人以价值十朋的龟，不能违反卜兆。永久的贞问，吉。王在天帝那里受享，吉。

《象传》说：“某人给以……”，显然是从外来。

六三爻说：《益》卦的作用，即使是凶事，无害，获。中行来向公作报告，用圭作信物。

《象传》说：“益”卦用“凶事”，因为早受（天帝）的保佑。

六四爻说：中行来告公，公听从了他的意见，有利于为殷迁国。

《象传》说：“告公听从了他的意见”，增进了他（勤劳王事）的心愿。

九五爻说：俘虏顺我心意，不须给与，大吉。俘虏顺我的心意，那是我德行的感召。

《象传》说：俘虏顺心意，无须给与了。他的顺心，由于我德行的感召，可以很得意了。

上九爻说：对人没有利益，或者还打击他，居心无恒而多受，凶。

《象传》说：“没有利益”，是带有普遍性的话。说“或者打击他”，这是自外来的。

[注]①大事，农事。

②厚事即后时，违背了农耕时日。

③十朋：古代五贝一系，二系一朋。帝，指天帝，殷、周对君王不称帝。

④中行，应为中行衍及其后裔，曾辅佐商大戊及周天子有功（据《新序》）。圭：古代朝见时信物。

⑤依即衣，为周人对殷商的称谓。

⑥惠心，顺心。

[解]《益》卦是对《损》卦来说的。它多引证商周斗争的故事。损卦多说明损上益下的关系，益卦则说明损上益下的实践（伐商自益）。

夬（四十三卦）

☰
☱
☰（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译]（筮卦如果得）《夬》卦，它的形象是：张扬在王庭之上，俘虏恶声地号叫。自邑（商都）来的情报，不利作战，宜于有所往。

《彖传》说：《夬》，决断，是阳刚决定阴柔。（《夬》卦下乾而上兑，乾为父主健为刚，兑为少女主悦为柔，）得健而悦，决断而和解的形象。说是“（俘虏）张扬在王庭之上”，（正像《夬》只有一阴爻而居五阳爻之上，）是柔乘五刚的形象。说是“俘虏恶声的号叫”，（敌人“有恃无恐”）的严峻情况才得爆光。说是“自商都来的情报，不宜作战”，我方正面临困境。说是“宜于有所往”，犹五阳爻向上滋长，有个好的结局。

《象传》说：《夬》卦（下为《乾》为天，上为《兑》为泽），为泽上于天的形象。（水性就下，）正如君子施德泽于下民。忌讳的是聚财不散（成为守财奴）。

[注]① 夬，决断。扬，宣扬。邑，周人称殷为“大邑商”。即戎、从军、作战。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②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③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④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⑤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⑥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⑦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译]初九爻说：前足趾受伤，是往（作战）不胜为害。

《象传》说：作战“不胜”偏偏“去”了，祸害。

九二爻说：警报！夜有敌人偷袭，不要怕。

《象传》说：“有敌人，不要怕”，因为九二爻居下卦的中位，得乎中道。

九三爻说：伤在颧骨，有凶险。君子蹢躅独自行路，如果遇雨沾湿了，人不快，无害。

《象传》说：“君子蹢躅独自行路”，终究无害。

九四爻说：屁股上无肉，走起路来就别扭，如果牵羊，羊会跑掉，如听人言，会被欺骗。

《象传》说：行起路来别扭，因九四为阳爻而居阴位，所以说路不当。听话被欺骗，是由于听觉不聪明。

九五爻说：山羊跳起来打跌子，行至中途无事故。

《象传》说：九五阳爻中位为什么仅止于无事故？因为中正之道尚未“推而广”，“行至中途无事故”。

上六爻说：乌鸦号叫，终有凶事。

《象传》说：“乌鸦号叫”这样的凶事，终于不可长久。

[注]②壮，戕的借字。

③莫，暮。恤，忧懼。

④ 頄 (qiū 求), 顛 (quan 权) 骨。夬夬, 蹢蹢, 独行。愠, 不快。

⑤ 肤, 肉。次且, 即趑趄 (zījū), 行路困难。

⑥ 芻, 细角羊, 陆, 跳。夬夬, 即趺趺, 俗称打趺子 (打蹄子)。

⑦ 无号, 即乌号。

[解] 《夬》卦的“乌号”(乌鸦号叫)、芻陆(细角羊蹦跳), 都是“物占”(以杂物的动作变化作预兆)。

姤 (四十四卦)

䷫ (巽下乾上)

《姤》女壮, 勿用取女。

《彖》曰: 姤, 遇也, 柔遇刚也。“勿用取女”, 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 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 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 天下有风, 姤。后以施命告四方。

[译] (筮卦如果得)《姤》卦, 女正壮, 不要娶。

《彖传》说:《姤》, 相遇。(其上卦为《乾》为父, 下卦为巽为长女, 一阴爻居下, 五阳爻居上,) 是柔遇刚的形象。说是“不要娶”, 因为不能与长女相配。天地的阳阴二气相遇, 万物都昌盛起来,(《姤》卦的九二、九五都是阳刚遇中、正之位,) 所以能把中正之道大行于天下。《姤》的这个意义确乎是大得很!

《象传》: 说(《姤》卦上乾而下巽, 乾为天而巽为风, 是)天下有风的形象。正如国君把所推行的政令遍告于四方。

[注]①姤乃遘的借字, 所以释为遇。

初六: 系于金柅, 贞吉, 有攸往见, 凶。羸豕孚蹢躅。②

《象》曰: “系于金柅”, 柔道牵也。③

九二: 包有鱼, 无咎, 不利宾。④

《象》曰: “包有鱼”, 义不及宾也。

九三: 臀无肤, 其行次且, 厉, 无大咎。⑤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九四：包无鱼，“正”凶。^⑥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⑦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⑧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垢其角，吝，无咎。^⑨

《象》曰：“垢其角”，上穷吝也。

[译]初六爻说：像金柅煞住车，卜问吉。有所往见，凶。像系住了发了窠的母猪，那样躁动不安。

《象传》说：“象金柅煞住车”，就是使它行动受牵制。

九二爻说：厨房里有鱼，不会受责备，但不能用来款待贵宾。

《象传》说：“厨房里有鱼”，不宜用来款待贵宾。

九三爻说：屁股上没有肉，走起路来很别扭，虽然乖戾，但没有大害。

《象传》说：“走起路来虽别扭”，但未完全牵制行动。

九四爻说：穷到厨房里没有鱼，出征必遭凶险。

《象传》说：“无鱼”这样的坏事，是说对人民的关系疏远。

九五爻说：为了讨伐商王朝，因以祭祀瓠瓜星，果然天上掷下梭子星来，给以惩罚。

《象传》说：居“九五”之位而含章（戡商），符合“中正”之道。惩罚自天而降，不是人在发命令。

上九爻说：牛触角把角相交了，虽困难，但无害。

《象传》说：牛角相交，主人无计可施，这是难题。

[注]②金柅（nǐ里），车下制动工具。羸豕，体瘦的老母猪。孚，乳，今俗谓发窠。蹢躅（zhìzhú值竹），躁动不安。

③柔，蹂，践履。

④不利宾：符合“中客食鱼”之说（《战国策》）。

⑤臀无肤，借喻受杖刑。

⑥汉墓帛书《周易》作“正凶”，“正凶”即“征凶”。

⑦人民对君子献鱼的事，如孔子（见《说苑》）、郑子产（见《孟

子)) 都曾有过, 说明与民亲近。

⑧杞, 祀的借字。包瓜, 即瓠瓜, 系天上的瓠瓜星(亦名天鸡, 梭子星)。含章, 系戡商的隐语。“有陨自天”, 盖希望天孙掷梭以惩罚商王。

⑨姤即遘, 亦即構, 殷虚卜辞萁作𠄎, 二角相构。

[解]《姤》卦提出优生学上一个问题, 即女不可壮于男, 古代中国与希腊以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为标准年龄, 深得此意。

萃 (四十五卦)

☷ (坤下兑上)

《萃》: 王假有庙, 利见大人, 亨, 利贞。用大牲, 吉, 利有攸往。①

《彖》曰: 萃, 聚也。顺以说, 刚中而应, 故聚也。王假有庙, 致孝享也。利见大人, 亨, 聚以正也。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 顺天命也。观其所聚,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 泽上于地, 萃。君子以除戎器, 戒不虞。

[译] (筮卦如果得)《萃》卦: 祭享。王到宗庙, 宜于出现大人。祭享, 宜于卜问, 用牛(大牲)吉。所往有利。

《彖传》说: 萃, 聚合。《萃》卦(下《坤》而上《兑》, 《坤》主顺而兑主说(悦), 所以说)顺则悦。(六二当阴位, 九五当阳位, 居上下卦之中, 所以说)刚中而应, 能聚合群众。“王来到庙里”, 献上孝亲的宴享; “宜于出现大人”, 因为聚合是正确的。“用牛作牺牲吉, 所往有利”, 因为是顺天命的。看他聚合的是什么人, 天地万物的情况也就了然。

《象传》说: 《萃》卦下为坤为地, 上为兑为泽, 泽高于地, 这就是《萃》卦的形象, (筮得《萃》卦,) 大人君就应修理兵器, 戒备不测的事情。

[注]①假, 至, 格。大牲, 牛

初六: 有孚不终, 乃乱、乃萃若号, 一握为笑, 勿恤, 往无咎。②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③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无永贞，悔亡。^⑤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⑥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译]初六爻说：某些俘虏结果不服，骚乱，搞在一起并号叫，或者一握地发出笑声，不用担心，去，无害。

《象传》说：“骚乱，搞在一起”，说明他们意志纷乱。

六二爻说：长期的吉，无害。俘虏宜用为禴祭的牺牲。

《象传》说：“长吉”“无害”，因为六二爻当中正之位，没有变动。

六三爻说：担心哟，哀叹哟，无所利，往无害，不过小有困难。

《象传》说：“往”而“无害”，因为六三以阴爻而居阳位，尚有逊滚之心。

九四爻说：大吉，无害。

《象传》说：“大吉”（不能仅是）“无害”，原因是（九四以阳爻而居阴位）其位不当。

九五爻说：尽瘁（力）于位，无害。虽不受信任，据首先关于永久的卜问，所悔亡失。

《象传》说：“尽瘁于位”，志愿未充分发挥。

上六爻说：捧着聘仪而涕泪交流，不会有差错。

《象传》说：捧着聘仪而泪涕交流，是在上位的人于心不安。

[注]②孚，俘。若，与。一握，汉墓帛书《周易》作“一屋”，即喔喔、啞啞等的借字，意为笑声。

③引，长。禴（yuè 躍），殷春祭名。此为用人牲的又一证。

④萃，借为忧悴。

⑤萃，借为劳瘁，尽瘁，匪孚，不受信任。

⑥赍咨即赍资。资，赙，即助人丧葬费。涕洟，出自目为涕，出自鼻为洟

〔解〕《萃》卦围绕萃字取象，也记载得到俘虏，以及用人性等，还记载了俘虏的反抗。问题陈述得很明显。

升（四十六卦）

䷭（巽下坤上）

《升》：元亨，“利”见大人，勿恤，南征吉。①

“《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利”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②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译〕（筮卦如果得）《升》卦：首先祭享，宜于出现大人，勿忧，南行吉。

《象传》说：阴柔随着时间上升，（这是《升》卦的形象，）升卦下巽为逊，上坤为顺，下卦中位为六二，上卦中位为九五，得巽而顺，刚中而应之象，是以大畅通。说是“宜于出现大人，勿忧”，是有喜庆。

“南行，吉”，是志愿得到实行。

《象传》说：《升》，下为《巽》为木，上为《坤》为地，是为地中生木，向上升的形象。君子因以顺循德行（的发展），积小以成高大。

〔注〕①“用见”，汉墓帛书《周易》和古籍都作“利见”，因据改。

②原作“象曰”，酌改。

初六：允升，大吉。③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⑤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⑥

九三：升虚邑。⑦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六五：贞吉，升阶。^⑧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译]初六爻说：信然上升，大吉。

《象传》说：“信然上升，大吉”，当然合乎志愿。

九二爻说：抓住俘虏就好，可以把它用作禴祭的人牲，无害。

《象传》说：“九二”爻的“俘”获，有喜（饔）庆。

九三爻说：站在废弃的都邑之上。

《象传》说：“站在废弃的都邑之上”，可以一览无余（无所疑）。

六四爻说：王因以祭享岐山，吉，无害。

《象传》说：“王因以祭享岐山”，是顺应他事神的要求。

六五爻说：卜问吉，升级了。

《象传》说：“卜问吉”又“升级”，当然是很得志。

上六爻说：潜行上进，宜于自强不息的卜问。

《象传》说：“潜行上进”在上（六爻），消灭不福的现象（如穷困、愚昧等）。

[注]③允，信然，此例甲骨文常见，如“允雨”。

④上即是尚，尚古音读当。

⑤孚，俘虏。禴（yuè 躍），殷春祭名。此为用人为牲的又一证。

⑥喜，饔，酒食，即用人牲做的筵席。

⑦虚邑，都邑疲虚。都邑都在较高的地方。

⑧“贞吉”为兆辞，升阶（升级）的验辞，二者写在一起为一爻辞。

[解]《升》卦围绕升字取象，为“人牲”、“虚邑”、“岐山”、“允雨”等，无一条不反映商、周之际的事。

困（四十七卦）

☵
☱
☵
(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刚揜也。^①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译]（筮卦如果得）《困》卦：亨神，卜问，大人君子吉，无害。但也有说话不讲信用事发生。

《彖传》说：《困》卦（九二、九五两爻居六三、上六两爻之下。又上卦兑为阴，下卦坎为阳，都是阴掩阳、柔掩刚的形象。所以说它是）“刚揜”（掩）。（又“《坎》者陷也”，陷必险。兑的属性为悦。所以说）险以说（悦），在困难的时候没有失掉依据，所以能畅通，只有大人君子才做得到。说是卜问，大人君子吉，因为九二、九五得刚中之象。说是有的说话不讲信用，因为兑为口舌，坎为险阻，险阻将带来穷困，只讲空话必然会碰上困难。

《象传》说：《困》上卦为兑为泽，下卦为坎为水，为泽中无水的形象，所以困。在困难的时候，大人君子为了达到其它的目的，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注]①揜同掩。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凶”。^②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③征凶，无咎。

《象》曰：困用酒食，中有庆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④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⑤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⑥

《象》曰：劓剕，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日动，悔。有悔，征吉。①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译]初六爻说：屁股被困于大杖，人深陷于幽谷（牢狱），三年见不到面，凶。

《象传》说：“深陷于幽谷”，是阴暗见不到光明。

九二爻说：被酒食困扰（生病），着赤色护膝（朱纁）的方国来到，可以用以祭享。出行凶，但无害。

《象传》说：“被酒食困扰”，（因九二居下卦的中位，所以说）其中也有喜庆。

六三爻说：被困而坐在嘉石之上，被拒于蒺藜，进入家门，不见他的妻，“凶”。

《象传》说：“被拒于蒺藜”（六三阴爻居九二阳爻之上），为柔乘刚的形象。“进入家门”，不见他的妻，那是不祥之兆。

九四爻说：缓步而来，被华贵的车挡住了路，有困难，但结果好。

《象传》说：缓步而来，说明他安于卑贱的身份。（九四以阳爻而居阴位，）虽不当位，但有交好（相与）的人。

九五爻说：被割掉鼻子和脚，是着朱纁（红色护膝）的人给我的困厄，后来慢慢地有了说明。宜于祭祀。

《象传》说：受了“劓、剕”的刑，说明不得志。“慢慢地有了说明”，（正如九五居上卦中位，）其人本是正直的。宜于祭祀，能受福。

上六爻说：被困于葛藟，处在臲臲不安的境地。有所行动，会落后悔。如知后悔，出行吉利。

《象传》说：“被困于葛藟”，本不应当。“有悔”当初，是“吉利”的行动。

[注]②株木，即诛木，大杖。幽谷，牢狱。覿（dí狄），相见。

③朱纁（fú弗），红色护膝。方，方国。

④石，嘉石，古代象刑（象征性的处罚）的一种。据，拒的借字。蒺藜，作用如丛棘，防止罪犯外逃。宫，家。汉墓帛书《周易》

有“凶”字，据补。

⑤徐徐，随尊长而行的状态。金车，贵族的舆服。

⑥劓劓（yì yuè 意月），割鼻、刖脚的刑罚。赤绂（fú 弗）红色护膝，这里指代贵族。

⑦葛藟（lěi 累），牵藤带刺植物。寤虺（niè wù 臬兀），不安。有，又。

[解]《困》卦说明奴隶制社会的一些刑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阶级动态和思想面貌，可补《商周刑法志》之缺。

井（四十八卦）

☵
☱（巽下坎上）
☵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译]（筮卦如果得）《井》卦：邑的建制虽然改变了，但环绕邑的陷阱没有改变，所以丢不了什么（无丧），也得不到什么（无得）；（还有井田，）往来都是整整齐齐，正正方方的；（还有吃水井，）汲水绳（繙）未到（汔）井口，就把瓶卡（羸）住了，那是凶事。

《象传》说：井卦上卦为坎为水，巽在水下，但井的功能是引水向上，为巽（逊）乎水而上水，这就是井的形象。井，养活人们是无穷尽的。所谓“邑的建制虽然改变了，但环绕邑的陷阱没有改变”，是由于（九二、九五居上下卦的中位），得刚中之象。说是“往来都是整整齐齐、正正方方”，“汲水绳未到井口”，是无功的形象。到了“把瓶卡住了”，那是凶象。

《象传》说：地位低于水而引水向上，这就是《井》卦“木上有水”（下《巽》为木，上《坎》为水）的形象。大人君子慰勉人民，要他们

互相帮助。

[注]①“汔至亦未繙井”，为“繙至亦未汔井”的倒语。繙，据《方言》：“繙（汲水索也，音杼）……关西谓之繙纆”。汔即迄，到。羸（léi 雷），累。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②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③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④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⑤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九：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译]初六爻说：井里有泥，水不能喝，老旧的陷阱不会有猎获物。

《象传》说：“井里有泥水不能喝”，由于地位太低下。“老旧的陷阱不会有猎获物”，因为它是舍弃了的井。

九二爻说：在井坑里射小鱼，盛水的瓮坛破坏了而且漏水。

《象传》说：“在井坑里射小鱼”，是没有人附和的。

九三爻说：井被清理好了，但无人食用，真可悲，可以在那儿汲水。正像王朝政治清明，人们都托它的福。

《象传》说：“井被清理好了，无人食用”，其行可“悲”。求王明白地考察，人们都受到“福”荫。

六四爻说：（井口）修了井圈，不会出差错。

《象传》说：有井圈，不会出差错，井是经过修理的。

九五爻说：井水清冽如寒冷的泉水，可食。

《象传》说：“像寒泉那样的饮水”，因九五当中正之位。

上六爻说：收拾汲水用具，不要把井口盖上，这样群众信赖，大吉。

《象传》说：“大吉”，在“上”六爻，是大的成功。

[注]②井谷，井口泥土崩塌成谷，俗名井坑。

③渫（liè 屑），治理。恻，悲。并，普。

④井甃（zhòu 愁），井圈。

⑤冽（liè 列），清水。

[解]《井》卦都是环绕“井”来取象，其中有不少的政治比喻。

革（四十九卦）

☲
☱
☲
（离下兑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①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译]（筮卦如果得）《革》卦：在祀（社神）之日乃处罚罪人。首先祭享，宜于卜问。失悔的亡失。

《彖传》说：《革》卦，下卦为离为火，上卦为兑为泽即水，水火不相容，所以说“水火就使对方熄灭”。又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正如“二女住在一起，但志向不合，就酝酿着变革”。“在祀（社神）之日乃处罚罪人”，改革如果得到信赖，正像《离》为火为文明，兑为泽为悦，得文明而说（悦），大畅通而又端正的形象，变革得当，失悔就会亡失。天地变革而成为（春、夏、秋、冬）四时，商汤王、周武王革命，顺乎天命所归，适应人心的趋向，革命的时代真够伟大。

《象传》说：《革》卦上兑为泽，下离为火，为泽中有火的形象。（在新王朝建立的时候，）大人君子必须修治历书，使人民知道时间节令。

[注]①革，古文为革，为治兽皮刷去其毛。巳，祀之借字。孚，罚。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②

《象》曰：“巳日乃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③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④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⑤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征吉。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⑥

[译]初九爻说：用黄牛皮把它固定下来。

《象传》说：“用黄牛皮把它固定下来”，没有哪个能将它开脱。

六二爻说：祭祀之日进行改革，出行吉，无害。

《象传》说：“祭祀之日进行改革”，出行得到喜庆。

九三爻说：出行会遭凶，卜问有危险。改革实行三次迁就，有所获。

《象传》说：“改革实行三次迁就”，路又将如何走。

九四爻说：失悔亡失。有信誉，改变主意也吉。

《象传》说：“改变主意也吉”，因为受到信任。

九五爻说：大人坐拥虎皮（毡子），其虎之番斑斑然，未曾占问，即有俘获。

《象传》说：“大人坐拥虎皮，其虎之番斑斑然”，文彩炳烺得很。

上六爻说：君子坐拥兽蹄番然的豹皮，小人只在革面敷坐。出行凶，安居的卜问吉。

《象传》说：“君子坐拥兽蹄番然的豹皮”，毛皮深密，蔚然成文。

“小人在革面上敷坐”，驯顺地听从上位的安排。

[注]②巳，祀的借字。

③孚，信誉。

④志，之的借字。

⑤虎变，虚番（虎掌）。炳，明（与烺同义）。

⑥豹变，豹番（豹掌）。蔚，毛深密。

[解]《革》卦围绕变革取象，其内容在政治上主要论改革，但革命一词由此而来。

鼎（五十卦）

☱
☲
☱
☲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①巽而耳目聪明，②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③

[译]（筮卦如果得）《鼎》，大吉，祭亨。

《彖传》说：《鼎》卦下《巽》上《离》，《离》为火，《巽》为木。又《巽》有人的属性，巽火即入于火。《鼎》卦给人的形象是：即以木入火，是亨饪的形象。圣人亨饪是为了祭祀上帝，举行大亨以供养圣贤。（《离》为目，《巽》即逊，《巽》下《离》上，即）巽而目明，（《鼎》初六为阴爻为柔，与六五相合，是）柔进而上行，（六五得上卦中位，与九二相应，是为）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大顺畅。

《象传》说：（《鼎》卦下《巽》为木，上《离》为火，为）木上有火，是《鼎》的形象。大人、君子就应端正职位，严肃命令。

[注]①亨：高、烹，实为一字，义为煮。

②“巽而耳目聪明”。按“《离》为目”、“《坎》为耳”、“《巽》为股”（均据《说卦》），不能借股为耳。原文应是“巽而目明”，传写时增“耳”增“聪”。今据改。

③凝，严。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④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⑤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④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⑤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⑥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⑦

[译]初六爻说：鼎足倒覆了，宜使用陪鼎，得妾与其子，无害。

《象传》说：“鼎足倒覆了”，不算是谬妄。“宜于使用陪鼎”；是顺从在上位者的意图。

九二爻说：鼎内盛着食物，我的怨家生病，不能到我这儿就餐，吉。

《象传》说：“鼎内盛着食物”，说明所往很谨慎。说是“怨家生了病”，到头来无害处。

九三爻说：要革鼎耳，是行不通的。野鸡肉没有吃到口，正因是下雨，把事情没有办好，但到头来是吉利的。

《象传》说：“革除鼎耳”，是不应办的事。

九四爻说：鼎的脚断了，把王公的菜汤给泼掉了，执事的奴隶要受大刑。凶。

《象传》说：“把王公的菜汤给泼掉了”，诚然（确实）有这样的事，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六五爻说：鼎耳是澄黄的，铉是黄金的（牢固而华贵），宜于卜问。

《象传》说：“鼎耳是澄黄的”，（因本爻居六五之位，在上卦之中，）说明守中道反映在鼎的厚实上。

上九爻说：如果鼎用以玉装饰的铉，大吉，没有不利。

《象传》说：“以玉装饰的铉”如果在上九出现，说明刚与柔互相调节。

[注]④大鼎往往鼎身与鼎足分铸，所以颠趾有可能性。否，陪的借字（指陪鼎）。以，与。

⑤因有颠趾的可能，所以不算是荒谬。初六居九二之下，如陪鼎从鼎，是阴从阳、贱从贵的形象。

⑥塞，涩的借字。鼎耳与鼎身系合铸，所以“革鼎耳”不容易作通。雉膏，野鸡肉。

⑦餗，菜汤。形渥，刑劓的借字（指大刑）。

⑧黄、金均谓以铜铸成。铉，举鼎横杠，与肩通。

⑨铉从金为刚，玉亦为刚（《说卦》），但金玉相遇，玉为温润之物，琢玉须金属工具，相形之下，玉又为柔。从爻象来说，上九为刚，六五又为柔。

【解】《鼎》卦系环绕“鼎”来取象。六十四卦没有一个用实物命名的，只有《鼎》卦例外。

震（五十一卦）

☳
☳
☳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①。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不丧匕鬯。^②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译】（筮卦如果得）《震》卦：祭享。震雷打下来很威风，有说有笑不失度，惊雷覆盖百里路，没有丧失匕首和香酒。

《彖传》说：《震》，是通畅的形象。说是“震雷打下来很威风”，是戒慎恐惧可招来福荫。“有说有笑不失度”，是由严肃变而为活泼有一定的法则。“惊雷覆盖百里路”，是使远处的震惊而近处的恐惧。“没有丧失匕首和香酒”，是说国君出去可以守宗庙社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主祭的人。

《象传》说：天上打“炸雷”，震惊四方，大人君子因恐惧，反省和改正缺失。

【注】①震，是卦名而又双关一个人名震。震，就是王季歷，歷也

就是震（霹震），义为响雷。震，季歷结合可能是一名一号。来，语气辞。虩虩，即虩，与赫赫义相近。匕，匙。鬯（chàng 唱），香酒。

②今本无“不丧匕鬯”四字，据《周易集解》补。

初九：震来虩虩，笑言哑哑。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③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④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九四：震遂泥。⑤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⑥

六五：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⑦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译]初九爻说：震雷打下来顶威风，又说又笑不失度。

《象传》说：说是“震雷打下来顶威风”，是戒慎恐惧可招来福荫。“又说又笑不失度”，是由严肃到活泼有一定的法则。

六二爻说：震将遭到危险，他将丢失钱财，追升到九陵，再莫逐，七天功夫就可以把它找回。

《象传》说：震为什么将遭到凶险？因初九为阳爻，六二为阴爻，有柔刚之象。

六三爻说：震恐惧不安，震在行为上不会遭灾。

《象传》说：夺恐惧不安，（正由于六三以阴爻而居阳位），所以说位不当。

九四爻说：震跌入泥团里去了。

《象传》说：“震跌入泥团里去了”，是说震被困于一个不知名的角落。

九五爻说：震往会遭危险，想必不至丢官。

《象传》说：“震往会遭危险”，此行不太平，但九五居上卦中位，或者不至丢官。

上六爻说：震行动表现得恐惧，顾盼也不正常，出行有凶险。一阵炸雷对他没事，但击中了邻邦，无害。婚姻方面有差池。

《象传》说：“震行动表现恐惧”，是说他不得中道，虽然“凶”，但“无害”，是因防御邻国作了戒备。

[注]③厉，危。億，意度之辞。跻，升。九陵，即鬼陵，震曾经为商伐鬼方，并得赏赐。

④苏苏，恐惧不安。

⑤遂泥，坠泥。此系凶象。

⑥光，广。

⑦意，意想。有事，所事。“无丧有事”，为“有事无丧”的倒语。

[解]《震》是围绕王季历一生行迹取象，很像王季历的荣哀录。它也像《蹇》卦，围绕周公东征行迹取象，成为一人专卦。

艮（五十二卦）

☶
☶
☶
☶
(艮下艮上)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①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②

[译]（筮卦如果得）《艮》卦，（其形象是）：在背后狠狠地搂住他，不顾惜他的腹部（身），在他的后庭，不见他的面孔。无害。

《彖传》说：《艮》的意思是止。应该止的时候就止，应该行的时候就行，一静一动都不失时机，这个道理很明确。《艮》就意味着止，止在它应该止的地方，上下两个《艮》卦相敌而又相应，说明他们是不相救助的。所以不顾惜其肚腹（身），在他的后庭，不见他的面孔，无

害。

《象传》说：两山并列，是艮卦的形象，山性静止，所以君子的思想不出他的本位。

[注]①艮有两意，甲骨文作，如人睥（hàn 悍）然大目，看人时悻悻（hěn 很）然。俗语：“狠他一眼”，这是卦辞“艮其背”的意思。又艮为山，山性静，静与止可以互释，这是《彖释》和《说卦》说的。

②兼山、习坎，都是重义。“君子思不出其位”，亦见《论语·子路》。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隋，其心不快。③

《象》曰：“不拯其隋”，未“违”听也。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⑤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孚，悔亡。⑥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译]初六爻说：狠狠地踹（chuài 揣）他的脚，无害，宜于永久的卜问。

《象传》说：狠狠地踹他的脚，还在正常范围。

六二爻说：狠踹他的脚肚子，不探取他的股肉，就心不痛快。

《象传》说：说是“不探取他的股肉”，未违反传言。

九三爻说：狠狠地搂住他的腰，致脊肉破裂，危难，像火熏灼人心。

《象传》说：“狠狠地搂着他的腰”，危难（危险与困难）的情况“像火熏灼人心”。

六四爻说：狠狠地拥抱着他，无害。

《象传》说：“狠狠地拥抱着他，只在他身上。”

六五爻说：狠狠地亲他的面颊，两厢有共同语言，所悔亡失。

《象传》说：“狠狠地亲他的面颊”，因九五爻居上卦的中位，得中正之道。

上九爻说：经久专一的爱心是吉利的。

《象传》说：“经久专一的爱心”之所以“吉”，在于以宽厚告终。

[注]③腓，脚肚子。隋，股肉。

④原作“退听”，今据改。

⑤限，腰。列，裂。寅，夹脊肉。

⑥辅，面颊。“有孚”，原作“有序”，据改。

⑦敦，笃。艮，在此释爱，爱与恨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解]《艮》卦与《咸》卦内容极相似，大概取象于两男互相斗狠，疑不能明。

渐（五十三卦）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①

《彖》曰：渐之进也。②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③

[译]（筮卦如果得）《渐》卦：嫁女吉，宜卜问。

《象传》：《渐》，是前进的意思。如嫁女吉。渐卦六二进而为六四，均当阴位。下卦为六二，上卦为九五，为刚中之象，所以说“进得位”，往有功。如果进以正道，可以匡正邦国，因为它得位而为刚中之象。其下卦艮为止，上卦巽为逊，如果是止而巽，则动即可无穷。

《象传》说：《渐》卦上卦为巽为木，下卦为艮为山，是山上有木之成渐进之象。大人君子应笃守善行，改善风俗。

[注]①女归：女子出嫁曰“于归”，简言为“归”。

②之字为衍文。

③居，踞。在此引申为笃守。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无咎，无咎。^④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⑤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⑥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⑦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⑧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译]初六爻说：鸿渐进到岸边，小孩子去涉水，有过失，但无害。

《象传》说：“小子”的“涉”，宜“无害”。

六二爻说：鸿雁飞近水之渚，饮食到口人欢喜。

《象传》说：“饮食到口人欢喜”，是说不白吃。

九三爻说：鸿雁飞近了陆地，丈夫出行未见还家，妇人怀孕流了产，凶。但御寇有利。

《象传》说：“丈夫出门不见还家”，脱离了人群。“妇人怀孕流了产”，失掉了（安胎）之道。御寇有利，大家同心协力保卫家园。

六四爻说：鸿雁飞近了林木，或者在那儿得到一根椽桷，无害。

《象传》说：“得到一根椽桷”，因六四以阴爻而居阳位，所望得到的只一枝椽桷，是柔顺而巽让的形象。

九五爻说，鸿雁飞近岗陵，妇人三年不怀孕，结果也不能给他怎样，吉。

《象传》说：“结果也不能给他怎样”，满足了他的愿望。

上九爻说：鸿雁飞近了山“阿”，它的羽毛可作乐舞的工具，吉。

《象传》说：“它的羽毛可作乐舞的工具”，“吉”，说明不能“乱套”。

[注]④干，岸。厉，涉水。言，愆，过失。

⑤磐，即般，水边土堆，即渚。衍衍，喜乐。

⑥丑，众。

⑦桷，附在梁上载瓦。在此指代居室。

⑧陵在此犯复。酌改为“阿”。

[解]《渐》卦为婚姻之事的卦。鸿雁为古代婚姻备礼之物。人们引申为男女关系之事。所释的“鸿”，不完全与各爻内容相关，近乎《诗经》比兴作用。各爻也难占其他的事。

归妹（五十四卦）

䷵（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

《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译]（筮卦如果得）《归妹》：出行凶，无所利。

《象传》说：归妹，是天地间的大事，如果天地间阴阳二气不交，万物就不生长。归妹，生儿育女为人的开始，养老送终为人的归宿，所以说它是人的终始。其下卦为兑属性欢悦，上卦为震属性为动，说（悦）以动，这就因所归为妹。说是“出行凶”，因为本卦中间四爻六二变阳，九三变阴。六四变阳，九五又变阴，所以说位不当。又说“无所利”，是由于六三在九二之上，六五在九四之上，均为柔乘刚（小人占上风）。

《象传》说：《归妹》上卦震为雷，下卦兑为泽，为泽上有雷的形象。对于归妹，希望她能“偕老”，也应考虑存在的问题。

[注]①妇人出嫁曰归。妹是少女之称（即俗云“幺妹子”。不一定是自己姐妹）。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②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③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六三：归妹以娣，反归以娣。^④

《象》曰：归妹以娣，未当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⑤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⑥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⑦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译]初九爻说：嫁女以妹陪嫁，脚跛尚能走路，出行，吉。

《象传》说：“嫁女以妹陪嫁”，这是用常规。脚跛了尚能走路，“吉”，由于相互帮助。

九二爻说：目眇而能视，宜于囚人的卜问。

《象传》说：“囚人”的坚定是有利的。因他未改变常态。

六三爻说：用娣为妹陪嫁，结果娣留而妹大还（遣返）。

《象传》说：“用娣为妹陪嫁”，不妥当。

九四爻说：嫁女误了佳期，因留着她有所等待。

《象传》说：“嫁女误了佳期”，是等待适当的时候才发嫁。

六五爻说：帝乙嫁女：君夫人的容貌，不如女弟的貌美。月既圆时吉。

《象传》说：“帝乙嫁”、“不如女弟的貌美”，因为六五当上卦的中位，以尊贵的地位而出嫁。

上六爻说：女奉着筐没有盛着东西，士杀羊没有血。无所利。

《象传》说：“上六”爻说“没有盛着东西”，因为所“奉”的是个空“筐”。

[注]②以，及。娣，女弟。古代诸侯一娶九女，娣在其中。“跛而能走路”，暗引周公事（见《履》卦）。

③“目眇而能视”，暗引周武王事。“囚人”，暗引周文王事（均

见《履》卦)。

④须即娶，娣。妇女被出（即离婚）为反归，又名大还。

⑤愆，失误。时，待的借字。时、待都在古韵之部。

⑥帝乙，商代有几个帝乙，此帝乙不一定为纣王之父。袂，缺的借字。缺，容貌。几望，既望。阴历日之十五日、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⑦卦（kuī 亏），刺杀。按此爻为剪羊毛隐语。

[解]《归妹》为婚姻之事，所以多说婚嫁习俗，但也杂占其它的事。

丰（五十五卦）

☲
☳
☲
(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①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②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③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译]（筮卦如果得）《丰》卦，祭享。王到庙，不要发愁，宜在日中。

《彖传》说：《丰》，意为大。《丰》卦下离为火为明，上《震》为雷主动，明而动，所以丰。说是“王到庙”，当成就它的丰大。“不要发愁，宜在日中”，是日当空时宜普照天下。太阳当空，就会偏西，月亮圆了，就会被食。天地间的一盈一虚，依时间为转移。何况人，何况鬼神？

《象传》说：（《丰》卦上《震》为雷，下《离》为火为电。雷以象征威权，电以象征明察，）雷电一齐来，这是丰大的形象。有利于断狱（断官司）行刑执行（惩处）。

[注]①假，格，到。

②尚，当。

③昊(zè 昊)，日偏西。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④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⑤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之也。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⑥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⑦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⑧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⑨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⑩

[译]初九爻说：遇着女主人，虽然经过十天，没有害，前往是适当的。

《象传》说：“虽经十日，前往无害”，过了十日，就是灾难。

六二爻说：棚盖搞得大大的。日中像看到北斗星，前往得了疑疾，有俘虏把棚盖掀开了，吉。

《象传》说：“有俘虏把棚盖掀开了”，即以可靠的事实，启发他的思想。

九三爻说：把幡幔做得大大的，在日中好像看到慧星(因光线不足)，把右胳膊折断了，(后来痊愈，)无害。

《象传》说：“幡幔做得大大的”，但不能过头。“把右胳膊折断了”，说明大幡幔到头来不适用。

九四爻说：棚盖搞得大大的，日中像看到北斗星，碰上了尸主，吉。

《象传》说：“把棚盖搞得大大的”，因九四以阳爻而居阴位，是位不当。“日中见到北斗星”，是太幽暗不光明。“碰上了尸主，吉”，此行可行。

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②

《象》曰：山上有火，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译]（筮卦如果得）《旅》卦：举行路祭。卜问旅行吉。

《彖传》说：《旅》卦，是小畅通之象。（其上卦《离》六五以阴爻而居中位，六五之上为上九，为柔顺刚之象，所以说）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下卦《艮》为止，上卦《离》为火为明，又离有附丽之意，合之则为）静止而表现为光明，所以说“小畅通，旅行的卜问吉”，《旅》卦的这个意义大得很。

《象传》说：《旅》卦下卦为《艮》为山，上卦为《离》为火，为山上有火之象，这就是《旅》卦。山的属性表现为持重，火的属性表现为光明，所以君子明察而又持重地量刑、用刑，使罪犯不淹滞（停留）在牢狱里面。

[注]①旅，甲骨文旅字从𠂔从从。意为在旗帜下的商队。小亨，路祭。

②时，是的借字。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③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④

《象》曰：“得意仆贞”，终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⑤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译]初六爻说：旅客互相猜疑，离开他们的住地，必然取灾。

《象传》说：“旅客互相猜疑”，目的达不到，就是灾难。

六二爻说：旅人到了市场，带着资财，买下奴隶，可卜问。

《象传》说：以正道得童仆，终究无灾害。

九三爻说：商队的客舍失火，奴隶乘机逃跑，卜问的结果是：有危险。

《象传》说：“商队的客舍失火”，也就遭到伤害了。因为旅行的原因与奴隶住在一起，奴隶逃亡是理所当然的。

九四爻说：旅客们在住地找到了失去的资财，（但他们说）“我们心有余憾”。

《象传》说：“旅客在住地”，正如九四以阳爻而居阴位，是为未得位。即使得到资斧，“我们心有余憾”。

六五爻说：射雉仅一支箭被雉带矢而逃，终于得到了称誉美名。

《象传》说：“终于得到了称誉美名”，这是上级给予的。

上九爻说：“鸟巢被烧掉了，旅行的人先笑后号咷，他们贩卖的牛被易国抢去了。凶。

《象传》说：国为《旅》卦有火在上，就意味着“焚烧”。“贩卖的牛被易国抢去了”，结果没有人过问。

[注] ③琐琐，心疑。斯，离。

④次，市场，当为肆的借字。资，资斧（即本钱）。

⑤鸟焚其巢，比喻旅人出事故。殷王亥先“丧羊于易”（《大壮》），没有丧命，此次“有易杀王亥，取仆（服）牛”（意为“有易杀掉王亥，夺取他驾车的牛”）。

⑥闻，问。

[解] 《旅》卦环绕旅行的事取象，比较集中，可与《睽》卦互相补充。

巽（五十七卦）

巽
巽（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①

《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

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译]（筮卦如果得）《巽》卦：小祭享，宜于有所往，宜于出现大人。

《象传》说：两个《巽》卦相从，一再说明自己的使命，在九二和九五两爻，阳刚相重，合乎中正之道，使意图得到贯彻。初六、六四两爻为柔，而其上为九二、九五，是柔皆顺于刚的形象，是以“小畅通，宜于有所往，宜于出现大人”。

《象传》说，《巽》为风，巽卦的形象：阵阵的风，如相随行。所以大人君子必三令五申之后才办事情。

[注]①巽：其初文为𠄎，如两人相随而跪，巽者逊也。现常以巽代逊。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②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频巽吝。③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九四：悔亡，田获三品。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④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译]初六爻说：或进，或退，宜于武人（带兵官）的卜问。

《象传》说：“或进，或退”，标志着疑而未决。“宜于武人的卜问”，标志着如何治军。

九二爻说：（患病的）跪伏在床下，和史、巫们搞得乱纷纷（会赶鬼、治病），吉。无害。

《象传》说：和史、巫“纷纷然”之所以为吉，因九二居下卦的中

位，为“得中”的形象。

九三爻说：皱眉头的巽让，行而难通。

《象传》说：“皱眉的巽让”，所以行不通，因为没有达到目的。

六四爻说：失悔，消失。打猎获得三种猎物。

《象传》说：“打猎获得三种猎物”，是有功。

九五爻说：卜问吉，失悔亡失。没有不利，办事先无成，有好结果。先庚的三日（为丁），后庚的三日（为癸），吉。

《象传》说：“九五”爻之所以吉，因为它得中正之位（九五阳爻居上卦的中位）。

上九爻说：跪伏在床下，把资财丢失，卜问凶。

《象传》说：“跪伏在床下”，说明在床“上”不能安身。丢掉了资财，说明正遭凶。

[注] ②古代的巫、史都是神职人员（宗教职业者）。本爻为请巫、史治病之象。

③频，颦的初文，皱眉头。

④周人以七日为一个月来复日。先庚三日为丁，后庚三日为癸，都是行事吉日。

⑤资斧，资布，即今俗名裤裆钱。

[解] 《巽》卦环绕巽字取象，但也卜问其它的事。

兑（五十八卦）

☱
☱（兑下兑上）
☱

《兑》：亨，利贞。①

《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译]（筮卦如果得）《兑》卦，祭享，宜于卜问。

《彖传》说：《兑》，是说（悦）的意思。（《兑》卦九二为阳爻，居

阴位，九五也是阳爻，居阳位，阳为刚，所以说刚中。六三、上六为阴爻，对中位来说，居上下卦之外，所以说柔外。合之则曰刚中而柔外。和说（悦）而宜于贞定品格的体现。所以能顺应事物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期待。以和解的态度先启发民心，从事劳动，人们会忘掉疲劳；蒙险犯难，人们会勇于牺牲，和说（悦）之所以伟大，在于使人民知道勤勉。

《象传》说：《兑》为泽。两泽相并，称为丽泽，^②这就是《兑》卦的形象。君子在与朋友讲学习艺。

[注] ①兑为多义字，有说（悦）、商兑（说）、通达等意。

②丽泽：古代男方向女方求婚，送俩皮为礼，俩即麗，麗皮即一对鹿皮，正如麗泽为两泽相并。

初九：和兑，吉。^③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④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六三，来兑，凶。^⑤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⑥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⑦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上六：引兑。^⑧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译]初九爻说：和说（悦）吉利。

《象传》说：“和悦”之所以“吉”利，因行为未产生猜疑。

九二爻说：俘虏悦服，吉，原来失悔的情绪没有了。

《象传》说：“俘虏悦服”之所以“吉”，因为信赖他。

六三爻说：有人来“游说”，凶。

《象传》说：来游说的人，（多半是关系远的离间关系近的；关系新的离间关系旧的，正如六三以阴爻而居阳位，）所以说它凶，是由于位不当。

九四爻说：商量未停止，打通隔阂可喜。

《象传》说：“九四”爻所说的“喜”，值得庆贺。

九五爻说：受扑刑的惩罚，有危险。

《象传》说：“扑刑惩罚”，因居九五之位，惩罚是应该的。

上六爻说：引导而通达。

《象传》说：“上六”爻说：须“引导”才“通达”，因为他所知不够广阔。

[注] ③和兑，和悦。

④孚，俘虏。

⑤来说，来说，游说（rui 瑞）。

⑥商兑，商说。介，隔，隔阂。

⑦孚，罚。剥，朴（古音）

⑧兑，通达。

⑨光，广。

[解] 《兑》卦依兑的多种意义来取象，对于国际交往、人民共处、行政领导、思想工作等有不少名言。

涣（五十九卦）

☵
☴
☵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①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译]（筮卦如果得）《涣》：祭享。王来到庙里。宜于渡过大河，宜于卜问。

《彖传》说：《涣》卦的形象是畅通，（《涣》的下卦为《坎》，属性为阴，上卦为《巽》，属性为顺。九二以刚来居内卦之中，险阻不能给它带来穷困。六四以柔而得位于外卦，而与上九五合同，所以说）“刚

来而不穷，柔得位乎而上同”。说“王来到庙里”，正如九二居下卦的中位。“宜于渡过大河”（《坎》为水而《巽》为木），乘船可显示功能。

《象传》说：《巽》为风而《坎》为水，风在水上嘘拂（吹嘘、扫拂）、涣然（成文），古先王因以祭享于上帝，为他们立庙。

〔注〕①涣，离散。假，至。有，汉墓帛书《周易》作“于”。周人东都在伊、洛、瀍、涧之间，时遭水灾威胁，至“几乎毁掉王宫”（《国语》）。

初六：用拯，马壮吉。②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③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④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⑤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译〕初六爻说：用马来拯济落水的人，如果马壮实，吉。

《象传》说：“初六”爻之所以“吉”，因九二为阳刚，初六阴爻柔顺以从阳刚，正如以壮马救人于水，为顺理成章的事。

九二爻说：大水冲走了机（终被捞获），所悔消失。

《象传》说：大水冲走了机（终被捞获），满足了失而复得的愿望。

九三爻说：水冲洗身体，无悔恨。

《象传》说：“水冲洗身体”，思谋在他的遭遇之外。

六四爻说：大水把人群分开了，（是坏事也）是大好事。分开后各处一丘，这不是通常的想法。

《象传》说：“大水把人群分开了，是大好事”，因为范围广阔了。

九五爻说：水势盛大，有人在号叫，大水围困王宫，无害。

《象传》说：“王宫”、“无害”，（因九五为阳爻，居上卦的中位）是在正当的位置上。

上九爻说：水灾之后，忧心即将过去，警惕又会产生，无差错。

《象传》说：水灾之后，还是那样当心，是为了杜绝祸害。

[注]②马会凫水，如果握住它的尾，可渡过大河。所以古人用马拯（救）人。

③机，几，炕上用具。

④涣汗即泮汗，水盛大。

⑤血，恤的借字。逖，惕的借字。

[解]《涣》卦围绕水灾取象，深具周东都洛邑特点。

节（六十卦）

☵
☱
☵
☱
(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①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

[译]（筮卦如果得）《节》卦：祭享。（像行车，如果是）过于操切（抓得大紧，冲击制度），那是不宜卜问的。

《彖传》说：《节》卦，畅通。（它《坎》上《兑》下，《坎》为中男为刚，《兑》为少女为柔。又九二、九五为阳爻为居上下卦的中位，所以说）刚柔分而得中（刚柔分开而得上下卦的中位）。说是过于操切，冲击了制度，其结果不堪卜问，因为它已背离了原则（《节》卦下《兑》属性悦，上《坎》属性险），为悦服以后去克服险阻。（上卦《坎》为水，下卦《兑》为泽，水性就下，须有节制，又九五居上卦中位）为当位而实行节度，（九五居中正之位，刚柔关系互相调节，）为中正而畅通的形象。天地有节度而成四季，如果用制度来调节，就不会浪费钱财，为害

人民。

《象传》说：《节》卦上《坎》下《兑》，《坎》为水而《兑》为泽，譬如泽水有水，就产生调节问题。（正如治理国家，）大人君子就应制定节度的标志，讨论德行的准则。

〔注〕①节，止，明礼有制度。苦，急促，操切。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②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

《象》曰：“不出门庭”，失时极也。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究也。

六四：安节，亨。③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当。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译〕初九爻说：闺房里话不出房门，无害。

《象传》说：什么叫“不出房门”？就是教育人们如何传递信息和保密。

九二爻说：不出家门，凶。

《象传》说：“不出家门”，失时机到了极点。

六三爻说：（生活）如无节度，就会落得《嗟叹》和“后悔”，不用责怪。

《象传》说：“无节度”带来的“嗟叹”，又“责怪”谁呢。

六四爻说：习惯于遵守节度，可以祭享。

《象传》说：“习惯于遵守节度”带来“畅通”（因六四为阴爻，居九五阳爻之下，为下承上之象），是因了他奉行上级的号召。

九五爻说：宽容的节度，吉。所往有当。

《象传》说：“宽容的节度”之所以吉，因为居中位。

上六爻说：苦于节度，卜问，凶。所悔亡失。

《象传》说：“苦于节度”之所以“卜问凶”，象上六爻位那样，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注] ②户庭，室庭，也即房门。“不出户庭”指语言（《系辞上》）。

③安，习。节，节度，制度。

[解] 《节》卦环绕节度取象，赞同甘节（宽容的节度）反对苦节（迫促的节度）。

中孚（六十一卦）

䷛
（兑下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①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译]（筮卦如果得）《中孚》卦：关于豚和鱼之类的小事吉，宜于渡过大河，宜于卜问。

《象传》说：《中孚》卦，（上下四爻都是阳，中间两爻是阴。又九二、九五两爻得上下卦的中，所以说）柔在内而刚得中。（上卦为《巽》即逊，下卦为《兑》性悦，所以说）悦而巽，诚信可以转变一国的风气。说是“豚鱼吉”，是诚实和信用表现在豚鱼之类的小事上（小事也不马虎），“宜于渡过大河”，巽为木而兑为泽，正水上泛舟之象。筮卦如得《中孚》，“宜”于“贞”问，是诚信对上天的感应。

《象传》说：《巽》为风而《兑》为泽，下泽上风，正如风行水上，诚信广播于民间。这是《中孚》的形象。大人君子因以减轻罪行，延缓死罪。

[注] ①中孚：中同衷，孚，信。中孚为衷心的诚信。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②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③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④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六四》曰：月几望，马匹亡，无咎。^⑤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⑥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⑦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译]初九爻说：举行虞祭安神，吉。如果有其它事故，就不举行宴享。

《象传》说：“初九”爻说：“举行虞祭安神，吉”是说诚信的初心并无改变。

九二爻说：鹤在树荫里长鸣，子鹤在那儿和应。我有个好的爵杯，我为你酹（滤）出清酒。

《象传》说：“子鹤在那儿和应”，是出于心愿。

六三爻说：打了胜仗，有的敲鞞敲鼓，有的哭泣，有的歌唱。

《象传》说：“有的敲鞞敲鼓”，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当。

六四爻说：月既望，马匹丢失了，无害。

《象传》说：“马匹丢失了”，可以杜绝人们重犯上次的错误。

九五爻说：得到成对的俘虏，无害。

《象传》说：“得到成对的俘虏”，正当九五之位。

上九爻说：鸡子飞到天上去了，卜问凶。

《象传》说：“鸡子飞到天上去了”，怎能长久？

[注]②虞，安神的祭享，如“妥（安）柩”、“妥灵”之类。它，事故。燕，宴享。

③靡，幕。古代米酒，须幕酹（滤）去糟。

④得敌，取敌。罢，鞞的借字。

⑤月几望，月既望。阴历月之十六到二十二、二十三。

⑥李，双生子。

⑦翰音，鸡。飞上天总是凶，有“仙去”之意。

[解]《中孚》卦说诚信表现在豚鱼等小事，是小事卦，但爻辞所列爻象并不一定是小事。

小过（六十二卦）

䷛（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译]（筮卦如果得）《小过》卦：祭享，宜于卜问。对工作可小干而不可大干。飞鸟留下来的声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传》说：什么叫《小过》？即小事即使犯了点错误，也还是行得通。犯了错误还能顺利而正常地进行，因为他是合乎时代的。六二、六五两阴爻为柔，居下、上两卦的中位，是为柔得中，所以“小事吉”。正如在下位的摄代上位而能守中正之道，但也只能干小事才吉利。九三、九四两阳爻为刚，但却不能居上、下卦的中位，所以说“刚失位而不中”，对工作不能大干。飞鸟通过形象，给我们带来信息（“遗之音”），向下飞鸣，吉，向上飞鸣，凶。因为向上表示逆天遭到谴责，向下表示顺天会受福荫。

《象传》说：艮为山、震为雷，《小过》下艮上震，为山上有雷的形象。（怎样才能分清功过？）如恭敬是美德，过了头就成了卖乖讨好（“足恭”）；守丧礼是必须的，过了头则伤身；节用是善行，过了头就成了吝啬。

初六：飞鸟以凶。①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其及君，遇其臣，无咎。^②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历必戒，勿用永贞。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历必戒”终不可长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③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④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⑤

[译]初六爻说：飞鸟于是成凶兆。

《象传》说：“飞鸟于是成凶兆”，也莫可如何。

六二爻说：责怪他的祖父，好待他的祖母。好生待其君不得，善待他的臣，无害。

《象传》说：“好生待其君不得”，但不得责怪他的臣。

九三爻说：有过失不指出，放纵他，提防他，或者还伤害他，凶。

《象传》说：“放纵他，或者伤害他”，凶险到了怎样的程度！

九四爻说：无害，不责怪他，好生待遇他，如果前往有危险，必须进行戒备，不要卜问作长远打算的事。

《象传》说：“不责怪他，好生待他”，因九四以阳爻而居阴位，是不当位。“前往有危险，必须进行戒备”，这类事到头来不能持久。

六五爻说：自我的西郊爬起乌云，但没有落雨。公射中了，坠地即可拾得，反而从穴里取回。

《象传》说：“密云不雨”，因云已上升于天。

上六爻说：不好生对待他，反而责备他，这就像张罗捕鸟，凶，这就叫做灾难。

《象传》说：不好生招待他，反而责备他，已太暴虐了。

[注]①以，用。义与“于是”同，作介词。占吉凶于鸟，显然是物占。

②过，责怪，怪罪。

③西郊，指岐山之西。弋，以缴系矢射鸟，矢可以收回。

④离，罹。遭遇。

⑤亢，暴。亢暴为连语，可以互释。

[解]《小过》卦有不少古代民俗“物占”的成分。

既济（六十三卦）

☵
☲
☵
(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思患而预防之。

[译]（筮卦如果得）《既济》卦，祭享，小宜于卜问。在初是吉利的，结果陷于纷乱。

《象传》说：《既济》，顺畅，是小顺畅。说是“宜于贞定”，《既济》卦是《坎》上《离》下，《坎》为中男为阳卦，《离》为中女为阴卦，阳上而阴下，所以说“刚柔正”。又由下到上，阴爻与阳爻相间，均当其位，所以说“位当”。“初是吉”，正如六二爻得下卦中正的位置。“到了终了就陷于纷乱”，如上六以阴爻而居九五刚爻之上，（是大权旁落，以下凌上的形象，）所以说是“终乱”（结果乱了套）而“道穷”（走到山穷水尽的绝境）。

《象传》说：（《既济》上卦《坎》为水，下卦《离》为火，）水在火上，这就是《既济》的形象。大人君子根据这个情况，对可能发生的灾祸进行防止。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①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②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③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④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⑤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⑥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⑦

上六：濡其首厉。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译]初九爻说：拖曳车轮（强渡），把车尾沾湿了，无害。

《象传》说：拖曳车轮，应该是无害的。

六二爻说：妇人把头巾丢失了，不用追赶，七日之内可以得到。

《象传》说：“七日之内可以得到”，由于（六二以阴爻居阴位）得乎中道。

九三爻说：殷高宗伐鬼方，三年才把它克服，可是不能使用小人。

《象传》说：三年才把它克服，够疲劳了。

六四爻说：没有着寒衣，但着的是败絮，所以成天地战慄着。

《象传》说：成天地战慄着，因为有个对象在挑战。

九五爻说：东邻杀牛祭神，赶不上西邻薄祭受到福荫。

《象传》说：“东邻杀牛祭神，不如西邻的得时（禴为春祭名）。”“受到福荫”，说明好事联翩来到。

上六爻说：（济河把）头沾湿了，危险。

《象传》说：“头沾湿了，危险”这类事，怎能持久呢？

[注]①苒：或者作“绂”，汉墓帛书《周易》作“发”，古音均读“泼”。妇人头巾。

②高宗：即商二十二代君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克之。时间刚好三年。

③惫（biè 倍），疲。

④繻（rú 如），即襦，寒衣。汉墓帛书《周易》“正”作“襦”。戒，战栗。袽（rú 如），败絮。

⑤疑，拟，比拟。《坤·文言》：“阴气如果象阳气那样旺盛，

《象》曰：贞吉·无悔，志行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③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④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⑤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译]初六爻说：（小狐）把尾巴给沾湿了，有困难。

《象传》说：把尾巴给沾湿了，也不知道事态发展的极限。

九二爻说：拖着车轮（渡河），卜问是吉。

《象传》说：“九二”爻“卜问吉”，因它居下卦的中位，能居中以行正道。

六三爻说：未济是意味着于事无成。出行有凶险，但宜于趟水渡过大河。

《象传》说：“《未济》”六三爻所谓“出行有凶险”，因六三以阴爻而居阳位，所以说“位不当”。

九四爻说：卜问是吉利的，所悔的也亡失，震因以伐鬼方，经过三年，得到大国的赏赐。

《象传》说：贞问吉利，悔恨亡失，是志愿能实现的形象。

六五爻说：卜问吉利，没有失悔，大人君子的光荣，在于有猎获。吉。

《象传》说：“君子的光荣”，在于诚信，诚信的光辉是吉利的。

上九爻说：饮酒受罚酒，不算过失，饮酒时把头沾湿了，因失态受罚。

《象传》说：饮酒时把头沾湿了，也不大知节制了。

[注]①据卦辞“濡其尾”前应有“小狐”二字。

②震，即王季历。《竹书纪年》载：“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周公季历讨伐西方的鬼方部落）。本爻说：经过三年，得到大国的赏赐。与《既济》载：殷高宗伐鬼方，三年给克服。可能所记为一时事。即是说：季历曾佐武丁，伐鬼方。

③孚，俘。奴隶制度社会以掳获为光荣。

④孚，诚信，经与传在一个爻辞里释义不同，是不同的时代决定的。

⑤孚，罚。酒令有“浮一大白”，即“罚一大白”。也就是罚一大盅酒。

[解]《未济》卦《彖传》，对照商周之际历史，正如干宝所说：妖狐是比喻纣王之子禄父。虽然亡国，禄父还得封侯。是为“柔而得中”。可见爻辞取象的历史渊源。

系辞上传^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③乾知大始，^④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⑤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上第一章 本章主要内容：由天地、阴阳、刚柔、动静……互相矛盾、激荡，所产生的尊卑、贵贱等属性，通过八卦的相互作用把它表现出来。天地间的道理是易知、易行的。贤人的行为体现了天行的规律，贤人的事业体现了地道的功能。

[译]天高地下，就把乾坤的关系肯定了。卑下与高上的关系一经陈列出来，谁贵谁贱就各得其位了。乾动坤静有常规，（乾健坤顺，）乾刚坤柔的属性也就分辨清楚了。方国依性质来结合，民族标志依集团来划分，得失利害的关系也就产生了。在天成天象，在地成地形，（天地相交）变化也就出现了。所以阴阳互相切摩，八卦互相激荡，用雷霆来鼓动它，用风雨来润湿它。由于日月的运行，在一年中有一寒一暑，乾发挥阳刚的作用而成为男，坤发挥阴柔的作用而成为女。乾管理创始的事情，坤配合造成万物。众所周知：乾的特性是平易的，坤的特性是简易的。平易则易为人所知，简易则人们乐于听从。易为人知则人们乐于亲近，人们乐于听从则于事有成功。人们乐于亲近则事业有旺盛的生命力，事业有成功则可以发扬光大。事业有旺盛生命力这是贤人德行的感召，事业可发扬光大是贤人业绩的表现。平易与简单是真理的中心环节。掌握天下的真理，则尊卑、上下、贵贱等的地位，易于在其中建立起来。

[注] ①系辞 本是系于卦，爻辞下的辞，至于《易传》，则是释系辞的，观本传第二章和第十二章即易明了。所以本文名《系辞上传》，

即还原《易传》本来面目。本文分章，略依《周易正义》而有调整。本章简介，参考《周易本义》。

②方，本义为方国，如“不宁方”、“朱纆方”等是，后引申为“无方”、“多方”。物，本义为民族标识，后引申为事物，所以《国语·楚语》说：“不可方物”，即指属于哪个国家和民族，关系弄不清。

③道，行。

④知，治。知政，为政。

⑤简易：“《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郑玄）意为：《易》一个名有三种涵义，其一，平易而单简；其二，变化；其三，不变。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①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②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③悔吝者，忧虞之象也。④变化者，进退之象也。⑤刚柔者，昼夜之象也。⑥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⑦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⑧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⑨

上第二章 本章主要内容：言《易》学的功能，学者如何研究易经。说明吉凶、刚柔变化的成因，和吉凶、悔吝、变化、刚柔的涵义。根据卦爻辞的顺序，由静而动，占卜吉凶。

[译]圣人设置六十四卦，观察卦象、爻象和它所系的辞以分辨吉凶。卦，爻有阴阳刚柔，两两互相推移，因而产生变化。所说的吉凶，无过于得失，所谓悔吝，也只限于忧虞。变化是说由进转退或由退转进。一刚一柔，可以昼夜作它的表征。一卦六爻的变动，体现了天地人三极的运行。所以士君子能够居以复按的是易象，乐于玩赏思索的是爻辞，他们在平居的时候，观察卦的形象而玩索它的系辞，如果有所行动，就要观察卦变、爻变和它的占辞，所以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吉，无不利”。

[注]①卦有阴阳，爻有爻位，爻也有阴阳，因之观卦象的系辞，可以判断吉凶。

②阳卦：乾、震、坎、艮为刚；阴卦：坤、巽、离、兑为柔。

在卦爻，阳爻为刚，阴爻为柔。推移为连语，二者可以互相解释。上下卦位不同，卦的性质也就产生了变化。如☰☷为泰，“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如☷☰为否，则完全与之相反。这名为“否泰反其类”。爻的位置不同，爻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如同一阳爻，在乾之初九的“潜龙勿用”，九五为“飞龙在天”。

③卦的吉凶，止于得失。如《坤·六五》：“黄裳元吉”（黄色的下裳大吉），因居下位而有“得”国之象。《师·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出师要讲纪律，纪律不好会遭凶险），凶在于“失”律。

④忧虞，当心受怕。悔吝，失悔和困难，不顺利。所以说，忧虞是小毛病。悔有些像忧，吝有些像虞。忧虞为害的程度未至于失得，悔吝为害的程度不至于吉凶。

⑤进退：进指在位、用世，退指失位、遗世。

⑥阳为刚为昼，阴为柔为夜。举一事例如阳，则相关属性乾、天、男等连类而出，如阴，则相关属性坤、地、女等连类而出。

⑦三极：初四两爻为下极，二、五两爻为中极，三、上两爻为上极。道，行。

⑧居，踞。安，桉。象，原作“序”，据《集解》改正。

⑨为《大有·上九》爻辞。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①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②齐小大者存乎卦，③辩吉凶者存乎辞，④忧悔吝者存乎介，⑤震无咎者存乎悔，⑥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上第三章 本章主要内容：释卦爻辞的通例，并说明《易经》对人事的指导意义。

[译]《彖传》是说明一卦的形象的，爻是表现九、六爻题和阴阳爻位相互变化的关系的。吉凶是标志着行动的得失的，悔吝是说实现目的过程出现了困难和小毛病。无咎是说行动过程，碰壁遇阻，改途易辙，这就会补过。所以排列卦爻的贵贱的在卦位和爻位，分别谁大谁小在于

卦所反映的内容，辨别卦的吉凶的要根据卦辞，当心出现悔吝的现象在于先有戒备。犯了错误而能自救在于悔悟。所以卦有大事和小事的区别，卦爻辞有艰险和平易的不同，而卦辞能指明它的趋向。

[注] ①本文在告戒人们做错了事，要知道回头。回头就能“补过”，补过就“无咎”了。所以《小畜·初九》说：“复自道，何其咎”（反复按一定的规律，有什么差错）。

②卦有卦位，如阳卦重于阴卦，内卦重于外卦。爻有爻位，得位则贵，失位则贱。二、五爻为功誉位，三、四爻为忧惧位，初上非禄位之地。阳爻重于阴爻。

③大小卦，大卦。如在卦辞说“元亨利贞”（首先祭享，宜于贞问）都是大事卦。如《乾》、《坤》、《屯》、《随》、《临》、《无妄》、《革》等。小卦如《睽》和《中孚》，卦辞说：“小事吉”、“豚鱼吉”等。

④如《归妹》卦辞：“征凶，无攸（所）利”，是属凶的一类。又如《随》卦辞：“元亨利贞，无咎”（首先祭享，宜于卜问，无害），是属吉的一类。

⑤介，戒的借字。

⑥震，拯的借字。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上第四章 本章主要内容赞易道的包容广大，曲成不遗（曲折形成万物，而无遗漏），其“精妙”在《易》道的人格化，人行的《易》道化（它的得失应加分辨）。

[译]《易》的包容性与天地等同。所以（通过它）可以普遍了解天地间的原理原则。抬头观天文，低头察地理，凡是显而有形与隐而无形的，它们的关系都能弄清楚。推原事物的开始，能知道它是怎样出生

和成长的；反察事物的终结，能知道它是怎样消亡的。聚合精气就成为物，物离散则变成游魂，知道这些，也就知道鬼神是怎样一回事了。它和天地有常规相似，所以没有违反的时候。具有广博的知识，能用其所学为人们造福，所以没有失误。照顾的方面很普遍，不流于支离；乐于接受自然规律，完成自己的使命，所以没有懊恼。安于乡土，有厚实的人民感情，所以能爱物仁民，摹拟天地的化育（变化、养育）功能，而没有失误。深入到成长万物的各个环节，而没有遗忘，通过阴阳对立的原则而显得非常明智，所以说神妙就不能限于一种方法，说变易就不能规定一种体裁。

[注] ①准，等。弥纶，弥遍。纶，知。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①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②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③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上第五章 本章主要内容：说明《易》道的本体和它的应用，是客观的存在，百姓日用而不知，圣人心忧，亦是徒然，盛大的道德与事业，辉光一天比一天刷新，这就是易的体用。

[译] 什么叫做道？它就是一阴一阳的对立与统一。继续发展它是必要的，不知不觉去完成它是出于本性。看重“仁”的人说它就是“仁”，看重智的说它就是“智”，百姓日日用它而不知道它的奥妙，所以知道君子之道的也就少了。它显示为仁民爱物之心，隐藏于化育（教化、养育）万物的功能之内，鼓动万物参与化育的过程，但它不像圣人那样忧劳（忧患与勤劳），盛大的品德，伟大的业绩，真是到了极点。（人民）富有才能算是伟大的业绩，日新月异、与时俱进才能称为盛大的品德，生而又生，推陈出新这就是《易》。生成事物（千态万姿）的形象这是《乾》的功能。顺循仿效而居辅助地位的这是《坤》的作用。发挥算数功用使人知道未来的事叫做占卜。通权达变以适应需要叫做事。阴阳相互作用，变化莫测叫做神。

[注] ①仁爱与智慧，是对立的两个概念，它都寄托在道体之中。看重仁、智一个方面的人，都有片面性，因之有“见仁”、“见智”的不同。

②仁，养育万物的本性。用，养育万物的功能。诸，之于合音。“鼓万物……圣人同忧”，意为“自然的鼓动，不像圣那样忧心费力”。

③生生，前“生”字为动词，后“生”字为名词，意为“生长出新生的东西”。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①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②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上第六章 本章主要内容：说明变化的道体，乾一动一静的开扩性，坤一动一静的广阔性，和成性（使万物就其本性发展）的主张。

[译] 这个变化的道理真够广大。说到远时它确乎没有底止，说到近时它确乎渊默（渊深、沉默）而又端正。说到在天地之间则无处没有它。这个乾的品格是静止时专一，行动时正直（不偏依），所以能形成它的伟大。坤的品格是静止时收敛，行动时开辟，所以能形成它的广阔。广大比譬天地，变通比譬四时，一阴一阳的意义比譬日月，易和简的性格可以比譬高尚的品德。孔子说：易学的道理到了极至的程度，天和地安排高下位置，而变化就在天地之间运行。使万物能依其本性发展（而不损害它），应该存在的，就让它存在，这是道义实践的必由之路。

[注] ①御，止，不御，不禁止。

②翕（xí 习），闭，收敛。辟的反义辞。

③存存，前“存”为动辞。后“存”为名辞，本辞意为“保存应该存在的东西”。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①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上第七章 本章主要内容：说明拟比事物的形象而成卦，观察爻性爻位的变化而生吉凶而成爻，因而成感性（象）→理性（议）→新事物（变化）全过程。并举七个例子来说明。

[译]圣人曾见到过天地间隐密的事，因而摹拟它的形象容貌，描绘事物之所宜，这就叫做象。圣人见到事物的运动，有它的共同规律，于是实现某一些典章礼节，并且系辞以断定它的吉凶，这就叫做爻，说是天下事物情况是复杂的，可不能粗率地对待它，说是天下的事是变动不居的，但不能使它陷入混乱，只有比较分析才作出判断，经过商议之后才见之行动，通过比拟商议决定如何促成它的变化。

[注] ①赜（zé 啧），幽深难见。

②恶，粗率。

（一）

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③

[译]鹤在树阴里长鸣，子鹤在那里随和。我有好的爵杯，我为你酹（澆）去酒糟。

[注] ③本爻在说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余详《中孚·九二》。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译]孔子说：大人君子住在家里，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话说得对，千里之外的人会响应他，何况住在身边的人们呢？如果话说得不对，千里之外的人会反对他，何况住在身边的人们呢？话出自己的口，使人听得到；行为在近地发生，远处的人也会作出反应，言行确乎是大人君

子关键性的问题。机关一拨动，荣辱就有宿主了。言行对大人君子来说，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慎重吗！

(二)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④

[译]征集来的人们先大哭、后又大笑。

[注]④见《同人·九五》。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⑤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译]大人君子的行动，或外出，或家居、或沉默，或言语。只要二人同心协力，它的效用可以把金折断。同心的话言，像兰花那样芬芳。

[注]⑤孔子对引文只取一个“同”字，这是春秋时代“赋诗断章”（吟诵古人诗句，只断章取义）的习惯。他引用《周易》时也是这样。

(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⑥

[译]初六爻说：用白茅作铺垫，无害。

[注]⑥见《大过·初六》。

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⑦藉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译]孔子说：假如能把白茅安置在地上，用它作铺垫，哪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必须紧跟一句判断语，）说是无害，是表示极为慎重。茅草这个东西，价贱而可以重用。如果所有的事都像这样慎重，就没有失误了。

[注]⑦错，措的借字。

(四)

劳谦，君子有终，吉。^⑧

[译]有功劳而谦逊，君子有好结局，吉。

[注]⑧《谦·九三》

子曰：劳而不伐，^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⑩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译]孔子说：有劳绩而不夸耀，有功勋而不自居，这样就够厚道的了。这是说虽然自己有功劳，但在人前表现得谦逊。德行要求日新盛

德，礼貌要求恭敬待人。什么叫作谦？即在位一天就应恭敬到底。

[注] ⑨伐，矜夸。

⑩言：要求，应。

(五)

亢龙有悔。①

[译] ①龙处在元极（居高不下）的地位，必然落得后悔。

[注] 《乾·上九》。又据《说苑》说：商纣王“亢暴无极”（高亢暴虐没有极限），所以亡国。

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译] 孔子说：它极贵而不在君位（君位在九五，而它在上九），极高而没有人民拥护，贤人处在下位，而他（高高在上）得不到辅佐，所以每一动都落得后悔。

(六)

不出户庭，无咎。②

[译]（闺房里的）话不出房门，无害。

[注] ②见《节·初九》。

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译] 孔子说：纷乱之所以产生，实则以言语作阶梯。为君的事机不密，则失辅佐，为臣的事机不密，则失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机密的事不保密，则于事无成。所以君子对机密的事情非常慎重，不泄露一丝一毫。

(七)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③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④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⑤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译] 孔子说：作《易经》的人似乎懂得盗寇的心理。《易经》说：“既是乘车，而背上又背着财帛，必然引起盗寇的垂涎。”负荷，这是小人的事，乘舆，是君子的交通工具，小人（背着财帛）而乘君子的车

與，盜寇必想到奪取它。在上面的人疏忽，在下面的人暴露，盜寇必想到劫掠它。不好好收藏是教誨盜寇掠奪，妖野誘惑人是教誨“色狼”起淫心，《易經》說：“既是乘車，而背上又背着財物，必然引起盜寇的垂涎”。它的意思是無異向盜寇招手。

[注] ①見《解·六三》。

②慢，疏忽。暴，暴露。

③冶容即野容，野系對文而言。

大衍之數五十，^①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②歸奇於扚以象閏，^③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④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⑤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⑦是故四營而成易。^⑧十有八變而成卦，^⑨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⑩

上第八章 本章主要内容：说明筮卦的方法。它在一些数字下牵附天地日月岁时，在意象（意识中的形象）中输进了刻度。

[译] 推衍天地的数为五十，但使用的只四十九。（如果是用蓍草，）把四十九根蓍草任意分为两部分，象征两仪（天地），在两部中挂一根，以象征三才（天地人）。将这两部分别用“四、四”来数，以象征四时。先数一部，把多余蓍草夹在左手指间（扚，lè 勒）以象征闰月，再数一部分，所得多余蓍草夹在右手指间，以象征再闰。把两个多余的和原挂的一根蓍草加在一起（就得一爻）。天为阳为奇数，地为阴为偶数，一、三、五、七、九为天数，二、四、六、八、十为地数，天数有五个，地数有五个，如果分别相加，天数之和为二十五，地数之和为三十。天地数的总和为五十五，这就是它之所以能完成变化，而体现鬼神的神妙莫测的。乾卦的一根蓍草的乘积为二百一十六，坤卦的一根蓍草的乘积为一百四十四，合起来为三百六十，约相当于一年的天数。《易经》二篇之

策的乘积则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就是常称为万物的来源。所以四度营为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的一个单卦只能算是小成，把它重叠起来，碰上同类的事物将它联系发挥出来，天下可能出现的事物都在里面了。显示出易学的原则性，微妙性，修养性和实践性，可以酬酢于人我之间，可以賂侑于天人之际。

[注] ①衍、广，推衍，开展，延长。

②揲（shé 折），分组，四四数之。

③奇，余数。扚（lè 勒），夹在指间。因为阳历一年与阴历一年时日的差，所以阴历必须置闰月，约三年一闰，五年再闰。

④据《汉书·律历志》“天一地二”等二十字应在“天数五”之前。

⑤乾之策之积为：9（阳爻）×4（四时）×6（六爻），其积为216。坤之策之积为：6（阴爻）×4（四时）×6（六爻），其积为144。策，蓍草（筮草）。

⑥期，一周年。

⑦二篇之策，《周易》分上下经，故称二篇。二篇策乘积 $64 \times \frac{1}{2}$

$(216+144) = 11520$ 。

⑧四营成易（四度营为而成易卦）。

一、首先分四十九策为两部以象两仪；

二、挂一以象天人三才；

三、揲之以四（四四数之）以象四时；

四、把余数加起来以象闰月。

⑨十有（又）八变而成卦：在这里回答的是：如何筮（问）卦。据《周易正义》所载，言人人殊，本文根据《周易本义》并参考《周易探原》（黎丹池）例说如下：揲筮的法：取蓍草五十茎，留一茎不用，余四十九茎任意分为二股，如甲股二十九，乙股二十，将二十九挂一蓍于指间，余二十八（挂二十亦可），以四、四数之（按：即揲），二十八无余（余一取一，余二取二……无余取四，但多不过四），二十以四数之，亦无余，同上取四，合之得九（四加四加所挂一蓍）这是第一揲。取所余的四十茎（四十九减去九），再任意分为二股，例如甲股十三，乙股二十六，挂一，数之，甲余一，乙余二，

加挂一，共余四，是为第二揲。取所余三十六，如分甲股为十九，乙股为十七，十七卦一为十六，甲余三，乙余四，加卦一，共余八，是为第三揲。余数九加四加八得二十一，与后表第四格相合，得初九一爻，为少阳。三揲即三变，一卦得一爻，须经此三变。如果要成一卦还须经十五变，才成六爻。现在继续揲筮，如二次十三为老阳，三次十七为少阴，四次仍为少阳，五次二十五为老阴，六次仍为少阴，以符号记之，老阳为○，老阴为×，少阳为·，少阴为··，筮得之卦其号为：

· × · · · ○ · 译之 $\begin{array}{c} \text{---} \\ \text{---} \\ \text{---} \end{array}$ 为大泽睽，然物老则变，老阳当变为少阴，老阴当变为少阳（少阳，少阴不变）。

·· · · · · 译之 $\begin{array}{c} \text{---} \\ \text{---} \\ \text{---} \end{array}$ 为天雷无妄，依《左传》、《国语》之卦之例，为睽之无妄。

附：揲筮之法

第一揲	第二揲	第三揲	总数
5+	4+	4=	13
9+	8+	8=	25
5+	8+	8=	21
9+	4+	8=	21
9+	8+	4=	21
9+	4+	4=	17
5+	8+	4=	17
5+	4+	8=	17
十七为少阴	二十一为少阳	二十五为老阴	十三为老阳

两仪四象（四时）变化图表：

春	少阳	☱	$49-4 \times 7=21$	不变
夏	老阳	☰	$49-4 \times 9=13$	变
秋	少阴	☷	$49-4 \times 8=17$	不变
冬	老阴	☶	$49-4 \times 6=25$	变

⑩祐，人不能祐神，疑为侑之借字。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①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②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急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上第九章 本章主要内容：神化易卦的作用，并提出辞、变、象、占四项圣人之道。

[译]孔子说：懂得变化的道理，就应知道神的妙用。《易》包括圣人行为准则的有四个方面：用语言（感染人）的看重他的言辞，从事实际工作的看重它的变化，制作器具的看重它的形象，用它卜筮的看重它的占辞。是以士君子将有所行为，用语言询问它，它接受人们的卜问，即时得到反映，如响之于声。不管它有多么远、近、幽、深，对于将来的事都很了然。不是探索天下的道理到了精微的程度，有谁能办得到！或三或五微小的变化，交错、综合复杂的关系，疏通它的变化，因而形成天下事物的图景，利用一切数据，来确定一切事物的形象，不是天下最善于变化的，谁能达到这种程度？《易》没有思想，没有作为，一声不响地没有行动，只凭互相感应而使天下的事都办得通，不是天下至神妙的谁能达到这个境地？《易》，圣人是通过它来穷究深奥、研求几微的道理的。只有它是深入的，所以能洞悉人们的意志；只有它是入微的，

所以能完成一切任务；只有它是神妙莫测的，所以不疾走而行速，不迈步而能达到目的地。孔子说：《易》包括圣人行为准则的有四个方面，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注] ①神，非宗教的神，而是人们聪明干练的神明的抽象。

②参即三，伍即五，均为小数。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①圣人以此洗心，^②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③神武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齐戒，^④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上第十章 本章主要内容：强调筮卦的作用，有所谓“洗心”（先作思想准备）、“知来”、“前民用”（备用在使用之前）等说法。

[译]孔子说：《易》是干什么的呢？《易》是开创事物，完成任务，笼罩一切道理，不过就是这样罢了。所以圣人用以通晓天下人们的意志，确定天下人们的事业，解决一切疑难。所以蓍的功能是圆熟的，但神妙使人莫测；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表现为无穷尽的智慧，六爻的意义是简易的，但甚见功效。圣人用筮卦作先导，用后又把它保存起来，说明无论吉凶都是与民同患难的。卜筮的神妙表现在预知未来，它的知识表现在积累已往的经验教训。谁能做到这样呢？恐怕只有古代聪明而又特别通达、知识丰富，有赫赫神奇的武功而不主张杀戮的人才能做到。所以明白天道，熟谙民情的大人君子，启用灵龟，事先就为人民定下吉凶，圣人也因此斋戒，使他所得卜兆明确、神妙。阖户像幽闭，是坤的形象。辟户像开张，是乾的形象（一阴一阳），一阖一辟叫做变，一往一来，往复不止叫做通。现形的叫做象，成形的叫做器，制成给用（供人仿效）这就叫做法，因地制宜，增减出入，使人民都适用。这就叫做神。

[注] ①贡，功的借字。

②洗心，先心，即先作思想准备。如太子洗马即太子先马。

③叡（ruì 锐）看得深远，通达。

④齐，斋。

是故易有太极，^①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②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③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④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⑤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上十一章 本章主要内容：再强调卜筮的作用，系统地说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产生。在此首先提出“太极”和《河图》、《洛书》。特别是太极，是关系宇宙起源问题，值得重视。

[译]所以（在宇宙）变易的过程，先有太极，由太极产生天地两仪，由两仪产生（春、夏、秋、冬即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定，可期待成大业。所以说：以规范与形象明白地告诉人们的莫过于天地，变化通达莫过于四时，高悬形象昭示人们的莫过于日月，推高的莫过于富贵，备办一切适用器物，功业立、器用成，人们都感到方便，没有人比圣人的贡献还大。探索事物的本源和奥秘。钩取它的深沉处，到达它的长远处，决定事物的吉凶，促使人们奋然前行，没有任何东西比蓍龟的作用还好。所以天生神物（蓍龟），圣人以它为准则；天地生变化，圣人仿效它；天高悬天象，体现吉凶，圣人（通向占卜）体现它的形象。古代传说：河生图，洛出书，圣人以它为准则。《易》有四象，所以启示人们阴阳变化。每卦缀系卦辞，是把卦爻内容告诉人们。确定它的吉凶，是对人们行止作出判断。《易》曰：“自天降下的帮助，吉，无不利”（“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大有·上九》）。孔子说：“佑，是助的意思，天所帮助的是顺从天命的人；人们所乐于帮助的，是讲信用的人。讲信用，顺天命，又由于他尊重有才德的人，所以自天降下的帮助，吉，无不利。”

[注] ①太极，宇宙的混一体，又名大一（《庄子》）。

②流行本“立”下夺“功”字，据高校补。

③贲（zé 贲），元始。

④夬（wèi 尾），勤勉。

⑤《河图》、《洛书》，曾见《尚书》，但孔子哀叹没见过它。汉末的传说，不足为据，更不能说明八卦由《河图》、《洛书》产生。关于“八卦起源”问题，只有另觅门径。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其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緼邪？^①乾坤成列而《易》主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②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贲，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贲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第十二章 本章主要内容：《易》的内緼在乾坤，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卦爻变通在乎人，人能神而明之在德，把《易》卜和《易》理都推向较高境界。

[译]孔子说：借著书来传话，有说不尽的话，借说话来表意，有表达难尽的意。然则圣人的意旨将听不到了？孔子又说：圣人建立卦象以表达自己的意思，设置卦爻以说明事情的真伪。系辞卦爻之下说出它所要说的，灵活变通以发挥它的所宜，鼓舞着人们竭尽它的神妙。乾坤是辩证法的宝藏。乾坤对立统一的关系一展开，我们知道其中就有辩证法。乾坤毁灭了，就没有矛盾变化，没有矛盾变化，乾坤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附形而上的叫做道，附形而下的叫做器，化改和裁成叫做变，把它推行开来，能见之实践叫做通。把它在广大人们中间推行就叫做事业。是以所谓象，圣人或许是看到天下的事情太复杂，于是摹拟它的形象和

容貌，如其本性所适宜的，因之叫做象。圣人或许是看到天下的事物变动不居，因而察考它的共性，作为典要与节度，再系上辞判断它的吉凶，因之叫做爻。极尽天下复杂事物的在于卦，鼓舞人们使他们行动起来的在于言辞，教化他、裁成它，在于使事物起变化。将它来推行，在于行得通。作用神妙而能使人知其所由然，在乎个人。默默地把事情完成，不言而表现诚信，在于品德修养。

[注] ①緼，藏。

②错，措字借字，安置。

系辞下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①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②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③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上第一章 本章主要内容：说变变动，主要在不失其正；说凶说吉，天地之大德曰生，卦爻造化功业，依赖在此。

[译]八卦排成系列，卦象就包含在里面了。因而把两卦重叠起来，一卦六爻就包含在里面了。刚柔（阴阳）互相推移，其中就产生变化了。系辞而名之为吉、凶，则占卜者所碰上的变动也就在其中了。吉凶悔吝（本为辞所名），必因卦爻之动而后见。或刚或柔，此系根本。变通是趋（趣）时机的要求。吉凶的选择，以正而取胜。天地之行动，以正示人。日月的运行，以正而光明。天下的一切行动，在乎守正而专一。乾刚强而表现为平易，坤柔顺表现为简约，叫做爻是仿效这件事的，叫做象是肖像这个物体的。爻象在里面变动，吉凶则显露在外。功劳业绩表现在改变现状，圣人的思想感情表现在言辞当中。天地最伟大的功能，在于使万物生成长大。王公大人最可宝贵的，在于行使职能的爵位。怎样才能守住爵位，在于他是否仁民爱物。何以能聚集群众，在于有财物作保证。治理财务，建立制度，禁止人民做坏事，就叫做义。

[注] ①卦列如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类。

②命，名。

③确然，刚健。隤然，柔顺。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①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②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③斫木为耜，揉木为耒，^④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楫，^⑥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⑦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⑧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上第二章 本章主要内容：用卦象概括一个阶段的历史。在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中，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译]古代伏羲氏做首领的时候，抬头看天的形象，俯首观大地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饰和土性所宜，就近在体内取象，远在万事万物中取象，于是始作八卦，使神妙的理论见于行事，使复杂的事物都有所区分。把绳索打着节，成为网罟，用它来猎取禽兽，网捞鱼类。大概是取网目离离然的离卦形象。伏羲氏衰退了，神农氏兴起了，他们砍斫木材作耜，揉曲木材作耒（歧头犁），耒耨的便利，教育了广大群众，它的形象是（以动力推动木工具，有类于下卦为《震》的动，上卦的《巽》为木的）《益》卦的形象，这大概是当时的取象。约定在太阳当顶的时候，进行物物交换，当时所有的人都来了，货物集中了，大家进行交换后回家，各人都满足了自己的要求，大概是取象于《噬嗑》。（《噬嗑》上卦为《离》为日，下卦为《震》为动，正是在日下进行活动的形象。）神农氏衰退了，黄帝、尧、舜氏兴起了，他们使变革行得通，人民也就

不觉厌倦，神妙的变化，使人民觉得是合宜的。什么叫做“易”？就是事物发展，到了尽头，必然产生变化，变才能行得通，通则能维持久远。所以“自天降下的帮助，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只披挂衣裳，就能把天下治理好，大概是取象于《乾》《坤》（的衣被作用）吧。剡木成为船，削木成为桨，利用船和桨，可以渡过阻止人们交往的河流，可以航行到远方；使人们享受到这种便利，正像《涣》卦，（上卦《巽》为木，下卦《坎》为水）正是水上漂舟的形象，大概是取象于此吧。用牛马驾车，牵引沉重的东西，奔赴远方，使人们享受这种便利。《随》卦（的形象是上卦兑为悦，下卦震为动），大概是取象于此吧。重门叠户，敲梆巡夜，对付寇盗，《豫》卦（下卦为《坤》为地，上卦为《震》主动，是巡夜的人在大地上敲梆震动有声），大概是取象于此吧。锯断木材为杵，掘地为臼，杵臼的利用，解决了困难的粮食脱壳问题，其如《小过》卦（上卦为《震》主动，下卦为《艮》主止，一动一止，是杵臼使用时的形象），大概是取义于此吧。加弦于木上为弧，把木杆削尖为矢，利用弧矢可以威震天下。《睽》卦（下卦《兑》为少女，上卦《离》为中女，同性相斥，不能长在一起。正如弧与矢，不能在一起），大概是取义于此吧。上古的时候，人们居住在洞穴和原野里，后代的圣人，把它改为宫室，高榑下的广宇，以对付风雨，《大壮》（卦《乾》下为天，《震》上为雷，天上电闪雷鸣，而人们却安居无恙），大概是取象于此吧。古代埋葬死者，把厚实的柴草裹着，把它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种树，没有服丧的时间，后代的圣人把它改为棺椁。《大过》卦《兑》上为木，《巽》下为泽，正如棺椁入于黄泉，大概是取象于此吧。上古用结绳记事的方法进行治理，到后代的圣人，改为书写与契刻，百官因之得到治理，百姓的民情因之便于了解。《夬》卦乾下兑上，乾健而兑悦，以刚决柔，人民悦服，大概是取象于此吧！什么叫做《易》？《易》就是以形象示人，什么叫做形象？形象就是实物的叠像。什么叫做象？象就是裁决的意思。什么叫做爻？爻是摹拟一切动作的。所以与爻紧密相连的系辞中，吉凶的征兆一经表示出来，担心受怕（悔吝）的情绪也就显露出来了。

【注】①包牺即伏羲，为古今音问题。写中国历史由伏羲开始，很合乎历史逻辑和社会演进真实。

- ②如“尺骨”、“寸口”、等身量之类。
- ③代包牺而兴起的为神农氏，亦合历史逻辑与真实。
- ④耜，今俗名耩。耒，歧头犁。
- ⑤《大有·上九》。
- ⑥剡（kū 枯），剡空。剡（yǎn 掩），削尖。
- ⑦服牛，即将牛套上笼头，穿鼻，或写作仆牛。乘马，用马驾车。
- ⑧柝（tuò 唾），梆。暴客，强盗。
- ⑨椁（guǒ 果），外棺。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①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②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上第三章 本章主要内容：说明阳主阴从，阳为主导的道理。

[译]阳卦里面偏多阴爻，阴卦里面偏多阳爻，是什么缘故呢？阳卦的爻画总是奇数，阴卦的爻画总是偶数，体现什么品格呢？阳卦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施行时是这样，阴卦二君而一民，施行小人之道时是这样。

[注] ①阳卦：《震》☳ 为长男，《坎》☵ 为中男，《艮》☶ 为少男。阴卦：《巽》☴ 为长女，《离》☲ 为中女，《兑》☱ 为少女。

②阳卦的卦画为奇数，如☳ 为五画等，阴卦的卦画为偶（耦）数，如☲ 为四画等。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③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④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⑤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译]：《易经》曾说：来往的人纷纷然，大家顺从你的思想。孔子说：天下的人是怎样思想和考虑的！天下人尽管走的道路不同，却归

宿在一起；尽管有一百条心，却终趋于一致，天下人是怎样思想和考虑的！日落则月出，月落则日出，日月互相推移才产生昼夜的光明。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互相推移才成为年岁，往是屈退的形象，来是伸张的形象，一屈一伸互相感应才能感受到发生和成长的可贵。尺蠖的曲腰，为的是求伸；龙蛇的蛰伏，为的是保存身体。探索事物的精微所在，到了神妙的境界，为的是应用。利用所学，得以安身，在于提高自己的道德、业务水平。除此而外，或者还有我所不知道的。穷竟事物神妙之处，了解它的变化，可称为是最有心得的。

[注] ③此为《咸》卦，九四为爻辞，此处释意与《咸》卦不同（见译文）。

④信，伸的借字。

⑤尺蠖（gū 郭），俗名打拱虫，棉花害虫。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⑥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

[译]《易经》说：被困于嘉石，据守着蒺藜，走进他的家门，没有看到他的妻室，凶。孔子说：不应是受困的事而感到困乏，必然是名誉上受到污辱；不应该依据的东西而却要依据，身体必然遭受危险。既受污辱，又遭危险，死期将到，妻还能得见吗？

[注] ⑥《困·六三》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⑦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⑧，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译]《易经》说：“公以是在城墙的高处射鹰，把它射着了，无不利。”孔子说：隼是禽类，弓矢是器具，射鹰的是人。士君子把本领藏在身上，等待时机才见之行动，有什么不利的呢？行动起来不放松，所以出而有收获，是说明要待成器之后，再使用它。

[注] ⑦《解·上六》。余详原注。

⑧ 括，收敛。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勤，不威不怨。小怨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屡校灭趾，无咎”。^⑨此之谓也。

[译]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耻辱，不怕做坏事，看不见眼前的利益就不知道勤勉，不给他惩罚就不知道回头。给他一点小的惩罚，免得他们犯大罪。对小人来说，这是他的福气。《易经》说：拖着大枷，而被斩断脚趾，无害，就是这个意思。

[注] ⑨《噬嗑·初九》。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揜，^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⑪

[译]小人以为做点小的善事没有益处，不屑于做。以为做点小的坏事无伤大体，不去改正它，久之，所作的恶积累到不能掩盖，所犯的罪也就大到不能挽救。《易经》说：带着大枷，耳朵几乎被掩埋掉，凶。

[注] ⑩揜，掩。

⑪《噬嗑·上九》。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⑫

[译]：孔子说：国家危急的，要求变为安于其位。国家危亡的，要求变为得以生存。国家纷乱的，要求得到治理。所以大人君子在平安的日子里不忘记危难，存在的时候不忘丧失，治理的时候不忘纷乱。《易经》说：快要灭亡了，快要灭亡了，但结果像系在苞茂的桑条上那样巩固。

[注] ⑫《否·九五》。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⑬言不胜其任也。

[译]孔子说：德才的修养很浅薄但地位却很高，知识很浅薄而要他谋画大事，力量很薄弱而要他担当重任，很少不遭灾祸的。《易经》

说：鼎的脚折断了，主公的菜汤泼了，将要受重刑，凶。是说力不胜任。

[注] ⑩《鼎·九四》。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幾乎！幾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幾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⑩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民之望。

[译]孔子说：能够知微见著的人，真是神妙得很。士君子上与王侯交往，不表现谄媚。下与凡庶交往，不表现傲慢，大概他是一个很见“幾”的人。什么叫作幾？幾是动作很细微，好事露出苗头的时候。士君子看到细微的先兆，就采取行动，不等一天过完。《易经》说：坚硬得像石头一样，不要再考验他一整天，卜问吉。知道它坚硬如石，为什么要考验一整天，这是断然可以知道的。士君子看到细小的方面，就知道彰明较著的方面；知道什么是刚强，就知道什么是柔弱。这是千万人所仰望的。

[注] ⑪《豫·六二》。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履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⑪

[译]孔子说：颜家的儿子差不多可称为知幾。他的行为如果有缺失，没有一件自己不知道；既知道，就没有再犯错误的。《易经》说：走不多远就回头，没有灾殃后悔，大吉。

[注] ⑫《复·初九》。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⑫言致一也。

[译]天地的阴阳二气互相交感，万物因之变化得精醇美妙；男女两造相结合，万物因之变化而生成新的东西。《易经》说：三人同行则亏损一人；一人行则能得到朋友，是说两方对立才能取得一致。

[注] ⑬《损·六三》。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译]孔子说：士君子要安下身来，才进行活动；心情平定下来，才对人说话；建立交情，才向人提出要求。要求做到这三点，行为才无缺失。冒着危险要他人跟着你走，他人是不会同意的；以恐惧的心情与人讲话，人们不会应声。没有建立交情而向他人提出要求，他人是不会合作的。没有人们拥护，则伤害打击的人接踵而至。《易经》说：没有给人什么利益，有时还打击他，而且对事物没有恒心，那是很危险的。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①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②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③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④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得失之报。

上第四章 本章主要内容：再申说《乾》、《坤》在《易》学中的地位，但表述的语言多衰世之意，如“言曲事隐”，即其表征。

[译]孔子说：《乾》、《坤》两卦包含的道理是学《易》的门径。《乾》是属阳性的，《坤》是属阴性的，阴阳交合而一刚一柔各有不同的本质，以体现天地的数等观念，以通晓神奇而又明以示人的功能。它的名称很多，但互相不逾越。如果考察它的事迹，似乎有些衰世的思想。《易》的作用，本是彰明既往，明察未来，使微妙的得以显露，幽深的得到阐发。打开《易经》，凡命名不当的，使其得当，辩识不清楚的，把它弄清楚。曾命名而名不副实的要正名。没有正确说明的应该给以裁断，这样就完备了，它称名的是小事，但以类比相同事物则是大事。它的意思很深远，言辞很文雅，言语曲折但很在理，充分地说明这件事，但隐其名。凡占卜之事如果有疑问和难点，就把它录个副本，作为补充，再看它的得失报应。

[注] ①撰，数算。

②如乾称天、阳、刚、健等，坤称地、阴柔、顺等，各从它那一类，不相互逾越。

③如“鸿渐”喻婚姻大事，“苞桑”喻国家安危等（见《渐》卦，《否，九五》）。

④如《蹇》卦围绕周公取象，《履》卦围绕周公、武王、太公营救文王取象等，于事件充分发挥，但隐晦了具体的人名。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②《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③《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④《谦》尊而光，^⑤《履》小而辨于物，^⑥《恒》杂而不厌。^⑦《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⑧《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稳。《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履》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上第五章 本章主要内容：揭示作《易》的人的忧患意识，并举出九个卦名，以为处忧患的人实践德行。

[译]《易》是在中古的时候兴起的吧？作《易》的人其有忧患吧！所以说，践履礼节是品德的根基，谦虚是品德的把柄，复归善道是品德的根本，守之以恒，是品德的保证，损去坏习染，是品德的修治工夫。增益自己没有做到的，才能使品德日益富裕。处在困难的逆境，是考验品德的分水岭。《井》，养人不穷，有大地的品德。《巽》，让下人，是自我克制的品德。《履》，和而使人受到实惠，《谦》，自抑尊人而范围广大，《复》，由小事做起而遍及多方面。《恒》，周匝于各方面而不自满足。《损》，先严格要求自己觉得难，后来身修习成就觉得容易。《益》，长时期觉得宽裕，不犯难。《困》，人穷而道不屈，即“人穷志不穷”，不穷即通。《井》，是迁而居其所（为“居其所而迁”的倒语）。《巽》，与人地位相称，而自己居于隐约的地位。礼节以和悦的态度才能行得通，要用谦逊的态度制约礼节。只有反省才能知道离开原则的远近。只有对事有坚持不懈之心，才能免于三心二意。去掉过失，才可远离祸害。增

进善事，才可以兴利。处在困境，（但行无失误）怨恨的就少了。只有办事井井有条，才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应做。只有逊顺而没有野心的人，才能体现办事的灵活性。

[注] ①春秋战国时期，大概以伏羲神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为中古。

②履，礼。

③脩，脩治。

④至，施与。口惠实至。

⑤光，广。

⑥辨，偏的借字。

⑦杂，匝的借字，周边的意思。

⑧设，涩。羞涩，不富裕。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①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上第六章 本章主要内容：描述卦爻的变化和它的功能。

[译]《易经》这部书，是人们不能远离的。它的特性是多变，变化不停地在六爻中周流。卦爻的上下，没有常规；刚柔的互相变易，不能立为定准，只能随从它的变化。（本卦名为出卦，或内卦，之卦名为入卦，或外卦。）由卦的出入再来忖度卦的内外，^②使人知道忧惧。对忧患和事故有所了解。像师保在前，父母在侧，初步地遵循他的言辞，揣摩它的义蕴，既已成为经常的规范，如果不得其人，这套道理也不会平白地施行。

[注] ①无，应为尤之误字，尤又犹之借字。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①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②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③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

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④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⑤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上第七章 本章主要内容：说明一卦各爻的整体性，特别重在爻位，是以各爻功能同而地位不同，其贵贱等差也就不同。

[译]《易经》这部书，是探索事物的原始，考察事物的终结，成为一个整体的一部著作。一卦六爻相周匝成为整体，在于客观条件和具体事物的不同。卦爻分为初、上，事物开始，看不清全貌，所以说，其初难知。事物发展到最后，掌握了它的始末，所以说，其上易知。初爻拟议一些情况，到上爻就作出终结。至若众多的事物，论到它的性能，辨别是与不是，则不是中间各爻不能完备。然而也要推求存亡吉凶，那么，坐下来就可知道。了解易理的人，读了它的彖辞，也就了解半数以上了。二爻与四爻（同属阴爻）功能相同而位置不一样，吉与不吉也就不同。二多美誉，四多恐惧，因为二近而四远，柔顺的性格，不宜于处在远方。（关于第二爻）爻辞的要义是无害，它的作用是柔顺而居中位。三爻与五爻（同属阳爻）功能相同而爻位不一样。三爻多凶危，五爻多功绩，因为它贵贱的级别不同。（对三爻和五爻来说，）看来是柔弱的凶危、刚强的胜利吧！

[注] ①杂，匝的借字。

②撰，数算，具列，论列。

③噫，语气词，与抑同。

④善，吉。

⑤第三爻居下卦的偏位，处卑贱之位而刚健自用，故多凶。第五爻居上卦的中位，居尊贵之位正须刚健自主，故多功。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①

上第八章 本章主要内容：易学广大，但究极不外三材之道。

[译]《易经》这部书，局格广大，无所不有。有关于天的道理，有关于地的道理，有关于人的道理，把天、地、人三材合在一起，又分为两部分，所以又得六爻。六爻不是别的，它正是三材运行的体现。三材是变动不止的，所以叫做（仿效它的变动的）爻。爻有不同的等类（如阴阳、爻位、初上、中爻、乘从等），因之名为（名同实异的）物。事物交错，所以称之为文。文如果背离了理，就会生凶。

[注] ①吉字疑衍。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上第九章 本章主要内容：说明殷周时代作易者的忧危（忧患与危惧）心理。

[译]《周易》的兴起，或许是在殷的衰亡、西周兴盛的时代吧？它相当于周文王和商纣的时事吧！所以它的言辞表现为忧患与危惧。忧患的要使它平复，慢易的要使它倾覆。它的道理有极大的包容性与普遍性，任何事物都少不了。对事物是以戒惧开始，以戒惧告终，它的宗旨是不受损害和究责。这是《易经》的原则。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②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牵，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慤。^③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④躁人之辞多，^⑤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上第十章 本章主要内容：说明乾坤和属性，卦爻与吉凶，语言与存在的关系。

[译]这个名之为乾的，是最刚健的，它的品性经常是那么平易，但是也知道有碰上凶险的时候。这个名之为坤的，是最柔顺的，它的品性经常是那么简易，但是也知道有碰上险阻的时候。（在那个时节，）它的心能相悦以解（逆来顺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解无抵触），能研求各种时候所应考虑的事。确定一切事物的吉凶，完成一切应努力完成的事业。因此，变化必有所作为，吉事有祥瑞作预兆，像物的形状可以制作器具，通过占卜可以预知未来。天地设置爵位，圣人得成其所能。人的谋为和鬼神的预示，百姓帮助那些有作为的人。八卦以形象示人，爻辞和彖辞启示具体情况。刚柔交错在一起，吉凶也就看得出。事物的变动，以有利为准，事物的吉凶，以具体情况为转移。所以爱与恶交战的结果，事情的凶与吉也就随之产生。以远近的关系相取相求，因之产生后悔与困难，真情与假象发生矛盾，利害也就随之产生。大凡《易经》的情况：关系很近而不相得，必然出现凶险。或者有人伤害他，必然产生困难，落得后悔。将叛变的人，话中有诈。心中有疑团的人，他的言语支离。哲人的废话少，肤浅的人废话多。诬枉好人的人，他的话由原则游离开来。丧失操守的人，说话理不直，气不壮。

[注]①侯，候。《列子》张注：“候，占也。”可见所云为占之事。但自王辅嗣以来，均以“侯之”二字为衍文，一误；孔颖达不识“侯即候”，竟释为“诸侯”，又一误。

②云为，有为。与下“有详”为叠句。

③暂、暂、渐同字，义为诈。

④吉，哲。吉士即哲士。

⑤“浮躁浅陋”结为一辞，躁人即肤浅的人。

说卦简介

《说卦》是《易传》作者敷陈不同的时代关于《周易》卦爻信息系统的书，可以看出它累层叠置的痕迹。这也就吐露了《说卦》形成的过程。它产生和形成的时间，大约在金石并用时代（其时尚没有使用铁）。《说卦》提出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如把八卦和四方方位相配合，为八卦配合五行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它说：在天为阴阳，在人为仁义，这就抓住了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核心，为当时理论的高峰。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①参天两地而依数，^②观变于阴阳而立卦，^③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④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上第一章 本章主要内容：说明筮法和卦爻的产生、功能。特别是分别将阴阳、柔刚、仁义两两对立，把理论推到较高的境界。

[译]古代圣人作《易经》，认为冥冥之间得到神明的帮助，于是（通神的工具）蓍草就由之产生。以天为奇数，以地为偶数。于是把天地的数字关系建立起来，看到阴阳的变化于是产生了卦，发挥刚柔的作用因而产生了爻。和解、顺从道德的原则而用适宜的方法进行治理，弄清事物的规律、性质，以及它的使命。往昔圣人作《易经》，是顺应事物本性和使命的原则的，将建立天体运行的规律的名之为阴与阳，建立大地运行的规律的名之为柔与刚。建立人与人之间活动规律的不外乎仁与义。（一卦分为三才，二爻为一才。初与二为地，三与四为人，五与六为天，这就是）兼有三才而两两划分。所以六划成一卦整体，爻分为阴阳，位分为刚柔，六个不同的爻位，成为一卦的整体。

[注] ①古人认为蓍龟是天地最长寿的，它们能代表天帝的意旨，

大事由它们来决疑，表示自己的不专断（“重事决疑，示不自专”）。

②一、三、五等单数代表天之数，二、四、六等双数代表地之数，这在考古学上是得到证明的。

③当通过筮卦“十有八变”得出一卦六爻之后，又将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少阴、少阳不变，）这一卦才算成立（参看《繁辞上传第八章》）。

④在天为阴阳，在地为柔刚，柔刚也是阴阳。在人为仁义，仁义还是阴阳，只不过依不同对象，表现它的不同特点。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雷相薄，①水火不相射，②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③艮以止之，兑以说之，④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万物乎震，⑤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⑥战乎乾，劳乎坎，⑦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⑧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乡明而治，盖取诸此也。⑨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⑩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⑪燥万物者莫燥乎火，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相逮，⑬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⑭

上第二章 本章主要说明：八卦与八方四时配合的意义。

[译]天地定位，尊卑不同。山泽云气，两两相通。风雷互相搏击，水火如不容。八卦交错宇宙之中，教往事总是由古到今（顺数），预知未来总是由将来到现在（逆数），所以我们数卦爻，爻的数法是由初到上、由下到上。卦的数法是由下到上、由内到外。所以说《易经》是逆数。用雷来鼓动它，用风来扩散它，用雨来滋润它，用阳光来干燥它。

艮的作用表现为静止，兑的作用表现为欢悦，乾的作用表现为统驭一切，坤的作用表现为容纳一切。天帝在震方长出万物，在巽方使它整齐，在离方使它相见，在坤方使它发挥相养的作用，在兑方感受到成熟的喜悦，在乾方进行一番搏斗，在坎方得犒劳而休整，在艮方完成成熟的过程。万物出生于震，震是东方，生长在巽，巽是东南方。齐的意思是说万物长得很整齐。什么叫做离？离是光明的意思，万物生长出来，彼此可以相见，是南方的卦。圣人坐而面对南方，治理天下，所取的是向阳的意思。所谓坤，就是地。万物因它得到养活。所以说，到了坤方，将得到帮助。兑是正秋的卦，此时万物得到成熟时的喜悦。所以说，欢悦啊，那个兑方。说是战乎乾（在乾方进行一番搏斗），因为乾是西北之卦，阴阳二气在这里要进行一番搏斗。什么叫坎卦？坎卦为水，是正北方的卦，寓有犒劳之意，是万物收藏的时候，所以就到了坎方，合当休整犒劳。艮是东方之卦，万物在这里演变结束，而又从这里开始，所以说，成功啊，在那个艮方。什么叫做神？神是对万物的变化神妙说的（“为言万物而妙者也”）。震动万物的，没有哪一个比雷声还快的，使万物屈挠的，没有哪一个比风还急的。使万物干燥的，没有哪一个比火还热的，使万物欢悦的，没有哪一个像泽（包容而不抗拒）那样招人喜爱的。使万物滋润的，没有哪一个比水还管用的。有利于万物终结和开始的，没有哪一个比山（木生于山，落叶又归根）还成功的，所以水火不相容，雷与风（往往同时发生）不相违背。山泽之气相通，然后能起变化，全然地能成就各类事物。

[注] ①薄，搏之借字。

②射，取。不射，不取，即不相容。

③煊（xuān 巽），晒干。

④说，悦。

⑤“出”字下夺“万物”二字，据补。

⑥言，焉的借字。

⑦劳，犒劳，慰劳。

⑧絮齐，整齐。

⑨诸，之于合音。

⑩为“为言万物而妙者也”的倒语。

①桡，挠。屈桡，古从木从手的字常通用。

②熯(hàn 汉)，热。

③今本脱“不”字，据补。

④既，尽。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上第一节 八卦的属性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上第二节 八卦所象的动物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上第三节 八卦所象的肢体器官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上第四节 八卦所象的父母子女

乾为天，为圜^①为君；^②为父、为玉、为金；^③为寒、为冰；^④为大赤；^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⑥为木果。

上第五节 乾所象的事物

坤为地，为母，为布，^①为釜，为吝啬，^②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上第六节 坤所象的事物

震为雷，为龙，②为玄黄、①为虩，①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①为苍莨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①为作足、①为的颡、①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①

上第七节 震所象的事物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①其究为躁卦。

上第八节 巽所象的事物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柔，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上第九节 坎所象的事物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赢，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上第十节 离所象的事物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上第十一节 艮所象的事物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上第十二节 兑所象的事物

上第三章 本章主要内容：八卦的属性和所象的事物。

[译]乾的属性为健，坤的属性为顺，震的属性为动，巽的属性为人，坎的属性为陷，离的属性为丽，艮的属性为止，兑的属性为悦。

乾如马，坤如牛，震如龙，巽如鸡，坎如豕，离如野鸡，艮如狗，兑如羊。

乾如首，坤如腹，震如足，巽如大腿，坎如耳，离如目，艮如手，兑如口。

乾如天，所以称为父，坤如地，所以称为母。震得一索居下而是男，所以叫做长男。巽得一索居下而是女，所以叫做长女。坎得再索居中而是男，所以叫做中男，离得再索居中而是女，所以叫做中女。艮得三索居上而是男，所以叫做少男。兑得三索居上而是女，所以叫做少女。

乾如天，如圆，如君，如父，如玉，如金，如寒，如冰，如大赤，如良马，如老马，如瘦马，如驳马（颜色驳杂的马）。

坤如地，如母，如布（耨，即农具），如吝啬，如子母牛（可说“坤为牛”的扩大），如大舆（大车），如文（河山锦绣，为地之文），如众（对乾为君而言），如柄（一切事物都附着于地，地像他们的柄），假如说土地的颜色，应为黑色。

震如雷，如龙，如玄黄相杂的颜色，如转动纺车。如大塗（大路），如长子，如打跌和躁动。如苍莨竹（取其色青），如萑苇（同上）。它在马一类如善鸣（鸣也是动），如彘足（即立牌坊），如作足（提足轮流休息），如的颡（的颡是快马的特征），它在种植方面如反生（俗名翻生，翻生也是行动），它的极致是健壮与繁养生息。

巽如木，如风，如长女，如绳直（“木从绳则正”，意为木依从绳墨才能成为方、正），如工（古代的工最基本的是土、木），如白（树去皮，色白），如长，如高（长、高都是木工工作时的常量），如进退（风动时总是屡进屡退），如不果（古人“悲回风”就是悲，它不果断）。如臭（臭借风转）。它在人体方面如宣发（头发白而落），如广颡（也为发少），为多白眼（躁人的眼，其色多白）。如近利市三倍，它的极致是躁卦。

坎为水，如沟渎，如隐伏（水有潜在的特性），如矫柔，如弓轮（矫柔、弓轮制作均借水的功能）。它在人事方面，如加忧（如水益深），如心病，如耳痛（上两项取坎陷的形象），如血卦，如赤（血亦水类，色赤）。它在马一类，如美脊（脊美），如亟心（心疾、心急），如下首（低头），如薄蹄。如曳（由马的功能引申）。它在车舆一类，为多灾眚（坎陷坏车），如通（水行无所不通），如月，如盗（取其潜窃特性）。它在

木材之类，如坚多心（如坎为二阴爻夹一阳爻，为心坚形象）。

离如火，如日，如中女，如甲冑，如戈兵（甲冑取它外坚，戈兵是连类而及）。它在人事一类，如大腹（腹大中空），如乾卦（取其燥湿），如鳖如蟹，如羸，如蚌，如龟（取其外壳坚硬）。它在树木一类，为空心树上的槁木。

艮为山，如径路，如小石（都是山的一类），门阙（径路所通），如果蓀（山谷所产），如閤寺（閤是管门，寺是管巷，都在帝王禁中，得禁止之意），如指（与“艮为手”义同），如狗（狗守夜与禁义同），如鼠（大都生活在山中），如黔喙那一类（黑嘴皆食肉兽，如豺狼之类）。它在树木一类，是坚硬多节（竹木生于山的，坚而节劲）。

兑如泽，如少女，如巫（女性称巫），如口舌（上文言“兑为口”），如毁折（兑主秋，秋收即毁折），如附决，水泽性能二重性，即附（积）与决（蚀）。它在大地上如刚卤（盐碱土），如妾（常为少女），如羊（性驯顺悦人）。

[注] ①大圜：指天，口晰诗曰：“恢恢大圜”润如圆天。

②《象传》：“君，天也”（君像天一样）。

③古代的玉不过是磨光的石块，金不过是青铜器，说明其时为金石俱用时代。

④乾为西北方的卦，秋末冬初为天寒冰凌时期。

⑤《礼记》：“周人尚赤”（周人最尊重大红色）。故以代表乾的颜色。

⑥《说卦》常引用关于马的文献，大概是据古代的《相马经》之类的书。

⑦布，搏的借字，形如搏钟（凸），《诗经》：“庠乃钱搏”（准备好你的钱搏）。今鄂东名铁钱，为取土工具。

⑧妇女重视收藏，如积而不散，则成吝啬。

⑨震为东方的卦，东方色青，龙为骊，苍色。

⑩玄黄二色相杂，与青苍色近。

⑪專，当为專之误字，專即纺專，为妇女捻绵成线工具，借纺轮转动成线。

⑫即跌，为兽类打跌子。躁，如兽类发情时躁动不安，决躁

均为反常动作。

⑬ 鼻 (zhù 注)，马悬前面两足竖立，俗名“竖牌坊”。《五灯会元》：如马之鼻，即指此。

⑭ 作足：马后蹄休息状况，提一足，曲腿，以另一足支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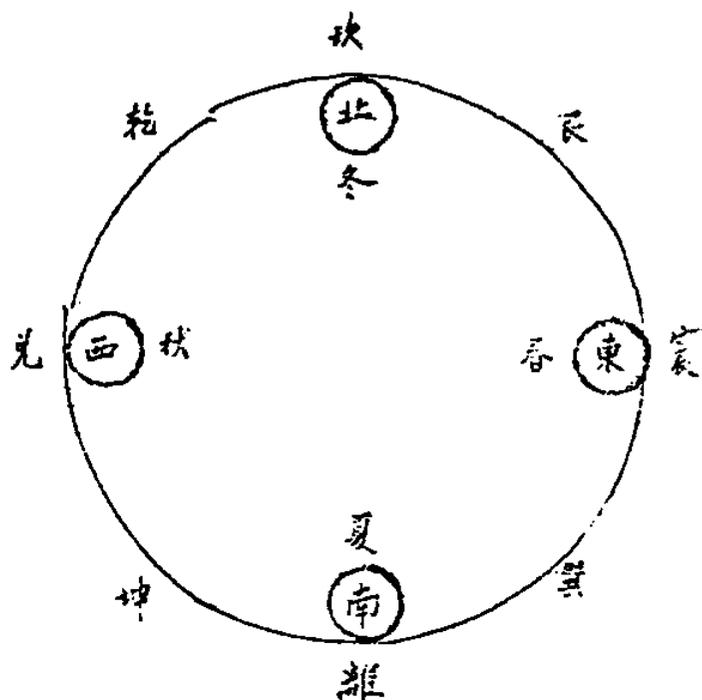
⑮ 的颡，的，白，颡，当即卢。的颡即白卢，即卢额上有白毛。刘备在襄阳，“马跳潭溪”，所乘的即的卢；辛弃疾词：“马似的卢飞快”，均谓此。

⑯ 蕃鲜即繁养生息。

⑰ 利市三倍，是说如果近利市三倍，必然风传。《诗》：如贾三倍，君子是识。意思是说：如果利市三倍，君子也会引起注意。

《管子·小问》：怎样才能招来百工呢？管子说：三倍的利润，百工会不远千里而来，借此比喻出了格的事，传闻影响就大。谁负责传闻？那就是风。

附：八卦四季方达图



序卦简介

《序卦》在说明卦的次序。孔子说：“《乾坤》其《易》之门耶”（《乾》、《坤》两卦就是学《易》入门的地方吧）！这即是说学《易》由《乾坤》两卦开始，这就包括了《周易》首乾（《周易》由乾卦开始）的卦序问题。上经首《乾》而终结于《离》，下经首《咸》而终结于《未济》，又是一个卦序问题，《韩诗外传》载：孔子说，“《易》先《同人》而后《大有》：承之以《谦》，不亦可乎”。与现行《序卦》内容次序正合。由此可见《周易》上经、下经，与《序卦》、《韩诗外传》是一脉相承，体系不二的。

从卦系的内容看，上经以《乾》、《坤》为首，下经《咸》、《恒》列诸卦之先。干宝曾说：“当殷之末世，有妲姬之祸，当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王季妻大任、文王妻大姒、武王妻邑姜）”。由此可见男女相须（待）的重要性。

考察《序卦》的逻辑，多以《说卦》为依据，与《易经》本义不一定相合，这倒是值得注意的。

下第一章 释上经三十卦顺序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然后有所合，故受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

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夬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者必济，故受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译]《乾》为天而《坤》为地，有了天地，万物因之也就产生。充塞天地之间的是万物，所以在《乾》《坤》两卦之后，接着就是《屯》卦。屯是盈满的意思；屯又是草木初生的形象，初生之物必然表现为蒙昧、幼稚（稚），所以接着《屯》卦的是《蒙》卦。蒙是幼稚（稚）的意思。当生物在幼稚的时候，不能不养育他，所以接着《蒙》卦的是《需》卦。需是满足饮食要求的意思。饮食必然引起大众的争讼，所以接着《讼》卦的是《师》卦。师，就是众人的意思。大众必然有亲附我一边的，所以接着《师》卦的是《比》卦。比就是辅弼的意思。辅弼（有成绩）必

有积蓄（畜），所以接着《比》卦的是《小畜》卦。畜积有财物必然要讲礼节（“衣食足而礼仪兴”），所以接着《小畜》的是《履》卦。履的意思是实践的礼节。礼节实践，必须通泰，心里才安，所以接着《履》卦的是《泰》卦。泰的意思是通畅，事物不能一往畅通无阻，所以接着的是《否》卦，事物不可能一辈子闭塞孤立，所以接着的是《同人》卦。与人同心协力，必然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接着的是《大有》卦。大有的不能自满，所以接着的是《谦》卦。富裕了而能谦逊，必然愉悦，所以接着的是《豫》卦。性情喜悦的人，必然有人追随，所以接着《豫》卦的是《随》卦。以愉悦的心情追随他人的，必然有所作为，所以接着的是《蛊》卦。蛊即故，也即是事。有所作为，必能光大自己的事业，所以接着的是《临》卦。临就是大的意思。事业扩大而后，可供观摩，所以接着的是《观》卦。既是供观摩，必然与人心有契合的地方，所以接着的是《噬嗑》卦。嗑，就是合的意思。凡事不是随便结合得上的，必然有动人心目的文饰，所以接着的是《贲》卦。贲，就是文饰的意思。文饰过了头就没实质性的东西可供享用，接着的就是《剥》卦。《剥》就是剥落（华而不实的）文饰。事物不可能一剥到底，向上过了头，必然反而向下，所以接着的是《复》卦。如果知道回头，就没有谬妄，所以接着的是《无妄》卦。无有谬妄的思想，（然后可以恢复实质性的东西，）从事蓄积，所以接着的是《大畜》卦。有畜积才能养活人，所以接着的是《颐》卦。颐是养育的意思。不能养活人，则无所作为，所以接着的是《大过》卦。人不可能以错误终局，要么改过迁善，收心做好人；要么怙恶不悛，恃恶不改。据易卦的排列，恰是后者，所以接着的是《坎》卦。坎是陷于罪罚的意思，当人们陷入罪恶，受到惩罚，必然要靠拢正确的一边，所以接着的是《离》卦。《离》是附丽的意思。

下第二章 释下经三十四卦顺序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后礼义有所错。^①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晋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

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②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③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④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动必”止之，^⑤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⑥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译]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才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才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才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才有施行的对象。

《咸》卦的内容与形象，是夫妇的关系，夫妇的关系不能不长久，所以接着的是《恒》卦，恒就是长久的意思。事物不能久于其位而不变，所以接着的是《遯》卦，遯是引退的意思。事物不能老是消极引退，所以接着的是《大壮》卦。事物不能停止在壮健上，所以接着的是《晋》卦，晋就是前进的意思。进取难免于受损害和戕伤，所以接着的是《明夷》卦，夷就是伤的意思。在外面受了伤，必返回家门，所以接着的是《家人》卦。家境贫寒，必致家人离心乖违，所以接着的是《睽》卦，睽就是乖离的意思。乖离必然产生困难，所以接着的是《蹇》卦，蹇是困难的意思。事物不能老是在困难之中，所以接着的是《解》卦，解是和缓的意思。和缓难免失误，所以接着的是《损》卦。如果老是亏损，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变成增益，所以接着的是《益》卦。增益不止，必然导致溃决，所以接着的是《夬》卦，夬是溃决的意思。决裂以后，必

有新的遇合，所以接着的是《姤》卦，姤即遇的意思。事物相遇，而后聚在一起，所以接着的是《萃》卦，萃是聚合的意思。聚合而后向上运动名之为升，所以接着的是《升》卦。上升不止，必然碰上困难，所以接着的是《困》卦。上升因困受阻，必反而向下，所以接着是附丽于大地的《井》卦。环绕井的各种问题不能不变革，所以接着的是《革》卦。标志革除故物的没哪个比鼎还郑重，所以接着的是《鼎》卦。主宰神器（鼎）的只有长子，所以接着的是（代表长男的）《震》卦。《震》的属性主动，事物不能以动告终，运动必须休止，所以接着的是《艮》卦，艮就是止的意思。事物不能老是停止不前，所以接着的是《渐》卦，渐是前进的意思。（男方）不断地进攻追求，（女方）亦必有个归宿，所以接着的是《归妹》卦。得到其应该归宿的地方，事业必然光大，所以接着的是《丰》卦，丰就是广大的意思。到了极大时候，必然丢失原来的据点，所以接着的是《旅》卦。旅客在外，无所容身，所以接着的是《巽》卦，巽就是进入的意思。进入（一个地方）以后，受到欢迎，接着的是《兑》卦。兑就是愉悦的意思。欢聚以后，必然离散，所以接着的是《涣》卦，涣就是离散的意思。事物不能以离散告终，所以接着的是《节》卦（以表示离合悲欢，应有节度），节度与调节如果能使人良心悦服，接着的就是《中孚》卦。能够得到人们信任，必然能够执行，所以接着的是《小过》卦。执行的时候，难免犯小的错误。（但也无关大局，所谓“大行不矜细行”，）事情还是做得通，所以接着的是《既济》卦。事情不是人做得完的，所以接着的是《未济》卦。到此为止。

[注] ①错，措的借字。措，措施，措置。

②姤，遘的借字。遘，遇。

③传禹铸九鼎，后来夏商周三代都以九鼎为政治权力的象征，改朝换代之际，即以定鼎建都为政治权力与政治中心转移的标志。革的本义是抓去毛皮上的毛，鼎的本义为食器，二者本无联系，自此“革物（故）鼎新”成了改朝换代的专词。

④主器长子，周王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所谓“嫡”“贵”，即为王后所生。

⑤“止之”前应有“动必”二字，据《校勘》补。

⑥说，悦的借字。

杂卦

《序卦》与《杂卦》是《易传》的最后两篇。这两篇确乎有不可分的关系。若分论它的性质，是可以“循名责实”（根据名称要求实际）的。（一）《序卦》的特点是：其叙述程序完全按上、下经排列的顺序。相偶的两卦，与其上、其下相偶两卦相因相承的关系，表现得非常突出，因而掩盖了相偶两卦的相待关系。（二）《杂卦》的特点，则完全与之相反。突出六十四卦两卦之间的相待关系，割断相偶两卦与其上、下相偶的两卦之间的联系，打乱上、下经卦序排列，以韵文的形式表述相偶两卦的内容。（三）《序卦》与《杂卦》之间，有没有共同之处？有。而且很突出。如《杂卦》相偶的两卦，与《序卦》完全一致，无一例外。《杂卦》后有入卦四组，呈错简形式，如果按韵律两卦一组，进行组合，与《序卦》组合，自然吻合，无一个不合拍。由此可见，《杂卦》相偶两卦，并非截然相待关系，也是非常明显的。（四）由上列三个大的方面，初步得到这样的认识：如果孤立地看《杂卦》，就觉得它有片面性；如果结合《序卦》来看，它正好用来救《序卦》之穷。即《序卦》以兼掩别（求同存异而抹煞了异），《杂卦》矫正它的流弊，别尔忘兼（在概然论定之下还应分别处理具体情况）。这本应为看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角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看问题的片面性。二者是合则俱全，分则两失。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乾》刚《坤》柔，^①《比》乐《师》忧，^②《临》《观》之义，或与或求。^③《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④《损》《益》盛衰之始也。^⑤《大畜》时也，《无妄》灾也，^⑥《萃》聚而《升》不来也，^⑦《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⑧《兑》见而《巽》伏也，^⑨《随》无故也，《蛊》则飭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⑩《井》通而《困》相遇也。^⑪《咸》速也，《恒》久也。^⑫《涣》离也，《节》止也。《解》缓

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遯》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以下四偶八句，原错简，依韵将其重新组合。）《大过》颠也，《颐》养正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

[译]《乾》卦的特性为刚，《坤》卦的特性为柔，《比》卦的特点为乐，《师》卦的特点为忧，《临》卦和《观》卦的本意是一与（《临》）一求（《观》）。《屯》卦虽然意在表现自己（但能遵守和利正道），不丧失原来立场。《蒙》卦（各爻）取义虽然很杂，但（要求启发蒙昧）思想却很显著。《震》表示开始，《艮》表示终止，一《损》卦，一《益》卦，表示盛与衰的开始。《大畜》的繁殖应该得时，《无妄》标志佻来之祸灾，是《萃》就能聚在一起，上《升》于天就再也不会下来，《谦》虚就会“劲健”有力，逸《豫》就会疏懒荒怠。《噬嗑》是进食的形象，《贲》是说驳杂的终于没有颜色。《兑》卦的特点是显见，《巽》卦的特点是隐伏。《随》卦表现为无事故，《蛊》卦要求须加整饬。《剥》是衰退的形象，《复》是返回的形象。《晋》为白昼（亦为赏），《明夷》为诛（亦为夜）。《井》卦是表明相通，《困》是表明（积困）相遇。《咸》是表明最快的东西，《恒》是说明持久的形象。《涣》是表明离散，《节》是表明制约。《解》是和缓的形象，《蹇》是困难的形象。《睽》卦表示睽违在外，《家人》表示安居在家内，《否》卦与《泰》卦，正是（一塞一通）相反的两类。《大壮》意味着停止发展，《遯》卦表示自告引退。《大有》无过于得到上下拥护，《同人》自喜朝野相亲。《革》是革去故旧，《鼎》是应运取新，《小过》毕竟还是错误，《中孚》在见信于人（得到人们信任）。家道《丰》厚所以多故旧，少人亲近的只有远《旅》。《离》为火而炎上，《坎》为水而润下，《小畜》说明畜积不多，《履》正说明勤于实践而不处。《需》者须也，有所期待没有前进；诉《讼》的（总是曲在对方）不能相亲。《大过》必然引起颠覆，《颐》养耄老才是正道。《姤》的本义为遇合，阴柔的碰上了阳刚；《夬》的本义是决裂，阳刚

决定了阴柔，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读休）。《渐》说明女子于归，有待男方的请求；《归妹》说明女嫁叫做于归，正意味着这是她的归宿。卦名为《既济》，已经定下吉中也有凶；《未济》说明男子的事业没有成功，到穷则思变的时候。

[注] ①乾为天，天行健，所以称为刚。坤为地，地载物而能容，所以称为柔。乾坤的属性很多，这里只称刚柔，正是“举一反三”（举一个代表其他三个不再详说）的方法。

②《比》，辅弼（辅佐）的意思，有的从外面来帮助，有的从内部来帮助，得到帮助，当然快乐。《师》卦主要是说出兵。但六条爻辞有三条结论是“凶”，可见它反对战争的主旨。

③《临》主要表现为“临民”（面对面地处理行政事务），就要求给人民以实惠。《观》表现为对氏族情况的了解，通过调查搜求氏族中贤能的人。

④《震》为东方之卦，其时为春，为一年的始发。《艮》为东北方之卦，是一年的告终，这正是一周天的形象。

⑤无论《损》和《益》，如果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

⑥《大畜》无论是马、牛、猪，实行交配，应得其时，而《无妄》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佻来之祸。

⑦《萃》为聚合。聚合无疑为吉。《升》为上升，升本无不吉之意。但《小过》卦辞说：“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辞》说“上逆而下顺也”（意思是：“飞鸟留下来的声音，是不宜上而宜下。”为什么？“因为上升是凶兆是逆，下降是吉兆是顺”）。又《中孚》：“翰音登于天，贞凶”（意思是：“鸡子飞向天际，卜问有凶险”）。认为羽类上升是凶，下飞是吉。这是“物占”的一种现象。因为认为《萃》聚是吉，反证《升》上飞不来为凶。

⑧在此《噬嗑》为食，《贲》为无色，以“食”与“色”为两个对立面。《贲》为多色，何以名为无色？《吕氏春秋·壹行》曾载：孔子卜卦得贲卦，说：不吉。子贡说：贲（斑）确乎是好看得很，为什么说不吉呢？孔子说：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斑驳杂乱又有什么好看。有修养的人最觉得可恶的，没有比哪个不能给他一个确切的名词的还可恶的（原文为：“贤者所恶于物，故恶于无处”）。

⑨《兑》卦上六爻辞有“引兑”，为引导而后通达，显达为连语，这就是“兑见（现）”。《巽》卦上九、九二爻辞，连言“巽在床下”，为驯服之象。

⑩《晋》卦，上离下坤，为日出地上，所以说：“晋昼”。《明夷》卦，上《坤》下《离》，为日入地中，所以《彖传》说：“明入地中，明夷”。明夷为贤人在下遭诛戮之象，所以说：“明夷诛也”。俞樾说：“此亦参差见义也，知晋之为昼，则《明夷》之为晦可知矣。知《明夷》之为诛，则晋之为赏可知矣”（《古书疑义举例》）。

⑪《井》卦，《坎》上《巽》下，《坎》为水，《巽》为木，木中盛水，交通上下，是《井》通之象。《困》卦《兑》上《坎》下，“坎，陷也”，《兑》为泽，泽亦陷也，两陷相重所以说困相遇。

⑫《咸》卦《彖传》说：“咸，感也。”天下最快的东西莫过于感应，瞬息万变，神驰天外，所以《庄子》有“目憐心”（意为：光波羡慕思想想得飞快）。《恒》卦《彖传》说：“恒，久也”（《序卦》同）。《咸》速而《恒》久，形成相对。

⑬《老子·三十章》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意为：物壮则变为老，壮不能再壮，不壮则停止）。“不道早已”即不道早止。《序卦》说：“遯者，退也”。“退”与“止”，形成对立。

⑭由上“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及“履不处也”。下读“游”，成一组韵读。

⑮“履不处也”，履为践履，践履即“不处”。

⑯《大过》颠也，颐养正也，“颠”与“正”成韵读。

⑰“遇合”与“决裂”成对立。柔遇刚与“刚决柔”又成对立。“柔”与“忧”相叶。

⑱《渐》为男求女，《归妹》女归男形成对立概念。

⑲“女之终”，“男之穷”，形成一组韵读。

跋

时有如斯之咏，人有何勘之叹。再读先枚师书稿时，予已领略夕阳黄昏之句有年，回忆先枚师耳提面命，犹如昨日！

先枚师求学时，中学大学，常居第一；执教时，又以博洽多闻见称。每有请益，辄旁征博引，举百家之说，以释一难；《诗》、《书》经传，信手拈来，以证其说，疑似有备而发。先枚师治学讲究功底，着意专精，《楚言榷论》系先枚师楚学研究成果之一，为其晚年厚积薄发之书，尝以凿空之学自许。荆楚方言，涉及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素称绝学，莫不视为畏途。前贤赵元任曾经调查荆楚方言，所得亦有小疵，先枚师即曾略析其误。《〈周易〉经传注译解》之成书，先枚师生前曾言及其《易》学受教于国立湖北师院校长汪奠基三辅先生，此书即承师教而作。书成之后，曾作为湖北大学高年级选修课教材校内刊行，投寄出版社后，亦曾以佳作相赞。不意二书之出版竟止步于“学术专著出版难”之厄，先枚师偶而言及，扼腕再三，其情其景，难容再忆。

先枚师仙逝之后，哲嗣刘纯一诸公子整理先枚师遗稿，不忍先人心血湮没，有意嘉惠学林，遂交出版社印行，以告慰先人于九泉之下。予三生有幸，得列恩师门墙，学殖之增，一由师教。兹二书整理出版之际，于役校讎，义不容辞，对读手泽，犹如昔日之教，欣然有获，不禁手舞足蹈，遂以数语赘于骥尾，略示二书之珍，学人有以汲之，不论纆之长短，必皆有获于无形！

受业彭忠德顿首再拜书
辛卯仲夏

怀念·感谢（代后记）

不知不觉，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父亲慈祥的面容经常浮现在眼前，亲切的话语也一直在耳边萦绕，家人与父亲欢聚一堂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想起父亲，心底就升起深切的怀念之情。

父亲一生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中学到大学，辛勤耕耘数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父亲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国学功底深厚，在他的日历中，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数十年如一日地潜心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甲骨文、金石学、楚史、《周易》，以及诗词、书法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其论著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楚言榷论》和《〈周易〉经传注译解》是父亲晚年潜心写作的两部书稿。他生前曾将书稿寄有关出版社，颇获好评，可惜因故未能出版。

每当我们看到父亲手稿上那熟悉的字体，就想到了父亲的未竟之业，责任感不禁油然而生，虽然我们兄妹几人都是学的理科，也决定迎难而上，将父亲的遗著整理出版，使父亲的遗愿得以实现。在书稿整理校对出版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湖北民政印刷厂王林厂长的鼎力支持，武汉大学唐明邦教授热情指导，湖北大学朱祖延教授与父亲共事多年，抱病作序，湖北大学彭忠德教授得知此书出版，不仅写跋，而且自任全书最后一校，唯恐残留错字，我们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刘纯一 刘洪一

2011年6月6日

后 记

拙著写作过程中，承蒙豫、鄂、湘、皖、赣等地友好热帮助，得力于舒焚教授（河南方城）、张国权学长（工程师，湖北沔阳）、刘及佳（湖南郴州）、毛店华系友（湖北大学行政科长，湖南涟源）者居多，多闻益我，感矢盍既。又何光岳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何鹏总纂（安徽省通志办公室）、田祚绅副教授（湖北巴东）、蔡树立副教授（江西南城）、顾静愚副教授（河南商城）、胡信国同志（湖北大学干部，河南罗山）或提供语言资料，或示我周行，或提供信息，将伯之助，意切情深，虽心钦鼎力，愧难成洪制，特在此致感谢之忱。

刘先枚

1995.9.21

王孫弄鐘

唯正月初吉丁

其吉金(聲部)，自乍(作)餘鐘(東部)，中(中) (日)揚(唐·東唐通韻)，元鳴孔湮(唐部)，有嚴穆。敬事楚王(唐部)。金不斁不差(秋部)，惠(慧)于政德，怒于威義(秋部)，圖(宥)龔(恭)跌(舒通)(仄部)，斁忌遷。(當在仄部)，商折啓(臧)武，周于三國(德部)，龔(恭)率盟(明)祀，永受其福(德部)。武于戎攻，海(謀)慙(獻)不(丕)飲(飭)德(部)，闕。餘鐘，用(昌)台(昌)善(昭部)，台(樂)楚王者(渚)侯嘉賓及我父(况)者(渚)士(昭部)。

责任编辑：陈岱

ISBN 978-7-307-10233-0



9 787307 102330 >